

玉佛謎（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新著

雲燕十八騎遭一個自稱是「無可奈何」的人的追殺，可是此人志不在此，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沈鷹對這件離奇的案子只抓着一尊玉佛，可是藏在玉佛身上的謎却久久揭之不開……經過千辛萬苦，把眞相弄淸，却是一段有血有淚，有恨有愛的寃孽……

$4.00

1159

編者話

雙鷹神捕這個故事集，可說是個具有偵探性的武俠小說，每篇都充滿懸疑、推理氣氛，兩位名捕，名震遐邇。今期巨型小說該故事集之十一﹂玉佛謎﹁，題材與內容結構俱屬罕見，描述名捕沈鷹對一件離奇的案子祇抓着一尊玉佛而破案，因而揭發了一段有血有淚、有恨有愛的寃孽情債！過程之曲折，令你難信，先睹爲快。

＊＊　　＊＊　　＊＊

以國際政壇人物爲背景、鬥智鬥力兼而有之的間諜故事﹂第二夫人﹁連載刊出經已數期，今期故事發展進入關鍵性，被綁架之眞正總統夫人蒲藍莉與冒充第一夫人之間諜人物費薇娜的性命安危，都被操縱在﹂ＫＧＢ﹁組織手裡，稍一差池，處境堪虞，欲知其詳，請參閱今期內文一〇三頁。

＊＊　　＊＊　　＊＊

下期多篇佳作同時刊出，包括巨型小說盤龍刀故事之二﹂無憂公子﹁、精選短篇﹂賊兄盜弟﹁、太空爭霸戰之五：﹂血濺月球紅﹁……等等，琳瑯滿目，活然紙上，篇篇俱屬佳作，符合一流寫作水準，敬請留意下期本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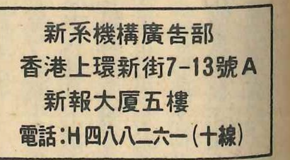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5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V. DI FATE '79

戰鬥運輸機的機身長三百五十米

連接桿（作爲各艙相連的通道）

巨大的燃料庫

裝置貨物的太空艙亦可供人留居

戰鬥倉庫

司令塔

請參閱“太空堡壘故事”

質子推動的太空戰鬥機

這是一種太空飛行怪物，它的特色係靠質子噴射出來的壓力推動，故此尾後沒有火焰，科學家把它稱做﹂戰鬥運輸機﹁，它可以把人或貨物輸送到太空之內的星體，亦可參加戰鬥，速度跟﹂光速﹁相同。



雙鷹神捕傳奇故事之十一

玉佛謎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客棧風雲

初冬黃昏，天空一片灰濛濛，灰黑的雲朶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

自北而來的一陣猛風，刮得地上的黃沙飛起半天，吹進衣領裏是極不舒服，是以路上的行人更加稀疏。

白草鎭正處于風口，因此猛烈的北風便更如刀刄般鋒利了。這種天氣最好是圍爐喝酒。

鎭上最大的那家雲賓客棧，天未黑，房子便賣得七七八八了。客棧附設的飯館也一早坐滿了人。

白草鎭的人口不多，不過南來北往的客旅却頗多，帶着一臉風沙的旅客到此，大多要在雲賓客棧歇一宵，也因此雲賓幾年來不斷擴建，倒也頗具規模。

年青的司馬城，也一早坐在飯館裏了。火鍋子在爐火的烘迫下，水不斷地跳動翻騰，司馬城挾了一片薄薄羊肉放入鍋裏灼。

桌子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碟子，放着各式各樣的食物。桌上還放着一盆熱氣騰騰的水，裏面放着幾角酒。

肉巳熟，司馬城蘸了些醬料，把其放在嘴中細嚼，鮮美極了，他提起一角酒，倒了滿滿的一杯，仰頭一乾而盡，一股酒氣自腹中升起，彷彿疲勞盡消。

爐火燙得他臉如紅柿，額角沁出熱汗，他舉袖拭去，隨即放下筷子，解下身上的斗篷。

門帘掀開，一陣北風吹了入來，爐火搖幌，食客身上一寒，都不由自主地望向門口，只見十餘個精壯的漢子，像南飛的大雁般，一個跟着一個進來。

衆人這刹那都猛覺眼前一暗，那十餘個漢子，黑衣黑褲黑靴黑披風，像火窰裏的大炭頭，連皮膚也是黝黑的。可是目光跟這些人一接觸，便都被其身上的那股驃悍之氣壓倒，立即低頭吃喝。

司馬城一看便知道十餘個漢子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只是不知什麼來路，心中十分詫異，但自已身上有事，也不想惹起任何麻煩，便又涮起了羊肉來。

那十餘個漢子佔了兩張桌子，分頭坐下，恰在司馬城旁邊，只聽爲首的那個大漢，聲音宏亮地呼叫道：「小二，過來一趟！」

一個精俐的店小二連忙奔前。「爺們有甚吩咐？」

「羊肉、酒菜都來一些！」那個漢子的聲音依然頗响，「還有沒有上房？」

「爺們要幾間？」

「開五間吧！」

店小二躬身道：「好，小的這就去告訴掌櫃一聲，你們先吃吧，等下小的才帶您去休息！」

「有意思！老三，給點賞錢他！」爲首的那個漢子道：「酒肉先送來！」

他旁邊一個漢子自身上取了一錠銀子，把它扔給店小二。「這是大爺們的賞賜，你拿着吧！」

司馬城偷眼一瞧，心中暗暗詫異：「這些人若非出身大富之家，便是打家刦舍的强盜了！否則，出手怎會這麼闊綽！」

果然，見那店小二也顯然大吃一驚，不敢接受，那大漢猛喝一聲：「你是嫌少麼？」

店小子才千恩萬謝收下。司馬城却暗暗留意起他們來。

不一忽，酒菜及火鍋送了上來，黑衣漢子邊喝便高談闊論起來。

一個年紀較小的漢子道：「大哥，你說那人是誰？怎會無端端把九哥及十五哥殺死？」

爲首那個漢子道：「愚兄假如知道也就不用犯愁啦！不過追到天涯海角咱們都要把這個兇手抓出來，替九弟及十五弟報仇！」

另一個漢子接道：「對！想當日咱們雲燕十八騎月下歃血爲盟，發誓有禍同當，有福共享之誓言，不把兇手誅殺，咱豈對得起九弟及十五弟！」

爲首那漢子仰頭喝了一杯酒，然後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這些誓言，咱兄弟們沒一個忘記！」

司馬城暗道：「原來這干人便是聞名河北的雲燕十八騎，風聞這些人行俠仗義頗有佳譽，怎地跑到關外來了？」他知道對方的身份後，對這些人登時生了好感。

四角酒都已喝盡，司馬城正想呼小二添酒，忽覺身上又是一寒，原來那張棉布門帘又被人掀開，只見一個面目死板的中年漢子緩步走了入來。

這漢子一臉腮鬚，身子十分高大，目光如刀鋒般凌厲。

飯館中的食客被大漢的氣勢所懾，都不自覺停下手來。

那漢子目光四周一掃，此刻已座無虛設。漢子眉頭一皺，走向一張尚有空位的座頭，拉開板櫈大馬金刀地坐下。

那兩個食客有點手足無措，看也不敢看他一眼。

漢子冷冷地道：「借個座位用用！」

那兩個食客不敢出一聲，大漢揚聲喝道：「聽見沒有！大爺要借你們的座位用用！」

那兩個食客如受驚的兔子般站了起來，顫聲道：「大……大爺，請，請用……」說罷連忙動手把碗碟搬到另一張桌上。

雲燕十八騎都是臉色一變，一個較年青的首先按捺不住，喝道：「不必搬！」推開板櫈走前去。「閣下憑什麼强佔人家的坐位？」

那漢子淡淡地道：「這位子是他的？」回頭望向那兩個受驚的食客，厲聲問道：「大爺有沒有强迫你倆？」

那兩個食客與他的目光稍觸，身子禁不住打了個寒噤。顫聲道：「大爺……沒

……是咱自願……自願搬開的……」

那漢子冷冷一笑，呼道：「小二，拿酒菜過來！」

那個雲燕十八騎的年青漢子見他沒把自己看在眼中，臉色又是一變，却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半晌才喝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那漢子暴出了一陣狂笑。「由來請教大爺的名頭都得先把名報下！你們難道是無名小卒？」

雲燕十八騎都是臉上變了色，為首的那個沉聲道：「在下忝為雲燕十八騎的老大卓湛！請問閣下是何方高人？」

「某家的確是個高人，雲燕十八騎的名頭問不出大爺的名頭！」

卓湛臉色十分難看。「閣下是不把咱看在眼中的了！」一頓，「閣下既然自稱高人，不知是否可露一手，讓咱們開開眼界。」

那漢子臉上死氣沉沉，看不到他內心想些什麼，回頭一望。「大爺送一根木塊給你添火吧！」說罷也不見他如何作勢，手掌邊緣在桌角一沾，那桌角噗地一聲掉下，漢子不慌不忙拾了起來，隨手向後一拋，不偏不倚在卓湛的酒杯裏。

卓湛檢起一看，臉色登時比雪還白，這張桌子厚逾兩寸，又是楠木所造，異常堅實，這漢子隨便一掌便像利刀切豆腐般把其「削」下，難得的是斷口平滑如同刀切一般。這份內力及手勁，雲燕十八騎都自忖大大不如。

另一個漢子忙道：「閣下武藝果然高超，不過雲燕十八騎都是吃軟不吃硬的脾性，少不得要向閣下討教幾招！」

「很好！聽說雲燕十八騎共有十八個人，如今怎地只剩下十三個人？莫非也是因為多管閑事而讓人放倒了？」

漢子老氣橫秋地又道：「年輕人在家裏多讀點書，總比出來闖蕩好得多！要不然，在家裏抱抱孩子也落得平安兩字！」

黑衣漢子們虎地一聲站起來，卓湛標前兩步，厲聲道：「卓某有幾個兄弟讓人放倒，你怎知道？莫非下手的便是你？」

那漢子斟了一杯酒，淡淡地道：「大爺對雲燕十八騎還不感興趣。」

卓湛臉色鐵青，一字一頓地道：「這件事就算你不說咱也知道！不是你動手，也必是你主使的！」

此刻雲燕十八騎的人都把漢子圍了起來，個個臉上都露出憤慨之色。

漢子反問一句：「你憑什麼說大爺是主使人？大爺有個外號叫做『無可奈何』！輕易豈會出手？」

卓湛厲聲說道：「那必是我弟兄因看不慣你的作為而迫你動手，却反讓你殺掉了！」

那漢子像聾子般，只顧喝酒，看也不看他一眼。

一個黑衣漢子叫道：「大哥，不必跟他瞎扯，先把他擒下吧，小弟不信不能問出眞相！」

「無可奈何」道：「原來號稱俠義的雲燕十八騎竟然以多攻少，要把無辜之人擒住迫供了！」

另一個喝道：「憑你怎樣說，咱都不會輕饒你了！」

卓湛咬牙道：「拔刀吧！」

「無可奈何」仍然不慌不忙地道：「大爺的名字你們聽過沒有？」

「誰知道你叫什麼名？」

「大爺的名叫做莫史刀！」那中年漢子驀地一掌擊落在桌子上，「砰」地一聲，桌上的碗碟杯筷，以至火爐火鍋全都跳了起來，向雲燕十八騎飛去！

雲燕十八騎冷不及防，不由都後退了一步，莫史刀身子突如麻鷹般筆直飛起，凌空出手一掌拍在橫樑上，身子倏地倒飛，向牆壁射去！

這刹那，飯館之內十分混亂，食客紛紛發出驚呼，雲燕十八騎見莫史刀行動詭異，都是一怔！

眼看莫史刀的頭顱即將撞到牆頭，忽見他身子一落，迅疾無比地貼牆滑了下去，突地一撞，「嘩啦」一聲，窗櫺破裂，碎木橫飛，莫史刀身子一縮，自窗口逸去！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都在電光石火間完成！待到莫史刀的身形消逝，卓湛才暴喝一聲，自破窗投射出去。雲燕十八騎的其他成員也紛紛追了出去！

司馬城忍不住想出去看看，不過回心一想，還是忍了下來，連盡三杯酒。

× × ×

片刻，只見卓湛等人如鬪敗公鷄般返身回店，料是追不着莫史刀。他們一臉沮喪，喝着悶酒。食客經此一鬧，都是酒興索然，紛紛結賬回房休息。

司馬城看看已有八九分飽，才停杯結帳。客棧就在飯館後頭，中間有一道短短的迴廊，迴廊兩側安了些假山盆栽。入冬後花草都已凋謝，也沒人欣賞。

冬夜，天特別黑，店小二提着燈在迴廊照路，司馬城經過時，吩咐小二明日一早喚醒他，入了房便解下外衣躺在床上。

人雖在床上，可是百感交集却怎樣也睡不下，一年前的往事都湧上心頭，如今他是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殺父之仇又不能報，一年來他躲在關外苦練武功，過着寂寞單調的生活，此際要返回中原，心境便再也不能平靜。

一年多前，他本有個溫暖的家，上有父母，家大業大，司馬莊的名頭在中州名氣頗响，却為了一件無頭公案，累得他家破人亡，最後遠走異鄉。現在想來，這一切都似一場噩夢般（有關司馬莊被毀的故事請翻閱本故事集之四：在一一二九期刊出之「血洞房」）。

房外忽然傳來一陣步履之聲，他側頭向外望去，紗窗上出現了好幾道人影，看裝束便知是雲燕十八騎的人，大概他們也要回房休息，司馬城也不在意。忽聞有人道：「大哥，咱們到趙家莊……」底下的話却聽不見了。

趙家莊三個字一入司馬城的耳朵，他心頭猛地一震，更加了沒睡意。

只聽卓湛道：「趙容國未必肯……」下面的話因人已去遠再也聽不到。

累得他司馬城家破人亡，遠走關外的正是名震河北的趙家莊莊主趙容國。趙容國雖然殺死了他的父親，但是他事後已自斷一掌，而且，這件事也很難怪得趙容國，故此司馬城才放棄了復仇之念，也因此而得到了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及

「中州大俠」崔一山的賞識。

現在他回關內的目的便是要去找崔一山，因為崔一山四處散佈消息要找他，消息一直傳至關外，傳到他耳中，別人的事他可以不理，崔一山對他一家恩重如山，他不能無動于中，何況，他尚有些武學上的難題想請教他。

二更的梆子聲自遠處傳來，司馬城仍沒睡意，也許剛才酒喝得太多，有點內急，便起了床，準備出去，就在此刻，他突然聽見屋瓦上有個極輕微的聲音。

司馬城心頭一震，心念一轉，忖道：「莫非是那個莫史刀去而復回？」不禁替卓湛等人暗暗担心起來。

那脚步聲越來越近，他決定暗中通知雲燕十八騎，便倏地推開房門，喝道：「誰？」同時提氣躍上屋頂。

只見屋頂立着一人，黑暗中依稀認得正是那個莫史刀。莫史刀冷冷地道：「小子，你胡喝什麼？」右掌劃了半個圓圈，呼地一聲向他打來。

司馬城左脚踏上半步，擰腰一拳擊向其手臂！莫史刀手腕一沉，化掌為爪，抓向司馬城的臂彎！

司馬城猛喝一聲，右拳回收，左拳蓄勢擊出，這一招蘊滿眞力，帶起一股凌厲的拳風，拳未至，拳風已把莫史刀的衣袂吹得獵獵作响。

莫史刀冷笑一聲。「小子胆子倒大！」左掌隨即當中擊出，「蓬」地一聲，兩股罡風凌空遭遇，發出一聲巨响，司馬城只覺對方的掌風凌厲無比，拿不住樁，蹬蹬連退兩步！

莫史刀一掌得手，踏前一步，右掌又呼地一聲擊了過去。

司馬城不敢硬接，偏身一閃，拳頭自他掌底讓過！

莫史刀長笑一聲，左臂一曲，把其拳頭架住，右掌向下一沉，望其手臂關節切下！

司馬城見其招式雖不十分精妙，但經驗豐富，加上內力沉厚，自己絕非其敵，只好急退一步，同時飛起一脚踹其下盤！

莫史刀正想再下殺手，冷不防一聲斷喝傳來，緊接着白光一閃，一把快刀望其手臂切下！

好個莫史刀右臂倏地拉開，左掌拍開刀脊，側頭一望，冷冷地道：「多你一個又如何！」

來人正是燕雲十八騎的老么蔣十八，他正想反唇相稽，冷不防眼前一花，莫史刀已搶將入來，右掌吞吐不定向其胸腔迫來！他吃了一驚，快刀急揮，護住胸前，同時身子倒退一步。

這刹那，雲燕十八騎的其他人也都被驚醒，紛紛提着武器躍上屋瓦觀看。

莫史刀耳聽八方，眼看四面，怒哼一聲，足尖一頓拔空而起，一掠二丈七八。

猛聽卓湛暴喝一聲，身子斜掠而起，緬刀望其腰腹劈去，這一刀蓄勢而發，使得又疾又快，眼看莫史刀難逃刦數！

好個莫史刀，氣將盡，力將竭，雙臂倏地一划，身子忽又升高三四尺，那一刀剛好自他脚底下劈過！

卓湛一刀劈空，身子立即沉下，莫史刀忽地頭下脚上如箭般向他射去。

雲燕十八騎的安十一，使的是一桿長棒，見卓湛勢危，長棒連忙戮出，不偏不倚拍向莫史刀心窩。

莫史刀右手鬼魅般一翻，倏地抓住木棒，安十一雙臂運勁，木棒猛地劃了一個圓圈。

蔣十八立即竄起，快刀向莫史刀斬去！不料莫史刀右手突然一鬆，身子隨着棒上的力量飛開，一飛丈五，身子一縮望下面跌下。

卓湛喝道：「快追！」提刀趕去。

只見莫史刀的身形又起，穿過迴廊逸去。

衆人豈容他逃掉？連忙追去。

莫史刀身子倏地橫飛，躍上廊外的一座假山，雙足一點，身子向前掠出三丈，足尖再度點在另一座假山上，經已借力飛出圍牆。

卓湛盡力追趕，剛躍上圍牆，冷不防幾道勁風襲身，連忙倒頭躍下，「沙沙」兩聲，却是兩塊石頭。

卓湛大怒，再度躍上圍牆上，四處黝黑，只聞風吹樹葉的聲音，那裏還有莫史刀的踪跡？他廢然嘆了一聲：「又讓他逃掉了！」

司馬城見莫史刀逃掉，便自屋瓦上躍下來，其他住客聽見聲响，紛紛開門探看，一見衆人都是提着明晃晃的兵器，連忙把門關回。

卓湛回身趕來向司馬城拱手道：「請問兄台貴姓大名？跟那個姓莫的有甚麼仇怨？」

司馬城微微一笑。「在下司馬城，跟那個姓莫的毫沒關係！」

卓湛甚為詫異，訝然問道：「那麼司馬兄怎地會跟他打將起來？」

司馬城又微微一笑。「剛才在下睡不着，剛巧聽見屋瓦上有脚步聲，便起身查看，却糊糊塗塗跟他打了一架！壞了諸位的睡意，在下好生過意不去！」

卓湛道：「兄台這樣說便顯得見外了，說不定這姓莫的是衝着咱而來的！」

另一個忽然問道：「請問司馬兄跟司馬莊的老莊主司馬千鈞如何稱呼？」

「正是在下先父！」司馬城神色一黯答道。

卓湛啊地叫了一聲：「原來兄台是司馬少莊主，卓某失敬了！」

「那裏那裏，雲燕十八騎的大名，在下响往已久，今日一見果然都是些肝胆相照的好漢子，司馬某好生敬佩！」

「司馬兄要回關內？」

「正是。諸位呢？」

卓湛喟然道：「在下兄弟等要去雲霧山剿一股強盜，不料出關時讓人殺了三個弟兄，昨夜又不明不白失了兩個……慚愧的是卓某至今尚不知兇手到底是什麼個模樣！」

「諸位這幾年在河北行俠仗義，大概得罪不少黑道上的高手，是以才會……」

「嗯……也許是吧！但却想不透對方是誰！」

司馬城道：「那個自稱『無可奈何』莫史刀的，行動十分奇怪，可能會打諸位的主意，諸位在路上可得小心防範！」說到這裏，他心頭一動。「像今晚你們就該

派幾個人當值！」

卓湛連忙稱謝。「在下等都是直腸直肚的漢子，不似兄台仔細，今後自當小心防範！」

司馬城一笑，再聊兩句，便自回房休息。

長城惡鬥

次日一早，司馬城便出發了，他騎了一匹蒙古馬，奔行甚速。到黃昏，雄偉的長城如神龍般在山巔雲間隱現。

司馬城精神一振，解開皮囊喝了一口水，又緊一緊披風，才拍馬再馳。

剛走了三四十丈，一塊岩石後突然露出一張臉龐來，手一揚，三支袖箭向司馬城奔來！一取咽喉，一取胸膛，一取馬頭，成一直綫飛來！

司馬城一驚，連忙要拉韁閃避，不料那三根袖箭發射的手法十分神妙，最高的那一支突然拐了半個圈向側射來，最低那一支速度忽然加快，「噗」地一聲，射入馬頸上。

那匹健馬「希聿聿」一聲長嘶，人立而起，司馬城立即飛蹬躍起，左手一抬握着了一支袖箭，然後翻身落地。

這刹那，那人已如奔馬般馳至他眼前，却不是莫史刀是誰？司馬城心頭一震，沉聲道：「在下跟閣下有仇？」

莫史刀說道：「你知道得太多，終是一個不幸！何況昨夜你强自出頭，也應該死！」

「只是如此你便要置我於死命？」司馬城一邊思量退路，一邊問道：「你跟雲燕十八騎有仇？」

莫史刀沉吟了一下，搖搖頭道：「沒有！」

司馬城訝道：「那你爲何三番四次要追殺他們？」

「某家幾時追殺雲燕十八騎？你看到麼？」

司馬城更加疑惑不解，「那你……你昨夜……」

「我只想跟他們談一下而已！」

司馬城冷然地道：「這句話只怕連三歲小孩也不相信！」

莫史刀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某家的外號叫做『無可奈何』，你知道麼？」

「昨日在飯館中才曾耳聞！」

莫史刀又嘆了一口氣。「某家另有苦衷，但絕不想殺卓湛！」

司馬城反問道：「那麼閣下意欲何爲呢？」

「某家也不知道！」

司馬城更是一怔，半晌才道：「連你也不知道？」

莫史刀忽地厲聲問道：「你又知道些什麼？」

司馬城又是一怔。「在下年來絕跡江湖，什麼也不知道！」一頓又道：「閣下到底是指何事，在下連這個也弄不清！」

「你對某家的事知道了多少？」

「外號『無可奈何』，自稱莫史刀，如此而已，其他毫沒所知！」

莫史刀的聲音稍緩。「你沒有跟踪某家！」

司馬城失笑道：「在下自己的事尚且未暇顧及，又豈會去跟踪你？」

莫史刀道：「那你走吧，某家不殺你！不過，你得把我這個人忘掉！否則……哼哼！」

司馬城看了馬匹一眼，見牠躺在地上直喘大氣，眼看離死經已不遠，便道：「算在下倒霉賠了一匹馬！」轉身要走，忽地心頭一動，道：「閣下臉上顯然戴着面具，外號及姓名亦顯然是假的，因何你怕人會認出你的身份？」

莫史刀目光又是一變，喃喃地道：「你太聰明了！這句話你實在不該說，如今也怪不得某家辣手了！」左掌護胸，踏前一大步，右掌呼地一聲向司馬城罩去！

司馬城一見他目光露出殺機，便知自己惹下了禍，雙脚一頓，立即斜掠而起。

莫史刀硬生生把掌勢一變，化擊爲掃，一股勁風便迅速襲向司馬城的後背。

司馬城人在半空驀地覺得身形一滯，便知對方經已出手，連忙落地然後再自另一頭飛馳過去。

背後只聞一聲尖銳的嘯聲，像附體的魔鬼般甩之不掉，他頭也不敢回，盡力飛馳！

莫史刀陰森的聲音自後傳來：「看你還能跑多遠？」

這刹那，司馬城才發現前面已是那堵高大的城壁了，他手脚一陣冰涼，回頭一望，莫史刀離他不過半丈，要想改變方向已然來不及。

驀地心頭一動，去勢更速，臨至城壁下，脫手把手中那支袖箭射出，「篤」的一聲，袖箭貫入壁中三寸，司馬城身形也及時竄了起來，一躍二丈半，眼看離頂尚有丈多，他右足尖準確無比地蹬在袖箭上！「喀嗤」一聲，袖箭應聲而斷，司馬城却借勢躍了上去，一個翻身已立於牆頂。

此刻他心頭大暢，暗讚自己反應快捷，城牆高逾四丈，莫史刀輕功再高也不能一口氣躍上，可是當他目光一落，不禁魂飛魄散！

莫史刀一躍三丈，力盡之時，雙掌在牆上連拍了數下，身子便有如箭般射了上來。

司馬城不及稍思，立即向後倒退！可是，莫史刀比他更快一步，左掌自側發了一掌，右掌筆直擊出！這兩掌蓄勢而發，掌風把司馬城的退路全都封死。司馬城無可奈何只好返身向他發了一拳，隨即蹲下讓過莫史刀的右掌。

司馬家的百步神拳是武林一絕，可惜司馬城經過一年苦練也只及其父的七成功夫，那一拳便輕易被莫史刀的左掌接住。

司馬城自忖不能硬碰，拳法一變，以小巧的功夫與對方周旋起來。

莫史刀掌法的招式並不精妙，不過他內力深厚，每發一掌都使司馬城的拳勢爲之一滯，因此每一拳都要拚盡全力擊出。

過了五十招，司馬城的拳勢已沒有先前的勇猛，莫史刀臉上的笑容更盛。

過了一百招，司馬城十招中只有一招能够反攻，莫史刀每發一掌都使他後退一步，他三番四次覓機欲逃，都讓對方窺破心事，一早把其退路閉死。

這刹那司馬城心頭眞的是又驚又怒，

萬想不到自己尚未入關，便得葬身長城城垣上。

呼呼的北風在此地更加强勁，司馬城逆風而立，攻勢更加困難。

片刻，他已漸覺力竭，呼地一聲，肩頭吃莫史刀的掌風掃了一記，幾乎一跤摔倒。

莫史刀獰笑一聲：「還不倒下！」左右雙掌齊出，一掌擊其背，一掌切向司馬城的腰際。

眼看司馬城再難逃過此刦，只見他突然一個翻身以拳抵在莫史刀的掌心，兩方一發力，司馬城心頭緊得如被鐵條箍住般，身子却斜向地上摔下。

莫史刀再獰笑一聲，又是一掌挾勁擊下。

司馬城背心着地，顧不得疼痛，盡力地向旁一滾，莫史刀的掌風擊在磚地上，向上反撞，司馬城藉勢歪歪斜斜地直起身來。

莫史刀長長地嘆了一聲。「你自己自盡吧，省得痛苦！」

司馬城厲聲叫道：「司馬某跟你無冤無仇，你因何要取我性命？」

莫史刀臉上的神色十分奇特，緩緩地道：「某家做事都是無可奈何，你不要多問，反正你今日是難逃此刦的了！」

「既然你是無可奈何，何不放過在下？」司馬城說這句話時雙眼瞪在他臉上。

「假如某家能够作主，也就不叫無可奈何了！」莫史刀又長嘆一聲。「你不動手，某家只好代勞了！你死後某家答應替你好好安葬，並請法師爲你超渡！」

司馬城冷笑一聲。「閣下不認爲這是貓哭老鼠？」

「是！」不料莫史刀竟然承認。「某家只求心裏好過一點而已。你小心，某家要再動手了！」

司馬城喝道：「且慢！你到底是什麼人？」

「到時某家自會告訴你！」

「到什麼時候？」

「在你的墳墓上！」莫史刀雙掌又一前一後迫了過來，掌風及凌厲的北風同時向司馬城襲去。

司馬城肩膊上火辣辣地疼痛，一條左臂幾乎再也挪不動，無可奈何只好後跳一步。可是，莫史刀的第二掌又已臨體，他只好把殘餘的眞力運聚在右臂上，迎着掌拚盡全力地擊出一拳！

「蓬」地一聲，兩股罡風一經接觸，司馬城如斷綫風箏向後跌退七八步，喉頭一甜，一股鮮血自嘴角沁了出來。

他性子極其堅靱，提着一口氣，不使自己跌下，雙目如噴火般瞪着莫史刀。

「你放心吧！某家絕不吃言，明年的今日必定請高僧爲你做忌！」莫史刀踏上一步，右掌拍出一掌，這一掌使得風雲變色，城垣上的沙石全都吹了上來。

灰濛濛的雲朶把陽光遮住，山風發出一道道無能爲力的嘆息聲。司馬城閉起雙眼，耳際突然飄來一道聲音：「孩子，你忍受一下吧！斷了氣什麼便不知道了！」

忽見幾條黑影自城壁上躍了上來，抽出兵器刺向莫史刀。

莫史刀猛覺幾道勁風襲來，急切間把手掌向側一移，迎向來人，目光一瞥，吃了一驚，來的竟是雲燕十八騎。

司馬城忽覺身上的壓力驟失，睜眼一看，才知道來了救星，心頭一鬆，登時跌坐地上。

原來雲燕十八騎他們較司馬城遲了個時辰才起程，可是他們馬快，慢慢便追近了。卓湛隔遠見到城垣有人厮鬥，催馬奔前，發現厮殺的雙方正是莫史刀及司馬城，連忙吩咐老二郝二上城施救。

郝二有個外號叫做「飛索手」，他立即自身上取出一條白細繩子向上飛抛，繩的一端有個鐵爪，鐵爪搭在牆頭，他立即攀登了上去。

老三司徒三輕功最好，一躍三丈，力將盡時在繩子上一搭一拉，身子便又再騰上！他兩個一上城垣便立即抽刀向莫史刀斬去，却吃了他一記掌風，身子不斷後退，幾乎自城頭上跌下。

幸而卓湛等人也紛紛爬了上來，才使莫史刀沒能再下毒手。

莫史刀見對方人多，自己雖然武藝高强也不敢逞强，連忙向後倒退。

不料安十一的長棒已自横裏掃至，快逾奔馬，直擊莫史刀的腰際，莫史刀無可奈何只好再吸氣升高八尺，目光一落，雲燕十八騎的其他成員已紛紛搶將過來，知道跑不掉，只好回身應戰。

刹那只見卓湛及蔣十八的鋼刀同時襲至，莫史刀雙掌一拍，身子突然暴縮，手肘向後猛撞，這招十分怪異，背後的馮十七一個閃避不及，脅下着了一記，「喀嗤」一聲，肋骨應聲斷了三根，馮十七立即踏下地上。

莫史刀不敢怠慢身子向後疾退，猛聽一聲暴喝，却是雷五的鋼鞭當頭砸下，勁風吹得莫史刀鬢髮飛揚。

好個莫史刀身子再一縮，左臂反手後劈，同時右脚飛蹬追前的卓湛！

雷五那一鞭拚力而爲，脅下空門盡露，鋼鞭回防不及，只好咬牙擰腰閃讓，待他掄臂揮鞭再擊時，莫史刀已一個筋斗自他頭上越過。

莫史刀那個筋斗根本飛不遠，因爲安十一的長棒又分心戳至，萬般無奈只好使個千斤墜，飛落地上，同時猛進一步，一掌急攻安十一的胸膛。

長棒利遠不利近，安十一無所施其技，慌忙側身飛退，莫史刀正要他如此，左脚一旋，掃在其脛背上，「噗」一聲，安十一應聲倒下！

卓湛目眦皆裂，喝道：「休傷我兄弟！」鋼刀疾斬其後肩，同時司徒三的一把柳葉刀也輕飄飄地劈至。

莫史刀霍地一個回身，右掌拍在卓湛的刀背上，左掌向柳葉刀抓下。

不料，司徒三的刀法十分輕靈，手腕一沉，刀鋒一揚，反割其手腕。

莫史刀猛吃一驚，連忙撤掌，左臂一圈，呼地一聲把蔣十八的鋼刀盪開！

說時遲那時快，呼延八的長劍已驚虹般刺至，好個莫史刀雙掌一合把劍挾着，緊接着猛力一拗，長劍「啪」地一聲斷折，莫史刀雙掌一移，擋住歐陽九的鋼叉！

刹那，雷五的鋼鞭及蔣十八的鋼刀又再奔至，好個莫史刀，雙掌一送，斷叉刺

入雷五的胸膛，再霍地使了個鳳點頭，讓過蔣十八那一刀，一頭撞在雷五身上，把其撞開。

尚未讓他直起身來，卓湛的刀及安十一的長棒已然奔至，莫史刀佝僂着背，身子在人羣中穿揷，一掌抓向司徒三的臉門，掌至中途突然一拐，手掌鬼魅般抓住呼延八的手臂。

呼延八還未來得及掙扎，只覺一股大力把其扯去，緊接着猛覺腰上一痛，鮮血立即迸出！

卓湛定睛一望，見自己那一刀竟傷及自己的兄弟，不由驚呼起來，其他人也都是一怔，手上下意識地一慢。

莫史刀哈哈大笑，舞起呼延八四處亂撞，雲燕十八騎怕傷及自家兄弟，都是忙不迭地後退。

莫史刀手臂越轉越快，把呼延八當作獨腳銅人使出，當眞是擋者披靡，他笑聲更响。

卓湛雙眼似欲噴出火來，斷喝道：「這算是那門子好漢？快把人放下來！」

「某家有個條件，只要你們答應，自然放他一條生路！」

「甚麼條件說出來！」

莫史刀目光倏地一變。「你們立即回家，從此絕足江湖！」

「爲甚麼？」卓湛急怒攻心，「我們雲燕十八騎碍着了你甚麼？」

莫史刀冷冷地道：「你莫多問，這個條件你答不答應？」

呼延八忽然叫道：「大哥，你不要顧及我，咱兄弟已有好幾個折在他手中……兄弟們快上來把他殺了吧！」

莫史刀冷冷地道：「就算你們全部上來也未必能困得住莫某，何況現在又少了兩個……哈哈！卓湛你到底答不答應？」

話音未落，猛覺小腿上「噗」地一响，接着一陣劇痛攻心，原來安十一剛才被他掃倒地上，正在他附近，便用棒貼地掃出！莫史刀一時失防，加上北風呼呼，把棒聲遮掩，被擊個正着。

可惜這一棒安十一怕被他發覺，不敢盡力擊出，是以莫史刀雙腿並未折斷，不過也使他痛得眼水直淌！這刹那他知道再也不能躭擱，脫手把呼延八摔出，同時望城內躍下。

卓湛見呼延八飛出，慌忙與司徒三雙雙斜掠把其接住，蔣十八奔前向下一望，只見莫史刀躍上一匹事前藏好的馬，抽鞭急馳，只一忽，只剩下一個黑點。

蔣十八跺足罵道：「他娘的蛋，又讓他跑掉了！」其他人也都扼腕長嘆。

只聽莫史刀的聲音遠遠傳來：「卓湛，記住立即回家，否則你們全都死無葬身之地！」猛烈的北風竟不能把其吹散，衆人都不禁相顧駭然。

卓湛低頭一望，呼延八臉色青白，忙道：「快拿傷藥過來！」

衆人立即七手八脚替傷者包紮起來。馮十七斷了三根肘骨幸而沒有傷及內腑，倒沒有性命之危，雷五卻不行了，心房讓斷劍刺穿，加上被莫史刀撞了一下，早已畢命！

卓湛計算了一下，這一役死了一個雷五，傷了馮十七、郝二、安十一以及呼延八，當眞是一敗塗地，饒得他豪氣干雲，此刻也禁不住生了一絲恐懼之意。

司徒三道：「這姓莫的爲何不讓咱行走江湖？莫非咱們得罪過他？」

卓湛嘆了一口氣，道：「咱們先下城吧，嗯，三弟煩你扶司馬少俠一把，其他事待弟兄們傷好之後再說。」

衆人心頭都是一片沉重，他們雲燕十八騎行走江湖四年，一向無往而不利，不想兩個月之內竟然連折了好幾個兄弟。

想起仇人武功如此高强，不由生了一絲沮喪之色。

天色漸暗了，山風更烈，更冷。衆人都不由地打了個寒噤，緊一緊斗篷，依次下城。

中州大俠

入了關，天氣似乎沒有那般寒冷。卓湛找了個地方養息了半個月，待傷者大多都已復原了七八，這才再上路。

他們向南直下，司馬城也夾在其中。他救了雲燕十八騎一次，不料雲燕十八騎也救了他一命，這些天來他與他們都已混熟。

上了馬，司馬城不禁問道：「卓兄準備去何方？」

「寒舍就在邯鄲城中，司馬兄何不到舍下稍住幾天？」卓湛道：「卓某離家已久，想回去一趟！」

司馬城道：「在下此刻恨不得早日飛至中州，異日有空必定到府上拜訪！」

「卓某歡迎之至！」卓湛突然轉開話題。「司馬兄武藝出衆，更兼俠骨丹心……嗯，假如司馬兄肯屈就的話，小弟情願讓位，請司馬兄領導咱們雲燕十八騎！」

司徒三接口道：「對對，咱們無任歡迎，只怕司馬兄看不起咱們！」

司馬城沉吟了一下，道：「司馬某絕對不敢看不起諸位，只是自忖藝低德薄未敢當此重職，而且在下生性沉靜不甚喜合羣……再說在下尚另有計劃，諸位對司馬某的厚意只好心領了！」

卓湛臉上露出失望之色。「司馬兄處事冷靜，不似在下急躁，你不肯屈就，看來咱們這個仇是不能報的了，只怕再學藝十年也還不是莫史刀的對手！」

司馬城道：「在下跟他也差了很多，假如先父未曾過世，倒還能與之一戰，如今……唉！」他稍頓又道：「在下有個建議不知諸位認爲如何？」

卓湛臉色一喜，忙道：「請司馬兄快說！」

「這個莫史刀分明是戴了人皮面具，不論其名以及其外號也都是十分奇怪，未知各位可曾有過耳聞？」

衆人齊聲道：「聞未所聞！」

「依在下之見，諸位可能在某些方面得罪了某些人，而要靠諸位之力恐怕亦未能把眞相弄個水落石出，不如你們去聘請江北總捕頭沈鷹沈神捕調查一下吧！」

「聽說沈神捕曾揚言不解決武林的糾紛，這件復仇的事他那肯接！」郝二接口道。

「你們先把這人的身份調查，復仇的事可以慢慢再打算，照在下所知，沈神捕

不辦的案子只是指那些世仇以及武林互相仇殺而已，像這一件，他很有可能會接辦的！」

「司馬兄跟他很熟？」卓湛急問了一句。

「諸位莫非忘記了去年歐陽莊那件案子，在下不幸被捲入漩渦中麼？」司馬城目光一黯，「若非沈神捕，只怕在下至今還未能洗脫殺人的嫌疑！」

卓湛目光一盛，脫口道：「這倒可試一下，但沈神捕彷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咱又該到何處去找他？」

「簡單得很，你隨便到衙門問問那裏的捕快，他們自然有辦法替你聯絡上！」

蔣十八道：「司馬兄，那個沈鷹眞的有這麼大的神通麼？」

「在下對他確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他收取的費用也很高！」

卓湛笑道：「這個倒不成問題，寒舍田地產業多的是，十萬八萬兩銀子隨時付得起！」

蔣十八接口道：「大哥家裏是這裏的首富，錢絕不成問題！」

「那麼諸位倒可一試！嗯，小弟想折入晉境，然後下豫，諸位咱後會有期！」

卓湛忙道：「司馬兄何不自冀南入豫，咱可多聚幾天！」

「對不起，在下在路上已躭擱了不少時間，他日路過再到府上拜訪！」司馬城十分堅決。

雲燕十八騎，無奈只得與他道別。

司馬城跟他們分手之後，日夕催馬趕路，早起夜宿，速度快了許多。

× × ×

不一日，司馬城已到鄭州，路旁盡是些落葉，雖說此地不比關外，但到底冬天已至。

司馬城看到那些熟悉的事物，心懷感觸，不由自主向老家走去。

司馬莊就在城邊兒，拐過一條小巷便到了。

往日高大雄偉的莊院，如今只剩下一堆堆的瓦礫，放火燒的不是趙容國，而是「金玉堂」的人！

一陣北風吹來，斷垣敗瓦中的灰燼揚了起來，司馬城睹物思情，眼角竟已濕潤了。

他拉一拉馬韁，跑到街上買了些香燭金紙之類的東西，然後再由原路回去。

司馬千鈞夫婦之墓便設在舊居後面，墓碑、石台、石埕全都十分乾淨，他心中忖道：「莫非是崔叔叔來過？」也無心多思，點了香燭，奉上菓品便跪了下來。

沒有禱告，但心頭却在滴血，他不知道他父母是跟他一樣原諒了趙容國，還是怪責他不爲父母報仇……

最後，他把金紙放到香燭上引火，火光倏地一晃，他心頭一跳，下意識地自地上一滾，「嗤」地一聲，後背一陣疼痛，緊接着一道勁風又已臨身！

司馬城無暇多思，脫手把熊熊焚燒的金紙拋去，隨即又在地上打了個滾，然後斜竄起來。

目光一落，只見一把鋒利的長劍攔腰劈至，他連忙閃開一步，右拳猛地擊出，這一拳毫無變化，但凌厲的拳風應聲洶湧而出。

長劍立即一斂，對方偏身一讓，重新揮劍刺來，司馬城這才留意到他的相貌，這人一身白衣勝雪，亂髮披肩，一張臉青白冷漠，令人一看便自生寒！

司馬城隨手再發一拳，把長劍撞歪，左脚一抬反踢對方的手臂，同時喝道：「閣下是誰？因何闖入此地行兇？」

那人一言不發，右手一沉，長劍改指下腹，左掌輕飄飄拍出一掌！

司馬城右拳蓄勢擊出，左手一掌切在劍身上，把劍勢破去。

白衣人的左掌似乎抵受不住司馬城的拳力，蹬退一步。司馬城又喝道：「在下跟閣下素昧生平，閣下是否找錯了人！」

那人忽道：「大爺在此候了兩夜一天，難道還會找錯人？」他聲音尖銳十分難聽，更增幾分神秘色彩。

司馬城一拳得手，胆氣大壯，迫前一步，右拳再度筆直搗出，這一拳他用了九成眞力，存心讓對方吃點苦頭。

那人却毫不退縮，左掌依然輕飄飄迎了上來，司馬城一拳擊在其掌心上，如擊在棉花上毫沒着力之處，這一驚非同小可，正想撤拳，白衣人左掌的內勁突發，「蓬」地一聲把司馬城擊飛！

這刹那，司馬城只覺心頭如被巨木所撞，咀巴一張，「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來！

白衣人長嘯一聲，行動如風，長劍向尚未落地的司馬城刺去！

司馬城咬牙一擰，堪堪避過長劍，緊接着跌落地上，背心落地，觸及劍傷以及震盪了內腑，只覺五臟都似要反轉過來般，眼前金星直冒，再也沒有反抗之機！

白衣人冷森森地道：「小子，算你福大跟你父母死在一塊！」獰笑一聲，長劍如毒蛇出洞般向司馬城的胸膛噬去。

司馬城暗嘆一聲，自忖必死，輕輕閉起雙眼，猛聽「噹」的一聲脆响，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誰敢在此行兇！」

司馬城心頭狂跳，雙眼一睜，軟弱地呼道：「崔叔叔……」

來人果然是崔一山，他長劍連揮，如龍飛九天，一連七劍把白衣人迫退三步。

「賢侄不要動，待愚叔收拾了他才和你敍舊！」

白衣人趁他說話分神之際，長劍掄圓，呼地一聲砍將過來，這一劍大出常軌，劍重勢猛，威風凜凜。

崔一山長劍不與他硬碰，長劍一沾即走，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長劍一滑，斜刺對方的手臂，劍至中途又再一抖，改挑對方的肩胛！

那人身子轉了半個圈，長劍依然盡力劈將過來，崔一山劍法又再一變，迅速靈活地向對方手臂絞落，「中州大俠」的武功果然名不虛傳。

「閣下既敢來此行兇，何不把姓名報下？」

白衣人反問一句：「你是崔一山？」

「不錯！在下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正是中州崔一山！」

兩人咀上說着手上却絲毫沒有稍慢。

「巧得很，大爺也是姓崔！」

「你也姓崔？」崔一山驚訝地問。

「不錯！崔一海是也！」

崔一山大怒，喝道：「你是什麼東西，也敢來戲弄老夫？」長劍連刺之際，不料却被那人一劍擋開。

說時遲那時快，白衣人左掌倏地輕飄飄拍出，崔一山冷笑一聲，長劍嗤地一聲，望其掌心刺去，白衣人長劍一擋，左掌去勢更疾。

眼看崔一山不閃避便得出掌相抵，不料崔一山的劍法實在不同凡响，長劍迅疾無比的回收，在身前佈下一道劍網，白衣人無功只好收掌而退。

刹那，崔一山的長劍如靈蛇出洞，急刺對方的咽喉，白衣人急退，崔一山立進，長劍仍然不離對方要害，白衣人猛喝一聲，長劍棄守反劈崔一山腰腹！

好個崔一山，擰腰閃開一步，右臂一回，長劍倏地削落，白衣人吃了一驚，連忙撤劍，不料崔一山的反應十分之快，長劍一揮，「嗤」地一聲，在他們的胸膛上添了一劍，可惜入肉不深未能取其性命。

白衣人吃了一驚，顯然已有退意，崔一山豈肯讓其逃脫？急竄一步，長劍筆直刺出！

這一劍他挾勁而發，長劍激得空氣絲絲作响，聲勢極其嚇人！

白衣人似忘了招架，直至劍將臨身，這才偏開一步，長劍剛好自他的臂彎中穿過，這刹那，白衣人的左掌才迅疾無比地印向崔一山的胸膛。

這下兩人距離十分貼近，崔一山欲退不能，倉猝之間只好舉起左掌相迎，「吧」地一聲，兩股掌風相迎，發出一聲轟响，兩人同時向後暴退。

崔一山連退五步，比對方多了一步，他倉猝舉掌迎敵，未能全力以赴，此刻五內一陣翻騰，連忙運氣把氣血按住，長劍橫胸，冷冷地望着對方。

白衣人一聲怪笑。「中州大俠果然名不虛傳，崔某後會有期！」身子倏地一轉，雙足連點，向郊外掠去。

崔一山忙道：「閣下慢走，崔某不送！」聲音遠遠傳了出去，白衣人走勢更速，刹那只剩下一個白點。

崔一山見對方去遠，這才跌坐地上，略爲調息一下，便去探視司馬城。

司馬城臉如金紙，雙眼緊閉，幸而尚有氣息，崔一山連忙把他抱了上來，向莊外馳去！

× × ×

司馬城醒來時，發覺自己睡在一張床上，鼻端聞到一陣牆灰的味道，睜眼一望，這是一間佈置得頗爲簡樸的寢室，但一切嶄新，似乎新建不久。

他想曲起身來，才覺得自己傷得實在不輕，費了頗大的氣力才坐了上來。

房門突然呀地一聲被人推開，進來的正是崔一山。只見他慈祥地道：「賢侄覺得如何？」

「多謝崔叔叔救命之恩，小侄沒齒難忘！」

「老朽是瞧着你長大的，賢侄這樣說不嫌過份生疏麼？」

「叔叔，此地是何處？」

「老朽新建的一個莊院。」崔一山語氣頗有傷感，「老朽如今孑然一身，本來也不在乎這個，不過這座莊院却是趙家莊及歐陽莊建贈與老朽的，老朽推辭不得只好接受，不過却提出一條條件，不許建得太大。」

司馬城見他提起趙家莊，神色登時一黯。崔一山道：「賢侄，你還未看得開？上次趙容國曾詢問及你，問你是否有心重建家園！」

司馬城噓了一口氣，不肯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忙道：「聽說叔叔四處托人找小侄，不知是因何事？」

「上個月這座莊院落成，各地好友紛紛來賀，老朽想起你，便想召你來此，跟各地英雄見見面，將來行走江湖也多些朋友！」崔一山含笑道：「如今賢侄既然來遲了，也就算了！啊對啦，這一年來賢侄去了那裏？怎地訊息全無？」

「小侄一年來躲在關外苦練武功，不想一年苦練竟是白費，一入關便……」

崔一山忙道：「賢侄別想得太多，安心養傷，其他話慢慢再說！」說着自身上取出一粒龍眼般大小的藥丸來。「這是上月百練大師贈與老朽的少林小還丹，醫治內傷最爲有效，賢侄趁早把它吃下吧！」

司馬城一聽連忙道：「小侄之傷還用得着這種罕貴的藥物？叔叔留下贈與別人吧！」

崔一山慈祥地笑着道：「百德大師一共贈與老朽六顆，反正還有，你快些服下吧！嗯，服後先運一會兒功，幫助藥力化開！」

司馬城謝了一聲，把它嚼細和涎嚥下，只覺入口苦澀，但服後喉頭却一片甘和。他連忙盤膝運功，行了三個周天，只覺丹田上和和暖暖，一股熱氣隨氣而行，所過之處如針刺般舒服，筋骨肌肉登時輕鬆無比。

崔一山見他臉色轉紅，這才離開。他跟崔一海過了一掌，內腑也受了一些震盪，剛才一直無暇調理，此刻再也不敢托大，服了些藥，也自運起功來。

司馬城運行了十二個周天，再睡了一覺，醒來時只覺精神大佳，正想下床出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提着一大盤稀飯進來，輕聲道：「莊主叫公子醒來先吃些稀飯才好下床！」

司馬城經他一提才覺肚子早已空空蕩蕩，也不客氣，一口氣把一大盤稀飯吃得乾乾淨淨！

那丫環臉如紅粉，聲如蚊蚋地道：「公子若要解手，茅厠就在後頭……」話未說完收起盤子便忙不迭地離開。

司馬城剛自一怔，猛覺肚中一陣絞痛，連忙下床出房。

當他自茅厠出來時，只覺精神爽利，內傷竟已癒了大半。精神一暢，這才留意起周圍的環境來。

這座新莊院較崔一山以前自建的那座爲小，但是佈置得十分清雅，另有一番風味。他沿着圍牆而行，到了一個庭院，抬頭一望，庭院的另一端是座廳堂，上面掛了一塊金漆牌匾寫着俠骨可風四個大字。

「賢侄過來坐一會吧！」

司馬城目光一落，這才發覺崔一山早已坐在廳上，含笑對他而道。

兩人坐下之後，崔一山立即問道：「

賢侄傷勢好了點麼？」

「好多了！少林小還丹眞的名符其實的療傷聖藥！一夜之間，小侄的傷勢已好了大半，看來再休息幾天便能痊癒了！」

崔一山捋鬚笑道：「老朽不說你大概不知，賢侄那一覺已足足睡了兩夜一天，嗯，那個白衣人崔一海的底細賢侄是否明瞭？」

司馬城嘆了一口氣，這才把自己入關前的情況一五一十的說至崔一海爲止。「小侄根本連見也未曾見過他，更說不上有什麼仇恨了！」

崔一山道：「會否是令尊以前的仇家呢？」

「小侄未曾聽過先父提及，不過却覺得此人可能與那個莫史刀是同爲一伙！只是小侄跟莫史刀也說不上有什麼仇恨！」

崔一山沉吟了一下，問道：「莫史刀跟雲燕十八騎又有什麼恩怨？」

司馬城嘆了一口氣，喟然道：「就算是雲燕十八騎他們也與莫史刀素昧平生，不過，小侄跟他的芥蒂大概是由那晚故意發聲喚醒雲燕十八騎，才惹來的！」

崔一山是個老江湖，想了一下便道：「大概是那句揭穿他戴了面具的話才惹下的，賢侄將來行走江湖倒得小心一點！」

司馬城目光一盛，脫口道：「崔叔叔，那個崔一海豈不是也戴了個面具？」

崔一山頷首。「大概他們是同爲一個神秘組織吧！」

司馬城年紀雖輕，但頭腦思路頗靈活，他又看出了一個疑點。「那個崔一海說話爲什麼故意揑腔？難道他是咱的熟人，怕咱會自聲音聽出他的身份？」

崔一山打了一個寒噤。「這倒不無可能，那人擅長的根本也不是劍法！」

「對！」司馬城也有同感。「他的劍法果然十分蹩扭，假如使刀反而會較爲順手！」

崔一山嘆了一口氣。「老朽却怕這些人會在暗處傷人，賢侄今後眞的一定要小心戒備，免遭不測！」

司馬城身子一抖，嘆息道：「最令人可怕的是咱們根本不知對方的眞實臉貌！這又如何防範？」一頓又道：「這些人會否是趙家莊的人？」

崔一山心頭一跳，脫口道：「不會吧，趙容國似乎不是這樣的人！」

司馬城却虎地站了起來道：「大有可能！」

崔一山截口問道：「賢侄據何下此斷論？」

「那個自稱『無可奈何』的莫史刀，其名不是大有奇怪之處？莫史刀便是不使刀，趙家出名的便是掌與刀，趙容國不是號稱『鐵掌金刀』麼？」司馬城越說越快。「莫史刀以及崔一海的左掌都是刀中夾掌的路數，除了趙家之外尚有何人！」

崔一山也禁不住站了起來，轉了幾個圈子之後，才緩緩地道：「老朽不敢說賢侄的分析沒有道理，但去年歐陽長壽及其兒媳被殺，表面上也不是證明令父子的嫌疑最重的麼？結果如何？」

司馬城心頭一冷，重新坐回椅上。

崔一山續道：「依老朽之見，咱還是待取了確實的證據才好行動！」

司馬城喟然道：「只怕到那時候，小侄早已身首異處了！」

「你說趙家是怕你報仇才先下手爲强麼？」

司馬城咬牙道：「必是如此！」

「依老朽看，趙容國不是這種人！」

司馬城問道：「他是個怎樣的人？」

「火暴的脾氣，愛憎分明，絕不會做些暗箭傷人的事，雖然這人喜擺架子，但行爲却光明磊落！」崔一山道：「還有一點，莫史刀一早根本不是要對付你，他要對付的是雲燕十八騎，所以你的理由便不能成立。不過現在你已成了他們的殺害對象，在他們眼中無疑已與雲燕十八騎等量齊觀！」

司馬城頭腦逐漸冷靜，細想之下，覺得崔一山說得大有道理，便幽幽地嘆了一聲：「若非趙容國，又是何人？」

「老朽不敢妄猜，賢侄不如去問一問沈神捕！」

「小侄現在家破人亡何來的聘金？」

司馬城道：「小侄雖然相信沈神鷹之能，不過小侄決定去邯鄲卓家找卓湛商量一下，也許能找出什麼綫索來！」

「這倒也是個辦法，老朽橫豎沒事，便跟你走一趟吧！」

「如何使得？小侄豈敢麻煩叔叔！」

崔一山哈哈大笑，說道：「這又如何不使得？」

家變

卓湛一馬當先而馳，馬蹄敲打在石板上，得得地响着。

馬匹剛在大街上衝了十多丈，便有個毛頭孩子高聲叫道：「好啦，卓大哥回來啦！」街邊的人羣也似起了一陣騷動。

卓湛認得他是隣居的一個孩子，便含笑道：「小吉子你好！」同時把馬勒住，他背後的弟兄也紛紛把馬拉停。

那個叫做小吉子的青年，結結巴巴地道：「好……卓大哥，你，你……」

卓湛詫異地問道：「小吉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唉，家內少了柴米什麼的麼？」

小吉子一張臉漲得通紅。「卓大哥，你，你快回家看看，你爹爹，他……」

他一口氣似喘不過來，卓湛却也不再問他，一挾馬腹潑風似的望家門馳去。

卓家的莊院頗大，莊外一片空地，可停車馬，卓湛一到門前，一顆心登時冷了，門外冷冷清清看不到人，大門上的簷下掛着二個殘破的紙燈籠，在風中搖曳，他叫了一聲：「爹，不孝孩兒來了！」未待拍開大門，便踰牆入去。

牆內是個庭院，一個老蒼頭聽見聲音正急步奔來開門，冷不防幾乎跟卓湛撞個滿懷，一抬頭，目光登時一亮。「少爺，你回來了？」

「長福，老爺怎樣啦？」

長福神色登時一黯。「少爺，您，您來遲了，老爺，他已過世半年多啦！」

「什麼？長福你說什麼？」卓湛鐵爪似的五指抓着長福的手臂。

長福忘了疼痛，也忘了掙扎。「老，老爺過世了！少爺千萬要節哀，不要弄傷

了身子。」

卓湛長長吸了一口氣，沙啞地道：「老爺得了什麼病死的？你們怎地沒去請大夫？娘呢？」

「老爺不是病……病死的……是被人殺死的！主母也同時遭難了……」

卓湛眼前一黑，幾乎栽倒，但霍地放下了長福，向內堂衝入去。

一進廳堂便見到一座靈堂，看那些白幔已微發黃，證明這座靈堂已放了一段日子。靈牌上刻的正是他父母的名字，卓湛霍地跪倒在地上哭了起來。

哭聲驚動了內堂的人，不一會兒便見幾個婢女扶着一雍容華貴的婦人出來，背後跟着一個少女。

那婦人看了他一眼，低聲喊道：「湛兒，你回來了麼？」

卓湛抬起頭來，叫道：「二娘，我爹及娘是怎樣死的？」

那婦人眼圈兒一紅，半晌才道：「給一個强盜殺死了。」

「什麼狗强盜？二娘快告訴孩兒，孩兒立誓提他的頭來拜爹爹的亡魂。」

那婦人找了一張椅子坐下，未曾開口，兩行清淚便沿腮而下，一會，才低頭舉袖把它拭去。

卓湛轉頭道：「菁妹，你快些告訴愚兄！」

那少女眼圈兒也紅了，喊了聲大哥，才抽抽泣泣地道：「爹跟大娘是被一個穿黑衣的强盜殺死的，他臉上幪着一塊布片，沒人知道他長得什麼模樣……」

卓湛又長長吸了一口氣，自地上站了起來，一回頭只見長福帶着他的兄弟都進來了。

卓菁連忙半轉過身子，以袖掩臉。卓湛道：「二娘，這都是孩兒的弟兄，他們都有一身武藝，孩兒就不信不能把那狗强盜抓回來！」

那婦人連忙跟郝二等人點頭爲禮，司徒三點燃了一束香，衆人都一列排開跪下叩了三個响頭。

擾攘了一會，婦人才把當夜的情況說了出來。

原來卓湛的父親名康福，娶了二房妻妾，大妻蔣氏生下卓湛，小妾祝氏生了個女兒。卓家是邯鄲的首富，平日樂善佈施，頗有德譽，而一家人亦相處得頗爲融洽，家人從未聽見蔣氏及祝氏有任何口角，也因此卓湛及卓菁對兩個母親一視同仁。

卓湛自小便不好讀書，整天磨着父親請了好些教頭來家教他揮拳舞刀。卓湛也頗有學武的天份，雖未經名師指教，但却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十八九歲在城中頗有點名氣，更兼他爲人頗有俠義之風，雖是紈袴子弟人緣却甚佳。

二十歲那年他便出外闖盪，結識了一干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在月下結盟，組成了雲燕十八騎。這十八人家裏都有點錢，平日行走江湖，嘯傲河山，行俠仗義樂也融融，漸漸便闖出了一點名頭。

那次卓湛離家後三個月，一個晚上却來了個幪臉强盜，直撲入卓康福的書房把他殺死了，又再去內堂殺死了蔣氏，大概因爲手脚不太俐落，讓蔣氏尖叫了一聲，驚動莊內的莊丁，便點起火把找將過來，那强盜殺了人後，偷了一批首飾銀子便踰牆而去。

那干莊丁只驚鴻一瞥看到他一眼，便眼睜睜看着他飛牆走壁逸去。

事後卓家清點一下，發現金錢的損失甚少，但却丟了兩條命，自是十分悲慟，停柩了好幾天，找不着卓湛，只好先把其安葬了。

卓湛聽了之後，問道：「莊丁們在什麼地方看到那强盜的？」

卓菁道：「就在大娘房外，那人一跳便躍上屋頂，接着又跳過牆頭出去了。」

「湛兒，當時站在强盜最近的是池季，你要問問他麼？」祝氏問道。

卓湛立即回頭道：「長福，你替我傳池季來一下。」

長福連忙下去，不一會兒，不但池季跟着長福走來，後面還長長地跟着一干婢僕，都是來向卓湛叩頭請安的。卓湛跟他們略一點頭，便問道：「池季，那夜你跟那個强盜打過照面？」

「是的少爺，不過那個强盜臉上幪了塊黑布，小的看不到他的臉！」池季恭敬地道：「少爺要是不信，可問問他們！」

他背後的幾個莊丁都同時道：「稟少爺，那個强盜臉上的確幪着一塊黑布。」

「在什麼地方見着的？」

「就在大主母房外碰見的，小的正想破門入去看個究竟，不想房門便打開了，接着那個强盜便奔了出來。」

「你們是聽見大主母的叫聲才趕去的嗎？」

「是。」

郝二突然插腔道：「由聽到你們主母的叫聲到趕去時，有多久時間？」

池季臉上一熱。「大概有三四盞茶的工夫，因爲小的還得召集人手，以及找些傢伙才去。」

「三四盞茶？」郝二說道：「也很快嘛！」

卓湛沉聲說道：「快說，到底是有多久？」

池季聲音一變。「小的也記不淸，當時大家都是亂哄哄的，少爺又不在，小的們……也許是四五盞茶的工夫吧！」

「該死！眞是飯桶！四五盞茶十個人也死光了。」

郝二又問道：「你們聽到令主母的什麼叫聲？她叫些什麼？」

池季道：「小的聽見大主母叫：有强盜呀！小的便連忙叫醒小壽子他們一同起床查看。」

「那是什麼時分？」

「大概三更吧！」

郝二緩緩地道：「你們再想一想，還有其他什麼綫索麼？」

一個婢女道：「奴婢隱隱約約地還聽見主母說：不知道！」

卓湛目光一亮，脫口問道：「眞的，你沒聽錯？」

那婢女想了一下。「那時候小婢剛被大主母的叫聲驚醒，便聽見這句話了，也許，也許小婢精神恍惚聽錯了也未定。」

郝二突然問道：「那夜你睡在什麼地方？」

「小婢睡在羣星樓靠淸心閣那裏。」

原來卓家莊佔地頗廣，莊內建了不少房舍樓宇，羣星樓是婢女居住的地方，蔣氏居在淸心閣中，祝氏及卓菁却住在明月閣裏。

「那天誰睡在淸心閣內？」卓湛看了那些婢女一眼道。「有沒有聽見聲响？」

一個中年婢女低頭道：「奴婢睡在主母的隣房。」

卓湛臉色一沉。「你怎地反而聽不到主母的叫聲？」

「啓稟少爺，奴婢睡到半夜忽被一陣風吹醒，接着覺得腰上讓人戳了一指，便昏昏迷迷睡去，直至次夜才醒來……奴婢什麼都不知道……」

卓湛嘆了一口氣，揮手叫她退下。「家中還有什麼損失沒有？」

「這個倒沒有。」祝氏接答道：「書房中你爹那些寶貝古董一件沒少，只是你娘的一些私房及首飾不見了。」

郝二沉吟了一下，問道：「可有看見那人用什麼兵器？」

池季等人都搖頭，卓湛心頭一動，又問道：「老爺及大主母死時可曾有血？」

池季說道：「這倒沒有，聽衙門裏的梅捕頭說，那是讓人點了……點了什麼穴道的。」

卓湛忖道：「這麼看來，這强盜的武功可眞有幾下子了！」

郝二却道：「這人武功既然這麼高强，爲何只取了一些首飾及銀子？嗯，這以後可再有發現那强盜再來麼？」

衆人又齊聲答未曾發現。

卓湛揮手叫他們退下，然後轉頭問道：「二弟，你看出那人是什麼來路麼？」

郝二苦笑道：「小弟怎能猜得出？江湖上能够打穴制人死命的人多如恒沙，這，這可不好辦……」

祝氏垂淚道：「湛兒，你爹死後，梅捕快曾經來過，你不如跟他商量一下。」

卓湛一掌拍在大腿上，失聲道：「孩兒怎地未曾想及！」揚聲道：「長福送五十兩銀子給梅捕頭，請他今晚來一趟。」

長福應了一聲自去準備了。

× × ×

卓家莊後花園有個水池，池旁建了個水榭，叫做觀月亭，今夜雖然沒有月，但卓湛仍在這裏欵待梅捕頭。

梅捕頭今年才三十出頭，不過因爲破了好多宗案子，在城中幾乎是婦孺皆知的人物，卓湛跟他交往也已有幾年了，因此談論起來倒是沒拘沒束。

卓湛喝了三杯便道：「梅大哥，我爹及我娘的案子你有什麼綫索沒有？」

梅捕頭單名一個典字，他嘆了一口氣道：「卓兄弟，這件案子不用你吩咐愚兄早就替你暗中查了好幾趟，包括事發當天城中客棧的旅客，以至附近的幾個慣犯，愚兄都已查過，却找不到一個值得懷疑的人來！」

卓湛雙眼一睁。「這麼說來，卓家這宗血仇豈非無法得報？」

「這宗案子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梅典喝了一口酒，道：「愚兄認爲這不是一件普通的刧案！」

「那又是什麼？」司徒三在雲燕十八騎中，素有智囊之稱，聞言即道：「可否請梅兄發表高見？」

「高見不敢，嗯，卓兄弟難道也沒有懷疑那人爲何放着值錢的古玩不偷，却去你娘房中偷那些銀子首飾？」

司徒三道：「不瞞梅捕頭，小弟早巳覺得奇怪，只是猜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因爲卓伯父及卓伯母都不是武人，按說不會有什麼仇恨才對！」

梅典看看左右，把聲音壓低。「那强盜對貴府的一草一木似頗熟悉，試想一下，府上房舍櫛次鱗比，他憑什麼一下子便能找到書房以及令堂的寢室來？」

司徒三脫口道：「莫非出了家賊？」

卓湛雙眼圓睜。「梅大哥的意思是認爲敝家有人跟强盜暗通聲氣？」

梅典忙道：「輕聲一點，這只是愚兄的懷疑而巳，而且對方臨走時把令堂的一些私房錢及首飾捲走可能也只是一堆故佈的疑雲。」

司徒三道：「梅捕頭肯定對方不是爲錢而來的了？」

卓湛却道：「梅大哥你認爲寒舍中誰最值得懷疑？」

「這個梅某倒不敢說，因爲手頭上完全沒有證據！」梅典咳了一聲。「嗯，你二娘平日跟你爹娘的感情如何？」

司徒三眼皮一跳，轉頭望向卓湛，卓湛却毫不變色地道：「二娘跟我爹娘的感情一向很好。」

「如何好法？」梅典眼光灼灼地望着他。

「我爹對二娘比較寵愛一點，我娘也沒呷醋，經常唸經禮佛……嗯，倒是我二娘頗爲體貼我娘，經常過去探望她。」

梅典喃喃地道：「你爹寵愛你二娘，你二娘却體諒你娘，咳咳……」

卓湛忙道：「我娘生性沉靜，喜愛獨個兒沉思，除了小弟之外，就算是我爹，她也很少跟她說話，她生性平和，絕不會與人結怨。我二娘心懷廣闊，對小弟也一向視如已出，小弟小時還經常讓她抱去睡呢！就說我妹子也一向甚尊重我娘！」

「這樣說來，卓兄弟對你二娘倒很信任？」

「無論如何梅大哥這個……小弟是絕不贊同的！」卓湛斬釘截鐵地道：「除此之外，梅大哥認爲誰最有嫌疑的可能？」

梅典苦笑道：「現在愚兄倒不敢再胡言亂語了！咳，除此之外，愚兄也的確想不到誰有嫌疑！令堂誠心禮佛，足不出戶，令尊除了去收租之外，都關在家裏讀書，這種幾乎與世無爭的人會有什麼仇人，愚兄眞的想不出來。」

氣氛登時沉默起來，三人低頭喝着悶酒，外頭風雖大，這裏却不甚受到感染。

梅典目光從園牆掠過，低聲道：「那人的武功，咳，不是愚兄看輕兄弟你，實在比你我都要高出艮多！」

司徒三問道：「梅捕頭據何而下此判語？」

「牆高三丈，彼能一掠而過，試問你我誰能臻此！」梅典目光更加飄渺，「也因此，愚兄對這宗案子就更加如墜五里霧中了。」

他喘了一口氣道：「若說對方是爲了手頭不便，跑來發點財，憑他的武功絕對

用不着殺人，隨便一指制住令尊或令堂的痲穴，還不是可以爲所欲爲……」

沉吟了好一會，又道：「依愚兄之見，卓兄弟家中不乏金銀，何不聘請沈神捕來調查？」

卓湛目光一亮，想起司徒城之言，拍了一下大腿。「小弟怎地沒想到他！嗯，不知沈神捕現時在何方？」

梅典含笑道：「假如卓兄弟眞的要想聘請他老人家，這事便包在愚兄身上。」「如此便拜託了，希望梅大哥辛苦一下。」

「那裏那裏，這些年來愚兄頗得卓兄弟關照，愚兄一向無功而受祿，這一次好歹也得替兄弟盡一點心意！」梅典仰頭喝了一杯酒，推席而起。「事不宜遲，愚兄也得回去了！」

卓湛也不再挽留，送至大門便自回到靈堂過夜。

過了幾天，梅典便來報說沈鷹經已答允接辦這件案子，現正從洛陽趕來此地。

卓湛大喜，便與雲燕十八騎等人在家安心等待沈鷹到來。

不想，沈鷹還未曾盼到，司馬城及崔一山却先到了，卓湛喜出望外，連忙吩咐下人準備筵席，這才把崔一山及司馬城迎入廳中。

剛分頭坐定，門公忽又來報：「稟少爺，外面有個姓沈的客人自稱是少爺請來的……」

崔一山道：「說曹操曹操便到，來的怕是沈老鷹！」

卓湛大喜，忙道：「快打開中門迎接，兄弟們也請跟愚兄一齊去迎接。」

雲燕十八騎對沈鷹之名也是景仰已久，當下滿心歡喜跟着卓湛出莊。

神捕剖疑案

中門早已打開，崔一山急走一步與卓湛並肩而行。

門外站着兩個人，一老一少，那少的一身白衣如雪，生得俊秀無比，彷似潘安再世，老的臉上刻着幾條皺紋，一身灰衣風塵僕僕，腰上扎了一條灰布腰帶，上面插了一根形式古怪粗大的旱烟桿兒，這根烟桿長滿了疙瘩結節，跟主人倒也相配。

若非他那頂禿頭，以及雙眼開闔之間精光外溢，誰敢相信這個糟老頭便是大名鼎鼎的「神眼禿鷹」沈鷹沈神捕？

雲燕十八騎看了都是心頭一涼，幸而沈鷹的身材十分高大，眉目臉龐不怒自威，這才有幾分相像。

沈鷹一眼見到崔一山，不覺一怔，脫口問道：「崔老弟，你怎地也在此處？」

沈鷹比崔一山大一個月，一向稱之老弟。

崔一山笑道：「小弟也是剛到，呶，讓老朽介紹一下，這個便是名震江南的神捕沈鷹，這個便是此間的主人雲燕十八騎的老大卓湛，卓少俠！」

卓湛人雖耿直，但在父親陶薰下爲人倒頗有禮。心中雖然失望，但仍恭敬地道：「晚輩卓湛歡迎沈神捕大駕光臨，前輩盛名，如雷貫耳，早想前往拜候，只是神捕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沈鷹嘿嘿笑道：「只怕見了面倒令你大爲失望。」

卓湛臉上一熱。「豈敢豈敢，請前輩及這位英雄入廳侍茶！」

喝了一杯茶後，沈鷹便悠悠地抽起烟來，他吐了一口的濃烟，問道：「崔老弟，你來此作甚？」

崔一山指一指司馬城。「老鷹還認得他麼？」

這一年來，司馬城餐風露宿，不但人成熟老成得多，而且皮膚黝黑，和以前大不相同，沈鷹一時竟認不出來。

司馬城忙道：「晚輩司馬城，神捕不認得了？」

沈鷹哈哈一笑。「想不到一年變化這麼大，這一年來你去了那裏？」

司馬城看了卓湛一眼，這才把跟雲燕十八騎相識的過程，以及跟莫史刀結怨，遭崔一海刺殺的事說了一遍。

崔一山接道：「小弟本勸他去找你，不想在這裏碰上了你，倒是巧得很。」

沈鷹笑笑，轉頭道：「如今輪到你說了。」

卓湛也連忙把遭遇說了，沈鷹問道：「你想老夫替你查那一件案子？」

「兩件都查！」卓湛道：「第一件是殺先父母的兇手，第二件是追殺晚輩兄弟的兇手以及那個莫史刀的底細。」

沈鷹點點頭，架起腿來用烟桿敲在鞋底上。「老夫答應你，詳細情況還得再問問你。」

「至于費用若干全沒問題，晚輩雖不敢說富可敵國，但幾十萬兩銀子絕不成問題。」

說着下人已把酒席設好，卓湛便請他們入席，席上話最多的數崔一山，次爲卓湛。

吃了飯後，沈鷹問道：「貴宅什麼地方比較清靜的？」

卓湛道：「請前輩跟晚輩來！」

「且慢！」沈鷹道：「崔老弟，司馬侄子，司徒三以及令妹，還有，快叫人去請梅捕頭過來一趟。」

忽聞背後有人叫道：「不勞大人相請，小的已不請自到！」

卓湛抬頭一望，喜道：「梅大哥來得正好，咱到觀月亭再詳談吧！」

觀月亭早設了一張八仙桌，坐着八個人。池上的蓮花早已枯萎了，白楊樹也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枝，一片殘景。

沈鷹又敲燃了烟絲，抽了一口，道：「莫史刀的事暫且不說。梅捕頭，老夫聽說你頗爲能幹，老夫想先聽你對這件案子看法！」

梅典目光一亮，心頭暗自得意，便把他那天對卓湛所說的話復述了一次。接着沈鷹又問了卓湛，卓湛坦然地道：「晚輩只能說二娘絕無殺害我爹娘之理！」

沈鷹道：「老夫並沒說懷疑她。」轉回頭對卓菁道：「卓姑娘，當夜你宿在何處？」

「小女子跟家母宿在明月閣。」卓菁低着頭道。

「你大娘尖呼時姑娘可曾聽見？」

卓菁道：「小女子是在池季他們經過明月閣時才被驚醒的！」

「令尊那夜宿在書房？書房又在何處

呢？」

卓菁道：「家父的書房便在明月閣附近。」

卓湛接口道：「書房、明月閣及清心閣成一直綫，明月閣在中間，書房在左，清心閣在右！」

沈鷹接着又再問了司馬城幾個問題，便道：「卓家這宗命案發生在莫史刀找你們霉氣之前，而這宗命案絕非普通的刦殺案，有幾個疑點，剛才梅捕頭都已說了，現在老夫只補充幾句，兇手到書房殺死卓康福，不到明月閣行兇或行刦却跑到清心閣殺害蔣氏，證明了一件事！」

他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沉聲道：「證明兇手來此只是爲了殺卓康福及蔣氏，絕非爲了搶刦什麼財物！」

司徒三道：「但當卓伯母發叫到池季他們趕到那裏，這中間最少也有五六盞茶的工夫，也許更多，兇手若只爲了殺人似乎用不着花這麼長的時間！」

卓湛道：「大概他殺了人後又在搜索家母的首飾！」

沈鷹道：「只那些首飾及私房錢根本用不了這麼長的時間，所以老夫另有看法，不過暫時還不能說出來……」抬頭一望天色，時近黃昏，天色灰暗，北風突然猛烈了起來。

「老夫初步判定是兇手很有可能是莫史刀，或者是他同黨，不論是殺死卓康福夫婦，或者狙殺雲燕十八騎，都只是爲了相同的目的，自然這也只是一種推測，是否如此尚待事實證明！」

卓湛道：「但先父從未出過遠門，他們又怎會與人結怨？」

「原因老夫尚未推敲出來！不過，武林中的兇殺却不一定要有仇怨才會發生，去年易白爲何要殺死歐陽長壽的兒媳？他們之間何嘗有仇恨？假如只在這方面打圈，很多案子根本都破不了！」

沈鷹說罷又抽起烟來。「至於行刺司馬賢侄的那個崔一海，不但是莫史刀同黨，而且很可能便是他本人！」

崔一山脫口道：「老鷹你這又憑什麼下這個判語？」

沈鷹吐一口濃烟。「這人的名字——崔一海，肯定是胡謅，這必無疑問，莫史刀能够戴着人皮面具，難保他沒有第二張、第三張，他再化個崔一海又有何難？」

司馬城接道：「前輩如此說，晚輩還是不能明白，尚請明言以解晚輩茅塞！」

「很簡單，老夫是由他的名推測出來的！」沈鷹得意地道：「莫史刀便是莫使刀的諧音，爲何會叫莫使刀？因爲他要提醒他自己不可把刀法使出來，否則便會露出身份來！」

一直未曾開口的女扮男裝的雲飛烟突然接道：「而崔一海雖然用劍，却以刀法使出來，證明他本身也是個刀法大家！所以頭兒便由此懷疑他們是同爲一人了！」

沈鷹含笑道：「還有一點，他們兩個的左掌威力同樣十分凌厲，照崔老弟的描述這人的功力跟崔老弟也只在伯仲而已，既如此，若非他早已了解司馬侄子的深淺，豈會三招兩式便幾乎制司馬侄子於死命？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司馬城目光一盛，道：「對，在他是知己知彼，而晚輩却一直認爲他是另一個人，所以幾招後便着了道兒，不過那個莫史刀的功力也非同小可，侄子與之比較還是相差頗遠！」

沈鷹「篤」地一聲磕掉烟灰，站了起來，道：「趁現在還未到晚飯的時刻，請卓少莊主帶老夫到令尊的書房及令堂的寢室看一看！」

卓湛道：「不如待吃了晚飯再……」

「老夫素來決定了一件事之後都不喜歡更改！」

崔一山深知他的脾氣，連忙也推座而起。「中午那頓飯，吃得實在太飽，去看看也好！」

卓湛只得帶路，雲飛烟跟卓菁在最後面，問道：「卓姑娘可曾有習過武？」

卓菁臉上一紅，不敢看她，輕聲道：「家父不許奴家習武，奴家只學針刺及習字。」

「姑娘倒也多才多藝！」

卓菁臉如彩霞，舉袖道：「公子謬讚，奴家……」

說着已走進了一排房舍中，此地中間另有一個花園，中間一字橫排是三座小閣，這便是清心閣，明月閣以及一座暖閣。卓康福的書房便設在暖閣裏。

一干人魚貫走入暖閣，雖然卓康福已不在世，但裏面仍然打整得異常整齊。

卓康福的書房異常之大，藏書亦頗豐，另一端靠牆有個酸枝木架，上面擺設了不少古玩。正面牆掛了不少前朝名畫。

沈鷹眉頭一掀，心中頗覺詫異，便問道：「卓公子，尊府是書香世家？」

卓湛臉上一熱，道：「這個晚輩倒也不太清楚，祖先的事先父母從不提及，不過先父年輕時却是個失意的舉人，後來才改爲營商。不過多年前也把生意結束了，買了些田地產業靠收租過活！」

「哦？令尊以前做什麼生意？」

「開糧店及布莊。」

沈鷹仔細地觀閱起來，心頭疑雲更盛，架上的古玩無一不是價值驚人的寶物，兇手爲何不隨手取之？他突然想起了梅任放的事來。

梅任放是梅莊莊主，人稱賽孟嘗，樂善好施，任何人到梅莊都有求必應，把偌大的一份產業終於吃盡，爲了「保持晚節」，梅任放竟然四出刦財以維持梅莊的開支，結果因爲所偷的都是金銀通貨，對銀票珠寶全不沾手而讓沈鷹破了案（事見本故事之二：「虎父犬子」）。

「莫非兇手的身份跟梅任放相同？」沈鷹心中暗自尋思，口上又問：「令尊當夜死於何處？」

卓菁回答道：「先父死時就伏在書桌上。」

「書房內的東西有否被人動過？」

卓菁道：「事後小女子等檢視過，既未發現有物遺失而且東西仍放在原位！」

沈鷹眉頭一皺，道：「請帶老夫到令堂住處看看！」

卓湛連忙又帶他們到清心閣。這閣子二層樓，樓上是個佛堂，樓下一個小廳，兩旁各有一個廂房。

卓湛打開一個廂房的門，道：「先母生前便居住於此！」

沈鷹道：「掌燈！」

卓菁立即點了盞油燈遞與沈鷹，沈鷹提燈入房。抬眼一望，這房子並不大，靠牆放着一張大床，旁邊放着一個大櫃子，另外就是一張梳粧桌子。

「令堂死時在床上？」

卓菁道：「是。不過大娘的一對脚有一半却露出床外！」

「事後有什麼發現？」

「櫃門打開，地上有些衣物，大概是那個强盜翻箱倒櫃時不小心掉下的！」

沈鷹道：「多點幾盞燈，把箱櫃都打開來！」

卓湛連忙把木箱木櫃都打開來，沈鷹立即檢視起來，看了一會兒，沈鷹輕聲道：「你們可曾知道令堂是否藏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卓湛搖頭道：「先母淡泊名利，視黃金如糞土，豈會藏什麼貴重物品！」

沈鷹沉吟了一回，沉聲道：「卓公子，老夫可能會再來此地搜索……」

卓湛忙道：「神捕什麼時候來都沒問題，等下晚輩便把鎖匙交與大人！嗯，現在請各位到前廳用飯！」

當衆人離開清心閣時，天色早已黑齊了。

× × ×

晚飯之後，沈鷹便返回客房中沉思，旁邊還坐着雲飛烟，崔一山及司馬城。

雲飛烟突然道：「叔叔，剛才您沒發覺一個疑點？」

沈鷹眉頭一掀。「什麼疑點，你且說來聽聽！」

「卓康福爲什麼不把他卓家祖上的事告知他兒女？難道他上代有什麼隱秘？」

「剛才老夫已想問他，但回心一想，他父親不告訴他，他又何從知道？」沈鷹道：「老夫推想卓家的上代必定與某個武林人物有某種關係，現在可能有了變化，所以對方便派人把他夫婦殺死！」

崔一山道：「是派人來的？」

「可能。」沈鷹又抽起烟來，「莫史刀只是個執行者，幕後另有指使人，否則他的外號豈會叫『無可奈何』？再根據莫史刀的行爲，證明他不是個自願者，只是無可奈何地聽人命令！」

司馬城道：「神捕現在已否猜出莫史刀的眞實身份？」

沈鷹不答，轉頭對雲飛烟道：「飛烟，你明天在城中打聽一下卓家的底細！」

「問一問梅捕頭不就知道？」

「梅典調來此地只六年，他應該亦不很清楚，還有，蕭穆假如來了，叫他先歇在城中，不要來此！」

× × ×

天還未亮，雲飛烟便出去了。

卓家莊附近有一個磨坊，店前坐着一個老頭在賣豆腐，看那老兒沒有七十也有六十多歲了，雲飛烟心頭一動，便兜了一圈，然後再向那磨坊走去。

那老頭抬頭望了她一眼，知她不是自己的主顧，便又低着頭打瞌睡了。

雲飛烟取了塊碎銀拋了過去，那老頭聽見聲响，雙眼一睜，挪開經已凹了下去的嘴角道：「公子，要，要買多少？老朽沒這麼多零錢找贖。」

「我不買豆腐，只想叫你今早不用再賣啦！這些豆腐你留着自吃吧！」

那老頭睜大了雙眼，一張嘴巴闔不回來。「公子，公子……」

雲飛烟輕輕一笑。「老丈在此城已有多久？」

「老朽自小在此長大。」

雲飛烟大喜，忙道：「少爺有些話要問你，你趕快關店吧，那錠銀子算是賠償老丈的損失！」她見老頭一副驚恐的神色，便又道：「少爺是來自衙門的！」

那老頭聽見衙門兩個字，手脚登時勤快起來，不一會兒便把店舖關了上來。

「請……請大人坐……待小的去倒杯茶！」

「老丈不要客氣，快請坐下！」雲飛烟不想再延誤時間，連忙拉了一張板櫈坐下。「老丈在這裏擺賣豆腐已有多久？家中尚有何人？」

「老朽在這裏賣豆腐已有三十年啦！老伴跟兩個兒子管家務及磨坊，老朽現在年紀大了，只好坐在這裏打點些輕便的活兒！」這老頭見他和氣，說話也流暢了起來。

「那麼卓家的情況老丈大概知道一些吧！」

老頭立即豎起拇指道：「卓莊主實在是個大善人，邯鄲城中誰人提及他不豎起拇指喝聲好的！」

「卓家做了很多善事？」

「田租收得少是一件，碰着窮苦的隣居有什麼病痛或短缺什麼的，未曾開口，卓老爺便派人送藥上門了，此外，築路修橋的事每一樣都少不了他的份兒！」老頭說起這回事，睡意全消，越說越起勁。

「依老丈看，卓家那一代做的善事最多。」

老頭一怔，脫口說道：「咱只見到卓康福及卓湛父子兩代人而已！其他的誰知道？」

這回輪到雲飛烟怔住了。「卓康福之前的人老丈沒見過？」

「卓老爺搬來本城居住也不過二十五六年左右而已！當時老朽還是親眼看着他們建屋的！剛搬進去不久，便產下卓少爺了！」

雲飛烟心頭一跳脫口道：「這樣說來，此地並非卓家的原籍了！不知他原籍在何處？」

老頭搖一搖那乾癟的腦袋，道：「這個老朽便不知道了，聽說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搬來的，平日也不見有什麼親戚串門子！」

「卓康福來此之後做什麼生意？」

「他先是開了一家糧行，後來又開一家布莊，生意都很好；可是卓少爺却不喜歡做生意，幾年前卓老爺便索性把店子結束了！」

雲飛烟想了一回，又問道：「祝氏在卓康福搬來此地多久才入門的？」

「卓少爺周歲不多久，卓老爺便多娶了一房啦！許是卓老爺平日積德，他的兩房妻妾從未聞有什麼齟齬，眞是享盡了齊人之福啊！」

「卓家只此一子一女？」

「蔣氏只生了個卓少爺，祝氏生了一

個女兒，大的那個五歲時不愼摔死，當時咱都替卓老爺不值，說是上天不公平！」

「卓老爺今年有多大歲數？」

老頭唏噓地道：「眞是上天沒眼，這樣的好人，五十未到便讓强盜……」

雲飛烟又想了一下。「本城有誰跟卓老爺來往較密的否？」

老頭想了一會，道：「東巷那個段財主跟卓老爺以前常有來往。」

「他們生意有來往？」

「聽說段財主以前中過擧，平日喜歡喝酒吟詩的，所以卓老爺便經常請他去家中看畫吟詩消磨日子，有時候段財主也有來回請卓老爺的！老朽這家舖子剛剛對正巷口，這裏出入的人都莫逃得過老朽的一雙老眼！」

雲飛烟又問道：「老丈可曾聽見卓老爺有跟城中什麼人結怨麼？」

老頭一臉的不高興，連聲道豈有這種事。「卓老爺十分平和，佃戶收成不好交不起租，跟他商量一下，從未聽見卓老爺拒絕的！」

雲飛烟看看再問不出什麼了，便向老頭辭別。

她出了門，不回卓家反而向巷口走去。大街上行人頗多，商店也多已開了門，十分熱鬧。

雲飛烟問了路便向街門走去。她把梅典找着向他交代道：「梅捕頭，假如蕭龍衞（蕭穆御賜的官銜）來此，請梅捕頭把他留住，然後派個人悄悄通知沈大人！」

「屬下遵令；不知雲龍衞尚有何指示呢？」

「不敢，想請梅捕頭帶在下到東巷走一趟！」

梅典插了佩刀便帶雲飛烟出去。東巷比卓家那條巷狹，房舍也較舊，原來此地是本城富戶的集中地，卓家那裏是暴發戶後來才發展的。

梅典抓着門環擊了幾下，大門便自打開了，露出一個老蒼頭的臉龐來，他一眼便認出了梅典，神情立時一呆。「梅捕頭，什麼風把你吹來？」

「段翁可在麼？」

「剛起了床在廳內品茶，梅捕頭要找他？」

「是，請通知一聲。」

「不用啦，請跟老奴進去吧！」

梅典也不客氣，招呼雲飛烟跟他進去，要穿過一個庭院，剛踏上台階，段財主便自發覺了。他跟梅典雖然見過不少次臉，但甚少來往，心中大爲詫異，連忙站了起來。「梅捕頭一早前來寒舍拜訪，恕段某失迎之罪！」

「段翁言重了，這時分梅某豈敢來打擾你，要找段翁的是這位御賜的侍刀龍衞！」梅典向雲飛烟一指。

段財主更是驚訝，顫聲道：「不知在下犯了什麼……？」

雲飛烟忙道：「段擧人不要瞎猜，雲某此次來拜訪是爲了一件事而來的！」

「請問是因何事？」

「嗯，聽說段擧人跟卓康福頗有點來往。」雲飛烟故意頓一頓，看看他的神色。「不知段擧人對彼的底細可曾了解？」

「不知雲龍衞所指何事？若是一般事情，在下倒是知道一二！」

雲飛烟輕咳一聲，問道：「聽說卓康福不是本城人氏，段擧人可知道他原籍何方？」

段財主略一沉吟，道：「有次卓老醉後對段某稱，他原籍是河南，至於是河南何處，在下不曾知道。」

「段擧人沒有問他？」

「當時段某確有問他，但他好似醒覺了般，便把話題岔開！」

「可知彼因何搬來此地？」

「這個卓老曾隱約對段某透露過，原因是爲了蔣夫人！」段財主道：「段某猜想蔣夫人大概喜歡搬來城中居住，卓老愛妻心切，也就甘願離鄉別井搬來本城長居了！」

「是因蔣氏才搬來本城的？」雲飛烟心念一轉，又問：「卓康福祖上的事你可知道？」

「段某曾經數次問及他都不答。有一次，他無意中透露說他出身寒門，在下便問他何來一下子發了達？當時他答稱：時來運到！」段財主尋思地道：「不過，卓老說這句話時，神情却沒有歡悅之色。」

雲飛烟心頭又是一動。「莫非他的財產得自蔣氏外家？」

「這個段某倒不知道！」段財主沉吟了一會，又道：「不過依理却沒甚可能，因爲假如卓老的財產得自蔣家，他豈能在新婚年餘便又娶了一房妻子？」

雲飛烟點點頭。「段擧人可曾發現卓康福有甚奇怪的言談？」

段財主想了好一陣，才道：「有一次，卓老對段某道有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裏却是另一回事，段某立即問之，他道比如和尚外貌四大皆空，實際上可能比一些普通人還要骯髒，一個大善人，他可能以前是個江湖大盜，段某以爲他喝醉了，一時感觸，也沒多問！」

「江湖大盜？」雲飛烟聲音不由提高。「莫非這是夫子自道？」

「非也非也，卓老的確是個無拳無勇的斯文人，他操行品尚十分清高，段某也往往自嘆不如，說他是江湖大盜這是萬萬無法想像的事！」段財主連連搖手。「雲龍衞問這些事是什麼原因？」

雲飛烟淡淡一笑。「卓康福被殺的案子，透着很多奇怪的事兒，雲某自要調查清楚，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否？」

段財主想了一下，道：「這倒沒有。不過段某還曾打聽到一件事，卓老跟蔣夫人本是表兄妹！」

「哦……祝夫人呢？她外家又是什麼人？」

「祝夫人是本城人氏，她父親是個秀才，在他女兒嫁後不久，便染上了癆症過世了，現在外家倒沒有了人！」

「原來如此。」雲飛烟道：「有關雲某來此的事，請段擧人不要宣揚出去！」說罷便跟梅典辭退。

一幅佛偈詩

沈鷹聽了雲飛烟的報告後，更加堅定自己的想法：卓康福及蔣氏必定與某個武林人物有關。

「卓康福假如不是江湖大盜，會不會是某個江湖大盜把贓物寄在他處，却讓他吞掉？這才使對方起了殺心？」沈鷹心中尋思着，便叫雲飛烟去請祝氏過來。祝氏聽說沈鷹要找她，先是吃了一驚，繼而便略梳洗一下，拉着女兒到客廳見沈鷹。

沈鷹叫他倆母女坐下，又吩咐雲飛烟把門關掉，這才問道：「老夫請夫人來此，只想問幾句話，請夫人寬心，也希望夫人能將所知盡量告訴老夫！」

祝氏輕聲道：「請大人問，民婦知無不言！」

「請問尊夫原籍何處？」

祝氏嘆了一口氣，道：「說來大人可能不信，外子的原籍民婦只知在河南而已，至於河南何處，民婦也不知道，外子從來都不提往事，也嚴禁民婦詢問！」

「哦？」沈鷹眉頭一皺：「天下間竟有這種事？」雙目烱烱地瞪了祝氏一眼，她雖然低下頭，却竟沒慌亂之色。

「這麼說來尊夫的往事，以及他是如何發跡的夫人也是不知的了！」

「外子的往事民婦的確不知！」祝氏頓了一頓，又道：「大人肯定外子的錢不是祖上傳下來的？」

沈鷹不答又問：「尊夫人的事，蔣夫人會否知道？」

祝氏一怔，嚅嚅地道：「這個民婦可不清楚了！不過梅姐跟外子是表兄妹，照理是會較清楚。」

「蔣夫人閨名怎叫？」

「蔣玉梅。她比民婦大三歲，假如不是因爲……今年她才四十五歲！」祝氏有點感傷地道：「梅姐生性沉靜平和，整天在佛堂裏唸經禮佛，唉，皇天……」

「夫人也未曾聽蔣氏提及往事麼？聽說夫人跟她感情十分融洽，難道她沒有告訴你？」

祝氏輕輕搖頭。「梅姐幾乎已如出家人，民婦有時找她，也只是談些佛門逸事，以及佛理，再不是便是談及兒女的事兒，她從來絕不提往事！」

沈鷹眉頭又是一掀。「尊夫跟她感情如何？」

這次祝氏想了好一會才道：「這件事民婦也不知如何形容，她們互相體貼關心，外子也經常去教她看些佛經，雖說梅姐也認得些字，但那些佛經深奧得很，所以梅姐經常要向外子請教……」

沈鷹截口道：「此乃極之正常之事，夫人爲何認爲難以形容？」

祝氏臉上稍熱。「自從民婦入門之後，外子便從不到梅姐處過夜，起初民婦還道外子是貪戀新人，也沒太留意，後來民婦有了身孕，便把他趕去梅姐處，外子倒也聽話，沒再來歪纏民婦，後來民婦才知道外子根本沒到梅姐處過夜，只宿在書房中……」

沈鷹及雲飛烟聽到這裏，精神都是一振。「後來呢？」

「後來民婦曾因此事詢問外子，外子笑而不答。民婦坐月時，有一趟，梅姐過來探望民婦，民婦便問梅姐是否因爲民婦，而跟外子鬧翻？她笑說沒這回事，還說外子娶民婦還是她的主意！」

雲飛烟忍不住問道：「夫人可曾問她原因？」

「民婦當時也是十分詫異，便問她原因。她說湛兒周歲後她本就想遁入空門，只是外子執意不肯，所以便在家中設了個佛堂帶髮修行，她說她身在塵世，心在空門，自然不能讓外子再觸及她的身子，所以才着外子再娶一房妻妾！」

雲飛烟訝然道：「既然她有心遁入空門，當日又何必下嫁卓老爺？」

祝氏嘆了一口氣道：「民婦何嘗不感奇怪，以此詢之，她說她是有了孩子後才興了這個念頭的，還叫民婦不要把這些事說出去，免得下人們瞎猜！以後民婦曾數度問及，她都以此答覆，梅姐對民婦母女都很關心疼痛，一有病痛便焚香在佛前唸經求菩薩保祐。」

沈鷹道：「尊夫對她又如何？不會受氣麼？」

「外子對梅姐言聽計從，非常尊重她，後來外子便隔晚到民婦處過夜，另一晚却宿在書房，他說梅姐那裏他不能去，但那晚也不該睡在民婦處，這樣才公平……」

「你不反對？」

祝氏抬起頭來。「民婦幼承庭訓，雖不敢說知書識禮，但自忖也非一般村女妒婦能及，這件事民婦也自贊成，何況民婦對梅姐也十分敬愛！」

「一夫數妾之事，老夫聽得多也見得多了，但像你們這樣三位一體的却是頭一遭聽得！」沈鷹嘆了一口氣。「蔣氏的原籍夫人諒亦不知了。」

祝氏道：「聽口音，梅姐跟外子十分相似，可能是同籍！」

「此地有誰是尊夫自原籍或別處帶來的奴僕麼？」

「一個都沒有，外子僱人或是買個使喚的丫環都是非本城人氏的不要！」

沈鷹心頭一動，脫口問道：「這是什麼原因？」

「外子說，本城人氏底細較清楚，咱家大業大有了個不蘊底細的人混在裏頭就難以高枕無憂了！」

「老夫問句唐突的話，尊夫的財產到底有多少？」

「民婦也不大清楚，連那些田地及產業……怕也有五六百萬両！」

「尊夫以前那兩家店子生意好嗎？賺了很多錢？」

「是的！兩家店子不但做零售的生意，也做批發，每年都有不少盈利，加上他又買了不少田地房舍收租，單靠這些租金，也够每年的開支了。」

「夫人還有什麼認爲值得告訴老夫的沒有？」

祝氏想了一會，搖頭道：「民婦想不起來，假如有什麼記起了，自會再來告知大人！」

「好，如此請夫人回去歇息！」

祝氏站了起來向他行了一禮，才拉一拉呆呆望着雲飛烟的卓菁一齊辭退。

沈鷹抽了一鍋烟，道：「卓家表面上是家普通的財主，原來竟有這許多外人難知的奇怪事兒！這案子假如能查出卓康福及蔣玉梅的原籍，便破了大半了，問題是沒人知道……偌大的一片河南又如何查得清？何況他原籍祖家可能也沒有了人……」

他喃喃說了一回，剛巧司馬城蔽門入來，沈鷹對他頗有好感，便叫他坐下。

「前輩查出點眉目沒有？」

沈鷹搖搖頭。司馬城又道：「江湖上除了趙家擅長掌中挾刀及刀中挾掌之技外，尚有何家有此本領，前輩，假如從這方面入手，不是可以縮少了調查的範圍？」

沈鷹讚許地望他一眼。「問題是有這種本事的人並不少，你先數數有幾家？」

司馬城道：「關西的容家有『刀掌雙絕』之稱，河洛的林大俠也有這手絕技，遼東金家，彭家的五虎斷魂刀也是刀中挾掌，還有被稱爲『刀如游龍，掌如奔雷』的『慈心大俠』駱峯駱大俠……」

沈鷹截口道：「你說的全是俠義道上的人物，還未包括黑道上的，這個範圍雖然已縮少了很多，但仍然不小……」

司馬城道：「依前輩之見又認爲如何呢？」

沈鷹道：「你又叫卓湛來一趟！」

司馬城不敢違命，便把卓湛找來。「不知前輩召晚輩何事？」

沈鷹道：「老夫想請雲燕十八騎做點事，不知公子可有意見？」

「前輩用得着他們正是咱們的榮幸！難道前輩已查出了兇手的身份？」卓湛顯得十分興奮。

沈鷹微微一笑，道：「老夫想請他們到令尊書房中讀書！」

卓湛一怔，脫口道：「他們犯了什麼事，前輩要懲罰他們？」

「老夫叫他們看書是爲了查案！尤其是令尊的筆記書信更不能放過！」沈鷹板着臉道：「因爲老夫想知道令尊原籍何處，這件事異常重要，絕不能看漏了！」

卓湛登時怔住。「家父的書信跟卓家的原籍以及兇手有什麼關係？」

「一個遊子無論他的心腸如何堅硬在筆記書信中難免會寫下感懷身世以及思鄉之情的字句，只要知道了令尊的原籍，這件案子的謎便解開一半了！」

卓湛道：「晚輩立即去！」

沈鷹回頭道：「司馬侄子你比較仔細，你跟他們去吧！」

司馬城應了一聲，也跟着離開。

沈鷹望了雲飛烟一眼，道：「烟兒，咱到清心閣看看！」說着抓起桌上的烟桿舉步出去。

沈鷹先到清心閣的二樓佛堂觀看，雲飛烟把窗子打開，又點了兩盞油燈，室內的光綫登時大亮。

沈鷹目光一落，心中登時詫異起來：「想不到蔣氏奉供的佛竟有這麼多。」

二樓就像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廟宇，分開三殿，中間放着一具巨大的漆金千手如來，右首供奉着十八羅漢，左首供奉的是福祿壽三星。

神案上，燈台香爐，木魚銅磬，簽筒信杯一應齊全。下面放了一張蒲團，樑上垂下了兩盞巨大的蓮花托底油燈。

靠牆裏是安了一個長木櫃，櫃上放滿了經書，尚有一串佛鍊。

沈鷹看了這一些，靈台彷彿也爲之一清，他在壁上摸了一陣，然後重新關好窗子，拾級下樓。

雲飛烟搶先一步把樓下小廳中的蠟燭點燃了。沈鷹道：「把她房中的東西全部搬出來。」

抽屜一個個抽了出來，木箱也一個個打開，櫃裏的東西也全搬了出來，傢具雖不少，裏面的東西却不多，大多是些四季的衣物及布疋日用品之物，看來蔣氏的生活的確十分清淡。

沈鷹看不出有什麼值得懷疑的東西，便步入寢室內檢視起來。

床上的被褥也已經被拿開，看來亦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沈鷹走向那具木櫃。櫃門洞開，抽屜亦已被抽掉，在火光下櫃裏的一切，幾乎一目瞭然，沈鷹目光一落，忽見櫃底有一物，幾與木同色，若非仔細，根本不能發覺，他心頭一跳，連忙把它取起，入手柔軟，這才知道這是一卷紙。

沈鷹立即步出房外，就着燈光把它打開來。紙是長幅宣紙，大概年期已久，經已發黃，不過紙上的兩行字還能清晰地展現出來。

「是情非情，靈台不明；
是緣非緣，苦海無邊。」

雲飛烟探頭一望，脫口道：「這是什麼？」

沈鷹目光再落，只見下面一行小字寫着：夜來思潮泉湧，不能成寐，因而憶而草此。●●玉梅×年×月。

沈鷹喃喃地道：「這是寫於二十年前的。」

雲飛烟指着那兩個●●的地方道：「叔叔，這是什麼意思？」

「這兩個黑點大概本來是兩個字，後來大概蔣氏認爲不甚妥當，才再把其塗掉了！」

「那兩個本會是什麼字？」

沈鷹擧起宣紙，逆光一照，搖頭道：「看不出來，不過，依理該是地名，如河南或洛陽之類的字！唔，這女人倒十分細心！」

「叔叔，蔣玉梅寫這兩句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句子是什麼意思？」

沈鷹把紙重新捲起，道：「這女人十分細心，說不定房中還藏有什麼未爲人知的秘密，咱再仔細搜一搜！」

房中各處幾乎都已搜遍，但却沒有再進一步的發現。沈鷹並沒有氣餒，他又把床板拿掉，床架沒有異處，床底下亦空空如也。

雲飛烟喟然道：「叔叔，看來不可能有什麼秘密藏在這裏了！」

沈鷹一聲不吭，拿出火刀火石點燃烟絲，抽起悶烟來。眼看一鍋烟經已燒盡，沈鷹仍沒放棄之意，雲飛烟却忍不住蹲下身收拾起放在地上的衣物。

沈鷹突然道：「烟兒，把床架拉開看看！」

雲飛烟抬頭一望，那張床一頭靠着牆。床架是以上好的楠木造成的，上面安了十八幅漆金木刻畫，好似木柵似的豎在左右及靠裏的床架上。

雲飛烟用力把床架拉開，這張床十分沉重，費了頗大的力氣，才把床拉開四五尺。

沈鷹蔽掉烟灰走至床後一望，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牆上有一個小洞兒，

因被床架上那些木刻所遮住，外面不能發覺，此刻拉開床架才露了出來。

沈鷹按住激動與奮的心情，叫道：「烟兒，拿盞燈來！」同時沉腰用勁再把床推開幾尺。

雲飛烟知道沈鷹必有發現，也是心頭亂跳，提了根蠟燭過來。

火光之下，只見那個壁洞一尺見方，深只五六寸，裏面放着一個扁扁的黃木粉盒子，沈鷹立即把它取了出來，低頭一看，小盒子還有個鎖，沈鷹右臂運起內勁，拇指及食指把它夾住，用力一扭，「拍」地一聲，鎖便斷了，沈鷹立即把那盒蓋掀開。

兩人同時把目光投下，盒子放的並非女紅香粉之類的東西，却是一具玉雕的笑佛像！

沈鷹不由「咦！」了一聲，連忙挾指把其挾了起來，一手只覺得冰涼無比，沈鷹把它拿到火下一照，只覺又綠又透，竟是一塊罕見的翡翠玉，雕工也極其精細神肖。

沈鷹與雲飛烟互望一眼，雲飛烟嚅嚅地道：「這尊佛像有什麼秘密？它怎會被蔣夫人珍藏起來。」

沈鷹把玉佛放回木盒裏，又把床放回原位，收拾好一切才離開。

出了清心閣，天色經巳暗了，沈鷹道：「烟兒，你去把祝氏母女以及卓湛找回來。」

不一會兒，祝氏母女及卓湛都滿臉詫異地入了客房。

「你們可曾見過這尊玉佛？」沈鷹打開木盒子把玉佛取了出來。

三人同時搖頭，卓湛道：「前輩這是從何處得來的？」

沈鷹淡淡地道：「在令堂的寢室中找到的，是放在一個壁洞中，老夫認爲這必是一件對令堂來說異常重要的東西，才會被她收藏起來！」

祝氏詫異地道：「梅姐爲什麼會把一尊這樣的玉佛珍藏起來？」

「老夫也未勘破出其中的關鍵！」沈鷹又把那幅字打了開來。「這幅字你們又可曾見過？」

三人又同時搖了搖頭，卓湛看了一眼，連忙問道：「這也是從先母寢室中尋到的？」

「對，這十六個字老夫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沈鷹心頭一動，話到口邊又把它嚥下。「這兩種東西老夫暫且收下，待破了案再交還你家！」

「無妨。」卓湛道：「前輩假如看出了什麼機密，請先告訴晚輩！」

沈鷹連忙答應，事實上他也有此意，那幅字上的「是情非情，靈台未明；是緣非緣，苦海無邊。」實在透着幾分奇怪，尤其是「憶而草此」之憶字更加令人莫測高深。

難道蔣玉梅在嫁與卓康福之前，另有情人？後來因爲某種原因才下嫁與卓康福？而這些字是她情人對她唸的？

是不是蔣家欠了卓家什麼，所以蔣玉梅在替卓家生了個兒子之後便準備遁跡空門？

那尊玉佛是她舊情人的信記？否則她又如何會把它藏在壁洞中？

而殺死她夫婦的人又是不是她的舊情人？

心頭一動，忽又想到：「也許這尊玉佛不是她情人的信記，而是她父母，也許某個高僧贈與她的！」一時之間，一顆心亂糟糟的。

「前輩，夜晚了，請先到大廳裏去吃飯吧，他們都在那邊等着呢！」卓湛輕聲道。

沈鷹收起玉佛及那幅字，說道：「好罷！」

席上衆人都紛紛忖測莫史刀的身份。

沈鷹開口道：「暗猜不是辦法！嗯，你們今天可有在卓莊主的書信中發現了什麼？」

司馬城道：「咱們分工檢視，現在巳把所有的藏書審閱了三分之二，不曾發現在這裏有什麼綫索。」

沈鷹皺眉道：「如此說來，還是得從莫史刀處下手打開這個謎！」

崔一山道：「老鷹，你認爲誰最有懷疑？」

「老夫未曾想過此問題！」

崔一山聽得一怔，問道：「那又怎樣下手？」

沈鷹喝了一杯酒道：「這個老夫自有辦法！」

卓湛忍不住又問道：「前輩有什麼辦法？」

「現在還未計劃好，老夫要對方親自送上門來，這就簡單得多了！」

「這計劃如何？」

沈鷹淡淡地道：「暫時還未能說。嗯，老夫飽了，要先回房歇一會兒。你們明天繼續檢查書房！」

請君入甕

三日之後，沈鷹便與雲飛烟在城中出現，又與官紳宴會應酬，晚上却宿在府台官邸裏。

次日，雲燕十八騎及司馬城等人也離開了，他們出南城門一路飛馳。

不久，城中便傳說沈鷹只看出卓康福夫婦之死有幾個疑點，但因爲找不到綫索，便不敢接案了……

卓公子準備到江南聘請江南總捕頭管一見渡江調查。

一時之間，城中一片議論，都是提及此事，更有人說蔣玉梅跟卓康福的關係很奇怪：夫妻不同房。

爲什麼會夫妻不同房，城中的人都各有各的看法，也因此這個話題便更多人爭論了。

過了兩天，沈鷹又帶着雲飛烟離城了，知州大人及判官大人等直送至十里亭才揮手離別。

沈鷹離開之後，城中的議論並沒有因此而減少，而卓家莊的人忽然不再在城中出現，即使是出來買菜的廚子也不敢在街上多作逗留。

× × ×

冬夜，北風更猛，邯鄲城入黑之後，便似變成了一座死城，人們一早便縮在被窩內尋找好夢。

卓家莊也靜得像沒人住似的，三兩的提燈巡夜的莊丁也是沒精打采地走着，邊走邊呵着僵冷的雙手。

在一切毫沒感覺之下，倏地一條黑影自圍牆外掠了入來，藏在一棵樹上。他辨認一下方向，便向內堂掠去。

天上沒月，幾盞半死不活的風燈，使莊院大部分的地方都處於黑暗中，那條黑影幾個起落便竄至清心閣前。庭院掛着一盞風燈，兩個莊丁提燈持棍在走廊上走過，黑影匿在假山後，未被發現。

那兩個莊丁一離開，黑影便掠上台階，接着伏在清心閣的門上貼耳聽了一回，然後輕輕用手掌推一推門。門沒動，原來上了鎖，黑影身子一陣顫抖，用力一扭，「啪」地一聲輕响，在呼嘯的夜風中並不太顯露。

鎖一斷，門便開了。黑影閃身入內，順手把門關回。

裏面一片黝黑，伸手不見五指，黑影點亮了火摺子，這才可看到他的臉貌，正是莫史刀！

莫史刀目光在周圍一掃，又把一把鋼刀抽了出來，躡手躡脚，剛登上樓梯走了一半，他又把火摺子吹熄，然後小心翼翼跑上閣樓。

閣樓上更靜，幾連風聲也聽不到。莫史刀肯定上面沒有呼吸聲之後，才再把火摺子點燃。

那些如來、羅漢在火光掩映下，突然變得猙獰神秘起來。莫史刀看了一回，重新下樓。

他先把小廳上的那半截蠟燭點燃，然後提火入蔣玉梅生前的寢室。

房內有點淩亂，顯然被人搜查過，莫史刀把櫃門打開，伸手在衣物中翻動起來。大概找不到心目中的東西，他又低頭彎腰查視床底。

就在這時候，他突然聽到外面响起一聲輕微的聲音，他雙眼在四周一掃，心頭忐忑，忽又聞外面傳來一陣沙沙的脚步聲，聽聲竟然不少人！

莫史刀大吃一驚，呼地一聲吹熄了火，同時把刀抄在手中，向大門掠去。

一拉之下，門竟未被拉開，他心頭驀地一沉，難道又被人鎖住了！

正在驚詫中，火光倏地一亮，莫史刀像豹子般跳了起來，鋼刀向後一劈，然後才轉過身來。

只見一個身穿一襲藍衣的青年冷冷地望着他，那青年把蠟燭放在桌子上，淡淡地道：「閣下讓在下久候了！」

莫史刀聲音發澀地道：「你是誰？你怎樣入來的？」

那青年緩緩把劍抽了出來。「在下蕭穆，伏在千手如來背後巳三天三夜了！剛才閣下扭斷門鎖時，在下便巳聽到了！」

莫史刀目光突然變得兇狠無比，緩緩地走前。

蕭穆道：「在下巳報了名，閣下何不取下面罩且讓在下覩一覩廬山眞臉目？」

「先吃大爺一刀，自會讓你如願！」莫史刀一話既落，鋼刀立即颼地一聲，迅疾無比地劈向蕭穆。

這一刀蘊力而發，連那火光也爲之一黯。

蕭穆長劍也幾乎同時出手，「噹」一聲清脆的兵器撞擊聲立即响起，蕭穆手臂一麻，想不到對方功力竟如此高强，不由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白光一閃，莫史刀的第二刀又疾快無比地劈將過來！

這一刀又使蕭穆大出意料，想不到對方那一刀力量用得那麼猛，而變招換式却仍然如此靈快！

急切間，長劍迴護不及，只得偏身閃開。也就在這時候，兩人同時聽到外面响起一道長長的「嘶」聲。

莫史刀一怔之下，鋼刀再度劈出！刀至中途，忽地一沉一側，再一圈巳改劈爲削，望蕭穆的腰際削去！

蕭穆十分鎭靜，長劍向下一架，「噹！」又發出一聲巨响，一蓬火星子立時飛起。

「閣下困獸猶鬥，豈是上策！」

「殺了你，卓家的人沒有一個能敵得住大爺三刀的！大爺又有何懼？」

「關門打狗，請君入甕，在下若非安排妥當，一切豈會如此？」

「關門打狗？」莫史刀突然失笑起來。「也許打狗的是大爺！閣下是作繭自縛，若非門巳被關住，閣下尚有逃生之機，如今只好祭祭大爺的寶刀呢！」

笑聲未落，莫史刀一刀斜砍，左掌又鬼魅般拍了出去，這一掌竟然後發先至，那一刀又拐了半個圈子，刀尖改挑脚筋！

蕭穆吃了一驚，不敢硬碰，慌忙後退一步，閃避其鋒，莫史刀正要他如此，左脚迅速踏前一步，鋼刀倏地自下向上撩去，左掌呼地一聲劃了半個弧圈自側掃至。

蕭穆人忽如紙張般飄起，莫史刀的一刀，一掌登時落空，好個莫史刀，足尖一點，身子如箭般向上射去，人未到，勁風巳到。

蕭穆長劍一舉，「噹」地一聲，借勢後翻，迅速落地，莫史刀腰一折，鋼刀如猛虎下山般劈至。

蕭穆咀角噙笑，長劍一引，把刀撥開，左掌暴漲，猛印向莫史刀的胸膛！

這一招，變化神速，更兼全沒先兆，彷似羚手掛角般，渾然天成，莫史刀避無可避，左掌也同時抵出。

「蓬」地一聲悶响適時傳出，莫史刀一個跟斗翻開，蕭穆兩足立地竟亦抵受不住對方掌上傳來之力，蹬蹬蹬連退三步，五內氣血禁不住一陣翻騰。

這刹那，蕭穆心頭不由一沉，忖道：「自己叫人把門鎖上，眞的是作法自斃的了。」

心念未巳，莫史刀又如一陣風般衝到，手上鋼刀的寒芒如北風更濃更森寒……

× × ×

清心閣裏的那一道兵器碰撞聲响起後，清心閣外的莊丁便有人點燃了一枚信號烟花。

「砰」地一聲，烟花在半空中爆開，把漆黑的夜空，染得紅一團紫一團的。

沈鷹並沒有出城，出城的那個是雲飛烟易容的梅典，他宿在知州大人的官邸中，獨居一座小樓。

烟花剛把夜空染紅，沈鷹便自發覺了，他連忙抄起桌上的烟桿自窗口躍出，足尖在假山上一點，身子巳踏足圍牆，接着

望卓家莊方向飛馳過去。

連日來的這一切，自然是他佈置的，這是個請君入甕之策。

現在烟花爆開，證明經已成功，沈鷹不禁暗自得意起來。

× × ×

蕭穆不但不得意，而且暗暗叫苦，他千算萬算，算漏了一點，假如對方武功比他高，那麼這計劃便成了作法自斃。

這個計劃之所以會錯漏，是因爲雲飛烟忘記向他交代莫史刀武功的深淺。

剎那，莫史刀的鋼刀經已劈至，蕭穆提起精神，力爭主動，長劍不架反刺向對方的胸膛。

這一招用對了，劍長三尺六寸，刀長二尺八寸，盡管他後發，仍有可能先至。

不料莫史刀在刀上的造詣實在出人意料，鋼刀倏地一橫，把長劍撞開三尺，未待他變招，刀鋒巳貼着劍刃滑下，削向蕭穆的手腕。

蕭穆猛喝一聲，手臂一掄，長劍反向對方手臂絞落。

他的反應不能謂不快，可是剛自一動，眼前一花，莫史刀巳自斜方迫了過來，左掌挾勁猛然印到！

倉猝之間，閃避不及，蕭穆咬牙拍出左掌把其抵住。

「蓬」地又是一聲，蕭穆跌跌撞撞直退數步，腳下一緊，原來碰及了樓梯，幾乎一跤摔倒，這剎那，莫史刀一聲怪叫，凌空御劍殺到。

好個蕭穆左掌在梯級上一按，身子如兔子般斜竄起來！

「啦嘩」一聲，樓梯木級破碎，莫史刀手腕一翻，刀鋒又向蕭穆迫去！

蕭穆足尖在梯級一點，身子又向上飄去，再一起一落，巳到閣樓上。

莫史刀如風般趕至，手上那口刀仍如附骨之蛆，不離蕭穆身後半尺。

蕭穆目光一瞥，向斜一掠，長劍迴轉，「噹」地一聲，飛出一蓬火星子，使漆黑的閣樓光綫爲之一亮，蕭穆一劍之後，突然曲腰彎下，順手抄起蒲團向莫史刀飛擲過來！

黑暗中，只聞風聲，不見事物，莫史刀「颼颼颼」一口氣劈三刀，那個蒲團登時斷成四截飛落地上。

蕭穆再向前一竄，抄起一尊羅漢向莫史刀拋去，莫史刀知來者不是劍，左掌一張，內力一發，「拍」地一聲，那尊羅漢登時向上激射，「拍拍」再兩聲，那是擊碎了兩塊瓦片。

這剎那，蕭穆腦中靈光一閃，左手連飛，又兩尊羅漢向莫史刀射去，莫史刀依樣劃葫蘆施爲。

冷不防一聲震耳欲聾的「嘩啦」聲響，接着但覺數道勁風臨身，黑暗中不知發生了何事，慌忙向側閃開。

忽覺身上一涼，北風砭骨，抬頭一望，原來蕭穆竟破屋逃了出去。

剛自一怔，只見蕭穆的聲音自屋洞中傳了進來：「現在倒眞的是請君入甕，姓莫的，有胆的，便上來跟在下再決一死戰吧。」

莫史刀嘿嘿一陣冷笑，心中忖道：「咱若是學他破瓦而出，只怕身子一露出外面，便要吃他的冷劍！」不覺暗暗叫起苦來。

清心閣外火把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日，火光轉折自瓦洞中漏進了一絲光芒入來，莫史刀目光一瞥，經巳有了主意，喝道：「難道莫某會比不上一個後生小子不成？」也抄起一尊羅漢，脫手自瓦洞中摔飛出去！

羅漢剛出手，身子一歪，向側掠起，左掌一拍，「嘩啦」一聲，擊破一扇窗戶，碎木飛射中，人巳出了清心閣！

只聞上面蕭穆一聲喝道：「快截住他！」凌空御劍刺下，凌厲的劍氣絲絲作響，聲勢極其嚇人。

莫史刀無心戀戰，身子一側一起，向圍牆飛去。

猛聽一聲焦雷似的斷喝傳來，緊接着一條黑影如飛而至，莫史刀剛踏上牆頭，一道勁風襲至，有人喝道：「下去！」

莫史刀沉腰蹲身，鋼刀倏地一蕩，「噹」地一聲，飛起一蓬火星子，莫史刀這剎那才看清來人的臉貌，是個禿頂的漢子，神態十分威猛。

烟鍋敲在鋼刀上，沈鷹身子向上升起，莫史刀吃不住那股大力，腳下一虛，登時向圍牆內跌下去。

這剎那蕭穆長劍巳挾勁刺至，莫史刀不敢回身接戰，雙足剛站及地上，身子一歪，斜斜掠起。

沈鷹在半空一個盤旋，眼見莫史刀又將躍上圍牆，烟桿猛然砸下。

好個莫史刀，倏地一掌擊出，掌風撞及圍牆，身子忽如風箏般凌空滴溜溜打了個圈，沈鷹那一棒登時落空。

未待莫史刀換氣，蕭穆的長劍「嘶嘶」自下刺至，莫史刀心頭一動，鋼刀猛地劈下，「噹」地一聲，身子借勢竄起，一竄四丈。

沈鷹變招也是極速，一桿落空，倏吸一口氣，雙臂一劃，斜飛上圍牆。

剎那態勢巳變，莫史刀在上，沈鷹在下。

莫史刀並不向外逸去，反而沉腰下降，鋼刀直砍沈鷹頭頂。

沈鷹雙腿微曲，手腕猛翻，冷嘿一聲，烟桿一揮，烟窩奇準無比的自橫擊在刀身上。

「噹！」又一蓬珣燦的火星子飛起，莫史刀吃沈鷹那一桿打橫擊到，身子立即橫飛，向外飄去。

沈鷹立時一怔，只見莫史刀借勢一飄竟及五丈，身子再一起又在三丈過外，一忽，只剩下一道淡淡的影子。

「多謝沈神捕相送之情，哈哈哈！哈哈哈！」

沈鷹目光一盛，也長笑起來。「我道是誰，原來是老相識，哈哈哈，老夫再過兩天便當上門討敎。」

莫史刀身子略爲一慢，但隨即去得更快。

北風凜烈，吹得沈鷹的衣袂獵獵作響，但他却挺立如同標槍。

「頭兒，他到底是誰？」蕭穆在牆外發問。

沈鷹長嘆一聲，翻身下牆。「回房再說。」

來遲一步

莫史刀到底是誰？

沈鷹從他笑聲中聽出是他是「慈心大俠」駱峯！不過他也不敢肯定，他曾聽過駱峯的笑聲，他的笑聲經常是繼續的哈哈聲。但當他故意以話試他時，莫史刀曾經把身形放慢，他爲甚麼會特別放慢身形，是不是他心頭震驚？

是以沈鷹對自己的判斷又多了幾分把握。

他並沒有再等兩天才起程，而是在次日一早略把事情交待一下便帶着蕭穆出發。出了南城口，便遇着了雲飛烟，三人便立即上道。三匹駿馬追風逐電望南馳去。

駱峯家居豫西南摩天嶺之北，沈鷹曾經與他來往了兩三趟，說熟不熟，說不熟但又談得頗爲投機。

在他心中他實在不希望「慈心大俠」駱峯是殺死手沒縛鷄之力的卓康福夫婦，但那兩聲笑聲又實是駱峯的「標誌」。

也許他在得意中，一時忘懷笑了出來，這才使他露出破綻。

若非那兩聲笑聲，沈鷹的一切計劃都要付之東流，今後查案也將更加棘手！

沈鷹抬頭望一望天色，長長嘆了一口氣，心情極之矛盾，他實在不想與駱峯對面作證，但職責上他又不得不如此。

十餘日後，摩天嶺經巳在望，沈鷹心情更亂，鬆一鬆韁繩，任由馬匹奔馳。

申牌時分，巳奔至山脚，沈鷹翻身下馬。山脚住着幾十戶人家，既有磚屋也有茅舍。

駱峯的居屋是附近人家最宏偉巨大的紅磚屋，沈鷹把馬匹放在山下吃草，便望那幢屋子走去。走近一看，這幢屋佔地果然不小，倚山傍建，頗有點氣勢，走至大門前，沈鷹的一顆心登時一沉。

門簷下掛着兩盞的紙燈盞在山風中搖幌，紙燈十分嶄新，顯然是剛掛不久。

沈鷹忖道：「莫非自己來遲一步！」手掌一落，在門板上敲打起來。

不一會兒，木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張滿是皺紋的臉龐來。

沈鷹道：「請問駱大俠在家麼？」

那個老家丁目光一落，左手向燈籠一指。

「請問駱大俠是如何過去的？」

那老家丁上下看了沈鷹幾眼，帶着幾分疑惑道：「你莫非是沈大人？」

沈鷹道：「把她房中的東西全部都搬出來。」

「老夫正是沈鷹！」

老家丁臉色一變，倏地把大門拉開，低頭道：「請沈大人進來。」

沈鷹立即跨入門檻內，雲飛烟及蕭穆忙跟在他背後。

庭院中種着幾棵花樹，此刻樹葉早巳不知去向，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枝。

過了庭院，是一座廳堂，廳前有台階，沈鷹踩上第三級石階便望見廳中的情形，廳內正面垂了一幅巨大的白幔，白幔前放有一張神案，上面供放着一個木刻靈牌，香烟嫋嫋，靈堂冷清，竟不見有人影。

沈鷹一踏入廳中，目光一掃，沉聲問道：「夫人爲何不見？」

「老奴……咳，前夜莊主回來便似自忖必死，把莊內的人全部遣散，只留下老奴一人……」那老家丁喘了一口氣，「昨天早上，老奴去敲門請莊主出來吃早點，才知道莊主巳經，巳經……」

沈鷹眉頭一掀。「他吸毒而死？」

「好像是吧，莊主臉上又黑又藍，七竅流血……」老家丁以袖在面上一揩，「嗯，老奴記起啦，床前几頭放着一個信封，老奴識字無多，但也還認得幾個字，信封上正寫着沈大人的名字哩。」

「哦？」沈鷹臉色微微一變，心想：「這麼看來，駱峯眞的是兇手，否則豈會如此……」揚聲道：「那封信何在？」目光烱烱地望着老家丁。

「在老奴懷中，」老家丁連忙把信取了出來，沈鷹目光一落，見信封上果然寫着自己的名字，便道：「烟兒替我把它打開來。」

「是。」雲飛烟雙手立即戴上鹿皮手套，把信接過來，隨即把信封撕開一角，把信箋挾了出來，接着又把它打開。

雲飛烟目光瞪在信上，唸道：「沈兄台鑒，吾兄神捕之名果然不虛，這件事既然由弟引起，現在只好給吾兄一個公道，所謂一了百了，又云一人做事一人當，希望吾兄勿擾及弟之家小，則弟於黃泉之下亦不忘吾兄之恩德，匆促草此，順祝台安，弟『莫可奈何』莫史刀絕筆。」

沈鷹聽了之後，立即沉思起來，半晌走至靈堂前插上幾柱香，有意沒意地提高聲浪道：「莫兄莫兄，你這又是何苦呢！沈某此行絕無取閣下之命的意思。只望你把指使你的那個幕後人告訴沈某而已。」

稍頓又道：「莫兄無可奈何之心，沈某自能了解，假如吾兄眞的已在九泉之下，那麼沈某必把那個指使吾兄的幕後人殺死以慰吾兄之靈！」說罷竟行起大禮來，對着木牌叩了三個响頭。

那個老家丁站在一旁，連忙回禮。

沈鷹輕拂一下衣衫，道：「不知駱大俠的墳墓在那裏？」

老家丁臉色一變，道：「大人……大人欲……」

「老夫想到墳上上一柱香！」

老家丁目光一歛，輕聲道：「大人禮數已足，敝莊不敢再……」

沈鷹臉色一板，轉頭沉聲道：「駱家莊現在由你主持？」目光一閃，語氣一變。「所謂禮多人不怪，老夫千里迢迢趕來此地，豈能不到墳上一拜，請帶路！」揚聲道：「烟兒，把大門打開！」

那老家丁身子打了一個哆嗦，只好硬着頭皮帶路。

駱家莊之後便是摩天嶺，駱峯的墳墓自然在山中，老家丁不知是否年紀老邁，走得十分緩慢，好一陣才走到一堆土堆前，道：「敝莊主便葬在此地。」

只見那堆黃土前插了一根木牌，上面用紅筆寫着：「南陽駱峯之墓」六個字。

沈鷹道：「駱大俠原籍南陽？」

「是。」老家丁低着頭，不敢仰望。

沈鷹道：「你先回去吧，老夫拜了便離開了。」

「老奴不敢，大人情深義重，千里而來，老奴豈敢失了禮數？」

「也好，把香燭燃上。」

那老家丁立即插上香燭，沈鷹等三人拜了九拜，便回頭離開，一直奔到山下，然後跨上馬背馳去。

雲飛烟忍不住問道：「叔叔，那座墳墓……」

沈鷹哈哈一笑。「老夫豈會看不出來？」一挾馬腹，馳去更遠。

一直馳了五六里，沈鷹才勒住了馬匹，翻身躍下馬背。「烟兒，你看着馬匹，老夫跟小蕭去看一看。」

雲飛烟不甚情願地嗯了一聲。

× × ×

山背上日頭如紅柿般把天際映得一片通紅，山腰上的樹木宿鳥啁啾而叫，偶爾一陣北風吹來，沙石蔽空，落葉隨風飄蕩，天地間彷彿佈滿愁雲。

沈鷹雙目烱烱向四周一望，道：「動手吧！」

挖掘墳墓的事對他們來說已是家常便飯，蕭穆長劍連挑，黃土立即「沙沙」地飛起。

不一陣，中間已凹了一個大洞，蕭穆目光一落，叫道：「頭兒您來看！」

沈鷹敲掉烟灰，奔前一看，冷冷地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原來，黃土三尺之下，竟是泥石地，這分明只是在地上隨便堆上一堆土，然後插上一塊木牌作個樣。

「頭兒，你說駱峯是另葬別處，還是根本未死？」

「未死！」沈鷹想了一陣，目中神采連閃，喃喃自語道：「駱峯爲什麼要承認自己就是殺人兇手的莫史刀？難道他眞的已存了必死之心？」

思緒一動，再難遏止。「咦，他在信中叫老夫不可累及他的家小，但又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既然如此他尚有什麼『無可奈何』的？他爲什麼要寫這張信，對？他怕老夫繼續追查下去！」

天色已全暗了，沈鷹嘴角突然露了一絲笑意。「走，咱們到駱家莊走走！」

駱家莊靜得使人吃驚，那個老家丁已不知去了何方，廳上連燈都沒有一盞。

沈鷹若無其事地走上大廳，黑暗中只見三柱尚未完全燒燼的香發着三點紅光。

「嗚——」一頭飢餓的貓兒從樑上撲了下來，自蕭穆身旁掠過，蕭穆長劍一閃，「噗！」貓兒斷爲兩截落在地上。

沈鷹踮起脚尖，自側門穿過，走向內堂。側門之後是道暗廊，兩旁都是廂房。

北風呼呼而吹，吹在大廳壁上，白幔獵獵作响，沈鷹忽然生了一絲恐怖之念。

他立時站着脚，面對着一扇房門，雙目在黑暗中彷彿仍然透視一切。

這刹那，房門木格突然暴裂，無數的碎木向沈鷹射去，連旁邊的蕭穆也被波及，蕭穆長劍一舞，護在胸前。

沈鷹却似渾沒所覺，任由那些木塊射在身上，「嘩啦」聲過後房內突然射出一道白光，白光直飛向沈鷹，此刻沈鷹的手才矯捷地揮動起來，一動烟桿已在手上。

白光在他胸前四寸突然停止，隨接着的是一聲清脆的「噹」聲。沈鷹冷冷地道：「駱大俠，老夫早知你必會藏於此處，偷襲老夫了。」

話音未落，一股狂飆忽然自門洞中湧出來，沈鷹左掌早已蓄勢待發，呼地一聲迎了上去！

「蓬！」一道暴响之後，那道房門早已「屍骸不存」，附近的窗櫺也畢畢剝剝地响着，沈鷹一掌之後，人即如天將般跨入房內。「蕭穆亮火！」

火光立即自背後投射過來，沈鷹雙目烱烱，嘆道：「駱兄何必如此？」

只見那人面如冠玉，五十將到的年紀，看來仍然有幾分瀟洒。「哈哈，哈哈！天意難逆，駱某尙有何話可說？」

沈鷹道：「如何天意難逆？」

「駱某年輕時曾遇一算命先生，他曾謂駱某難以活到五十歲，四十九歲那年會惹官非，並有殺身之禍。」

「難道他沒有指點一條生路與你？」

駱峯喃喃地道：「除非駱某遷到深山野嶺裏，遠離塵世，甚至連家……人也不能相見……或者出家。」

沈鷹道：「駱兄今年貴庚？」

駱峯臉色如牆灰般雪白。「明日午時剛好滿五十。」

「難道你自忖必死？也許老夫可以讓你離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駱峯突然狂笑起來。「駱某知道沈大人會有條件，不過，駱某絕不會透露一個字！」

「也許老夫連條件也不提呢，就此放你離開又如何？」沈鷹神色不變地道：「老夫絕非跟駱兄開玩笑！」

駱峯身子一抖。「你……」一頓，突然厲聲道：「即使你不提條件駱某也不會放你離開，你一死再沒有人知道所有的秘密！沈大人，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且慢！」沈鷹冷冷地道：「老夫早已掌握了秘密的關鍵，你不說難道老夫便不知道？」

駱峯道：「什麼秘密的關鍵？」

「一尊玉佛，」沈鷹一字一頓地道：「這尊玉佛定與那個指使你的人有關？」

駱峯又哈哈地笑了起來：「一尊玉佛有什麼稀奇？男女老少都可佩用，你能看出什麼，這秘密你永遠不能知道。」

「既然不能知道，你又何必殺老夫？又何會自忖必死？」沈鷹聲音更冷。

駱峯目光一散，臉色灰白，半晌才嘆道：「無論如何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你死了便成了永遠的秘密了。」

「假如死的是你，那又如何？」

駱峯厲聲道：「駱某若死了，也就得了大解脫，看刀！」鋼刀一圈，自側斜劈過去，同時左掌挾勁拍出！

沈鷹身子挺得筆直，待刀掌臨身，雙臂才交錯揮出，烟桿把鋼刀蕩開，右手駢指如戈，直戮駱峯掌心的「勞宮穴」！

駱峯未待招式用老，立即變招，雙臂交錯使出，刀劈對方手腕，左掌一切把烟桿掃開。

沈鷹冷笑一聲，手腕一翻反把鋼刀彈開，烟桿一轉，尖銳的烟咀急刺駱峯的「帶脈穴」！

駱峯一擰腰，鋼刀如天外流星般斜砍而到，左掌運起九成眞力急速地印向沈鷹的胸膛！

沈鷹暴喝一聲，右手烟桿轉交左手，烟桿一直架向鋼刀，右掌也是運起全力迎了上去！

不料駱峯左掌內力突然硬生生地撤去，身子隨即一側。沈鷹的掌風掃及肩胛，火辣辣地疼痛！駱峯鋼刀突然一沉一拖，快得如同鬼魅般。

「嗤」地一聲，沈鷹猛覺腰上一痛，知道吃了虧，連忙斜退半步，右腿突然無聲無息地踹起！

駱峯一刀得手，心中一喜，見沈鷹後退，連忙踏上一步，鋼刀倏地再度劈去！冷不防「喀嗤」一聲，膝蓋一軟，身子登時一側，那一刀便劈到空處。

尙未待他定過神來，驀覺胸口一緊，沈鷹右掌已擊在胸膛，身子登時如皮球般彈開！

一退二丈，後背撞及牆壁，身子頓時癱軟，喉頭一甜，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這刹那，駱峯的臉色白得如冰雪一般，一切希望都隨這一掌幻滅，且聽他怪叫一聲，鋼刀一橫，抹在頸上，鮮血登時湧出，隨又把鋼刀拋開。

沈鷹厲聲喝道：「是誰指使你的？」

駱峯微弱地「哈哈」兩聲，斷斷續續地道：「沒……沒人指使……指使……」

沈鷹躍前一步。「這句話只能騙騙三歲小孩！難道老夫連這點也看不出來！」

駱峯忽然道：「你，你過來……駱……告訴你……」

沈鷹目光一瞥，見鋼刀遠離駱峯，於是走至他臉前蹲下。「那人是誰？」

駱峯指指胸襟，左手掙扎地去拉扯，沈鷹連忙探手入懷，就在此刻，駱峯突然自靴問裏抽出一把七首，快如閃電地向沈鷹胸膛刺去！

沈鷹手掌撫及的是一片微凉的肌膚，心頭剛自一怔，刹那，眼前一花，只覺一道白光貫向自己的胸膛，他下意識地一縮，可是經已來不及了！他大喝一聲掌力一吐，登時震斷駱峯的心脈，同時身子竄起，低頭一望，胸膛上正插着一把明幌幌的七首！

蕭穆雖站在旁邊，但剛才他的目光跟沈鷹一樣只注視着駱峯的胸懷，直至劇變發生，他才驚醒，脫口大叫道：「頭兒，您——」

沈鷹冷哼一聲，淡淡地道：「死不了！」左手食指落下，點在七首四周的穴道上，然後輕輕把七首抽了出來。饒得穴道已被制住，鮮血仍然泉湧而出，只眨眼功夫已把胸襟染紅。

蕭穆連忙把傷藥取了出來，沈鷹又連點三下，鮮血才稍止。他一邊扯開衣襟讓蕭穆替他包紮傷口，一邊喃喃地道：「想不到駱峯這一下力量仍然如此大，若不是老夫閃開心房要害，只怕……」

蕭穆嘆了一口氣，道：「屬下更料不到他竟然如此狠辣！」

沈鷹盤膝席地而坐，閉起雙眼，狀似老僧入定。蕭穆收起藥物低聲道：「頭兒，您休息一下吧，待屬下在外面戒備。」

沈鷹沒有答他，心中不斷地泛起幾個疑問：「駱峯與老夫有何仇恨，他竟要如此手段對付老夫？」

想了一會，又自道：「是了，他寧死也不願把指使他的人的身份洩露，莫非這人對他有恩？唔，非也非也，假如眞的如此，他又爲何自號『無可奈何』？他自稱莫史刀，說明他的城府並非絕深——因爲這三個字的破綻實在太大了！但他臨死竟能使出狡計刺殺老夫這又說明了什麼？」

說明一個問題：他死也不能讓秘密外洩！這個志願早已深深刻在他腦海中，是以在臨死前才會有此靈光！

這個人到底是對駱峯有恩還是以家小的安全脅迫他？他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沈鷹想到這裏，腦子更加混亂。

這刹那他又想起那尊玉佛，它又代表了什麼？隱藏了什麼秘密？他覺得這些都如謎一般。

一切都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沈鷹只好把整個事情由頭到尾想了一遍。

沒有鷄啼，只有北風把黑暗吹掉，天窗上漏下一道微光，沈鷹這才站了起來。

奸計

蕭穆推開房門，一眼見到沈鷹蹲在駱峯屍體前在他身上搜索。

駱峯身上零碎的東西絕少，只有幾錠銀子以及兩張製作得十分精良的人皮面具，沈鷹把面具攤開鋪在地上，蕭穆脫口道：「一張是莫史刀，另一張便是崔一海的容貌！」

沈鷹把那兩張面具試戴上來，竟頗合用。他隨即把它們放入懷中。「你去找一套衣服過來！」腦中靈光一現，忽又道：「拿兩套，一套你的！」

蕭穆一怔，却不敢多問，連忙出房而去。

駱家莊雖然空沒一人，但傢具衣物倒仍留下不少，蕭穆毫不費勁便找出兩套適合的衣褲來。

兩人換過衣褲，沈鷹取出崔一海那個面具遞與蕭穆。「戴上這個！」他自己却把莫史刀的那個面具戴了上來，又把烟桿藏在褲裏。

蕭穆弄好一切，問道：「頭兒，咱現在去那裏？」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現在也毫沒頭緒，咳，咱在莊中搜索一遍吧，然後四處走走！」

兩人正要離開房間，沈鷹突然道：「小心，有人來！」

蕭穆也驚覺了，輕聲道：「屬下藏到對面屋去！」身子輕快地閃了出去。

只一忽，一道輕輕的步履之聲由遠而近，沈鷹心中嘀咕，貼在門後把呼吸放緩，只覺那人已逐漸接近，一道輕微的呼吸聲隨即傳入耳中，他不禁忖道：「這人輕功如此高明，怎地內力却不像是個……」

心念未已，猛聽蕭穆暴喝一聲，緊接着有一道木板破裂的聲響。沈鷹急道：「且慢！來者可是烟兒？」隨即探頭出去，暗廊中漆黑如夜，依稀見到一團白影及一條青影。

那條白影突然竄了起來，叫道：「叔叔是我！」

青影立即後退道：「原來是四妹！」

沈鷹步出暗廊。「烟兒，可是發生了什麼事？」

「嗯，外面有人……」

蕭穆脫口說道：「是什麼人？」

「嗯！」雲飛烟似乎有什麼顧忌，沒有作聲。沈鷹走近上前，忽見雲飛烟一個回身一劍向沈鷹腰際砍去，只聽沈鷹冷笑一聲，雙手齊出，左手撥開鋼刀，右手如鐵鉗般握住雲飛烟的手腕！

蕭穆一呆。「四妹……頭兒您……」

沈鷹厲聲道：「你不是雲飛烟，你到底是誰？」

那人的聲音突然變了。「少爺技不如人未能爲父報仇，何必多問！」

沈鷹一怔，隨即道：「你是駱峯的兒子？」

「然也！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少爺便是駱奇！」

沈鷹冷冷地道：「你來得正好！」右手一用勁，駱奇的半邊身子登時軟了，被沈鷹拽出大廳。

大廳裏光綫頗猛，只見靈堂香爐上插了三柱香，沈鷹道：「這是你插的？」

駱奇咬牙不語，沈鷹瞪向他臉上，只覺他跟駱峯頗爲相像，當下沉聲道：「誰派你來的？」

駱奇怒喝道：「哼！少爺是來爲父報仇的！」

蕭穆說道：「令尊濫殺無辜，他不該死？」

「這些事與你們有何關連？家父有殺你們麼？」

沈鷹道：「有！只不過老夫並不是這般容易殺得了的！你可知道令尊爲何要殺死老夫麼？」

駱奇突然哈哈笑了起來，笑聲與其父竟然一模一樣。「你道少爺會說麼？」

沈鷹怒道：「你今年才十五六歲，你不怕死麼？」

「少爺來此根本沒有存心活着離開！」駱奇臉色忽變。「這件秘密只有我父子倆以及另一個人知道，少爺一死你們便什麼也不會知道的了！」

沈鷹厲聲道：「老夫就不信不能從你的口中探出秘密來！」

駱奇突然狂笑起來，笑了一半又忽然止住，緊接着身子一軟，癱了下去！

蕭穆道：「頭兒，他事先服了毒！」

沈鷹目光一落，只見駱奇一張臉霎時已變得又黑又藍，鼻孔底下掛着兩行血水。他不由鬆了手，心頭更加沉重。

蕭穆在他身上翻了一回，道：「頭兒，他身上什麼都沒有！」

沈鷹蹲下身看看他的鞋底，原來駱奇的鞋底各自綁了一塊棉花，難怪落地無聲，連沈鷹也給騙了。半晌他才道：「把他倆父子葬了吧！」

蕭穆去了之後，沈鷹却在莊內搜索起來，已搜了三間寢室，蕭穆便已回來了。沈鷹道：「去把烟兒找來，咱們明天才離開，順便買點吃喝的回來！」

蕭穆及雲飛烟在晌午時分回來，他倆輕呼着沈鷹的名，却聽不到回音，兩人心頭俱是一沉，連忙向內堂走去。

一直找了好幾間房間，才見沈鷹坐在一個書房中發怔，沈鷹望了他們一眼，又把目光投向桌上。

雲飛烟走前幾步，只見沈鷹在看一本掌經，她一眼便看出這是一本手抄本，字體十分潦草，看來執筆時必定十分快速。

「叔叔，這是什麼？」

「這一套掌法十分精奇，却不知是什麼名字，老夫想了好幾次都想不出江湖上有什麼掌法是與此相類似的！」沈鷹道：「却不知駱奇得自何處？」

蕭穆取起翻閱了幾頁，道：「屬下曾經見過駱峯使過這一式！對，那是在卓家莊內的清心閣中！」

「問題不在這裏，而是老夫看不出這套掌法是屬於何門何派，又不知其得自何處！」

雲飛烟接口道：「也許是駱家的家傳秘笈！」

「不是！這必是別派的！因爲看得出這是在極其短促的時間內抄錄下來！」

蕭穆心頭一動。「莫非是駱峯偷偷潛入某派之內……」

沈鷹突道：「吃了再說！」

雲飛烟立即把乾糧取了出來，吃飽了後，雲飛烟又替沈鷹換了藥，沈鷹這才道：「你們再在書房中找找，假如有駱峯的書信也最好查對一下！」說罷他便盤膝調息起來。

過了好一陣，雲飛烟突然檢到一封信，她連忙把信折了開來，原來信是寫給淮陽的沈剛的。這沈剛也略有點名氣。

「沈兄台鑒：大札經已接到了，有關今年吾兄的壽辰聚會，小弟今年只怕要缺席了，原因容後再述，匆促耑此。弟峯頓首。」

蕭穆道：「不知因何駱峯並沒有把這封信寄出去？」

「大概找不到適合的送信人，也許他正忙這件事，把寄信之事忘記了！」

「要不要叫頭兒看？」

沈鷹恰好「醒」來，道：「烟兒你把信拿過來。」

他看了一會，忽道：「那本掌經不是駱峯抄的！因爲字跡不同！」

蕭穆靈光一現，呼道：「頭兒，屬下有個大胆的假設，不知頭兒認爲如何？」

「說來聽聽！」

「幕後指使駱峯殺死卓康福夫婦的人，可能便是抄這本掌經的人！這是一個交換，那人送一本掌經與他，但却要求駱峯要替他辦事，駱峯一開始時，必定以爲對方身份頗爲崇高絕不會叫他去殺人，故此答應了！」

雲飛烟也是神情激動，替他接了下來。「不料那人要他辦的事却是去殺卓康福，駱峯先答應了人家之後又不能反悔，是以只得以『無可奈何』的心情去殺人！」

沈鷹想了一下，臉上神色晴陰不定，最後才緩緩吐了一口氣，道：「明早咱們去淮陽問一問沈剛！」

× × ×

沈鷹因爲身上有傷，不敢放馬而馳，因此到得淮陽天氣已經十分寒冷，天上不時飄着雪花。

沈剛世居在淮陽，城中認識他的人十分多，一問便探知了他的地址。

當沈剛從門公聽到沈鷹來探訪他心中十分詫異，却也不敢怠慢，連忙整衣出去迎接。他跟沈鷹雖然素昧平生，但一眼便認了出來。「沈大人日理萬機，今日大駕光臨，眞的令沈某受寵若驚！」

沈鷹忙道：「沈某俗務纏身一直未能拜訪老兄，今日若非有點事要請教老兄，說實在的，也不知何時才會來淮陽！」

「沈大人有事要問沈某？咳咳……」沈剛忙道：「請沈大人入寒舍喝杯茶！」說罷便把沈鷹三人引入屋去。

雙方坐定，沈剛又着人叫他二個兒子出來與沈鷹相見。寒暄過後，沈剛忍不住問道：「未知沈大人因何事而來？」

沈鷹把烟袋取了出來，一邊裝烟一邊問道：「請問沈兄壽辰是何日？」

沈剛一怔脫口道：「原來沈大人是爲此而來的，嗯，老朽的壽誕已過十天！」

沈鷹微微一笑，道：「沈兄和駱大俠諒必十分熟識？」

「哦？嗯……沈某跟他來往已有二三十年了，不過他今年却不知因何沒有來舍下！」

沈鷹道：「不知沈兄跟他是如何認識的？」

沈剛心頭一跳，驚異地道：「莫非他……他發生了什麼事？」

沈鷹嘆息道：「他的事稍候再說，不知沈兄對駱峯的爲人及家事所知如何？」

沈剛看了他二個兒子一眼，道：「陽兒，虎兒，你倆出去一下！」他兩個兒子連忙起身告退。

沈鷹低頭敲起火石，火星一閃，燃着了，他長長地吸了一口，眼光望向沈剛。

沈剛道：「沈某認識駱大俠時，他武功及名望跟現在都差得很遠，有一次他受了重傷，幸而沈某路過才把他抱回來醫治，這之後沈某跟他便成了莫逆，不過來往也不是很密。咳咳，他本不是太喜歡跟人來往的人，跟任何人都是淺交即止……」

「連你也是如此？」沈鷹噴了一口烟道。

「除了沈某之外，相信駱大俠很少跟別人提及他的家事。」

沈鷹目光一盛，急問道：「駱大俠對沈兄提及什麼家事？」

沈剛臉泛尷尬之色，乾咳兩聲，道：「這些話沈某似乎不適宜說出來。」

沈鷹道：「但老夫有要你非說不可的理由，假如沈兄對駱大俠仍視如朋友！」

「什麼原因？沈大人可否先把理由告訴沈某？」

沈鷹道：「暫時只能告訴你一點：駱大俠已經死了！」

「什麼？」沈剛吃了一驚，脫口道：「什麼人殺死他的？大人來此可是來調查他的死因？」

沈鷹點點頭。「也可以如此說。嗯，沈兄現在大概可把所知道的說出來吧？」

沈剛輕咳一聲，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駱大俠沒把這件事告訴別人罷了！」稍頓他反問一句：「沈大人相信也曾跟駱大俠來往過，可知其父是誰麼？」

沈鷹回心一想，脫口道：「果然有點奇怪，江湖上知道他的底細的人相信也不很多！」

「可惜連沈某也不知道！嗯，沈某也只是聽駱大俠提及他有一個哥哥而已！」

沈鷹目光一盛，「格」地一聲敲掉烟灰，問道：「他哥哥是誰？」

沈剛搖搖頭。「這個是……」話至一半突然頓住，臉上現出奇怪的神色。

沈鷹一急喝道：「沈兄爲何不說！」

話音未落，只見沈剛的右手突然揚起拍向沈鷹的五官。沈鷹剛巧把頭伸前發問，這一來無疑是送上去挨打！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沈鷹把臉一側，左手五指如鋼爪般抓向沈剛的胸膛！

「哦！」沈剛那一掌擊在沈鷹的腕上一陣火辣辣地疼痛，刹那沈鷹的五指亦已抓着沈剛的衣襟，急切間把他掄起摔下！

「蓬」地一聲，沈剛應聲倒地，沈鷹如麻鷹般衝前，喝道：「想不到閣下竟是個這樣的人！」右手五爪再度落下，輕易地把他提了起來，這刹那，他突然覺得有點不對，目光一瞥，臉色登時大變，左手即探向沈剛的胸膛。

霎時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來，只聽沈

虎喝道：「快放下我爹爹來！」

沈鷹淡淡地道：「令尊已經死了！」

沈陽怒道：「官府的人便可以登門殺人麼？」霍地抽出一把鋼刀，直往沈鷹劈去！

沈鷹斜步一閃，喝道：「老夫沒有殺死令尊！」

沈虎也把鋼刀抽了出來，「不是你殺的，難道是我爹爹自殺的？」

沈鷹掠起樑上，喝道：「且聽老夫一言！」隨即又道：「烟兒及蕭穆快出去看看！」

雲飛烟及蕭穆也都看出怪異之處，聞聲立時衝了出去。

沈虎怒喝道：「誰聽你個禿頭的放屁！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雙脚一頓，自下躍了上來，刀光一閃，劈向沈鷹的雙脚！

沈鷹喝道：「糊塗小子快接你爹的屍體！」隨即把手一鬆，沈剛的屍體便向沈虎飛去，沈虎怒罵一聲，只好收刀舒臂抱住老父的屍體，身子登時摔落！

這時刻，沈陽却揚聲叫道：「來人！快來捉拿兇手！」同時飛身而起，凌空一翻，鋼刀斜劈沈鷹的後背，他的武功比乃弟高出頗多，這一刀也使得頗爲高明。

沈鷹不願與他交手，身子向前飄下，脚下生風，原來沈虎放下老父的屍體，掄刀又再劈到！

沈鷹嘆了一口氣，左手五指鬼魅般搭在刀背上，一用勁向後一揮，沈鷹登時拿不住椿，跌跌蹬蹬向沈陽撞去！「噹」地一聲，兩刀相觸碰出一蓬火星子！

沈鷹却趁這個空隙彎腰重新把沈剛的屍體抱了起來。這刹那，一陣混亂的步履聲傳來，只見一羣家丁拿着刀槍衝了過來，沈鷹忙喝道：「且慢！否則老夫立即把沈剛的屍體拉成兩爿！」話音未落，雙手已分握着沈剛的雙脚。

沈虎喝道：「不要聽他花言巧語，大家上吧！」

「不可！」沈陽忙道：「且聽他說什麼！」

沈鷹便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然後長嘆一聲。「老夫相信令尊必是被人以物擊中穴道……而且眞正兇手老夫也猜出了幾分！」

沈陽道：「誰？誰是眞兇？」

「老夫不知其名，不過，這人大概跟駱峯的哥哥有點關係，也可能是駱峯背後的……」

沈虎暴喝一聲。「放屁！駱大俠的哥哥早已死了三十年，他跟我爹爹有什麼關係？」

沈鷹道：「誰說他死了？」

「那天駱大俠跟我爹談及此事時，我少爺也曾在場！」沈虎戟指道：「姓沈的你也算得是個人物，怎地沒胆承認？」

「奈何不是老夫所爲，叫老夫如何承認？」

說罷，蕭穆及雲飛烟同時從窗口跳了入來。「頭兒，外面不見有人！」

沈陽厲聲道：「不知沈大人現在又有何話可說！」

雲飛烟道：「咱可作證明……」

沈陽突然狂笑起來。「這眞的荒天下之大謬！大家上去，拚着家破人亡也要把他們留下來！」

沈家的家丁立即蜂湧上前，沈鷹見事情已至難以解釋之地，忙道：「退！」同時又把沈剛的屍體舞起，沈家家丁都是投鼠忌器，連忙退開幾步。

蕭穆及雲飛烟立即自窗口越出，沈鷹喝道：「接住！」脫手把沈剛的屍體拋出，身子立即竄起，半空一個折腰也自窗口投射了出去。

出了淮陽，沈鷹才把馬勒慢，嘆道：「想不到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雲飛烟道：「剛才那人是如何弄手脚的？」

沈鷹道：「那人必是藏于窗外，沈剛剛好背向窗口，當他說至緊要關頭，那人大概以小石子之類的東西拋了入來，擊在沈剛的穴道上，使其啞了！那時候老夫只注意沈剛完全沒有留意窗外的情形，那人大概又以石擊在沈剛的手肘上，令得他下意識地把手臂揚了上來！」

他喘了一口氣繼續道：「當他讓老夫抓住衣襟時，那人又以石子擊中了他的死穴！」

蕭穆道：「如此說來此人武功之高的確已至匪夷所思的了！」

沈鷹道：「今後咱們的一切行動必須小心！」

雲飛烟道：「那人會是誰？」

蕭穆却問道：「頭兒，咱如今又去那裏？」

沈鷹看一看天色，道：「歇一宵再說吧！」

塞翁失馬

天上飄着雪花，天氣冷得刺人肌膚。一夜之間地上已佈滿白皚皚的積雪，猛烈的北風呼嘯而至，把地上的積雪吹上半空，遠看像一條張牙舞爪飛騰在半空的大白龍。

沈鷹及蕭穆戴上了臉具騎馬上許昌，雲飛烟却不知何處去了。

這宗案子發展至今，沈鷹只能肯定了一件事，殺卓康福夫婦的雖是駱峯，但駱峯背後另有一個指使人，事實上要殺卓康福的人便是這個人！

這個人與駱峯有莫大的關係，他又爲什麼要殺死卓康福？他跟他夫婦有什麼深仇大恨？那尊玉佛及那幅畫與兇手又有什麼關係？假如有，那又是什麼？

想到這裏，沈鷹忍不住把玉佛取出手上把玩，這尊玉佛比鷄蛋還小，但雕工之精，實在罕見，不但容貌神情栩栩如生，而且連衣紋也刻得十分精細。

沈鷹把它擧起迎光一照，眼前所見的全黑一片碧綠，幾乎沒有瑕疵，他摸了好一陣看不出玉佛有何異常之處，而且不是實心的！附在這玉佛之上的是什麼謎？

沈鷹嘆了一口氣，又再思索下去。

像這種玉佛可作飾物，不論男女老幼僧俗都可以佩帶，祂有什麼秘密可言？

但假如玉佛與這件案子沒有關連，那麼駱峯怎地又想把祂攫走？

一陣猛烈的北風吹來，幾乎令人睜不開眼來，只見眼前一片白光，風把雪花迎面襲來，自衣領掉了下去，溶化成水，像

刀鋒裂膚般難受。

沈鷹突然生了一種警覺，立即把玉佛收入懷中，刹那只見雪花自地上暴射，一條白影在馬首前竄起！

這是個白衣白褲白布幪面的人，那人長劍一閃，一劍劈落馬匹的一對前脚，那馬兒尚未摔倒，他第二劍已離沈鷹的胸膛不足半尺！

變生肘腋，令人難以防備，幸而沈鷹有了警覺，電光石火之間，一個仰腰，後背幾乎貼在馬臀上，「颼」地一聲，那一劍剛好在胸膛上三寸之處刺過！

刹那，沈鷹甩蹬騰身，像魚兒般自馬臀上滑下！「希聿聿」一聲慘嘶聲，馬匹的臀上又吃了一劍，那馬兒一躍之下立即撲倒地上！

這刹那，白衣幪面人的第三劍又再刺出；這一劍又疾又毒，比豹子還快，比蛇兒還毒！

沈鷹雙脚剛沾地，劍又將臨身，要想抽出烟桿招架經已來不及了，眼看即將濺血雪地，好個沈鷹左右脚突然連環踢了起來，身子也藉此再次上升！

雙脚把地上的積雪踢起，白衣人眼前一花，第四劍不由一慢，只這一刹那，沈鷹已凌空換氣，一個沒頭跟斗向後翻開，人尚未站地白衣人的長劍又已刺到！

沈鷹的烟桿適時飛起，「噹」地一聲，烟鍋敲在劍尖上，白衣人手腕一抖，長劍像長了眼睛似的貼着烟桿溜下，急削沈鷹的手腕！

沈鷹手腕一翻及時把長劍壓住，同時喝道：「閣下是誰？」

那人不答話，長劍一沉，隨即在半空劃了半道弧圈，斜削沈鷹的肩膊！

沈鷹烟桿一橫，冷笑道：「老夫倒忘了閣下是個見不得人的東西，豈會把名字說出來！」

話未說完，忙不迭地飄身後退，原來白衣人的劍法精妙無比，手腕一抖，劍尖忽指向沈鷹的喉頭！

沈鷹一退，白衣人立進，「颼颼颼」一連數劍登時取得了上風！

蕭穆在馬背上看到這一切，連忙抽劍躍下馬，朝白衣人後背刺去！

白衣人背後好似長了眼睛似的，左掌霍地反後一掃，蕭穆的是劍吃掌風一蕩，竟然被蕩開三尺！

沈鷹見他略爲分神，奮起神勇，左掌自烟桿底下擊出，地上的積雪登時被吹起來。

白衣人冷哼一聲，左掌回身護在胸前，沈鷹反應也是極快，倏地化掌爲指，食中兩指點向對方掌心的「勞宮穴」！

那人也反掌爲爪，朝沈鷹的手指抓下，同時長劍迴削，一條匹練似的飛捲沈鷹的胸膛！

這刹那蕭穆的長劍已再度刺至，白衣人無奈只得斜跳一步，一個虎尾脚反掃蕭穆的下盤，未待招式用老，又忙收腿反蹬沈鷹的膝蓋！

沈鷹剛把對方的掌劍攻勢破去，刹那，對方的脚步已到，只好後退一步！

他退白衣人也退，倏地一個反身長劍劈向蕭穆！

沈鷹忙喝道：「小心！」他怕蕭穆難以應付，未待喘上一口氣，又再飄身上前，烟桿一翻，尖銳的銅烟咀急點白衣人後背的「靈台」穴！

白衣人身子突然筆直地躍上半空，只見他雙脚在半空一陣移動，身形已連換數次方位，更像凌空走動似的！

沈鷹脫口呼道：「凌空步虛！」竟忘了追趕。

白衣人落地之處已在六七丈開外，再幾個起落，已消失在風雪瀰漫處。

蕭穆更是看得目瞪口呆，失聲叫道：「屬下從未見過有人能使出這種登峯造極的輕功！這種人怎會甘心做人殺手？」

沈鷹目光一亮，道：「他可能便是那個幕後指使人！」

蕭穆道：「頭兒，這人即使以一敵二勝算還是很高的，他爲何半途而廢？」

「也許他不做沒把握的事！也許前頭尚有什麼厲害的陷阱等着咱們！」沈鷹說罷隨即把面具摘下。「現在這副面具經已沒有用處了，因爲這次的偷襲無異表明對方已知道駱峯經已死了！」

蕭穆把面具摘下，囁囁地道：「頭兒，如今咱們怎麼辦？」

沈鷹雙眉一揚，沉聲道：「仍照計劃去許昌！」

× × ×

沈鷹認爲許昌藏有什麼秘密？非也，他只是要引對方再度出現而已。

不一日，沈鷹及蕭穆帶着一身風霜踏入許昌城。他倆連日以乾糧充飢，此刻再也忍受不住，立時找了一家酒樓準備進去吃喝一番。

剛走到門口，猛聽一個熟悉的笑聲，按着有人道：「和尚你不吃肉，那麼老朽也不與你客氣了！」

沈鷹心頭一動，快步走了入去，只見臨窗之處一張座頭坐着一僧一俗的食客。那僧人因爲背着身看不到面目，另一個正是「風雪刀」古逸飄！

古逸飄只覺眼前一暗，抬頭一望，不由一怔，說道：「老鷹，你怎地也來了這裏？」

那僧人驀地回首，沈鷹目光一落，頗覺眼生，忙向道：「這位大師恕沈某眼拙認不出來，未知大師法號如何稱呼？」

那僧人生得白皙異常，臉上胖胖的，一望便使人生了親切感，他連忙起身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百能，來自少林，向少下山，難怪施主眼生，事實上貧僧也不知施主的大名！」

古逸飄忙道：「這位便是名震江北的捕頭『神眼禿鷹』沈鷹，咳，老鷹雖然身上有官職，但那算得上是武林中人！」

「哦！原來是沈施主，恕貧僧不知之罪！」

「豈敢豈敢，大師年紀比令師兄百德及百侶輕得多，太陽穴高高賁起，只怕功力更在令師兄之上，眞的是前途無限！」

百能合什道：「貧僧今年經已五十有五了，出家人不注重這些虛榮，但經沈施主這麼一捧，貧僧也難免一陣歡喜，想來沈施主必定甚愛說笑了！」

沈鷹一怔。「大師養生之術好生了得，沈某還以爲大師才四十出頭呢！」

古逸飄道：「坐下吧，硬是站着說些

廢話，累得老朽雙脚都累了！」

沈鷹一笑坐下，百能也坐了下來，蕭穆見他們都坐下才來坐在下首相陪。

沈鷹喝了一口酒，問道：「老古你來此找誰？」

古逸飄道：「老朽閒在家中，坐得不舒服，便隨便出來走走！你呢！難道又發生了什麼大案子？」

沈鷹嘆了一口氣，才把卓康福夫婦的案子約略地述了一次。

古逸飄聽後，臉色登時一變，驚異地道：「駱大俠也會做出這種事來？」

沈鷹道：「爲什麼不會，難道身在俠義道上的人都不會犯罪？只是犯得較輕較少而已罷了！」

百能放下素麵合什連喧佛號，沈鷹見他低着頭，問道：「大師這次又因何事下山？」

「貧僧因甚少下山，現在離敝派開山之期已不遠，掌門人便派貧僧偷偷下來閱歷一下！」

「令師兄百德及百侶可好？」

「託佛祖之福，敝師兄一切安好，神捕也好？」

沈鷹苦笑道：「沈某有什麼好？那人武功這般高，老夫即使能查出他的底細，又怎能奈他於何？」

古逸飄哈哈笑道：「老朽與你相識廿餘年，可是頭一遭聽見你說出這麼沮喪的話兒！」

「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沈施主千萬不要灰心！」百能合什道：「可惜貧僧趕着上山，否則也不嫌被人譏笑四大未空也要與他門一門！」

「多謝大師好意，沈某也不敢勞煩大師出手，以免有污清譽！」

百能嘆道：「少林雖都是出家人，但也是武林中人，駱大俠被人害死，又豈能坐視不理？」

「既然如此大師又因何匆匆回山？」

「敝派即將推選下任的掌門人，貧僧要回去協助一切。」

「原來如此，慧空禪師法體可好？」古逸飄插了一句。

「方丈法體大安，不過他有引退之意，故此希望能事先選出下任的掌門人。」百能大師合什道：「至於其他的事貧僧也不宜多言。」

古逸飄輕咳一聲：「依大師之見貴派誰當選的機會最大？」

「咳，貧僧不敢妄言，古施主原諒則個，阿彌陀佛！」百能說罷站了起來。「貧僧有事在身，不能久留，諸位施主有閑請到敝寺小坐，貧僧先行告退了！」

「不敢再留大師，大師有事請便。」

沈鷹却道：「沈某有機會自會到貴寺拜訪，大師慢走，恕咱不送！」

「不敢。」百能轉身飄飄然自樓梯走下去。

沈鷹跟古逸飄又談了好一陣，却絕口不再提那件案子，反而古逸飄忍不住問他：「老鷹，按說駱峯絕不會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

沈鷹淡淡地道：「你何時才要離開此地？」

古逸飄一怔。「什麼事？老朽志在出來走動，根本沒有所謂離不離開。」

「這樣咱們以後再談吧。」沈鷹笑道：「老夫連日在雪地上奔波，實在想找個地方睡上一覺了！」

古逸飄嗔道：「連老朽你也要賣弄關子！好，待老朽帶你找家清靜的客棧！」

「你呢？你住在那裏？」

「老朽也是剛到！」

沈鷹哈哈一笑，說道：「許昌只有一家像樣的客棧，那便是悅隆，老夫自去，順便替你多訂一個房間，你且坐在這裏等等！」

古逸飄又是一怔，脫口道：「你要老朽等什麼？」

「等你那寶貝姪女雲飛烟！咳，她整天都在叨唸着你哩！小蕭咱先走吧！」沈鷹說罷揚長而去。

古逸飄氣得瞪眼吹鬍，不過心中又實在疼惜雲飛烟，只好悻悻然坐了回去。

×　×　×

沈鷹及蕭穆沉沉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是掌燈時分。

沈鷹拆開綳帶檢視傷口，被駱峯刺傷之處傷口經已結疤，他把綳帶拋開，換了一套衣服，然後開門走去敲古逸飄的門。

古逸飄沒有來開門，蕭穆却自另一個房間出來了。

「咦，那個老傢伙還未回來！小蕭，咱們出去找一找他！」話音未落，只見古逸飄大笑而來，背後跟着一個白衣青年，不是雲飛烟又是誰？

「老鷹，老朽已吩咐小二送一席酒筵到你房中。咳，原來烟姪女早已到了兩天啦，剛才她到酒樓晚飯才讓老朽尋着！」

四人坐回房中不久，店小二便把酒菜送來，四人邊吃邊談，雲飛烟道：「叔叔，你說那個白衣幪面人便是眞兇？」

「很有可能，若非幕後指使人也是與駱峯同樣的貨色，否則老夫跟小蕭戴着面具，他又何能認得？何況他襲擊的又是老夫！」

沈鷹頓了一頓又道：「現在最令老夫難明的便是那尊玉佛！祂到底跟蔣氏有什麼關係？」

「莫非是蔣夫人以前的情人的信物？」雲飛烟道：「那幅字不是隱約透出情思麼？」

「老夫也是如此推測，問題是這件信物對那人必定十分重要，所以他才會着駱峯去取！」

古逸飄道：「你又何能知道駱大俠到卓家莊是爲了那尊玉佛的？」

「第一點，駱峯第一次去殺蔣夫人時讓蔣氏有機會呼喚，以駱峯的身手要殺一個無拳無勇的女人絕對不會有此情況，因此老夫的看法是駱峯對蔣氏迫供，爲的就是這件東西！因爲駱峯若是爲財，他應該把書房中的古董取走，他不取這些，却偏取走蔣氏的首飾！」

古逸飄又道：「第二點呢？」

「假如駱峯是志在殺人，那麼他第二次便不可能再到清心閣蔣氏的寢室了，這顯然他對蔣氏的居所有莫大興趣！由此推測這尊玉佛便是駱峯所要之物！何況在駱家莊時，老夫跟他談及此事，他亦不否認，只是說老夫勘不破玉佛的秘密而已！」

古逸飄道：「未知老鷹可否借一借那尊玉佛與老朽觀看？」

「有何不可，老夫也希望你能看出其中的玄妙！」沈鷹隨即把玉佛取出交與古逸飄觀看。

古逸飄把玩了一會，嘖嘖稱奇。

沈鷹笑罵道：「老夫可不是叫你欣賞這尊玉佛的手藝的！」

古逸飄老臉一熱，連忙就在燈光下照望起來。「這尊玉佛是實心的，能藏有什麼秘密？而且這又只是一尊尋常的笑佛而已！除了玉質及手工俱屬上乘之外，也沒什麼特別嘛！」

沈鷹嘆了一口氣，手一伸便把玉佛取了回來。「今夜讓老夫再仔細把他看個詳細！」

蕭穆突道：「頭兒，假定這尊玉佛是某人昔時送與蔣氏之定情之物，後來可能因爲某種原因使這段姻緣未能撮成。但對方既把此物送出，他又何必苦苦不擇手段來強取？而且還是在二十多年之後才來取。這其中好像還有頗多令人難解的謎！」

沈鷹心頭一震道：「還是小蕭精細，老夫也還未曾想到這個問題！咳，這其中果然難以自圓其說，咱再推敲一下吧！」

過了良久，沈鷹苦笑一聲。「老夫只能肯定一件事，這尊玉佛對那人來說必定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只怕要有進一步的資料才能勘破其中的關鍵了！」

談了一陣，古逸飄與趣索然，便返回自己的房間，蕭穆及雲飛烟也相繼辭退。

沈鷹泡了一個熱澡，精神大佳，便就燈仔細觀看玉佛起來。

夜裏沒有雪，但風却更猛，四處都是風吹百物之聲。

風聲把二更的梆子聲遠遠送來，沈鷹仍然毫沒倦意地細看，甚至連衣紋也不曾漏過，案子到此已至最後關鍵的時候，只要勘出玉佛所藏之謎，水落石出便指日可期。可是千推萬敲一遍又一遍的細看，都未有任何發現，他不禁有點灰心。

多年來的經驗告訴他，很多事情往往在多堅持一會的情況下便能整個形勢完全改觀。他伸了一下懶腰，決定再由頭看一遍，就在此時他忽然聽見屋瓦上有個極其輕微的聲音傳來，他一怔之下，連忙把蜡燭吹熄。

刹那間，屋頂上「嘩啦」一聲暴響，沙塵破瓦迎頭淋下，沈鷹知道來了強敵，急切間抄起桌上的烟桿，又把玉佛匆匆塞入懷中。

說時遲，那時快，一股凌厲的勁風經已襲至，黑暗中雙眼尚未習慣，沈鷹只得倉猝後退。這一切尚未稍止，另一股更加凌厲的掌風已向他胸膛湧至！

沈鷹的左手尚在衣襟中未曾探出來，右手烟桿，未能抵抗，急切間腦中靈光一現，身子直竄起來！

那股掌風好似長了眼睛似的，改了個方向，自下向上湧到！

沈鷹猛吸一口氣，身子乘勢飄起自破洞中竄出。一立足屋瓦，一陣冷風襲至，沈鷹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夜色如同黑漆般暗，偶爾只有一兩顆星星閃着微光。

這刹那，蕭穆等人的房間才有了反應，大概是被那聲破瓦的聲音驚醒。

沈鷹剛喘了一口氣，瓦洞中幾乎與他前脚跟着後脚地飛起一條黑影，那人身子尚未落地，又一掌朝沈鷹擊去！

沈鷹心頭冷笑一聲。「老夫難道會怕你不成！」兩脚微沉，把烟桿掛在腰帶上，一雙手掌同時運勁擊出！

這一掌他自忖必勝，因爲對方在半空無處着力，因此存心把對方擱下，運上九成眞力擊出！

不料，掌力連發後對方突然失了踪影，他不由吃了一驚，這刹那一道白光突然自脚底上捲起，好像來自九幽地獄，令人難以忖測！

沈鷹於電光石火間，霍地向後使了個鐵板橋，冰涼陰森的劍氣在他身前一掠而過！他正想飛起左脚反踢對方，忽覺胸前一涼，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急切間雙脚一蹬，身子如箭般向後倒射開去！

一退二丈，這才直起身來，此時才聽到一個「骨轆轆」的聲音以及步履聲，他連忙喝道：「快截住他！」話音剛落，古逸飄已立身屋頂，那條黑影雙掌齊出，一上一下，上襲古逸飄，下擊屋瓦，「嘩啦」又是一陣暴響傳來！

古逸飄猛喝一聲向對方之掌迎去，「蓬」地一聲，雙掌未曾觸及，兩股掌風已在半空相撞，那條黑影身子突然如鳥兒般藉勢飄去，凌空一個轉身向前馳去！

沈鷹在這刹那才發現自己的衣襟已被凌厲的劍氣割裂，北風吹打在胸膛上，陣陣冰寒，他手掌一探，喚一聲苦也，原來那尊玉佛已不知去向！

此刻，那條黑影傳來一陣無比歡愉的笑聲，沈鷹抬頭一望，忙叫道：「老傢伙不要追了！」

古逸飄也自知追不上對方，連忙回身奔來。「老鷹，你受了傷？」

沈鷹苦笑一聲，道：「身子倒是絲毫未損，可是那尊玉佛却不見了！」

雲飛烟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這如何是好？」

蕭穆接道：「看來這正是此人來此的目的！」

沈鷹喝道：「還不快找找！」

此刻，客棧內的住客都紛紛開門探看，那個掌櫃更是哭喪着臉孔，蕭穆連忙塞了兩錠銀子給他。「掌櫃，這是賠償你的損失，假如不够，咱們自當照欵賠償！」

沈鷹却吩咐店小二把所有的燈火亮了起來，同時揚聲道：「老夫是官府中人，剛才來了一個強盜打掉了老夫的一尊玉佛，任何人假如拾到的請交回來，無論好壞老夫都將略致薄酬！」

這下子客棧登時鬧開了，人人都低頭四處檢視。鬧了個多更次，天已將亮，那掌櫃道：「大人，那尊玉佛大概已被強盜檢去了，咱連個破片兒都找不到！」

沈鷹說道：「再找，找到的賞銀五十兩！」

俗語云，有錢使得鬼推磨，衆人便又提起精神找尋起來，再過一會兒，天色經已亮了，不但那尊玉佛未曾找到，連個破片兒也不見，衆人都放棄了發財的美夢，紛紛準備盥洗上路。

沈鷹的臉色青鐵一般難看，喝道：「

所有地方都巳看過了麼？」

蕭穆道：「每個房間屬下都巳查過，連廚房也看過了，却毫沒發現！」

沈鷹冷哼一聲，揚聲道：「所有人等離開之前都要經過搜身！」

衆住客雖然心頭不願，可是又懾着官威，只得唯唯喏喏應着。

沈鷹走至古逸飄房間坐下，古逸飄連忙安慰他道：「老鷹，咱也是數十年的朋友了，說句得罪的話，這尊玉佛假如不失，可能會要了你的老命，現在相信反而平安了！這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沈鷹怒道：「失了這尊玉佛，叫老夫如何破案，讓個不明來歷的人把老夫的金漆招牌砸碎，老夫無論如何也嚥不下這口氣的了！」

古逸飄知他心情不好，忙道：「也許沒有了那尊玉佛反而能勘破案子的關鍵也未定！」

「沒了玉佛如何勘破案子的關鍵，老傢伙請你說來聽聽！」

「老朽假如知道，早就成了古神捕啦！」古逸飄長嘆一聲，「老鷹你冷靜再想一下，也許另有發展！」

沈鷹也長長嘆了一口氣，裝起烟來，狠狠地抽吸着。

剛吸了兩口，門板突然被人急促地敲起來。沈鷹粗暴地喝問道：「誰？」

只見掌櫃的聲音傳了進來：「大人，大人快，快開門……那玉佛……」

沈鷹如一陣風般衝了上前，一手把房門拉開。「玉佛找到了？在那裏？」

掌櫃連忙把玉佛遞了上來。「不知大人失去的是不是這一尊？那是廚子在麵粉中尋到的！」

沈鷹伸手接來，向玉佛吹了一口氣，把沾在上面的麵粉吹掉，只見那尊玉佛的頭部巳不知去向，但看那衣紋的刻工顯然正是自己失去的那一尊，他忙道：「還有一個頭，快再去麵粉中找一找，賞銀等一下老夫自會派人送去！」

那掌櫃連忙哈腰退開。沈鷹重新坐在桌前，用手掌撫了一陣，此刻藏在玉佛衣紋上的麵粉幾巳掉淨，只在某處留下淡淡地一撮，沈鷹下意識地伸手去揩拭，就在他目光一落之際，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他整個人都興奮地跳了起來。

古逸飄見狀連忙奔跑過來，問道：「怎樣啦老鷹？」

沈鷹指着那處麵粉，顫聲道：「你看看這裏！」

古逸飄看了一會，才看出那尚有麵粉黏住的衣紋竟然出現了兩個白字：少林。

這刹那，古逸飄也是心頭大跳，脫口道：「這是什麼意思？」

「少林，自然是嵩山少林寺啦！」

「不一定吧……也許是另有含義也未定！」

沈鷹冷冷地道：「等下老夫再告訴你這個原因！」

「這兩個白字怎會突然出現？」

「這兩個字刻得十分奇妙，若非沾上白粉，根本難以察覺，不過這兩個大概是另一個人加上去，因此便刻得較深了，沿在衣紋上的麵粉，一拭便掉了，只有這幾刀因爲刻得較深麵粉不容易掉，所以才把這兩個字顯露出來！」

古逸飄嘆息道：「這尊玉佛的秘密原來在這裏，老朽一直留意它是否中空，內裏藏有什麼足以洩露那人的身份的秘密，想不到……」

沈鷹截口道：「老夫何嘗不是如此，那時候雖然看得仔細，却只是一條紋一條紋的孤立地研究，而沒有把它們聯合起來看，若非如此，只怕這個秘密也不知至何時才能被勘破！這眞的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

古逸飄哈哈一笑。「對那人來說，大概也是始料不及，因爲他想把秘密毀去，沒想到反而把秘密顯露了出來。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頓又說道：「但只憑這少林兩個字，你又如何把兇手查出來呢？」

「有了這兩個字，一切便好辦了！說不得慧空禪師知道此物本是何人之物，這樣便簡單得多啦！」

古逸飄也是精神一振。「你想上少林找慧空禪師？」

沈鷹道：「不得不如此！」

「老朽跟你跑一趟！嗯，你剛才說你可以證實這兩個字是指嵩山少林寺，那是什麼道理？」

「老夫記起邯鄲城中那個段財主的話來！」

「他如何說？」

「他轉述了一次卓康福醉後對他之言，有些人外表道貌岸然，骨子裏却是另一回事……比如和尚表面四大皆空，實際上可能比一個普通人還要骯髒！」

古逸飄道：「你便是由此得出這個決論？」

「正是。何況和尚和玉佛不是結下了不解之緣麼？何況尚有蔣氏的那幅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字！」

「和尚跟蔣氏有情？咳，你先把設想說一下吧，老朽腦子還是轉不過來！」

「到該說之時，老夫自會告訴你，現在咱們該做的便是準備前往嵩山！」

寃孽

北風怒吼，白雪飄飛，飛鳥絕，行人稀。

四匹健馬迎風而馳，爲首一人頂門上一片光禿，衣衫單薄，在寒風中沒有絲毫畏懼之色，頻頻揮鞭催騎，此人正是「神眼禿鷹」沈鷹，背後的三人依次是雲飛烟，蕭穆及古逸飄。

這天他們到了登封縣城外的一座破廟裏過夜，雲飛烟生了一堆火，衆人圍火取暖。

古逸飄鱉了幾天，忍不住問道：「老鷹，假如少林寺眞的有個和尚跟蔣氏有情，但這又關乎這尊玉佛什麼事？他若不急着收回玉佛，這個秘密也不會揭開，即使別人看到少林這兩字也不容易跟少林寺的和尚連在一起，這其中還有什麼原因？」

沈鷹道：「這一點老夫還不敢肯定，不過，你忘了百能那些話？少林寺正在準備選舉下一任的掌門人，假如這件事萬一給傳了出去，對他必定有極大的影响！」

「你是說此人有資格成爲候選人？」

「必是如此，他可能野心極大，志在必得，所以絕不能使秘密外洩，故此，儘管機會極微，他還是不讓它有任何破壞他前途的意外發生！」

「那麼這又與駱大俠有什麼關係？」

「駱峯只是他的一個代理人而巳。大概他放心不了，故此又親自下山……」沈鷹說到這裏，心頭一跳，改口道：「如此說來百能可有莫大的嫌疑了！」

古逸飄心頭一跳，怔怔地道：「不會吧，老朽見他寶相莊嚴……」

沈鷹冷笑一聲，截口道：「卓康福的話你忘記了麼？何況尚有一句老話，知人口臉不知心，假如咱們能找到卓康福或者蔣玉梅的原籍，便有機會使全案瞭然！」

再談了一會，遠處傳來了鷄啼，蕭穆道：「原來這附近尚有人家。」

沈鷹道：「歇息一會吧！」呼地拍出一掌把火壓熄。

衆人調息了一陣，天色經巳亮了，便牽着馬走出小廟，清晨北風依然頗爲凜烈，刀鋒般利的風吹在身上頗有裂膚之痛。

走了一忽，便見前頭有個小村莊，沈鷹翻身上馬急步馳去，到得村前見有一個青年在門前打掃積雪，沈鷹道：「請問小哥，貴村叫什麼名字？」

那個青年抬起頭來，不很高興地道：「清風村！」

沈鷹耐着性子再問：「小哥貴姓？」

那青年反問：「什麼事？」

沈鷹哼了一聲。「老夫是官府中人，只想問你一句話，貴村可有姓蔣的？」

那青年仍不甚高興地道：「誰不知道咱清風村全都是姓蔣的！」

沈鷹心頭一跳，又道：「附近可有其他村莊有姓蔣的？」

青年搖搖頭，道：「方圓數十里，只咱一條村姓蔣。長官問這個……」

沈鷹截口道：「那麼小哥可曾聽過一個叫做蔣玉梅的名字麼？她是不是貴村人氏？」

那青年又搖搖頭道：「這個倒未曾聽過。」

沈鷹微感失望，正想到別家去打聽，忽見木門「呀」地一聲打開，一個老頭探頭出來，問道：「小三子你跟誰說話？」

那個名做小三子的青年道：「爹，這個官長要打探一個姓蔣的人！」

那老頭驚訝地望了沈鷹一眼，輕聲問道：「不知長官要打探什麼人？」

沈鷹連忙翻身下馬拱手道：「老夫想打探一個叫蔣玉梅的人，你可曾聽過？」

老頭一怔，道：「玉梅犯了王法麼？哎，對啦，她現在在那裏？」

沈鷹心頭大喜，忙道：「老丈你認得她？」

老頭嘆了一口氣，道：「外頭風大，請長官進來喝杯茶。」

「如此多謝，小簫你看住馬匹！」沈鷹連忙跟老頭進去。

那老頭叫他老伴倒熱茶，沈鷹忙道：「不必客氣，老夫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聽了話便得離開了。」

「大人想問些什麼？」

「老丈跟蔣玉梅家很熟？未知她家人住在何處？」

老頭道：「玉梅一家巳死了好多年了，咳，現在村中還知道她的人巳不多！」

「老丈可知她因何搬到河北去？」

「她搬到河北去麼？這個連老朽也不知道！」

沈鷹一陣失望，但仍不心息地道：「不知老丈知道了些什麼？實與你說，蔣玉梅跟她夫婿同時被人殺死了，老夫便是負責查這件案子的！」

「什麼？玉梅讓人殺死了？是誰殺的，咳咳，她一家眞的不幸！」

「如何不幸，請老丈說一說。」

「玉梅離開後，不久他爹娘不知如何便被火燒死了！當時她家便在老朽隔隣，那時候老朽還有幾斤力，便拚命把她爹抱出火窟，但也於事無補……」老頭拭一拭眼又道：「她夫婿是否是卓康福？」

「正是，咦，你爲何說玉梅是離開的？她不是嫁出去的麼？」

老頭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也是蔣老頭臨死之前告訴老朽的，原來玉梅被一個和尚因姦成孕，幸而那和尚尚有點良心，送了一大筆銀子給她。可是和尚豈能娶妻？是以玉梅姪女只好跟他表哥卓康福商量……」

沈鷹截口道：「卓康福肯娶她麼？」

「玉梅沒叫他要，她把和尚那筆錢取了一點留給父母，便要卓康福帶她遠離他鄉，名義上當然是嫁給他，那時卓康福屢考不中，連吃飯也成問題，加上他對他表妹本就有意思，便毅然答應了，玉梅嫁出去不久，他倆便不見踪跡了，大概是搬到遠方了，後來玉梅還曾經託人送了一筆錢回家，可惜那時候蔣老夫婦巳經被火燒死了！」

沈鷹心頭大震，此刻很多難解之謎都巳豁然而通，禁不住道：「原來如此！」

老頭又道：「蔣老頭把這些話告訴老朽，只是希望他日玉梅若有孩子來此，便要老朽帶他到墓上拜一拜他，沒想到現在連……唉！」

沈鷹又道：「蔣老頭可有告訴你，有關那個和尚的事麼？」

「這可沒有，聽說連玉梅自己也不清楚。」

「那場火是如何失的？」

「這個老朽也不知道，總之是在半夜起火的。」

「這豈不是場怪火？」沈鷹心中忖道：「若非和尚幹的，便是駱峯放的火。」看看再問不出什麼來，沈鷹等便向老頭告辭。

上了馬之後，古逸飄道：「老鷹，有時老朽眞的很仰慕你的運氣，偌大的一個河南，讓你一問便問着了，這是你的運氣還是和尚的霉氣！」

「是和尚的霉氣！」沈鷹淡淡地道：「人總不會整天行好運，即使行好運，也會有一定的緣由的！」

古逸飄哈哈一笑。「難道你早巳知道蔣玉梅的原籍在此處？」

「也可以如此說！」沈鷹道：「在許昌時老夫便巳估計到幾件事！」

「那幾件事？」

「第一件，駱峯的哥哥可能還沒有死，只是出了家，只因爲他的武功都是由乃

兄自寺中送拳經劍譜與他，他自然不會把眞相告訴別人。」

古逸飄點頭道：「有理！」

「後來既然知道駱峯之兄是在少林寺出家，駱峯又住在摩天嶺下，他們之間的聯絡必在少林寺之南，摩天嶺之北這條綫上，但駱峯之兄既然是出家人行動必然不太方便，因此老夫便判定他們接頭的地點必非在嵩山之下（因爲太危險），也不會離嵩山太遠，因此才來此處調查！」

古逸飄嘆了一口氣。「老鷹，現在老朽算服了你啦！一個人之盛名確非全憑運氣可以得到的。」

「老夫又如此設想，駱峯之兄必是於某次下山與其弟接頭時，剛巧碰上蔣玉梅，那時也許他出家不太久，定力不够，也許另有咱們不知的因素而把蔣玉梅强姦了，那時候他可能有意還俗，所以事後還送了一尊玉佛與她，作爲信物，後來不知怎樣却反悔了！」

蕭穆接道：「依屬下之見，當時蔣玉梅可能也全非 被迫的情況下失身的，否則她過了二十多年也不會對他仍然念念不忘，不但把玉佛珍藏起來，同時還寫下那十六個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字！」

「對，大槪她久候對方不到，才在居所弄了個佛堂……哎！」沈鷹感嘆地道：「看來蔣玉梅用情之深也非常人能及！」

蕭穆嘆道：「那個卓康福何嘗不是生活在痛苦中?他暗戀表妹，表妹却偏愛上一個和尚，他在無可奈何中只能隔夜去書房過夜，還還心願！」

古逸飄道：「老鷹你又如何知道那人當時有心還俗？」

「蔣玉梅那筆錢是和尚送的，那時和尚身上必無可能帶着這麼多錢下山，那必是在事後他到附近打刼得來的，只不過他後來又爲何會反悔，咱便無從知道了！」

雲飛烟道：「卓湛只怕也不知自己的身世！」

「這個自然啦，蔣玉梅在和尚未曾找上來時，自不會把秘密告訴兒子，否則她也不會把玉佛藏在壁洞中了！」

古逸飄却道：「老鷹，咱們現在又如何？」

「當然是上嵩山少林寺啦！不過，老夫還得計議一下，因爲那和尚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絕不簡單，並不容易對付！」回頭對雲飛烟道：「少林寺不歡迎女客，烟兒你便到邯鄲走一趟吧，把雲燕十八騎帶到嵩山下，老夫辦好事自會下山跟你們會合！」

雲飛烟心中不願，却又不敢違他之意，只好乘馬北上。

少林寺中

少林寺位于嵩山少室山北麓之五乳峯下，面對羣峯岩石峻峭，令人望而却步。這些天險在沈鷹，古逸飄及蕭穆眼中，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來至寺前，便給幾個知客的和尚攔住了。「請施主停步，敝寺因有要事暫停讓香客進香，請施主由原路退回！」

沈鷹道：「尚未請敎大師法號。」

「貧僧圓靈，敢問施主貴姓？」

「在下沈鷹，有要事見貴派掌門慧空禪師！」

「對不起，敝掌門暫不見客，請施主原諒！」

沈鷹微微一笑。「那是因爲貴派正欲推選下任的掌門人選？」

圓靈一怔，合什道：「阿彌陀佛，沈施主既然已知道，便請不要再令貧僧難爲了。」

「煩你告訴貴掌門一聲，就說在下是爲此而來的，希望他能賜見！」

一個年輕點的和尚嗔道：「少林寺選舉掌門人之事，不准外人來管，施主不必多言！」

沈鷹臉色一沉。「這件事對貴派有益無害，大師爲何不行個方便？」

「師兄不要聽他胡言亂語，掌門即使有空也不會接見他，少林寺的大事讓外人來管，傳出去，豈不讓江湖上的其他門派恥笑！」

圓靈比較沉穩，合什道：「施主若眞的誠心晋見敝掌門，請於一個月之後再來吧！」

「可惜一個月之後已經太遲了。」

圓靈道：「請施主明言！」

「在下作個比喻，假如貴派的掌門候選人中有一個不良份子混在其中，一月之後他可能當選了，那麼是不是太遲了。」

那個年輕的和尚怒道：「敝派有什麼不良份子參與其中?他們全都是經過各院推薦的，豈有什麼……」

沈鷹也怒道：「你敢保證麼?老夫若不是掌握到證據，豈敢來貴派撒野，請去問一問百侶及百德兩位他們便知道老夫之爲人！」

圓靈想了一下，道：「那麼請施主稍待片刻，待貧僧入去禀報。」

不一會兒，只見圓靈帶着百德大師出來。「沈施主別來無恙乎?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

沈鷹嘆道：「一言難盡，未知貴掌門肯否賜見?」

「貧僧正是遵掌門之令來接施主的，請施主們跟貧僧入寺。」

「如此甚佳，請大師帶路。」

百德把沈鷹引至客房，小和尚送上香茗，並把門帶上。沈鷹喝了一口，只覺茶香撲鼻，喝之心神爲之一曠，煩悶的心情也似爲之輕鬆不少。

百德道：「敝掌門正在主持一點事，待會兒自會接見施主，嗯，不知施主到底掌握了敝寺那個弟子有不法之行爲?」

沈鷹嘆息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不是沈某信不過大師，看來還是待貴掌門來到時才一齊參詳吧！」

百德臉上閃過一絲詭異兩分不信的神色道：「眞的有這般嚴重麼?阿彌陀佛，假如眞有其事施主確是敝派之恩人！」

「老夫也不希望這是眞實的，可是他偏又確有其事！」沈鷹道：「不過老夫還是希望沒有看錯人！」

房裏登時沉默了下來，古逸飄及蕭穆在此環境之下，都不敢胡亂開口。

不一會兒，幾個小和尚抬了一席素席入來，百德連忙招呼他們進食。

剛吃飽不久，只見一個小和尚來禀告

，說慧空禪師請沈鷹他們過去。

沈鷹等人忙跟着小和尚走去，冬天晝短夜長，天色經已暗了，小和尚提着燈引路，穿過重重的殿宇庭院，小和尚才停在一間耳房前。「啓禀方丈，沈施主經已來到。」

房門突然無風自開，只見房中排放了不少個蒲團，當中坐着一個面目清癯，一道白眉長長垂下，滿面慈祥的老和尚，此人便是被尊爲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寺掌門慧空禪師，他今年經已將近九十歲，望之仍然頗爲壯健，沈鷹等不由矮身向他跪拜起來。

慧空禪師哈哈一笑，長袖一揖，發出一股柔和之袖風把沈鷹下跪之勢止住。「施主遠道而來，萬不可行此大禮，何況數月前敝派尚欠施主一次人情，來，快請坐下。」

沈鷹等人再三推辭不得才盤膝坐下，小和尚把門帶上，慧空又道：「百德，你也坐下吧！」

百德坐下之後，沈鷹便急不及待地道：「禪師身子壯健如昔，因何急急要推選下任的掌門人？」

慧空禪師哈哈一笑。「老衲已屆九十高齡，雖然身子一向平安，但人力終難敵天意，老衲自知最多只有兩年之壽元，故此提前卸下重任，好將有限的餘年放在硏究佛學之上。」

「原來如此。」沈鷹道：「晚輩不敢叨擾禪師太久，現在便把來意告訴禪師參詳吧。」

「老衲洗耳恭聽，但請施主直言無妨好了。」

沈鷹於是由司馬城在關外碰見雲燕十八騎之事說起，一直說至在清風村之調查爲止，足足說了一個更次才總算把來龍去脈說清楚，說罷沈鷹雙手把那尊破損的玉佛遞上。「請禪師過目！」

慧空禪師接過來一望，道：「這確是敝派之物，看來施主之推測頗有可能。」

沈鷹心頭一喜，急問道：「未知此物爲貴派何人所有之物?」

慧空禪師沉吟了一陣，這才嘆了一聲道：「這本是敝寺的一個弟子所有，不過他已物化多年了！」

沈鷹心頭登時一沉，輕聲道：「但不知此人法號如何稱呼?」

「瘋頭陀之名施主在三十年前可能也有個耳聞吧!他後來加入了敝寺，家師叔賜了他一個法號叫慧心，老僧與他雖屬師兄弟，但敝師弟平日瘋瘋癲癲，跟寺內的人都談不來，後來他索性整天關在禪房內學佛，不久便物化了。這件玉佛便是敝師弟之物，老衲在一次偶然中見過，也曾取來欣賞過，據敝師弟說這是他親手雕刻的！他一向最爲信仰笑佛，故刻之以示虔誠，却不知這物現在又流落至何方！」

沈鷹聽了慧空之言，心頭一沉，道：「禪師認爲這物有可能流落在俗世中？」

慧空坦言道：「事實也是如此，起碼那個姓蔣的女施主已保存了不少年。」

「禪師不承認這件案子是貴派弟子所爲的?」

慧空微微一笑，反問道：「施主懷疑誰?」

沈鷹一字一頓地道：「百能大師！」

「因爲他那個時候剛好在許昌?」

「正是，禪師不認爲他是最有嫌疑的麼?」

慧空禪師哈哈一笑，拿眼望了百德一眼，百德忙道：「施主可能弄錯了，百能師弟三年來未曾踏出本寺一步！」

「什麼?」古逸飄失聲叫了起來，「當時老朽也曾在場！」

「請問施主以前可曾與他見過臉?」

「這可未曾！」古逸飄尷尬地一笑，「老朽在路上碰上他，見他寶相莊嚴，是以上前跟他搭訕的，這個，這個法號，可是他……他自己說的！」

沈鷹不悅地道：「老古你也眞糊塗，怎地不把這情況告訴老夫！」

古逸飄臉上一熱，訕訕地道：「老朽又怎會知道連和尚也有假的！」

慧空哈哈一笑。「兩位遠來是客，就在此過一夜吧！」

老禪師話中之意，任誰都聽得明白，偏沈鷹假裝不懂。厚着臉皮道：「請問貴派的候選人中可有一個喚百能的否?」

慧空禪師道：「有。百德，你去叫百能過來一趟，讓施主認一認！」

百德連忙出去，不一陣便帶了一個身材矮小，年在五十左右的和尚走進來。慧空禪師道：「百能快來跟這位沈施主見見面！」

沈鷹望了他一眼，苦笑一聲，只跟他略爲寒暄兩句，便興趣索然。

慧空禪師道：「如何?」

沈鷹道：「完全不同。」他心頭一動，突然以「傳音入密」道：「禪師，請問百能大師當選的機會如何?」

慧空沉吟了一下，同樣傳音道：「機會不錯。施主認爲如何?」

「選舉大會進行已到何階段?」

「明天開始是選舉人上台闡述佛理，大概要舉行五天才能完成。」

「晚輩想在此觀禮，不知禪師能否答允?」

慧空沉吟了好一陣，才點頭道：「依規矩是不行，不過衝着前幾個月施主替敝派尋找失踪弟子的份上，便破例一次，不過老衲有兩個條件……」

沈鷹急傳音道：「請禪師把條件說來聽聽。」

「第一，貴友不能參加，第二點便是不許施主搗亂，以及不得站立在台前，施主能答應?」

沈鷹道：「晚輩願意遵守，請禪師放心!不過晚輩也有個請求，不知禪師能否答應?」

慧空眉頭一掀，傳音道：「請施主明言。」

「晚輩的行踪不想讓別人知道，也請禪師替晚輩安排一個秘密的藏身之所，但該處又不能離台太遠！」

慧空禪師頷首道：「這個倒不成問題，老衲便一併答應施主！」

× × ×

當曙光剛照到毘盧殿前，嘹亮沉實的鐘聲便一道道傳來。

殿前石階下坐滿了老少和尚，台上一字橫排坐了不少年老的和尚，慧空坐在當

中的一塊蒲團上，其他的大概便是各院的主持。

殿前廣場上長着不少棵參天的古柏，沈鷹一早便藏在其中一棵樹上。

當陽光照到殿門上的那塊刻着西方聖人的匾額上時，鐘聲便止住了。

接着只見慧空禪師站了起來，他只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便宣佈開始，跟着另一個白鬍子的老和尚高聲唱道：「請百相上台講學。」

只見一個高大的和尚走上石階，坐在最前的一塊蒲團上，喧了一聲佛號，便摘了一段法華經的經文闡述起來。

沈鷹一見此人絕非自己所見之人，便也無心聽之，百相講罷，又有一個喚百無的和尚上台，一直講到日至中天才暫停吃素，沈鷹不敢露身，在樹上啃了一個窩窩頭便算了。

下午，北風轉烈，太陽也被烏雲遮住，天色陰陰沉沉，跟場上的沉寂倒十分配合。

下午百能第一個上台，北風雖大，但他每字每句都清楚地傳送到衆人的耳中，沈鷹心中暗嘆道：「難怪老禪師也看得起他！」

一連三天，沈鷹都沒有什麼發現，直至第四天下午一個喚百度的和尚上台，沈鷹才注視起來。

這個和尚圓臉跟那個自稱百能的有點相像，可是臉色蠟黃，雙頰凹下，又不甚相像。從聲音又聽不出來，沈鷹心中十分詫異，却想不出什麼辦法來相試。

過了好一陣，眼看和尚即將下台，沈鷹一急之下，腦中靈光倏地一現，連忙運起功來，凝氣成音遠遠向和尚傳過來，他只說了十六個字：「是情非情，靈台不明；是緣非緣，苦海無邊！」

那個和尚臉色一變，倏地自地上跳了起來。

白鬚老和尚喝道：「百度，你目無尊長，還不快向掌門道歉！」

百度忙說道：「啓禀師叔，場中有奸細！」

「哦？在那裏？」

「弟子……」百度目光四處一掃，嚅嚅地道：「弟子還不知道！」

「放肆，還不再繼續！」

百度只好再度坐下講學，沈鷹又傳音道：「駱老哥你當初跟蔣玉梅山盟海誓，後來怎地又變心了？」

百度禪師誦道：「我今病者，皆從孽生，孽由心起，本無處境，反見心源，孽非可得……」

沈鷹又道：「你若變心也便罷了，如何要把她殺死？你又知道否？你連自己的弟弟及侄兒都害死了，你不怕死後要下阿鼻地獄，受那刀剮火煎之罰麼？」

「……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百度忽道：「我沒殺她！」

此言一出場中羣僧都是一愕，心想「心性清淨」下面那句「所苦消除」，百度斷無唸錯之理，數十隻眼睛都瞪着百度。跟百度較熟的却道：「百度今日怎地心神不附！」

那白鬚老和尚喝道：「你下去吧！」

百度道：「剛才有人跟弟子說話！」

老和尚厲聲道：「誰？在那裏？」

百度向柏樹一指。「弟子聽出他躲在樹上！」

話音未落，只見樹中衝起一條灰影，羣僧嘩然，立即把沈鷹團團圍住。

孽障

慧空一眼看到沈鷹臉色登時一沉，淡淡地道：「老衲叫施主不可偸偸來此地，施主怎地不聽老衲之言！」

沈鷹一怔，心念一轉隨即明白慧空的苦衷，便道：「晚輩忍不住要來看看！」

「世上本無物，衆生皆幻象，和尚講佛有什麼好看的？難道施主也想剃度出家嗎？」

沈鷹道：「因爲有個和尚在二三十年前下山强姦了一個女子，後來這和尚逐漸受到寺裏的重用，更有機會晋陞爲掌門人，於是他便派人把那女人殺掉了！晚輩來此便是來認人的！」

白鬚和尚沉聲道：「一個山野和尚，敗壞佛門清規，施主便把這筆賬算在敝寺頭上？」

「晚輩有證物可證明是貴寺弟子所爲的！」此言一出，羣僧更是嘩然，有些忍不住罵了起來。

慧空猛喧了一聲佛號，羣僧耳朵嗡嗡作响，登時靜了。「施主既有證據請遞上來！慧智師弟煩你把它接來觀看一下。」

那個白鬚老和尚應了一聲，把那尊破損的玉佛接了過來，目光一落，咦了一聲，沉吟地道：「掌門師兄，此物好像是慧心師弟生前之物……」

慧空接手過來假意看了一番，然後傳與其他人。台上那些老和尚看過之後，齊道：「此物果像是慧心師弟之物！」

慧空問道：「請問施主此物自何處得來？」

沈鷹面對羣僧便把整件案子由頭至尾說了一遍。

慧空又道：「這件事跟百度有何關係呢？」

「晚輩在許昌曾經見過他，那時他却自稱是百能。」

「眞的如此麼？你再看清楚，當時他的確是這個容貌？」

沈鷹再看了百度一眼，道：「當時他臉頰飽滿，臉色甚佳，如今却……不過，晚輩唸了那首蔣玉梅的遺詩，他便忍不住跳了起來，這證明他必與這件事有關！」

慧空道：「百度你承認有這事麼？」

百度跪下道：「弟子自信未曾有過行差踏錯之舉，望掌門亮察！」

「爲了本寺的清譽，你對這位施主解釋一下吧！」

百度轉過頭來，目光掠過一絲殺機，隨即目光低垂合什道：「施主大概弄錯人了，貧僧今生從未去過許昌，施主假如不信，貧僧可在佛祖之前發下大誓！」

「這倒不必。」沈鷹抬頭對慧空道：「老禪師，請問百度俗姓什麼？」

慧智接道：「姓駱。」

「他上月可曾下山？」

「有。」

「這不就行了？」

慧智道：「他俗姓雖是駱，但是這豈能證明他便是駱峯的哥哥以及是幕後指使人？更不能證明他曾犯色戒！」

沈鷹輕咳一聲，又問道：「請問百度俗名是什麼？」

另一個老和尚道：「老衲是替他剃度的，依稀記得他俗名一個淼字！」

沈鷹臉露笑容，道：「蔣玉梅之子單名一個湛字，湛者水深也，淼者也是指水之深浩，蔣玉梅替其子取此字用意不是昭然若揭麼？」

老和尚白眉一皺。「施主不嫌這點牽强附會麼？」

百度道：「施主職責心重令人欽佩，但品格却極差，指鹿爲馬，豈非經常寃枉好人？況且擅自闖入敝派重地，莫非不把敝寺看在眼中？」

這句話十分厲害，表面上並不太過份，可是却極具煽情之效，羣僧又再鬧了起來，沈鷹暗暗叫苦。

慧空道：「施主尚有何話好說？」

沈鷹吸了一口氣，問道：「請問百度責司何職？」

「藏經閣副主持。」

沈鷹心頭又是一跳，連忙把自駱峯家中搜到的那本手抄掌經遞了上去。「這是晚輩在駱峯家中搜到的，晚輩懷疑這是百度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方便暗中抄下送與其弟的！」

慧空接來一望，臉色登時一變，沉吟道：「看紙質此書抄寫時離今最少已有二十年，當時他還沒有資格入藏經閣！」

沈鷹又是一怔，一時竟說不出話來。慧空又道：「施主如今尚有何話可說？」

沈鷹苦笑道：「晚輩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如今尚有什麼話好說！」

百度臉色一沉。「如今敝派可要把你捉下，給你個擅闖的罪名了！」

慧智道：「排小羅漢陣！」

剎那，沈鷹但覺眼前一花，三十六個和尚已把他團團圍住。他不禁轉頭望向慧空，只見慧空閉起雙眼，狀似入定，心中不由暗罵起來。那三十個和尚突然在沈鷹四周轉動了起來。沈鷹苦思無計，心中不由暗暗着急起來。

忽見一個燒火頭陀歪歪斜斜地走向石台，慧智喝道：「你來幹什麼？」

那頭陀道：「啓禀掌門人，那尊玉佛是瘋頭陀送與百度的！」

慧智道：「你如何知道？」

慧空雙眼一睜，喝道：「且停！」聲如霹靂，羣僧立時靜了下來，連圍着沈鷹的那幾個和尚也站住不動。

慧空轉對頭陀道：「你如何知道？」

那個頭陀不慌不忙地道：「啓禀掌門，當年瘋頭陀跟小的十分談得來，有一次他自承壽元將盡，小的便向他索取這尊玉佛，他却道他已把玉佛送與百度！」

「這句話可是眞的？」

「弟子不敢打誑！」

百度突然喝道：「胡說！」

頭陀冷笑一聲。「我還知道瘋頭陀教你很多武功，他唸秘訣你用筆錄下來！」

百度面色一變再變，道：「掌門，這頭陀胡言亂語，請掌門把他擒下。」

「爲何要擒下他？他說的假如不符事實，你又何必認眞？」

百度叩頭道：「掌門教訓得是！」

頭陀冷冷道：「那件事我也知道！」

百度臉上殺機一現。「貧僧做了什麼事？」

「强暴蔣玉梅的事！」

「胡說！」百度大怒。

慧空道：「可是你親眼看見！」

頭陀道：「正是弟子親眼所見！」

百度大怒，脫口道：「當時根本沒有人在場！」此言一出，他臉色登時如同死灰，慧空及慧智的臉色同時一沉。百度猛喝一聲，飛起身來一掌望頭陀擊去！

那頭陀斜身一閃，仍然被掌風掃倒，沈鷹暴喝一聲如飛將軍從天而降，烟桿迎風刺出，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百度左掌一圈，雙手改了一個方位向沈鷹斜劈過去！這兩掌乃他畢生功力所聚，掌風壓得附近的人難以呼吸。

沈鷹身子落地，滴溜溜打了個圈，烟咀自百度掌下穿過，斜點百度的乳突穴！

百度正想變招，冷不防背後傳來一度焦雷：「孽障還不住手！」心神不由一散，緊接着肩上一緊一痲，登時攤倒地上，目光一瞥，悲聲叫道：「師父，徒兒…」

剛才那個自言替他剃度的老和尚怒道：「你還有何話好說！」

「弟子無話可說。」百度眼角沁出兩點淚珠。

那個頭陀自地上掙扎起來。「那天弟子下山買柴，半途遇着大雨，便四處找避雨的地方，後來找到一個山洞，却見裏面兩條肉虫正在……」

慧空忙喝道：「挑重要的說！」

「弟子只好到別處避雨，後來經過，却見那洞口地上寫着那十六個字，一個女子抽抽泣泣正在那裏痛哭，弟子問她，她又不說，但弟子却瞥見洞角有尊玉佛，當時弟子也沒有在意，便離開了。剛才聽見這個沈施主的話前後一合才想起來。」

慧空喝道：「孽障你爲何要如此？」

百度身子一抖，澀聲道：「弟子家傳武藝十分低微，因此決定到少林學藝，當初只是想學到武功後便還俗，所以才跟蔣氏……回到寺裏，慧心師叔忽然圓寂，弟子的武功來源無疑被切斷，所以只得再呆下去……後來便逐漸把蔣氏忘掉了。」

「駱峯可是你俗家親弟弟？」

百度點點頭。「後來弟子進了藏經閣後便潛心鑽研武學，更把這件事忘了。」

沈鷹冷冷地道：「只怕你忘不了，否則又怎會叫駱峯去把她殺了？難道一條人命也抵償不了一個掌門的職位？你之所以把她忘掉，絕非勘破色戒，只是色慾爲利慾所征服而已，你想登上掌門職位！」

百度臉色一變，額角在寒風中仍然沁出汗珠。

「你不念蔣玉梅待你之情也就罷了，爲何叫你弟弟去殺自己的兒子？也因此害死了自己的弟弟及侄兒！」

羣僧「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隨即便是連聲的佛號。

百度顫聲地道：「誰說我，貧僧要殺他？貧僧只是不想他在外頭四處亂闖，替貧僧招來麻煩而已！」（以下轉入51頁）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馬騰・文
黃耀基・圖

三闖鳳凰鎮

一塊吉祥地　四週伏煞星

臘月十六，風怒吼，雪漫天。

漫天風雪中，一人一騎在風雪中掙扎着，馳向鳳凰鎮。

鳳凰與閻王

鳳凰鎮座落在豫北一處山區的邊沿。

由於鳳凰鎮處於山裏通向山外的一條孔道上，故此，成爲山裏山外的一個交滙點，貨物的集散地。

鳳凰鎮也因此興旺繁盛。

至於鳳凰鎮名字之由來，據故老相傳，鎮後那座高插入雲的大山上，曾經棲息過一只鳳凰，至於那是哪年哪月那個朝代的事，那就不清楚了，那座大山由於有鳳凰棲息，故取名鳳凰山，而鳳凰鎮也就以山爲名。

× × ×

據說，鳳凰是一種吉祥之鳥。

而有鳳凰出現過的地方，亦必是吉祥之地。

照說，鳳凰鎮亦必是吉祥福地。

但事實却相反。

雖然鳳凰山曾經出現過一只鳳凰，可惜鳳凰鎮不但連鳳毛也沒有出現過，反而出了一位人見人怕的「閻王」。

閻王本是地獄之王，管轄地獄諸鬼。

而鳳凰鎮上的這位「閻王」，却管轄了鳳凰鎮方圓二百里內的地區。

在這位「閻王」的管轄下，鳳凰鎮有如地獄。

× × ×

由於鳳凰鎮地處山區邊沿，交通不便，加上當時民國初立，軍閥割據，忙於爭地盤，搶肥肉，自然不暇理會這荒僻的山鎮，形成了沒人管的眞空地帶。

官府既然不來管，那麼，這「閻王」就憑着他的勢力，順理成章地統治了鳳凰鎮。

在鳳凰鎮方圓二百里內，只要提起「閻王」袁大昌，就連三歲小孩，亦會聞名止哭。

其兇霸可怕，可想而知。

「閻王」袁大昌這個名字，對鳳凰鎮上良善的居民來說，那是災難的代名詞。

「閻王」袁大昌不但包娼庇賭開烟館，弄得鎮上烏烟瘴氣，並且巧立名目，敲壓榨鎮上的居民。

鎮民在袁大昌的淫威下，可說苦不堪言。

曾經有人實在忍受不下去，起而反抗，但那裏鬥得過有人有槍的袁大昌，結果，還不是被袁大昌殺了。

自此之後，鎮民只有任由袁大昌漁肉敹榨，沒有人敢挺身反抗。

而袁大昌亦成了鳳凰鎮的主宰。

初闖鳳凰鎮

雖然天氣嚴寒，風雪漫天，鳳凰鎮依然熱鬧非常。

那冒着風雪馳向鳳凰鎮的一人一騎，終於進入鳳凰鎮。

抖落一身雪花，騎者牽着馬，來到鳳凰居前。

鳳凰居便是鳳凰鎮上最具規模的酒飯館。而老板就是袁大昌。

那牽馬來到鳳凰居前的漢子，看來只有三十多點年紀，連腮鬍、直鼻、濃眉環眼、身材精悍，頭戴一頂掩耳風帽，身穿板面皮短襖，下身穿一條棉褲子，脚穿一雙短皮靴，這一身穿着，與人一種俐落的感覺。

漢子將馬匹拴在飯館旁邊的一根拴馬木樁上，然後再拍落身上的雪花，伸手掀開門口用以擋風雪的厚棉帘子，微一躬腰，跨入飯館內。

還未看清飯館內的格局，一名伙計巳笑着上前哈腰道：「客官請到那邊坐。」

漢子順着伙計的手看過去牆角處有一副空座頭，遂點點頭，跟在那小二身後，走過去。

坐下來，要了酒菜後，漢子一雙精光隱現的眼眸，才從容不迫地慢慢打量着店堂內的食客。

酒與菜先後送上，漢子吃喝起來。

× × ×

由於天氣嚴寒，故此，鳳凰居內喝酒的客人很多。

坐在櫃枱前面的掌櫃，對於那漢子似乎很感興趣，不時偸偸打量着那漢子。

那漢子却似乎毫無所覺，心無旁騖地一心吃喝着。

終於，那漢子吃喝完畢，抹抹咀，招來伙計，結賬離去。

那掌櫃在漢子付鈔時，有意無意地深看了漢子一眼。

待那漢子掀帘出去後，掌櫃的立刻對一個伙計打了個眼色。

那伙計微一點頭，轉身走入後面。

× × ×

漢子走出飯館後，將拴在木樁上的馬匹解開，牽到飯館斜對面的一家小客棧，將馬匹交給客棧伙計牽到馬棚中，要了一個房間，却沒有進去歇息，一逕朝大街那頭走去。

大街上的店舖雖然開門做生意，但生意却很清淡。

這樣的風雪天，一般人家多數窩在家裏，故此街上的行人很稀疏，自然亦很少人去光顧店舖。

漢子冒着風雪，脚步不疾不徐地在街上走着，對於漫天風雪，似乎毫不在乎。

街上的店舖生意雖然清淡，但那些烟館，賭場、妓院，却生意興隆，不斷有人進進出出。

漢子經過這些地方，眉頭總會皺一下，脚步不停地走了過去。

這條大街很長，亦是鳳凰鎮最熱鬧的地方，這漢子却一直走下去，不知他要走去哪裏?

× × ×

一個人在街上走着，只要你不衝撞到什麼人，是不會有人理會你的。

但那漢子走着走着，却在大街盡頭處給三名漢子阻住了去路。

當時街上就只得那漢子一個人在行走，而那三名漢子一字站在大街上，明顯地，是衝着那漢子來的。

那漢子却視若無睹，一直往那三名穿一身短打的漢子走過去。

那三名短打漢子立刻瞪着雙眼，戒備地打量着那漢子。

漢子很快就走到三名短打漢子面前，像這時才發覺到有人攔路般，脚下一窒，停下來，瞧了三名短打漢子一眼，語聲沉渾地道：「三位請讓一讓。」

這漢子的語氣很客氣。

但三名短打漢子却並不退讓開，當中那名禿頂漢子瞪着眼冷冷道：「你是什麼人?憑什麼要咱們讓路?」

明明是自己擋住了人家的去路，人家客氣地請求讓一讓路，不但不讓，還惡言相向，實在蠻橫得可以!

那漢子却毫不動氣，依然淡淡地道：「我只是個路人，不憑什麼要三位讓路，若三位不肯讓路，那我就繞路走好了。」

這漢子說完，擰轉身欲走。

但那禿頂漢子似乎是有意留難，叱喝道：「繞路走?那你是說咱們強橫霸道了?哼，今日你不將姓名來歷說個清楚，別想走!」

聽這口氣，這三名短打漢子分明是有心找碴的!

那繞腮鬍漢子本巳轉身，聞言慢慢將身轉回，雙目中精光一閃即隱，沉穩地道：「三位又是什麼人?爲何一定要我將姓名來歷說出來?」

一頓，語聲冷沉地道：「看三位的樣子，不像官府中人。」

禿頂漢子兇巴巴地瞪眼道：「難道一定要是官府的人，才能盤問你嗎？」

嚥了口口水，囂張地道：「咱們雖然不是官府中人，但你踏入鳳凰鎮，咱們就有權向你盤查！」

繞腮鬍漢子眉毛聳了聳，語聲沉穩地道：「原來是『閻王』手下的小鬼，怪不得如此强橫！」

禿頂漢子臉色一變，厲聲叱道：「放肆！咱大爺的外號也是你叫得的嗎！」

繞腮鬍漢子忽然掀唇露出白亮的牙齒笑道：「放肆的不是我，而是你們這些小鬼！」

禿頂漢子兇暴地瞪視着繞腮鬍漢子。「你這是自尋死路，那就讓咱們送你到地獄吧！」

話落，手在腰間一摸，拔出一把尺長的尖刀，扎刺向繞腮鬍漢子。

繞腮鬍漢子沉哼一聲，腳步微退，偏身一閃，避過禿頂漢子扎刺向他小腹的尖刀。

偏身閃避的同時，右手五指如鈎，抓扣向禿頂漢子執刀右手腕！

但站在禿頂漢子左右的兩名漢子，在禿頂漢子動手的同時，自左右餓狼般撲上，一個手中匕首直取繞腮鬍漢子右脅，另一個手中鐵尺砸向其腦袋！

繞腮鬍漢子出手快如閃電，快得令到禿頂漢子縮手收刀不及，眼看就要被他一把扣抓着右手腕，心中震駭不已。

繞腮鬍漢子若要扣住禿頂漢子的手腕，不是不能。但他却不能不兼顧到左右向他撲擊的兩名漢子，所以他不得不將堪堪抓扣住禿頂漢子的右手一縮，身形同時向後疾退！

「嗖嗖」兩下急風聲中，兩名自左右夾擊的漢子匕首與鐵尺同時刺砸空，但也解救了禿頂漢子。

可惜，他們却解救不了自己。

繞腮鬍漢子身形一退立進，進的速度比退幾乎快了一倍，一雙拳頭同時疾若流星般左右擊向兩名漢子的太陽穴！

兩名漢子驀覺勁風臨頭，欲想閃避，那裏還來得及？

兩下沉實的撞擊聲中，兩名漢子簡直連對方的拳頭也看不清楚，太陽穴上分別被重重地擊了一下，腦袋轟的一下震响，雙眼一黑，打斜衝跌出五六尺，掙扎在雪地上，昏死過去！

這只不過是一霎那的事情，禿頂漢子還未看清楚繞腮鬍漢子是怎樣出手的，兩個同伴已被擊倒在雪地上，他不由震駭得怔了怔。

一怔之後，兇暴地吼了一聲，尖刀脫手飛擲向繞腮鬍漢子！

在刀脫手的同時，腰一躬，低着頭，像一頭發了狂的蠻牛般，疾撞向繞腮鬍漢子小腹！

這禿頂漢子好兇悍。

× × ×

禿頂漢子不錯是「閻王」袁大昌手下的小鬼，且是一個小頭目。

袁大昌在鳳凰鎮上，遍佈他的手下，一來是爲了控制全鎮，二來是監視出入鎮上的陌生人，提防有人來搗亂，那陌生的繞腮鬍漢子一入鎮，就給袁大昌的手下注意上了，及至在鳳凰居中，那掌櫃的亦是袁大昌的手下，他覺得繞腮鬍漢子面生可疑，遂暗中指派禿頂漢子去截查。

而這禿頂漢子渾號「鐵頭」，曾經苦練過鐵頭功，頭上禿了一片，那是因爲練鐵頭功，日子有功，變成那樣的。

而他的鐵頭功可說厲害非常。

曾經有一次，一頭發了狂的大水牛，在橫衝亂撞，無人可以制服的情形下，被他用鐵頭一頭將牛頭撞爆，將那頭狂牛撞死的！

能够一頭將一隻近千斤重的大牛撞死，他的鐵頭功之厲害，可想而知。

若是一個給他一撞，其結果就可想而知。

而鐵頭這一次滿以爲，繞腮鬍漢子若給他一頭撞中，不死才怪！

那繞腮鬍漢子可能不知道鐵頭練有鐵頭功，在抬手接下了鐵頭的尖刀後，竟然不閃不避。

鐵頭大喜，心中暗自獰笑不已。

「噗」一响，鐵頭的禿頂疾撞在繞腮鬍漢子的肚子上。

在他想像中，對方一定被撞破肚皮，血流腸脫不可。

但這一次却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的鐵頭似乎變成了芋頭。

繞腮鬍漢子的肚皮不但沒有被撞破，他的一顆腦袋還深陷入繞腮鬍漢子的肚皮內，脫不出來。

鐵頭不禁大驚失色，拚盡全身力氣，也掙不脫。

繞腮鬍漢子的肚子，這時就像用橡皮做成的一樣，軟韌無比，將他的腦袋緊緊箍束着。

鐵頭被箍得腦袋像要爆裂開來，痛苦不堪。

「去！」繞腮鬍漢子肚子一鼓，鐵頭立刻像皮球一樣被彈開。

在被彈開的刹那，繞腮鬍漢子伸手在鐵頭的禿頂上印了一下。

鐵頭立刻感覺到頭頂被鐵錘力擊了下般，腦袋轟的响了一下，雙眼一黑，與兩名同伴一樣，摔在雪地上，昏死過去。

繞腮鬍擺平了三只攔路狗後，拂一拂身上的雪花，邁步向前走去。

他這時走的方向是鎮南頭。

× × ×

鎮南頭只有一戶人家。

但房舍却大得驚人。

那是一座佔地幾十畝的大宅院。

大宅院門牆高大。

兩扇銅皮包鑲的大門，門階三級，皆是整條的大麻石砌成，左右兩只大石獅子，比人還要高，好不嚇人，門前階上，左右站着兩名穿反毛皮襖的大漢。

單是外表這種氣勢，就知道這座大宅院不是尋常人家！

一點也不錯，這宅院的主人，就是鳳凰鎮的主宰，土皇帝「閻王」袁大昌的家宅！

× × ×

閻王袁大昌坐在暖閣一張虎皮大交椅上。

而摟在他懷中的，就是他最寵愛的八姨太。

袁大昌一共有十一個妻妾。

暖閣內爐火熊熊，溫暖如春。

袁大昌與八姨太在喝酒調笑。

在這樣的風雪天，擁美喝酒，是一種最佳享受。

袁大昌就是一個最懂得享受的人。

如今他正心情愉悅地享受着。

可惜，他這種享受不能持續下去。

暖閣外，忽然响起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袁大昌立刻聽到那陣急促的腳步聲。

他皺了一下眉頭，輕輕放開了懷中的八姨太，目光注視着閣門。

腳步聲在門外停下，一把喘急的聲音立刻傳入來：「大爺，大門外有個野漢子在撒野，請大爺出去瞧瞧。」

袁大昌臉色陰沉，不耐煩地道：「袁福，你不是昏了頭吧？這樣的小事也來煩我？叫尙超將他放倒不就成了嗎？」

門外人原來是袁大昌的總管家袁福。

「大爺，那野漢子很扎手，連尙超也栽在他手上，所以我才敢驚動大爺您！」

袁大昌聽得臉色一變。

尙超是他手下五大將之一，外號「快腿」，一套追風逐影腳法，至今未有人接得了，想不到如今却被人擊敗了。

袁大昌這一次再也坐不住了，猛地從虎皮大椅上站起來，幾步走到門前，沉狠地道：「那野漢子是何來路？」

袁福在門外道：「他不肯說，非要見大爺不可。」

袁大昌眼角跳了跳，一把將門拉開。

「我去見見他！」一步跨出門外。

迎面一股風雪向他吹襲，落了一身雪花。

袁福却恍似一個雪人。

袁大昌也不去抖落身上的雪花，大踏步向前面走去。

袁福像狗一樣緊隨其後。

× × ×

袁大昌在大門內的院子中，看到了那野漢子。

那野漢子不是別人，正是那繞腮鬍漢子。

在他身前地上，正躺着幾名袁大昌的手下，全部起不了身，看來不死也傷得很重。

而他的一只腳，還踏着一個人。

袁大昌一見，就認出是快腿尙超。

他手下五大將之一。

他的臉色不由變紅。

目光如兩把利刀般，盯在那繞腮鬍漢子臉上。

他不認識眼前這漢子。

他有很多仇家，但每一個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他敢肯定，這繞腮鬍漢子不是他衆多仇家中之一。

他此刻，還可以斷定，他從未見過此人。

他在打量繞腮鬍漢子，對方也在打量着他。

袁大昌身材高大，年約五十歲，馬臉，細眼，眉毛却又粗又濃，尖鼻闊口，十足閻王座前的馬臉鬼使。

「閻王袁大昌？」繞腮鬍漢子臉上泛現一抹森冷笑容。

袁大昌濃眉一掀，細眼中日光閃射。

「你又是誰？」

繞腮鬍漢子沉笑一聲，一字字道：「丁毅！」

袁大昌脫口道：「快槍丁毅？」

繞腮鬍漢子道：「不錯！」

所有圍堵住繞腮鬍漢子的袁大昌手下，在知道了對方的姓名身份後，俱不由神情震了震。

這一震，震落了飄落在身上的大半雪花。

袁福更是倒抽了口涼氣。

對於快槍丁毅這個人，他雖然不認識，也沒有見過，却聽說過很多關於這人的種種傳說。

× × ×

快槍丁毅出道不到八年，却憑着一手快槍，名聞道上。

他曾經一個人獨鬥豫西三虎，雙方在一定的距離內同時拔槍發射，結果，豫西三虎連槍也還未拔出，就死在他的手上。

丁毅手法之快，連當時在旁觀看，素有神眼之稱的許迅，也看不大清楚他是如何拔槍發射的。

自這次決鬥之後，道上人就稱他爲快槍。

快槍丁毅在道上是個亦俠亦盜的人物，專幹黑吃黑的買賣，所以，黑道上人物對他既痛恨又畏懼，却奈何不了他。

——因爲沒有人比他的槍更快！

而他之黑吃黑，就是專門向黑道上兇殘之輩下手，將之殲殺，所以受到道上正義之士的尊敬。

他這人行踪飄忽不定，有如神龍，令人很難捉摸。

所以，黑道上的人一聽聞快槍丁毅這個名字，就頭皮發爆，避之唯恐不及。

× × ×

面對着快槍丁毅這樣一個難鬥扎手的人物，袁大昌雖然人多槍多也不敢造次。

假笑兩聲，袁大昌抱拳道：「丁兄，請恕袁某手下孟浪。」接朝手下瞪眼喝道：「還不退下！」

那十多名手下立刻暴應一聲，撤身退下。

快槍丁毅却不爲所動，一點反應也沒有。

「丁兄，請到前廳用茶。」袁大昌微一欠身。

旁邊的袁福瞧得心裏嘀咕不已——他很少看到袁大昌對來意不善的人這樣客氣，一時猜不透其用意。

丁毅依然腳踏着尙超的背脊，冷聲道：「不必。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却要老實答我！」

「嘿嘿」假笑着，袁大昌道：「丁兄有話只管問。」

對於踏在丁毅腳下的尙超生死，問也不問。

丁毅目中精光暴現，一字字道：「方武現在哪裏？」

「方武」兩字入耳，不但袁福臉色倏變，連袁大昌也變了臉色。

但袁大昌畢竟是個城府深沉的人物，一變之後，瞬即回復原狀，詫聲道：「丁兄說的是否快拳方武？」

「正是他！」丁毅將袁大昌剎那的變化看在眼內。

「丁兄，快拳方武這個人，袁某也聽聞其名，却不認識，更未謀面，與他一點瓜葛也沒有，袁某怎知他在哪裏？」袁大昌一雙細眼眨動不已。

快槍丁毅冷沉地道：「但却有人看見方武在這鎭上的賭坊內，被你的手下亂槍射殺！」

袁大昌露出吃驚詫怒的表情，道：「哪裏有這回事？袁某一點也不知道，丁兄，你是聽誰說的？」

丁毅抖落一身雪花，斷然道：「此事千眞萬確，至於是什麼人說的，你不用管，但我却絕對相信此人說的一切！」

袁大昌倒吸一口氣，故作鎭定地道：「丁兄，這事你要弄個清楚明白，不可胡亂聽信人言。」

丁毅大聲道：「袁大昌，我若沒有眞憑實據，怎會一口咬定方武是你所殺！今日，我要向你討還公道！」

袁大昌目中兇光一閃，陰狠地道：「丁毅，你既然一口咬定，袁某無話可說，你待怎的？」

說話時朝袁福打了個眼色。

袁福立刻咳嗽一聲。

那些退下的大漢立時又紛紛圍上來，手上各執着長槍短火，對準了丁毅。

丁毅連眼也不眨一眨，盯視着袁大昌。「血債血償！」

袁大昌倏地暴出一聲厲笑。「丁毅，你以爲憑你一個人殺得了袁某？笑話！」

丁毅依然垂着雙手。「丁某既然敢來，沒有把握，難道來送死？」

袁大昌雖然陰狠兇毒，仗着人多槍多，對於丁毅的一手快槍，依然畏忌。「丁毅，你若不識相，休怪袁某辣手！」

丁毅彷彿鐵了心，不爲所動。「正要領教！」

這一來，袁大昌再也忍不住了，兇暴地叱喝一聲：「殺——」

「殺」聲中，他却老鼠一樣竄入廳門後。

他的十多名手下聞喝一齊對準丁毅開火。

丁毅不愧被稱爲快槍，在袁大昌的手下指頭扣動槍機的剎那，快得像變戲法般，左右手同時握住了一把二十響的匣子炮，左右一揚，「叭叭叭」十多下槍聲恍如響了一下般，那十多名漢子幾乎是同時響起一聲痛呼聲，一槍也發射不出，手中槍脫手跌落雪地上。

袁福瞧得傻了眼，一張臉變得雪也似白，兩條腿也簌簌抖顫不已。

而袁大昌縮在廳門後面，亦是驚駭不已。

他第一次見識了丁毅的快槍。

他的十多名手下，俱用手掩着握槍手腕，血自指縫中沁淌出，滴在雪地上，分外刺目驚心。

一個人拔槍放槍，竟然快過十多名持槍在手的漢子，確是神乎其技，若非眼見，實難令人相信。

袁大昌與他的手下，親眼所見，親身體驗，信到十足。

丁毅一輪快槍，將十多名漢子的手腕擊傷後，望也不望那些漢子，一步步向着前廳走去。

袁福嚇得雙腿一軟，坐倒在雪地上。

也就在袁福軟倒的同時，前廳左角驀然射出一記冷槍。

這一槍當然是射向丁毅的！

丁毅在槍聲響起的同時，循聲揚手扣動扳機。

這一次，又令到袁大昌及他的手下，開了一次眼界。

說起來眞是令人不能相信，丁毅射出的那一槍，子彈在空中嘯的一聲，竟然與廳角後射出的那記冷槍子彈在空中撞擊，爆碎開來！

這一槍之準確快速，眞是匪夷所思。

所有看到的人，皆忍不住脫口驚叫出聲。

丁毅却不受影响，依然向前廳進逼。

他要殺死袁大昌，爲好友方武報仇，爲鳳凰鎭除害。

但猝變驟起。

就在兩顆子彈在空中撞擊爆開的剎那，一大蓬雪花在地上激揚起，迷濛一片，將他的視綫遮蔽了。

隨着激揚起的雪花，一下槍聲隨即响起。

丁毅雖然提高警覺，但對於這猝變，却萬萬料想不到，他一眼瞥到雪花激揚漫掩向他，已知不妙，疾忙歪身倒向地上。

他雖然反應快捷，但却快不過槍彈——正如快拳方武的拳頭快不過槍彈一樣，身上中了一槍。

他雖然閃避的速度快不過槍彈，但畢竟讓他避過要害，只是肩頭中了一槍。

噴湧出的鮮血，立刻將雪地染紅了。

但他仍然動作快捷，倒地一個翻滾，手中匣子槍暗紅連吐，雪花迷漫中，有幾名以爲有機可乘，檢起地上槍枝的漢子，紛紛中彈倒地。

而他在放槍的同時，雙脚在地上一陣踢揚，將地上的雪花踢飛起，掩蔽自己的身形。

剎那，他的身形迷失在白茫茫的雪霧中。

× × ×

剛才暗算丁毅的是袁福。

原來袁福軟倒在地，是故意裝作出來的。

他軟倒在雪地後，乘着那一記冷槍分了丁毅的心，抓住這機會，雙手將地上的積雪揚撥起，雪霧將丁毅的視綫遮蔽。他立刻拔出腰間短槍，向丁毅放射。

這袁福好陰險。

袁大昌一見袁福暗算得手——他看到雪地上丁毅流出的鮮血，心頭大喜，胆也壯了，探出半邊腦袋，向手下叱喝：「姓丁的受了傷，不用怕，快殺了他！」

袁福在袁大昌叱喝聲中，食指一扣，槍咀火光連閃，一口氣向雪霧中丁毅倒下的地方掃射了一輪槍火。

其餘沒有被丁毅射倒的受傷漢子，精神一振，胆氣陡壯，各自檢起掉在地上的長短火，朝着揚起的雪霧，亂射一通。

剎那間，槍聲大作，雪花激濺！

袁大昌這時早已放心大胆地從廳門後閃出來，手上執着一枝德國造的駁殼槍。

他以爲，任丁毅有三頭六臂，在這一輪密集的槍火下，不死才怪！

他咀角已泛現出一抹殘忍的獰笑。

袁福與幾名漢子持槍戒備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散墮的雪霧。

袁大昌爲了以防萬一，站在袁福的背後。

這一剎那，出現了短暫的沉寂。

每一個人皆懷着緊張的心情，希望看到雪地上躺着丁毅的屍體。

在袁大昌及數名手下緊張得屏息注視下，雪霧終於消散！

但地上却沒有丁毅的屍體！

袁福與數名漢子眼睛瞪得比牛眼還大，驚呼聲中，怔怔地瞪視着那片雪地。

雪地上有幾小灘鮮紅觸目的血跡。

袁大昌倒抽一口冷氣，手心忽然沁出汗水。

一股寒意也自他脊髓泛冒起。

眼前的景像，說明了丁毅在雪霧的掩護下，負傷逃走了。

「還不快追！」袁大昌像頭瘋狗般吼吠起來：「姓丁的負了傷，逃不了，務要將他追殺！」

那幾名漢子立刻蜂湧衝出大門。

「袁福，快通知鎭上的弟兄，立刻展開追截搜查，不能讓他逃了！」袁大昌又急又怒。

袁福應了一聲，急匆匆奔出大門。

袁大昌垂握着駁殼槍，怔怔地望着雪地上漸漸被飄落的雪花掩蓋了的血漬，一張馬臉拉得長長的。

× × ×

快槍丁毅終於負傷逃出了鳳凰鎭。

但是却差一點沒有被飄落的大雪掩埋了。

就在他不支倒在雪地上，昏迷過去，身體大部份被落雪掩埋時，却被一個獵雪狐的獵人發現了，將他救回去。

而他亦檢回了一條命。

× × ×

袁大昌聽了手下的回報之後，暴怒不已。

他差點沒有拔槍將那名回報的手下斃了。

——出動了近五十人追截搜索，仍然讓受了傷的丁毅逃脫，那無異是留下了一條禍根！

而他素來的行事作風，就是要斬草除根。

但是這一來，可就令他從此寢食難安了。

因爲，丁毅可以隨時找他算帳。

他對於丁毅的快槍，不但見識了，而且心有餘悸。

現在既然讓丁毅逃脫了，他唯有加强警戒，重新佈置人手，嚴防丁毅再闖鳳凰鎭。

於是，他下達了一連串命令：

「自今日開始，加派人手在鎭上各主要道口檢查入鎭的人，發現可疑的，格殺不論。」

「鎭上各處，加派綫眼，嚴防丁毅混進鎭上，一有發現，立刻回報！」

「有殺死丁毅者，賞大洋二百塊！」

「鎭上任何人等，有窩藏丁毅者，殺全家！」

在鳳凰鎭，袁大昌的命令就是法令，誰也不敢不遵從，於是，令到鎭上的人惶惶不可終日。

特別是那些帶了山貨到鳳凰鎭交易的山民，被那些守在路口的「小鬼」諸般苛索，叫苦連天。

袁大昌經過那一次之後，立刻吩咐袁福加派人手防衞宅院，將宅院佈置成鐵桶也似。

× × ×

快槍丁毅由於槍傷的關係，在那獵戶家裏渡過農曆新年。

春回大地，萬物復甦，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而丁毅的槍傷亦痊癒了。

他很感激那獵戶。

也更加堅定了殺袁大昌的決心。

因爲，在養傷的這段期間，他聽那獵戶說了不少袁大昌的的惡行。

而那獵戶，就曾經被閻王欺壓過。

那是兩年前的事了，那獵戶幾經兇險，獵到一頭猛虎，滿心歡喜地將虎皮携到鳳凰鎭去賣，滿以爲可以賣到一個好價錢，買些糧食布匹雜物回去，讓家裏人高興一下，誰料到，袁大昌却看中了他那幅虎皮，雖然沒有强搶——實際上等於强搶——只用一枚大洋，買下那幅虎皮。

若照市價，那幅虎皮起碼也值五十個大洋，那獵戶當然不答應。

這一來，那獵戶可遭了殃，不但挨了一頓揍，那幅虎皮還不是照賣不可。

獵戶被揍得一身是傷，拿着那枚大洋，欲哭無淚。

——那一塊大洋還不够他醫治被揍傷的身體。

丁毅靜靜地聽完獵戶的敍述，胸中怒火騰騰，緊握着雙拳，對於袁大昌切齒痛恨。

撇開被袁大昌殺死的好友方武的仇不理，爲了這些善良勤勞的人不再受欺壓敲搾，丁毅暗暗下了决心，就算死，也要將袁大昌除去。

再闖鳳凰鎭

新年過後，又是元宵。

今日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

鳳凰鎭上不論窮富人家，皆歡渡這元宵佳節！

鎭上那條主要的大街上，張燈結綵，各式各樣的花燈，無奇不有。

大街上人如潮，聲如市，好不熱鬧。

袁大昌雖然時刻提防着丁毅，但此際元宵佳節，自不免隨俗高興一下。

是以，在他那大宅院內外，亦懸燈結綵，各式奇巧的花燈，掛得滿滿的！

但他却禁止鎭上的人前來欣賞——恐怕會有意外發生，只是他一家人觀賞。

他不可謂不設得周到。

× × ×

掌燈時分，鳳凰鎭上燈火通明，不論大人小孩，都湧到街上，盡興一番。

袁大昌亦與他的妻妾家人，坐在前廳，觀賞掛了一院子的各欵燈飾。

袁府內外，亦已站滿了他手下的「小鬼」。

鎮上，亦有不少他的手下在巡邏察看，不少乘機調戲鎮上人家的媳婦閨女，自不免引起一番騷亂，但每個人皆敢怒不敢言。

也就在這最熱鬧的時候，一個作獵戶裝扮的漢子，擠在人羣中，不着痕跡地往大街南頭慢慢擠去。

這獵戶裝束的漢子終於慢慢擠到人少的地方，略一顧盼，閃入一條橫巷中。

× × ×

今晚負責守衞大宅院的是閻王袁大昌手下五虎將之一的蔣雷。

蔣雷外號「野狼」，爲人兇殘狠毒，死在他手上的無辜良民，沒有三十也有兩打，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徒。

他對袁大昌忠心耿耿，是袁大昌最倚重的一員悍將。

所以袁大昌將守衞宅院的重責交給了他。

他亦很盡忠職守，除了將人手佈置妥當外，還親自帶着三名得力手下，繞着宅院巡察。

如今，他正帶着三名手下，巡到宅院側面的一幅荒地前。

這幅荒地面積很大，由於荒棄太久，長滿了野草雜樹，不時有鼠兔之類的動物出沒。

而他對這幅荒地也分外注意。

因爲，宅院的其他三面，皆是修整過的空地，一眼就可以看個清楚明白，若有人想潛近這爿宅院，這幅荒地就是最佳掩護。

蔣雷與三名手下在荒地邊沿察看了好一會，確定了沒有可疑之處，才繼續向宅院後面巡察。

就在三個人剛轉身舉步的刹那，荒地邊沿的一叢野草中，傳來一陣悉索聲。

蔣雷與三名手下立刻霍地轉回身，手上握着的短槍對準了那叢野草。

觀察了一會，野草中却再沒有發出響聲。

「蔣爺，這野地很多鼠兔出沒，剛才或許是野兔走過。」一名高挑個子的手下吁口氣對蔣雷說。

蔣雷默不出聲，夜色也看不清楚他的表情，雙眼定定地注視着那叢野草。

那名高挑個子手下見蔣雷不答他，舔舔咀唇，不敢再說。

好一會，蔣雷才擺擺手中槍，道：「走！」

當先邁步向宅院後面走去。

三名手下槍一垂，就不聲不響地跟着走。

可是，荒地中又傳出幾下迅快的悉索聲。

蔣雷聞聲，霍然一個轉身，槍一揚，對着距離三丈多遠的一處草叢就想扣動扳機。

但他扣動的的手指驀然一鬆——槍彈自然沒有自槍管中射出！

他之所以欲射不射，是因爲他想起了袁大昌日間吩咐他的話：「若無必要，不可亂放槍，以免驚擾了正在觀賞花燈的妻妾家人。」

他就是想到了主子的訓令，才及時鬆指。

他雖然沒有放槍，但也起了疑：「長三，你去看一看，是什麼鬼東西！」

那名高挑個子的手下應了一聲，握槍走向那叢發出聲響的野草。

蔣雷與另兩名手下則注視着那名叫長三的動靜。

長三根本就以爲那是野獸之類的東西弄出的響聲，所以毫不緊張地邁步走入野地中。

來到那叢齊膝高的野草前，他手裏的槍甚至還是垂下的。

夜色月光下，長三看不出草叢內有何異樣，爲了表示認眞，他俯下身，用槍管撥開那叢草。

驀地，他覺得手中槍一緊。

同時，他亦看到草叢中有一對閃閃發光的眼睛正在望着他。

這刹那，他呆了一呆，隨即明白到，草叢內原來藏着一個人，而不是兔子之類的野獸。

他驚震得立刻張口呼叫，同時用力將手中槍抽回。

但一團泥巴却將他呼叫的話聲堵在口腔內，接心臟處猛的一下刺痛，他只感覺到靈魂在這刹那已離體而去，雙眼一黑，以後的就甚麼也不知道了，身軀噗的向前撲下。

發生的這一切，站在野地外的蔣雷三人，由於夜色與角度的關係，只看到長三俯下的身軀忽然仆向地上，那樣子就像撲捉一隻野兔之類似的野獸。

蔣雷不禁皺了皺眉，有點火了。「長三，你在搗什麼鬼?」

草叢中傳來一聲短促含糊的語聲，繼之是野兔受驚的吱吱亂叫聲。

一名身體矮墩墩的手下還以爲長三捉到了一只野兔，歡聲道：「長三，那兔子肥不肥？」

蔣雷却光火了。「長三，還不出來，捉什麼兔子？」

這一次草叢中沒有傳出語聲，但草叢却不斷擺動，發出聲響，其中夾着兔子的吱吱聲。

矮墩墩的漢子嘻笑着對蔣雷道：「蔣爺，俺去帮帮他。」

說完，顛着一雙短腿，急急步往前走去。

蔣雷張口欲喝止，却沒有喝出聲。

他只想長三與石墩——那矮墩墩的漢子，盡快將那只兔子捉住。

石墩一邊低聲嘟囔着，一邊已顛到那叢野草前。「長三俺來帮你！」

將手中槍往腰間插去。

也就在這時，脚下一絆，矮胖胖的身子不由猛向前一撲。

這一撲，直撲落地獄中——

因爲就在他被絆得向前撲下的刹那，他的下場與長三一樣：一團泥巴堵塞在他張開的口中，一把尖刀已正確地打入他的心臟！

石墩就在這一刹那間，糊裏糊塗地魂歸地獄。

蔣雷與剩下的那名手下一見石墩撲向那草叢，初時乃以爲他協助長三捕捉那只「兔子」，四只眼注視着那叢野草。

那叢野草却忽然不動了。

兔子的叫聲亦倏然消失。

更聽不到長三石墩的聲息。

蔣雷心頭一動，驀然覺得不大對勁。

「長三，石墩……」蔣雷叱喝起來。

可是，他的叱喝聲才起，却猝然中斷了。

因爲，在他的腰眼處，插着一柄只露出刀柄的尖刀。

這柄尖刀令到他的叱喝聲中斷，更令到他永不超生！

但他却在臨死時，食指一扣，開了一槍。

槍聲在夜空中響起，份外刺耳，亦份外響亮。

剩下的那名漢子在蔣雷叱喝聲中斷的刹那，已驚覺不對，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無論怎樣快，也快不過槍彈。

幾乎在蔣雷臨咽氣前放出的一槍槍響聲中，在那漢子的側面，有暗紅閃現，一顆槍彈奇準無比地射中了他的太陽穴！

這足以令他永淪地獄。

在那名漢子的身軀還未倒下的刹那，一條黑影自荒地邊沿的一處草叢中竄出來，撲奔向宅院的圍牆。

× × ×

兩下槍聲響過之後，跟着響起一陣爆豆也似的槍聲。

那陣槍聲，是袁大昌的手下，在聽到了接連響起的兩下槍聲後，爲了壯胆大張聲勢，胡亂朝天放的！

但這一來，就令到鎮上那些觀賞花燈的人潮，驚慌起來，忙不迭四散走避，關窗的關窗，關門的關門。

一時間，哭叫之聲四起。

× × ×

第一下槍聲響起，就將袁大昌手上的一杯酒震得脫手掉在地上。

他的妻妾家人無不驚慌失色。

強自鎮定下來，他立刻吩咐妻妾家人避入後院一間密室中。

他自己則匆匆吩咐了袁福幾句後，帶着十多名手握長槍短火的手下，退入一座偏廳中。

從這間偏廳的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院的情形。

袁福則在前院中，指揮那些漢子，守在牆頭上，隨時開火。

袁大昌在偏廳內，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親手將丁毅活剝生劏。

他雖然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猜測，若有人在這時候來襲擊，那不用問，肯定是丁毅！

× × ×

襲擊者果然是快槍丁毅！

丁毅是乘着這元宵佳節，改扮成獵人，混身到鳳凰鎮觀賞花燈的山民中間，進入鎮上的。

他那一身獵人裝扮，是救了他一命的獵戶借給他穿着的。

在大宅院側面荒地上弄神弄鬼的，就是他。

至於那兔子叫聲，也是他模仿發出的，是那獵戶教曉他的。

他原本想一聲不響解決掉蔣雷四人——不然，也不用費那麼多手脚，可惜却功虧一簣，被蔣雷臨死放槍示警。

既然已暴露了，於是他毫不猶疑地明着幹，想趁袁大昌及其手下震驚慌亂之際，搶撲到宅院前，乘亂下手殺死袁大昌，爲友報仇，爲地方除害。

可惜袁大昌及其手下雖然慌亂，却早有準備，守在那面院牆上的漢子一見有條人影飛奔前來，立刻呼喝着放槍。

一輪槍火放射下，雖然傷不到丁毅，但也逼得他不得不伏在地上，暫避一下。

那些漢子却不理三七二十一，繼續朝那個方向放槍。

槍聲在夜空中爆豆一樣亂響，子彈曳着紅光，呼嘯着在丁毅伏身的地上和上空閃射過，煞是好看熱鬧。

袁福在院子內正指揮分派人手，聽聞那面院牆上的手下呼喝放槍，知道一定是發現了敵踪，遂帶着十多名手下，趕往那面。

那些守在牆上的手下，立刻向他報告，並指出發現偸襲的方向。

袁福立刻下令帶來的人手加入防守，同時探出半邊腦袋，往外察看。

由於外面黑暗，宅院內燈火通明，所以，由內往外看，很難看清楚，反之，由外面往宅院望，却很清楚，所以，袁福看不見伏在院牆外十數丈外地上的丁毅，而丁毅却清楚地望見探出半截腦袋的袁福！

對於袁福，丁毅切齒痛恨。

因爲，袁福曾使詐暗算他，他肩頭受傷，差點喪命。

所以，對於袁福那一槍，必欲報之！

袁福的半截腦袋才探出，還未察看清楚外邊的情形，覷得眞切的丁毅，手中槍一揚，立刻扣動槍機。

暗紅閃現中，槍聲一響，袁福的半截腦袋立時開了花，身軀一仰，從牆上翻跌落地，死了。

那些漢子慌亂驚呼聲中，一輪亂槍向火光閃現處掃射。

丁毅却在扳動槍機的刹那，身形打橫疾竄出，所以毫髮無損。

這時候，分佈在鎮上各處的袁大昌手下，知道大宅院那面出了事，紛紛馳赴，槍聲與人聲大作。

丁毅一見勢色不對，知道這一次硬闖肯定不能，遂悄悄逃入荒地中溜之大吉。

院牆上的漢子，仍然盲目地向外面放槍。

——雖然找不到射擊的目標，但却可以壯胆。

袁大昌在偏廳窗子前親眼看見袁福腦袋開花而後，驚得他渾身震顫了一下，慌不迭自窗前縮退。

這一刹那，他深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可怖！

× × ×

閻王袁大昌自稱霸鳳凰鎮以來，從沒有人敢輕捋虎鬚，快槍丁毅是第一個。

閻王袁大昌一直以來，對自己在鳳凰鎮穩固的地位勢力充滿了信心，自從被丁毅兩闖鳳凰鎮之後，令到他驚怒不已，認識到自己的地位並不是穩如泰山。

單是一個丁毅，就令到他傷亡慘重，狼狽不堪，五大將已去其二，加上心腹袁福已死，實力大爲削弱。

所以他對丁毅切齒仇恨，必欲殺之而

後甘心。

他除了重新佈置人手外，不但派出很多眼綫四出打探丁毅的下落，且還將賞銀提高了一倍有多。

凡能擒殺丁毅者，賞大洋五百塊。

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少亡命之徒，四處追查丁毅的落脚處，欲殺之領賞。

刁虎與柴豹就是其中欲殺丁毅以得賞的二人。

而兩人就是袁大昌五大將中之二！

也不知兩人用何方法，什麼手段，總之，兩人打探到丁毅的落脚處。

三闖鳳凰鎭

丁毅再闖鳳凰鎭，一擊不逞，立刻當機立斷，悄然撤出，毫髮無損。

雖然這一次偸襲不成功，但他絕不死心。

他暗自下定決心，只要自己不死，無論冒多少次險也要將袁大昌這惡霸除去。

他亦很明白袁大昌對他的痛恨，知道袁大昌懸賞五百塊大洋買他一命。

所以他一直很小心隱藏自己的行踪。

他怎也料不到，刁虎與柴豹已探查到他的下落，並已率領六名手下趕來殺他。

× × ×

丁毅的落脚處就在那位救了他一命的獵戶家中。

那獵戶是個中年人，姓陳名全，孤家寡人一個，在一處山坳蓋了一間石屋。

而這山坳，就只得他一間屋。

由於環境荒僻隱蔽，平時人跡少到，所以丁毅才會居留在陳全家中。

而丁毅也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份。

陳全雖然是個獵戶，但也聽聞過丁毅的大名，對於丁毅是又敬又佩。

對於袁大昌，他是切齒痛恨，當他知道丁毅是專爲對付袁大昌而來的，他不但毫不驚怕，在丁毅第二次偸襲袁大昌時，還直嚷着要助丁毅一臂之力。

不過，丁毅不想牽累他，所以婉言拒絕了他。

× × ×

今日是丁毅再闖鳳凰鎭後的第五日。亦即是正月二十。

天氣雖然仍很寒冷，但却沒有落雪。陽光照射下，天氣晴朗。

這是難得的一個好天氣。

一大早，丁毅就起了床，洗過面後，信步行向山坳深處，舒展一下手脚。

陳全則由於夜獵才歸，此刻正臥床酣睡。

由於連日大雪的關係，無論山上山下，到處都是一片白色！

耀眼的陽光照射下，遠山近樹，皆閃泛起一層柔柔的銀白之光，悅目極了！

凝望着白銀堆砌也似的遠山峯頭，丁毅的神思亦空靈物外。

驀地，一下清脆的槍聲驚破了這山林寧靜的氣氛，也將丁毅神馳的思緒一下子拉回來。

他本就是個非常機警的人，槍聲入耳，他立刻警覺到必是有人來襲。

他的神情震驚了一下，立刻就想到了尙在酣睡中的陳全安危。

他担心陳全的安危，所以立刻轉身向石屋全速奔跑，奔跑中，一枝匣槍已握在手中。

又一下槍聲在空中响起，丁毅一聽，就知道是陳全放的——

因爲那一下槍聲，是獵槍發出的。

他的心更急，雖然從這一响槍聲知道陳全暫時無恙，但必定危險非常，是以他奔跑更速。

而他亦思索着來的是些什麼人。

那一下獵槍聲之後，緊接着响起一陣槍聲，而獵槍聲亦不時夾雜响起。

好明顯的，陳全已和侵襲的人駁上火了！

丁毅終於趕回石屋附近。

也就在這時，响起了陳全的一聲痛叫聲。

同時，石屋外面亦有人吆喝及痛叫。

丁毅一聽，就知道陳全受了傷，驚急中，爲了將來人的注意力引過來，不再考慮，掩在一棵樹後，向着吆喝聲傳來處一輪快槍掃過去。

清脆的槍聲在清晨聽來份外响亮，槍聲中，丁毅已閃躍到另一棵樹後。

又有痛叫聲响起，但却引來了一陣更加密集的槍聲。

子彈呼嘯着，集中射向丁毅方才藏身的那棵樹，擊得枝斷葉落，樹身像蜂巢一樣。

明顯的，丁毅已將來襲的人的注意力轉移到自己身上。

這一輪槍聲响過了之後，是刹那的沉寂。

顯然，對方是想要探測一下丁毅的位置。

丁毅當然不會主動暴露自己的位置。沉寂繼續下去。

而丁毅的一顆心亦往下沉。

因爲他聽不到陳全的獵槍再响，也不聞其聲息。

他不知陳全是否死了。

他但願不是。

但就算陳全不是死了，也必是傷得很重，不能動彈或昏迷過去。

要是陳全傷重，那就極需救治，所以丁毅決定速戰速決！

× × ×

也就在丁毅剛想採取行動的時候，在十多丈外的一塊大石後，有語聲傳出：「丁毅，你已被包圍，絕對逃不了，棄槍投降吧！」

丁毅屏息着，一雙眼閃閃發光，搜索着大石那面的動靜，默不作聲。

一會，大石後面又再响起語聲：「丁毅，放聰明點，別妄想頑抗，再不棄槍投降，老子們衝進來了！」

丁毅依然不理睬。

對方可能是不耐煩了，一輪亂槍盲目地掃向丁毅藏身處的方向。

但却一槍也傷不到丁毅。

槍聲乍响中，有一名漢子自一棵樹後閃躍出，兔子一樣向着丁毅藏身處急竄過來。

丁毅覷得眞切，槍咀一移，食指立扣。「砰」然一响中，那名漢子像遭受到撞擊般，前竄的身形一窒一蹦，往後仰倒在

地上，胸口冒血。

丁毅那一槍準確地射入他胸口致命之處。

這一槍，立刻換來一陣又急又密的槍聲。

這輪槍聲，逼得丁毅緊貼在樹幹後，動也不敢動。

子彈擊得樹幹震動不已。有些擦着樹幹從丁毅的身側射過，差點就傷了他。

槍聲繼續暴响着，四五條漢子紛紛從藏身的大石後，樹幹後閃躍出，邊放槍邊向前躍進。

丁毅果然窺察到，却不敢亂動，不能阻止對方的進逼！

因爲，在這樣密集的槍彈射擊下，他若稍爲將身體暴露，就會被槍彈擊中。

他憑着觀察，已看出對方勇悍而有經驗，不易對付。

但他臨危不亂。

就在對方的槍聲驟歇的刹那，他快速地一扣槍機，發射出五槍；同時身形一矮，貼地疾滾向斜後方。

那五槍將一個掩藏不及的漢子射倒，將另外四個的去勢阻遏了，慌不迭躲藏在樹石之後。

丁毅一滾，接一竄，又掩在一棵大樹後。

他脫出了對方的半月形包抄。

這一來，威脅自然減少。

但他却仍不敢稍有鬆懈，因爲形勢對他仍不利。

——對方在人數上比他多，而且又是猝然來襲，使他猝不及防，處於被動。

唯一對他有利的是，他比對方熟悉這裏的地形。

若果他要扭轉局勢，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盡量利用地形，變被動爲主動，才有機會扭轉劣勢。

他決定利用地利，制敵取勝。

× × ×

向丁毅突施襲擊的正是刁虎柴豹以及六名手下。

他們都是富有殺人經驗的兇悍之徒。

在他們的料想中，己方人數是丁毅的四倍——他們連陳全也估計在內。又是猝然突襲，出其不意，是可以一擊得手。

他們確是成功地偸偸掩逼到石屋的三面，將石屋的所有出路都封死了。

他們皆狂喜不已。

就彷彿那五百塊白花花的大洋已堆在他們面前一樣。

在柴豹刁虎的指揮下，八人已掩到石屋前的矮牆下。

刁虎柴豹正想下令手下一擁衝入石屋的刹那，陳全那頭臥在床前地下的獵狗却忽然警覺地吠叫起來，並且吠叫着撲前。

這麼一來，自然將睡夢中的陳全警醒了。

陳全也是個很機警的獵人。一見獵狗狂吠，知道必有人或野獸侵襲，立刻抓起了掛放在牆上的獵槍。

柴豹刁虎想不到被一頭獵犬破壞了他們偸襲的行動，又急又怒。柴豹怒哼一聲，一槍將那頭撲到矮牆上的獵狗射殺。

槍聲一响，陳全立刻警覺到，侵犯的是人。

而他亦隨即醒悟到，來犯者必是衝着丁毅來的。

想到丁毅，他這才發覺到丁毅不在屋內。

他的心不由一寬。

但立刻又一緊。因爲他瞥到還有五六條漢子躍過矮牆，撲向屋門口。

他立刻一閃身，抬起獵槍向着門外放了一槍。

五六名衝向屋子的漢子躲避不迭。

但還是有一名首當其衝漢子被轟了個滿面開花，哀嚎着倒地打滾。

柴豹刁虎氣急交加，各自扣動槍機，向着屋內放了一輪槍。

幸虧陳全早已閃貼在門邊牆上。

但槍火也正壓得他不能還火。

在柴豹刁虎的指揮下，五名漢子與陳全對峙着互相射擊了一會。

陳全人單勢孤，加上那枝獵槍每放一槍後，就要重裝一次彈藥，這間隙就給柴豹他們以可乘之機，在槍火的掩護下，終於能衝入屋內，將陳全射殺……

× × ×

柴豹、刁虎與四名手下散開來，在樹木亂石的掩蔽下，一邊放槍，一邊向前推進。

丁毅却沒有一點動靜。

六個人終於閃躍掩逼到丁毅藏身的那棵樹的前面。

柴豹刁虎首先發難，手中槍暗紅連噴，一輪槍火射向那棵樹身。

另外四名手下亦邊朝樹幹狂射，邊衝向那棵樹。

槍彈擊得樹屑激飛，樹幹上彈孔累累，若是丁毅藏身樹後，也必被殺死。

因爲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子彈連樹身也能透穿過。

六個人一擊得手，欣喜若狂。

有兩名漢子已疾衝到樹後。

樹後空空如也，那裏有丁毅的屍體？兩人不由呆愣了。

「姓丁的跑了！」其中一個終於驚叫出聲。

柴豹刁虎聞言忙自藏身的樹石後面躍出來，看個究竟。

一看之下，不由目瞪口呆。

柴豹腦筋轉得快，脫口一聲：「快散開！」

各人心頭一慄，正欲躲藏，槍聲連响中，已有三人應聲倒地，其中一人就是刁虎。

柴豹閃避得快，那兩名站在樹後的漢子一閃掩在樹後，才沒有被槍彈射中。

但也嚇得心驚胆顫。

那一輪槍火來自他們掩進的方向。這是他們意料不到的，也因此吃了大虧。

丁毅仗着地形熟悉，藉着齊膝高的野草掩蔽，伏地蛇行，繞了個彎，掩到柴豹他們背後。

一舉解決了對方三個人，丁毅信心倍增。

柴豹與兩名死剩的手下分別匿藏在樹後，動也不敢動。

他們雖然知道槍火來自背後，但却不清楚丁毅藏匿在哪一棵樹後或哪一堆亂石後。

所以他們不敢妄動。

但他們已心寒，簡直寒透了。現在，他們對那五百塊大洋已失去了興趣，只想着如何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畢竟，生命比錢財寶貴。

一個人若死了，就算在屍體前堆着金山銀山，那又如何？

只有活人，才能享受，擁有金錢的樂趣。

× × ×

柴豹與兩名漢子雖然想逃，但却逃不了。

因爲他們若一動，就不免將身形暴露，成了丁毅射殺的目標。

他們很清楚知道，以快槍丁毅的槍法，只要他們稍一暴露，那就不難被丁毅射中。

他們雖然在人數上仍佔優勢，但已起不了作用。

逃又不能，想與丁毅拚殺，又找不到目標，這一來，令到柴豹三人進退不得，只好龜縮在樹後。

這就形成了對峙乾耗的狀態。

只要誰能夠堅持下去，誰就能將對方擊倒。

這是丁毅與柴豹三人雙方都清楚知道的情形。

所以，柴豹三人只好乾耗下去。

但丁毅却不和他們乾耗下去。

因爲他不知陳全是生是死，他要爭取時間，救治陳全。

他展開了行動。

他要設法將柴豹三人自藏匿的地方迫出來。

他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 × ×

丁毅在藏匿的亂石後將幾粒槍彈的火藥倒出來，然後撕下貼身內衣的一幅，將火藥放一些碎石混合着緊緊包扎起來，那就成了一顆石彈子。

一切弄妥當後，丁毅故意將頭上戴着的帽子向上揚了揚。

藏匿在十數丈外樹後的柴豹三人，以爲丁毅有所行動，立刻放槍射出。

丁毅立即將揚起的帽子縮下。

帽子依然被擊穿了二個洞孔。

由此可以看出，柴豹三人的槍法亦很準繩。

一輪槍聲過後，丁毅又再將手上的帽子揚起。

立刻又引來一陣槍聲。

丁毅滿意地將帽子縮下去。

如是者三數次之後，大概是柴豹三人識穿了他的詭計，他將帽子再揚起。也沒有槍聲再响起。

丁毅以最敏捷迅快的動作，半探起身子，準確地將石彈子投擲向柴豹三人藏身的那幾棵樹之間。

緊接着，他向那顆石彈子放了一槍。

由於幾次受騙上當，所以柴豹三人在瞥見丁毅驀然探出些少身子時，還以爲丁毅故技重施，所以不予理會。待到瞥見有物體向着他們地方擲來，他們才知道上了大當。

他們立刻放槍射擊。

但丁毅已手快眼明，放了一槍之後立刻縮回石下。

柴豹三人因爲不知那擲來的物件是何事物，所以不敢貿然向之開槍射擊。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三人一怔的時候，那顆石彈子已射到他們藏身的三棵樹之間。

而丁毅射出的一槍，子彈恰好在這時擊在石彈子上。

那團火藥碎石混和包扎在一起的石彈子，立刻爆射開來。

爆射開來的碎石雖然沒有子彈的殺傷力大，但若被射中，可也會頭破血流。

那些爆散四射的碎石，恰好有一部份激射向三人。

三人自然不會眼睜睜看着碎石射在自己的頭上身上，所以只有躲閃。

這一來，他們自然再也藏身不住，從樹後閃躍出，以免被擊中。

這就讓早已準備好的丁毅以射擊的目標！

丁毅伏在石後，覷得眞切，食指連扣，放了三槍。

三槍擊倒了兩個人，一個負傷滾倒在草叢中，一閃不見。

倒下的是柴豹的兩名手下。

柴豹由於奸猾，在閃躍時，將身子盡量躬低，將目標縮小，故此，丁毅射向他的那一槍只擦傷了他的背面。

丁毅想再放第二槍，但却失去了柴豹的身形。

丁毅知道，若想將柴豹盡速解決，只有行險着。

他決意險中取勝。

主意打定之後，他立刻行動。

如豹子一樣靈捷地從石後躍出，身形盡量彎低，在齊膝的野草中作之字形向着柴豹隱沒的那叢野草疾速竄奔過去。

這行動很危險，無異是將自己暴露在柴豹的槍咀下。

所以，他盡量將身體彎低，以減少暴露，同時將速度加至最快。

因爲一個人奔走的速度越快，對方的槍彈越難準確地擊中他。

柴豹伏在那叢野草中窺視到丁毅向他快速逼進，不禁心中竊喜，槍管從樹幹側面伸出，隨着丁毅快速奔躍的身形移動。

他的槍法一向很好，他欲瞄準了，才射出致命的一槍。

——他清楚知道，他只有放一槍的機會。

若一槍不中，丁毅不會再給他機會。

瞄得準準的，他屏息着，終於放了一槍。

「叭」的一下槍聲中，像兔子一樣在野草中奔竄的丁毅，應聲倒臥在草地中。

柴豹瞧得淸淸楚楚，那一槍擊中了丁毅。

他狂喜不已。

現在，五百塊大洋是他一個人獨得的了。

不過，他雖然狂喜，却不衝動，冷靜地貼站在樹後，沒有立刻走出來，雙眼定定地窺望着丁毅倒臥的草地動靜。

草地一點異動也沒有，風吹來，草葉輕柔有規律地擺動着。

半晌之後，柴豹才小心翼翼地彎着腰

，從樹後閃出來。

像一頭豹子一般，柴豹並不直接奔向丁毅倒地的地方，而是從這一棵樹竄躍到另一棵樹，掩近前去。

終於掩到離丁毅倒下處不足二丈距離的一棵樹後。

他仍很小心，不敢貿然將身體暴露出來，從樹後探出半邊腦袋窺視。

由於草有膝頭高，所以他看不眞切地上丁毅的屍體，只能從擺動的草葉縫隙間窺視到丁毅確是倒在地上，姿態像極了死人。

窺視了約有一盞茶時候，地上的丁毅依然動也不動，姿態毫無改變。

柴豹這才吁了口氣，持槍從樹後閃出來，一步步走向丁毅倒下的地方。

他不可謂不小心了。

但却依然上了一個令他永不超生的大當。

就在他向前行出一步，脚板還未踏實地面的刹那，一下槍聲猝然响起。

柴豹的身軀猝然向後一仰，發出一聲短促的悶哼聲，手臂揚動着，欲保持身體的平衡，可惜，却辦不到，終於仰跌在地上。

倒下時，他的右手食指依然扣在槍機上，却已無力扣動。

胸膛心臟部位，有一個洞孔，正突突湧冒出一股血流，雙眼睜瞪着，眼瞳却定定地凝住，動也不動。

好明顯，他已死了。

但倒在地下的丁毅，却在柴豹倒下時從地上挺躍起，左胸有一道橫過的血槽。

原來他只是受了傷，詐死誘殺柴豹。

他對自己那一槍充滿了信心，站起來後也不去察看柴豹是否眞的死了，轉身向石屋奔去。

× × ×

袁大昌還未知道手下五大將之二的刁虎柴豹與及六名手下喪生的消息，丁毅已闖入鳳凰鎮中。

袁大昌手中五大將已去其四，而唯一剩下來的一位，則早已被他調派回大宅院中負責保護他。

因此，鳳凰鎮雖然仍有不少他的手下分佈把守着，却都是不堪一擊之輩。

所以丁毅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斃了「閻王」手下的幾名「小鬼」之後，輕易地直闖向袁大昌的宅院。

袁大昌聞報，又驚又怕又急，急派一名手下到鎮上傳召刁虎柴豹兩人馳趕。

他那裏知道刁虎與柴豹已在今日早上喪命在丁毅槍下。

× × ×

負責保護大宅院的是袁大昌手下五虎將之一的火鵰洪鵬。

這人脾氣暴燥，但輕身功夫却很高明，其速度之快，迅如飛鳥。

槍聲在鎮上才响起，他已指揮手下分佈把守在宅院牆頭。

而他則帶着四名手下，直奔後院，衞護在袁大昌左右。

袁大昌握着一把德國造的駁殼快槍，在後廳中團團亂轉，一見洪鵬，劈頭就問：「來犯者可是丁毅？」

洪鵬回道：「暫時還不知，我已派出弟兄到鎮上打探，不久就有消息回來！」

「柴豹刁虎趕回來了嗎？」袁大昌舉手抹拭一下額上的汗水。

「仍未見他們趕回來！」洪鵬皺着眉頭。

「他們永遠也不會趕回來救你的了！」窗外突然有語聲傳入來。

袁大昌聞聲臉色一變，抬手扣機，一口氣將一梭子彈射向窗外。

洪鵬亦是臉色一變，一邊向窗口開槍掃射，一邊橫閃到袁大昌身前掩護着他。

那四名手下左右閃撲到窗前。

四名漢子剛撲到窗前，窗口外火光連吐，「叭叭叭叭」四下連响中，接連掩胸倒在地上。

這時洪鵬正掩護着袁大昌急竄向後堂那邊的一間密室！

窗前四名手下倒地，也顧不了，只差兩步就竄到密室門口。

只要一進密室，就安全了。

因爲密室是用寸厚的鐵板建造的，外面還有一道磚牆，而門是用堅實的木料內鑲一塊寸厚的鐵板造的，除非用炸藥，否則，難動分毫。

而且，萬一密室被攻破，室內還有一條秘道，可直通到鎮上，供他逃走。

這時候，宅院內人聲與槍聲雜亂地响起，吆喝聲，與急促雜亂的步聲迅速向後廳這面傳來。

不用說，那些守在門牆上的「小鬼」已聞警趕來援手。

只差一步就可以竄入密室內，袁大昌只脚已跨躍入去。

却就在這時，斜對着密室門口的另一扇窗口，猝然現出一條人影，對着洪鵬開了一槍。

洪鵬萬料不到襲擊者會在另一個窗口出現，那裏閃躲得了，中彈倒地。

袁大昌驚得魂飛魄散，擰身掄臂，一梭子彈射向那個窗口。

窗口人影一閃再現。

袁大昌已半身跨入密室中。

一聲炸雷也似的暴喝立時傳來：「站住！再動就賞你一顆鐵蓮子！」

這一聲喝眞管用，震得袁大昌渾身抖索了一下，定在門當中。

「袁大昌，你不是懸賞五百塊大洋買我一命的嗎？現在我自動送上門，你爲何要躲避？」窗口現身的人正是快槍丁毅。

閻王袁大昌緊張得僵木的身軀慢慢擰側，目光落在窗口外面的丁毅臉上。

丁毅全身上下水淋淋的，雙手握槍，槍口對準了閻王的腦袋與心胸部位，一雙眼閃射出怒火，神色冷峻地盯着閻王袁大昌。

袁大昌不由倒抽一口氣，渾身震慄了一下。

丁毅雖然出乎他意料之外神速潛了入來，但他却猜不到丁毅何以會毫不驚動嚴密守衞在宅院四面牆上的手下，而輕易潛進來的原因。

「姓丁的，你是否從水溝潛進來的？」袁大昌爲了證實自己的猜想，聲音微顫地問。

「除了那條通向後院水池的暗溝之外，有那一處你沒有派人防守？」丁毅不答

反問。

但這一問即是等於答了。

因爲，整座宅院，就只有那條通入後院水池的暗溝，沒有派人防守。

袁大昌後悔得眞想一頭撞死。

這時他的手下有一部份已趕到後廳這面來，一見丁毅持槍站在窗前，驚呼亂叫中，紛紛放槍。

但丁毅却比他們快了那麼一刹那，看都不用看，左手匣子槍向着那些漢子掃射了一梭子彈！

七八名食指正扣動槍機的漢子應槍紛紛倒地，不死即傷，手中槍亂响，却是亂射一通。

餘下來的十多名漢子驚得閃避不迭，找地方躲藏。

袁大昌將這一切皆看在眼內，胆子一壯，身形欲動。

丁毅食指一扣，「叭」的一聲，子彈嘯地從袁大昌太陽穴擦過，嚇得他立時呆鴨一樣，不敢再動。

「快喝令你的手下棄下手中的槍火！」丁毅雖然槍快，但仍担心冷不防射出的冷槍。

何況自己孤身一人，衆寡懸殊，自己的槍再快，也敵不過人多。

袁大昌眼珠一轉，默不出聲。

這時已有人向丁毅放冷槍。

幸虧丁毅眼明手快，加上窗口前原就有株大樹，將他身形遮擋住大半，加上那些漢子的槍法不大準才沒有被槍彈射中。

原先那枝匣子槍他已棄在地上，再從腰間拔出一枝，循着槍聲響處，連續點放了三槍。

三處不同地方立刻响起三聲慘叫聲。

袁大昌趁着丁毅微一分神之際，抬槍扣機！

丁毅却毫不迴避，且不還擊，只是冷冷地睨着他。

「嗒」一响，却沒有槍彈射出。

袁大昌不由一怔，隨即嗒然將手中槍鬆脫落地。

「你方才已放射了一梭子彈，你明明知道，却仍向我作勢開槍，目的就是令我閃避變動，你好乘機閃入室中，幸虧我却沒有上當！」丁毅冷笑連聲。

笑聲中，手中槍一响，將一名偷偷閃躍竄進的漢子釘在地上。

袁大昌目光恨毒地望着丁毅。「姓丁的，你別得意，就算你殺了我，你也活不了！」

「袁大昌，你再不喝令手下棄械，休怪我心狠手辣！」丁毅再次警告。

袁大昌兇毒地望着丁毅，閉着咀巴。

冷沉地一笑，丁毅手中槍响了一下。

袁大昌立時像被毒蜂叮了一下般，身軀抖了抖，揚起一只手掩着耳朵。

他的一只耳朵已被丁毅一槍擊飛，鮮血正從指縫中淌流出，痛得他一張臉變得煞白！

「再不下令他們棄槍站出來，射你右耳！」丁毅語聲冷如冰雪。

袁大昌渾身抖索了一下，不敢再討苦吃，向着外面扯直嗓子叫：「你們通通聽着，立刻將這小子亂槍射殺！」

丁毅料不到袁大昌向他的手下這樣呼叫，不由怔了怔。

袁大昌覷得眞切，身形一伏一竄。

與此同時，那些躲在牆角後，花石後的漢子，一聽主子呼喝，立刻不理三七二十一，紛紛朝着丁毅放槍。

丁毅的反應眞快，一怔之下，見袁大昌如脫兎般已竄入室內，霎眼間只剩背影，立刻一扣食指。

槍咀火光連吐，「叭叭叭」一連六槍射向袁大昌瞬即閃沒的背影！

丁毅不愧有快槍之稱，槍聲一响，密室中立刻响起大昌的一聲慘叫聲。

而丁毅左手臂也被一道流彈擦傷了。

丁毅忍痛反臂一掄，將槍膛的子彈掃射出去！

同時，冒着橫飛亂射的槍火，手一按窗台，穿窗躍入屋內。

右臂一痛，又被一顆流彈擦傷了。

一入屋內，他立刻躬着腰，狸貓般竄躍入密室內。

那道室門隨即被他關上。

× × ×

槍聲大作，呼喝陣陣中，袁大昌的手下終於從窗口，門口，蜂湧衝入後廳內。

好不容易將密室的門弄開，見到的只是閻王袁大昌的屍體，背上有六個血洞。

至於丁毅，却不知所踪。

不過通向秘道的暗門却被打開了。

那些漢子見閻王已死，他們做小鬼的已羣龍無首，呆怔了一會，哄地四散，在宅院中搶掠起來。

不一會，宅院火光四起，濃烟衝天。

——完——

玉佛謎

・本文承自第38頁・

沈鷹嘆息道：「這豈只是麻煩？你是怕他打碎了你當上掌門的美夢罷了！其實這叫做庸人自擾，假如在你當了掌門之後才慢慢設計，豈非……」

慧空揚聲喧了一聲佛號。「施主此言差矣，一個人生嗔時，即使沒人知道也不能犯戒，阿彌陀佛，凡人不知，難道佛祖也不知乎？所謂擧頭三尺有神明也！」

百度臉如敗灰，輕輕誦起經文來。沈鷹問道：「請問掌門，此事如何發落？」

慧空沉吟一下合什道：「施主請回客房休息，明早老衲自當還你一個公道！」

× × ×

次日一早，慧空託百德帶話，說已把百度的武功廢掉，又罰他面壁三十年，同時寫了一封信與沈鷹，信上把百度的罪行寫得一清二楚。

沈鷹看了信，便向百德大師告辭。

蕭穆道：「頭兒，咱不能把百度帶下山，又如何向卓湛交待？」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假如卓湛知道眞相，他也不會想見他這個父親！嗯。他那裏老夫自有辦法對他交待。你先把此信帶去淮陽沈家兄弟，然後到鄭州會合！」

蕭穆應了一聲，取了信獨自南下。

沈鷹抬頭一望，天上灰灰濛濛，陰陰沉沉，心上突然如壓上一塊鉛石，彷佛有什麼災難即將降臨似的。

風更大，雪花又再紛紛飄下。（完）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鴛鴦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屠仁天的情婦杜小丹，是個朝秦暮楚的婦人，她與霍老大勾搭，被霍老大利用做了走卒而不自知。當霍老大把屠仁天殺了之後，她竟想霍老大嬌藏金屋，收她擅寵專房。可是霍老大不屑她的劣行，將她趕走。一天深夜，一個相當漂亮的女人跑到彩凝閣去，鴇母崔婆子一見，還以爲是老丁推薦來的姑娘，但問明來意後，才知這女人是來找邊十爺的。她用銀彈攻勢，打動崔婆子帶她去找她要找的人。當崔婆子帶了她去到邊十爺的住房前，這女人便敲門，不久門開了，崔婆子呼喚未完，裏面的男人已一掌伸出，使她大驚……這女人是誰，請看內文。

醉伏美人懷 淚洒冰肌上

殺手無情却有情

（一）

雖然崔婆子沒有給人打掉過牙齒，但却親眼見過這種血淋淋的事。

所以，她也可算是「驚弓之鳥」。

但這一次，她却是「驚錯」了。

這手掌伸出來，並不是要打她一記耳光，而是給她一叠鈔票。

這不是打耳光，而是打賞錢。

崔婆子吃了一驚之後，接着呆住。

呆住之後，繼而張嘴大笑。

「謝謝！謝謝！謝謝！」她每說兩個字就彎腰一鞠躬，臉上感激萬分的樣子。

那女子已進了房子，而且關上了門。

崔婆子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居然有女人送到這裏來，莫不是老婆子的妞兒們都不值錢了？」

（二）

邊十爺就是邊中破。

那女人却是杜小丹。

邊中破在房子裏，正襟危坐，頭髮整齊。

杜小丹的目光，環掃着四周。

邊中破盯着她：「妳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這裏來找我。」

杜小丹嫣然道：「這裏本來是羣雌粥粥的地方，但現在房子裏面却只有你一個人。」

邊中破道：「我喜歡在這種地方睡覺，但却不一定需要女人陪伴着。」

杜小丹看着他。

「你很驕傲。」

「有人說，只有驕傲的人，才能成爲一個出色的殺手。」

「驕傲與殺手，有甚麼關係？」

「驕傲的人，一定很有自信。」邊中破淡淡道：「殺人一定要有自信，要充滿把握，然後才能發出致命的一擊。」

杜小丹道：「對女人呢？」

邊中破冷冷一笑：「說出來，妳也許會不相信。」

「你說。」杜小丹凝視着他：「只要是你對我說的，我都相信。」

邊中破好像有點奇怪。

「妳為甚麼肯相信我的說話？」

杜小丹忽然慘笑。

「你和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

「我不懂。」

「你出賣自己，你賣的是命。」

「妳呢？」

「肉體，靈魂，還有自由。」

邊中破忽然慢慢的站起來，凝視着她：「妳說得一點不錯。」

他看着她，呼吸忽然有些急促。

他走近了一步。

她也走近了一步。

她忽然問：「你對女人又怎樣？」

邊中破吸了口氣，沉默了很久之後，才說：「在我的生命裏，已有十年沒有女人。」

「十年？」杜小丹吃了一驚。

「妳不相信？」邊中破笑了，笑得有些怪怪的，「我早就說過妳不會相信。」

「不！」杜小丹搖頭，用力的搖頭，「只要是你對我說的，每一個字我都相信的。」

「眞的？」

「是眞的。」杜小丹看着他：「十年了，難道你一直都沒想過女人？」

「不，我想，而且有時想得要命。」

「但……」杜小丹吸了口氣，吶吶的說：「你，你已不行？」

邊中破搖搖頭。

「不是，而是找不到一個自己喜歡的女人。」他忽然嘆了口氣：「妳是不是覺得，我的說話太離譜了？」

「不，我知道你說的是眞心說話，你不是說謊。」她又再接近了他一點點。

邊中破看着她，牢牢的看着她。

他的目光似已變成了膠漆。

他忽然伸手，倏的撕開了她胸襟前的衣服。

她站着，沒有動。

她沒有抗拒。

她那雪白而堅挺的兩個乳房，已破衣而出。

邊中破似已變成了一個呆子。

一個自出娘胎以來，從來沒有見過女人身體的呆子。

(三)

窗外漸明亮。

黎明了。

邊中破在床上，吻醒了已熟睡中的杜小丹。

杜小丹反應狂熱。

邊中破又再闖進了她的生命。

這一天——

屋外陽光嫵媚，房子裏雲翻雨覆。

她在喘息。

她用兩條雪白而有力的腿，好像想要擠死他。

但這是擠不死人的。

她只能擠出他的「子孫」，讓他蜷伏在香汗淋漓的胸脯上。

× × ×

正午。

邊中破又再衣履整齊，頭髮光亮。

杜小丹仍然在被窩裏。

「你要走了？」

「這裏畢竟不是我的家。」

「你的家在那裏？」

「昨天在這裏，到現在目前為止，仍然在這裏。」

他的說話好像很矛盾。

但杜小丹却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個殺手，一個根本沒有家的人。一個人若沒有家，那麼就是「處處無家處處家」、「四海為家」的人。

他好像要走了。

杜小丹却突然從被窩裏赤裸裸的鑽出來。

「你能不能為我幹一件事？」

邊中破的目光彷彿黯淡下來。

「我知道妳一定會說出這句話。」

杜小丹直認不諱：「不錯，我確是有求而來的。」

邊中破看着她那美麗的胴體，緩緩道：「我不會怪妳，而且也一定會答應妳的要求，因為妳已付出了代價。」

杜小丹嘆了口氣。

「你肯要了我，已經很看得起我。」

「妳沒有看錯。」邊中破淡淡道：「那一天我闖進妳家，雖然沒有對妳無禮，但從那時候開始，我已偷偷的喜歡妳。」

「那一天，你本可眞的強姦了我。」

「我可以強姦八十歲老婦，但却絕不會強姦自己喜歡的女人。」

杜小丹點點頭，誠懇地說道：「謝謝你。」

「不必謝我，妳要我殺誰？」

「你已知道，我是在求你去殺人？」

邊中破忽然苦笑：「殺人和花錢，是我生平兩大專長，但我知道，妳絕不是為錢而來的。」

杜小丹目露感激之色：「我以前幹每一件事都是為了錢，但今次確然例外。」

邊中破瞳孔收縮，凝注着她。

直到這時候，他才發覺，杜小丹雖然全身赤裸，但手裏却有一張條子。

她把條子遞給他。

上面只有一個人的名字。

邊中破看了一眼，點點頭：「小丹，我答應妳。」

「眞的？」

「就算上面寫的名字是邊中破，我也絕對不會令妳失望。」

他的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但他的感情，却流露在那淡漠的聲音裏。

× × ×

人非草木。

孰能無情？

殺手無情，並不是因為他天生下來就冷酷無情，而是職業上的壓迫力，使他們不能不無情。

殺手！

這名辭多可怕！

但又有誰能眞正瞭解天下間每一個不同類型的殺手？

× × ×

邊中破走了。

天氣很好。

在這種陽光下，血很易乾，也特別鮮

紅刺目。

今天，誰將會流血？

一語揭秘

(一)

正午。

霍老大在陽光下看雪。

× × ×

十二點二十五分，小雪樓忽來五客。為首一人，有鬍子，架金絲眼鏡，身穿一襲金黃大褂，足踏薄底黑布鞋，襯以雪般潔白白襪。

師傅山。

從廣東遠道而來的鐵指金棍師傅山。

(二)

與師傅山一起到小雪樓的，是四個青衫漢子。

在上海，這四個漢子寂寂無聞。

他們沒有名氣。

甚至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然而，霍老大一眼就看出，他們都是一流好手，每個人都有一身絕不尋常的功夫。

他只是看了他們一眼。

因為他們不是雪。

聰明的人，與其去看這四個深不可測的高手，倒不如看雪。

最少，雪不會殺人。（雪崩、或被雪括活凍死，又自當別論。）

× × ×

小雪樓有個伙計叫黑鋼。

黑鋼曾經和黑蜂打過架，而且還打贏了黑蜂。

雖然，這已是十七、八年前的事。

黑鋼比黑蜂還黑，黑黑實實的，是個人看來就像是一塊黑色的鋼。

他雖然脾氣不好，但却仍然被霍老闆重用。

因為霍老闆認為，在酒家裏有一個像黑鋼這樣的伙計，絕非壞事。

最少，他可以用一隻手就把喝醉的醉漢扔出去。

「幾位要點些甚麼菜？」黑鋼上前，儘量客客氣氣的問。

師傅山拿出一張白紙，揮筆疾書。

黑鋼識字。

他取過一看，不由臉色變了。

「先生，這算是甚麼？」

師傅山盯了他一眼：「你不識字，讀不出來？」

「你寫的不是菜式，而是麻將、天九牌、骰子、撲克……」

「不錯。」

「也不錯。」

「這不是菜餚，而是賭具！」

「你們就是要吃這些？」

「不是吃，而是賭。」

「你們幾個在這裏賭？」

「不，賭的只有我一個。」

「一個人賭得成嗎？」

「當然賭不成，還欠一個對手。」

「我來賭，怎樣？」

「兄台貴姓？」

「姓何，何黑鋼。」

「你要賭甚麼？」

「賭你的鼻子捱不了老子一拳！」黑鋼陡地大喝，一拳揮出。

蓬！

一個鼻子立刻被打得歪掉。

(三)

師傅山仍然坐在那裏，微笑不動。

他的鼻子當然沒事。

否則，他怎能笑得出來。

歪掉鼻子的是黑鋼，不但鼻子歪了，連門牙都有兩枚脫落。

把他一拳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並不是師傅山，而是坐在師傅山身邊的一個青衫漢子。

這青衫漢子瞧着黑鋼，問道：「你還賭不賭？」

黑鋼怒道：「賭！就算賭了這條性命，也要賭！」

青衫漢子道：「你還要賭甚麼？」

黑鋼忽然從襪管裏掏出一把刀。

刀雖細小，却極鋒利。

「老子賭你們五個人的狗命！」

師傅山咳嗽一聲。

「嘩，你好勇！」

刀尖已刺向他的咽喉。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隻闊大的手掌揪住了他背上的衣裳。

「別胡來！」

黑鋼怔住，那是霍老闆的聲音。

只聽得霍老大緩緩道：「營業時間，伙計不得聚賭。」

黑鋼的刀已鬆手，跌下。

霍老大瞧着他，忽然沉聲說：「歐厨子有點不舒服，你去帮他洗菜、切肉。」

黑鋼摸摸鼻子，暗罵道：「老歐不舒服個屁，現在不舒服的分明是老子嘛！」

但他不敢反駁。

他乖乖的跑進厨房裏。

(四)

師傅山目注着霍老大。

霍老大拱手：「在下霍一雄，請問閣下是……」

「陳雅彥。」

「原來是陳先生，請坐。」

「我已坐着，不必請。」

「陳先生似非本土人氏。」

「在下原籍廣東中山縣。」

「噢，那是好遠的地方。」

「它再遠，也還是在咱們中國版圖之內。」

「不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家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師傅山淡淡道：「既然是自己人，是不是該坦白一點？」

霍老大道：「那當然，當然。」

師傅山咳嗽兩聲：「霍先生，請問尊駕貴姓？」

霍老大好像不懂：「我不就是姓霍嗎？怎麼問得這麼奇怪？」

師傅山眨了眨眼睛，道：「這的確是奇怪極了，我還以為你姓曾呢！」

「姓曾？怎會姓曾？」霍老大大笑。

「這不重要，一點也不重要，」師傅山笑了笑，說：「姓曾也好，姓霍也好，甚至姓秋也好，反正你精於賭博，也就是了。」

他好像胡言亂語。

但他已在「胡言亂語」中，把「曾」

、「霍」、「秋」三個字都搬了出來。

霍老大好像沒聽見。

他只是皺了皺眉，說：「我年紀大了，近來已很少賭博。」

師傅山點點頭：「這是對的，賭博本來就是一種很要命的玩意，想長命百歲，最好戒賭。」

霍老大「唔」的一聲：「陳先生說得對，我戒賭，而且現在就戒！」

師傅山拉長了臉：「這種事不必急在一時，倒不如現在玩幾手，輸了再戒也未爲遲。」

霍老大眉頭一皺。

「聽你的口氣，好像我若現在和你對賭，是有輸無贏的了？」

師傅山道：「這倒未必，只不過這幾年來，我的賭運很好，尤其是這個月，更是逢賭必贏，誰都沒有我那麼好運氣。」

霍老大「唔」的一聲，說：「運氣的確很重要，在很久以前，我也曾經贏過不少錢。」

師傅山不耐煩的道：「別老是空談，與其談，不如賭。」

霍老大道：「咱們爽快一點，一把定贏輸，好不好？」

師傅山道：「怎會不好？這才正是眞正賭徒本色。」

霍老大道：「咱們賭些甚麼？賭鈔票？賭黃金？還是賭房子？」

師傅山搖頭：「都不好。」

霍老大神色漸凝重，緩緩道：「難道你要賭命？」

師傅山又搖搖頭：「也不好。」

霍老大道：「那麼咱們賭些甚麼？」

師傅山道：「賭一賭，誰該永遠離開上海。」

霍老大目光一閃。

「尊駕言下之意，是誰若輸了，就得馬上離開上海，永遠不再回來？」

師傅山點點頭：「是的。」

霍老大冷笑：「這樣公平嗎？」

師傅山道：「你覺得不公平？」

霍老大道：「我在上海有事業、有房子、有朋友、有女人，而你却是廣東人，你來上海，本來就是隨時可以離去的。」

師傅山悠然一笑。

「你說得不錯，」他雙手按着桌面，慢慢的站立起來，「但世間上許多事情，都不能憑直覺去判決公平與否。」

霍老大道：「我不懂。」

「你懂的，」師傅山淡淡的說：「自從我到了上海，你們一直都想我走，或者是永遠留下。」

師傅山能「走」的時候，最少還是個活人。

但他若「永遠留下」，那麼他必然已經是個死人。

霍老大的眼睛又亮了。

「你在說誰想逼你走？」

「是閣下，還有鴛鴦手。」

「我們爲甚麼要逼你走？」

「因爲我妨碍你們的一個計劃。」

「甚麼計劃？」

「侵攪沈力在上海所有產業和賭業的計劃，」師傅山神情肅穆：「鴛鴦手與你勾結，一起對付沈力，欲取其位而代之，這就是你們的計劃，你們的陰謀！」

不是猛龍不過江

（一）

計劃！

陰謀！

在某種情況下看來，這兩句字眼已可以變成同義辭。

唯一有所分別的，就是「計劃」兩個字，遠比「陰謀」動聽得多。

發動戰爭的侵略者，他們訂下來的野心策略，往往稱爲「××計劃」，或者是「××行動」。

他們永不會說這是「陰謀」。

× ×

聽到「陰謀」這兩個字，霍老大的瞳孔收縮成一綫。

「尊駕遠道而來，又何嘗不是心懷鬼胎？」

師傅山淡然一笑：「我不想爲自己的名譽而多費唇舌，只想問你，賭不賭？」

霍老大冷笑。

「就算我肯賭，而且又輸了，你又豈知我不會賴帳，賴在上海不走？」

師傅山悠然道：「我知道你從不賴帳，因爲你是『賭魔』，你決不能讓別人看不起自己。」

霍老大搖搖頭。

「你說錯了。」

「錯在哪裏？」

「別人看得起自己與否，並不重要，」霍老大冷冷說道：「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能讓自己看不起自己。」

「說得好，」師傅山忽然面露欽佩之色：「雖然今日你我立場相對，但如今却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佩服！佩服之至！」

霍老大道：「好，我跟你賭，無論你選擇那一種賭具，我都奉陪到底！」

師傅山道：「那咱們就賭牌九，怎麼樣？」

「行！」霍老大忽然沉聲一喝：「拿天九牌來！」

× ×

一副骨牌立刻奉上。

三十二張天九牌，每一張都是烏溜溜的。

霍老大把所有的牌翻開。

「天、地、人、鵝、梅……件件齊全，文武俱備，不多一張，沒缺一隻。」

師傅山道：「咱們賭大牌九還是小牌九？」

霍老大道：「小小牌九。」

大牌九每人拿四張牌，分前注與後注，必須前、後兩注俱贏對方，方算獲勝。

倘若各贏一注，那麼就是和局。

至於小牌九，那是最凶險不過的賭法，每人只抓兩張牌，牌翻兩瞪眼，是贏就贏，是輸就輸，既沒有擺牌的技巧可言，也沒有和局。

因爲一般規矩，倘若莊、閒抓的都是同一副牌，例如莊家天九，閒家也是天九，那麼就算是莊家贏了。

但「小小牌九」又是怎樣的賭法？

（二）

霍老大目注着師傅山，神色陰沉。

他很冷靜。

師傅山默然半晌，才說：「咱們只賭一張牌？」

霍老大點頭。

「小牌九賭兩張，但對你我來說，還是太多餘了，賭一張牌又何嘗不能分出勝負？」

師傅山點點頭：「行。」

霍老大道：「但這一次，咱們不是比門牌的大小。」

師傅山一怔。

「不比門牌的大小，那麼，要比門甚麼？」

「誰抓的牌點數最細小，誰就贏。」

霍老大沉聲說道：「換而言之，抓一張天牌，那是十二點，也是最差的一張。」

「如此說來，豈非斧頭也吃了天？」

「不錯。」

「這主意很好，」師傅山點了點頭，緩緩道：「但咱們何以要比門細小？」

霍老大冷冷一笑：「你莫非已忘了屠仁天？」

師傅山道：「他這個人不壞。」

「不壞？」霍老大瞪着眼：「說他不壞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師傅山道：「我說他這個人不壞，是因爲他根本還沒有資格去幹大奸大惡的壞事。」

霍老大的眼睛又收縮了起來，緩緩道：「你曾經和他賭過骰子？」

師傅山道：「不錯。」

霍老大道：「你們最後不是比門誰的點子大，而是比門誰的點子最小。」

師傅山點點頭承認：「不錯，結果我輸了。」

霍老大冷冷一笑：「你輸得好巧妙，僅輸一點點。」

師傅山道：「也不錯，這是誰說給你知道的？」

霍老大乾笑一聲。

「不是屠仁天，當天他沒有說，後來却又已無法說出來。」

師傅山點點頭：「我知道。」

霍老大眼色微微一變。

「你知道甚麼？」

「他的腦袋已給你砍下來。」

「你知道的事倒不少。」

「彼此彼此。」

「算了，」霍老大忽然嘆了口氣，「過往的事，再也休要提起，現在咱們該開始賭博了。」

「你是主，我是客。」師傅山淡淡道：「你來當莊。」

霍老大道：「當莊總會大佔便宜，倘若大家的點數一樣，莊就贏了。」

師傅山道：「我知道，但我從來不喜歡喧賓奪主。」

霍老大的神情很平靜，淡淡道：「果然不是猛龍不過江，咱們抹牌罷。」

× ×

兩個人，總共有四隻手。

但他們抹牌的時候，每人只伸出一隻手。

左手。

（三）

抹牌是一種很簡單的動作。

除了嬰兒或者手部機能已癱瘓，任何有手的人，都一定懂得怎樣抹牌和砌牌。

麻將牌一百三十六張，牌的數目比較多。

但天九牌却只有三十二張，很快就可以砌好。

但這時候，霍老大和師傅山抹牌和砌牌的動作，却很特別。

只見兩隻手伸出，三十二張就像是飛鳥般，從桌上飛起。

他們抹牌。

但那三十二張牌，居然只是在半空之中飛來飛去，教人連眼都看得花了。

他們在半空中抹牌，足足抹了一分鐘之久。

每個人都看得呆了？

這是甚麼把戲？

是魔術？還是技術？

又還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 ×

每個人的眼睛都沒有毛病，更不是在做夢。

終於，三十二張牌跌下來了。

一跌下來，牌已整整齊齊的砌好。

霍老大在右角隨便拿出兩張牌，一張在上，一張在下。

然後，他擲骰，骰子總共是六顆。

一撒下去，又是每個人都嚇了一跳。

六顆骰子，居然只擲出六點。

霍老大目注着師傅山。

他緩緩地把上面的一張牌，送到師傅山的面前。

然後他就說：「師傅山，你輸了。」

（四）

牌未揭開，霍老大就已斷定師傅山輸了。

師傅山沒有看牌。

霍老大也是一樣。

但師傅山很鎭靜。

他微微一笑：「你認爲自己抓的牌很好？」

霍老大道：「在天九牌上，這張牌不算最好，但照咱們現在的賭法，它是一張牌王！」

「牌王？」

「不錯，因爲它的點數已是最細小的了。」

「是地牌？」

「你該知道。」霍老大眨着眼，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

他伸手，左手。

他慢慢的把骨牌揭開。

地牌！

果然是一張只有兩點的地牌！

（五）

跟隨着師傅山一起來的青衫漢子，不由面面相覷。

他們也是賭徒。

他們當然知道，三十二張天九牌裏，點數最細小的就是地牌。

一副天九牌裏，只有兩張地牌。

霍老大已抓了一張。

地牌還有一張。

但就算師傅山手上抓的一張眞的是地牌，他還是輸了。

因爲霍老大是莊家。

所以，每個人都同意霍老大的說話。

——師傅山輸了。

雖然他看來很鎮靜，但那也許是裝出來的。

就算他眞的很鎮靜，但輸了就是輸了，就算眞簡是「泰山崩於眼前而面色不變」，但終究還是無法不認輸。

然後馬上離開上海。

但師傅山却忽然對霍老大說：「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遵守諾言，以後再也不會回來上海。」

殺手也有流淚時

（一）

師傅山的說話，實在是奇怪極了。

每個人都呆住，連霍老大也不例外。

這是甚麼話？

莫非他已贏了？

人家已抓了一張地牌，只有兩點，師傅山又憑甚麼可以反敗爲勝？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這副牌是天九，不是麻將。

倘若是麻將那麼兩點就是「二筒」。在麻將牌裏，師傅山還可以有機會，以「大餅」取勝。

但這是天九牌。

師傅山憑甚麼說這種話？

他忽然以左手拿起那張牌。

他掩住了一截。

這張牌露出來的一截，是一顆紅點。

但下半截呢？

它是不是另一張地牌？

× × ×

無論怎樣，師傅山看來還是個輸家。

因爲就算這張眞的是地牌，他還是輸了。

但每一個人還是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張牌。

下半截是甚麼？

忽然間，霍老大的眼色變了。

每一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因爲這張牌的下半截，忽然不見了。

× × ×

師傅山在微笑。

這不是苦笑，也不是强顏歡笑，而是只有在勝利者臉上才可以看見的微笑。

他緩緩地攤開了手。

啪。

一張牌跌在桌上。

不！

說正確一點，是半張牌。

還有一半呢？

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因爲下半截居然已變成了粉末。

「只有一點。」其中一個青衫漢子不由脫口狂叫。

霍老大呆住。

他呆了很久很久。

他肯認輸嗎？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霍老大終於長長的吐出口氣：「師傅山不愧是師傅山，你贏了。」

師傅山道：「本來，我已敗了。」

霍老大道：「陳門鐵指神功，果然名不虛傳。」

師傅山道：「也只有你這種眞正的賭徒，才肯在這種情況下認輸。」

霍老大道：「我早已說過，我可以讓別人看不起自己，却絕不能讓自己看不起自己。」

他嘆了口氣，接道：「這一局，我可以賴，而且也一定有人認爲我才是眞正的贏家。」

師傅山道：「但你不屑這樣做。」

霍老大道：「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賭桌上穩操勝券，心頭的壓力很沉重。」

師傅山道：「莫非你現在反而覺得很舒服？」

霍老大道：「舒服也好，不舒服也好，反正這裏已非我久留之地，再見。」

師傅山道：「你雖然輸了，但也不必馬上就離開上海。」

霍老大道：「我可以逗留多久？」

師傅山道：「三天。」

霍老大目露感激之色：「很好，三天之內，我一定會離開上海。」

「再見。」師傅山一抱拳，然後就帶着四個青衫漢子，離開小雪樓。

霍老大茫然地瞧着那半張天九牌。

「么鷄贏了地牌，果然是個高手！」他喃喃自語。

就在這時候，黑鋼忽然在他的身邊出現。

「老大！」

「甚麼事？」

「咱們去幹了那混蛋！」

「誰是混蛋？」

「剛才那個甚麼師傅山！」

「咱們爲甚麼幹掉他？」

「他出老千！」黑鋼怒道：「這張分明是么鷄，但却變成了只有一點！」

霍老大冷冷的看着他，叱道：「是又怎樣？」

黑鋼道：「給他一點顏色，好讓他知道上海並不是廣州。」

霍老大盯着他。

「你說得很對，上海並不是廣州，也許廣州的人都喜歡賴帳，但這裏却是上海啊！」

黑鋼怔住。

霍老大忽然衝前，正正反反的一連給他刮了十幾個耳光。

黑鋼給打得滿天星斗。

但他却連叫都不敢叫出來。

「你以爲我是個癟三？無賴？」霍老大怒吼着：「輸了就是輸了，還說甚麼廢話？」

黑鋼垂下了臉。

突聽一人輕輕鼓掌。

「有種！該打！」

霍老大的臉色又變了。

他猛然回頭。

「誰在放屁？」他大喝。

「我在讚你有種，也算是放屁？」這人冷笑。

「邊中破？」霍老大的目光，陡地一亮。

「不錯，正是邊某。」

「你好大的胆子！」

「在上海能出人頭地的人，誰的胆子小了？」

「你以爲自己已經出人頭地？」

「在殺手行業裏，我在上海最少可以名列前五名內。」

師傅山付給你多少錢？」

「不費分文。」

「你們是在講義氣？」

「朋友與朋友之間，本來就應該建立在一個『義』字之上。」

霍老大冷冷一笑：「他剛贏了我，還說給我三天時間。」

邊中破淡淡道：「但這一次，他是他，我是我。」

「甚麼我我他他的？」霍老大瞳孔驟縮：「你們在弄些甚麼把戲？」

邊中破道：「雖然師傅山和我是朋友，但他的性情，與我頗有分別。」

「分別在哪裏？」

「他的心腸軟。」

「你呢？」

「鐵石心腸，」邊中破冷冷道：「他可以讓你活着離開上海，但我不能。」

霍老大陡地狂笑。

「你以爲這裏是甚麼地方？可以讓你來去自如？」

邊中破道：「我已來了，至於怎樣才能離去，現在我一點也不關心。」

霍老大道：「你在關心甚麼？」

邊中破道：「你的命！」

霍老大忽然大喝：「把刀拿來！」

一個穿着整齊的後生小子，立刻找到了他的刀。

軍刀。

（二）

刀鞘彎彎。

刀鋒彎彎。

霍老大的眼睛也彎了起來。

邊中破盯着這一把刀，一張臉龐彷彿已被這刀光映照得毫無血色。

「好刀！」

「這刀不吉祥。」霍老大忽然以左掌抹刀。

他的左掌本有傷，傷口剛好了一點。

但這一抹，血又流了。

邊中破目光一寒：「你雖然精明厲害，但却太迷信。」

霍老大道：「有些事情，是寧願迷信一點比較好的。」

邊中破道：「但這種先讓自己流血的蠢事，我是寧可死掉也絕不肯幹。」

霍老大道：「正如你說：你是你，我是我。」

邊中破道：「你的手下呢？」

霍老大道：「就在你四周，也在我四周。」

邊中破道：「他們爲甚麼不動手？」

霍老大道：「因爲我沒有下命令，所以他們只好瞧着。」

邊中破道：「你想親手殺了我？」

霍老大點頭。

「很想，想了很久，想得要命。」

邊中破道：「現在你可以動手了。」

霍老大忽然揮刀。

刀光如雪，殺氣森森。

邊中破在霍老大的左側。

但霍老大這一刀，却斬向了右方。

× × ×

右方無人。

邊中破臉色一變。

霍老大的刀，竟然從右方旋飛過來，疾斬邊中破的脖子。

這是甚麼刀法？邊中破已無暇細想。

他立刻向左拗腰，回頭就刺出一刀。

這一刀從軍刀下刺上，疾刺霍老大胸膛。

也只有邊中破這種高手，才能在電光石火之間，先避開了霍老大那雷霆萬鈞的一刀，繼而一刀直趨對方的致命要害。

刀來刀往。刀光片片暴射。

倏地，一個人在刀光下發出了一聲怪叫。

然後，這人就緩緩的倒了下去。

× × ×

倒下去的是霍老大。

邊中破的刀已戳破了他的心臟。

霍老大死了。

他死時，還緊緊握着那把軍刀。

× × ×

沒有人阻攔邊中破。

因爲霍老大已死了，再也沒有人可以發出命令。

邊中破走了。

他來得容易，走的時候更容易。

上海。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三）

邊中破醉了。

他不常醉，但今天醉。

他很少喝劣酒。

但今天他喝的酒，極劣。

混濁而酸的酒，再加上一斤又韌又辣的辣鹵牛肉，把他的腸臟弄得亂七八糟。

他終於狂吐。

他醉倒在一條骯髒的小巷裏。

× × ×

酒已醒，他睜開了眼睛，忽然發覺自己並不是躺在那條骯髒的小巷裏。

他的鼻尖也不是碰着酒瓶，而是險些碰在一雙雪白而堅挺的乳房上。

他猛然大吃一驚。

本來，他早已認爲：世間上能令他大吃一驚的事，幾乎已不存在。

但現在，他眞的吃驚極了。

「小丹！」

他居然伏在杜小丹的胸膛上。

他再看着自己，倒還是衣履齊全。

但這是怎麼一回事？

× × ×

杜小丹是個美麗的女人。

她的胴體也同樣美麗，好看。

邊中破曾擁有她。

她的嘴唇濕濡而溫暖，她的乳房堅挺而肌膚軟滑，她令他瘋狂，她令他陷入血液沸騰的境界。

她是個「很熱」的女人。

熱力四射！

魅力四射！

她似是一個無堅不摧的熔爐，任你是銅澆金剛，鐵鑄羅漢，也要化爲繞指柔。

可是，現在她的乳房很冷。

她全身上下的肌膚，寸寸冰冷如雪。

邊中破忽然流淚。

他的淚淌在她那冰冷的乳尖上。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一）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易家堡堡主易金虹的掌珠易菁菁，由於殺了對她輕薄的杜仲武，遭到杜仲武的哥哥杜伯文率領杜氏管家杜全及家丁多名截擊。幸遇摯友黑貓相助，兩人合力苦戰，卒之殺了杜全及幾名家丁，杜伯文及餘衆，也被打得落荒而逃。戰事結束，黑貓護送易菁菁回易家堡暫避風頭。經三天奔馳，終於平安抵達目的地。易菁菁要求同到易家堡暫住，但因前此易金虹對黑貓存有成見，恐難見容於堡主，所以婉拒，易菁菁與黑貓依依惜別。黑貓目送易菁菁遠去後，仍呆立原地。這時易金虹突然現身，對黑貓雖無指摘，但頗有微詞……

決鬥大江上　生死兩不顧

易金虹道：「到底還是遲了一些，不是有你在，我趕到的時候菁菁只怕已陳屍街頭。」

黑貓沉吟道：「這樣說，之後堡主一直就跟着我們。」

易金虹點點頭道：「也有時走在你們前面。」

黑貓歎息道：「我也奇怪杜家的人怎麼一路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想必那些要動手的人都給堡主解決了。」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殺了五十六個杜家的人。」易金虹道：「我已經很久沒有殺人，但如何殺人，却還是懂得的。」

黑貓又垂下頭，他不能不承認一直以來，都看錯了易金虹。

「菁菁殺杜仲武的動機不管，杜仲武這個人，無可否認實在是該死的。」易金虹搖搖頭。「但你們還是低估了杜家的勢力。」

黑貓道：「我沒有。」

易金虹緩緩地道：「所以你立刻送菁菁回易家堡，可是沿途你應該想到杜家絕不會就此罷休，應該留意一下周圍的環境，你沒有，這勉强或者可以解釋是因為菁菁在你身旁的關係，對於一個殺手來說却是絕不可以原諒的過失。」

黑貓歎息。「幸好有堡主一路上照料，我們總算能夠平安到來這裏。」

易金虹眼中透出了讚賞之色。「一路上，我也算看清楚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你雖然淪為殺手，還不怎樣壞。」

黑貓沒有作聲。

「可惜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不能再照顧菁菁多久。」易金虹沉聲歎息。「你們認識得也不是時候，菁菁應該在你未成為殺手之前就認識你。」

「我若不是已成為殺手，只怕也沒有機會認識菁菁。」

易金虹苦笑。「我知道你所以認識菁菁，是因為有人出錢請你去殺菁菁，結果你非但沒有下手，反而將出錢的那個人殺掉。」

「那個人死不足惜。」

「重信守諾，也是做一個殺手的起碼條件，輕信失諾，不難遭受同行的唾罵，在殺與不殺之間，你是必也傷透腦筋。」

「到現在，我也不認為自己的選擇是錯誤。」

易金虹點頭。「所以我無論如何，也該對你說一聲多謝。」

「這是我出於自願。」

「我不知道你是基於什麼因素改變了要殺菁菁的念頭，但我不能不承認，你與菁菁本來是很配合的一對。」易金虹又是一歎。「這些年來，我從未見過菁菁信服一個人像信服你一樣。」

一頓又道：「包括我在內。」

黑貓一笑，顯得是那麼無可奈何。「堡主的意思我很明白，我從不輕視自己的武功，但我也絕不否認，武功在我之上的大有人在。」

他緩緩將頭抬起來，眼瞳中又露出了那種難言的悲哀，接下去。「也正如堡主說的，要找我報仇的人絕不會放過我，任何人也有疏忽的時候，我也是一個人。」

易金虹目光凝結在黑貓的面上，黑貓繼續道：「菁菁若是跟着我，過的肯定不會是正常的日子，我隨時都可能棄她而先去。」

易金虹道：「你能够明白這點，我很高興。」

「我一直都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直到最近，才能够冷靜下來。」

易金虹顯得有點詫異。

黑貓接道：「這一次分別，我與菁菁是絕不會再見的了。」

易金虹「哦」的一聲。

「我已經考慮清楚，除非我是眞的喜歡菁菁，否則我該好好的為她設想。」

「尤其是將來？」

「好像我這種人，就只是活在現在的這一刻，很可能在這一刻之後就死在別人的手上，根本沒有所謂將來，菁菁跟着我，絕不會好過。」

「是什麼影响你突然想到這方面？」

「這無須什麼影响，好像一個我這樣的人，應該很早就想到，只是這一次，我需要一段很長的時問才能够冷靜下來。」

易金虹怔怔聽着，眼瞳中詫異之色更濃。

黑貓緩緩的接道：「這當然也需要很大的決心。」

易金虹突然問：「你早已經對菁菁說了？」

「沒有。」黑貓轉望向易家堡那邊。「方才我幾乎已說出來，但到底提不起勇氣，也許就為了不想再花唇舌勸她回去，也許是担心沒有時間，也許我根本就是一個懦夫。」

易金虹再問：「要不要我跟她說？」

黑貓點點頭，却又道：「只是這還不是說的時候，不過，也不會要堡主再等多久。」

易金虹沉吟不語，黑貓繼續道：「希望她不會太難過，而且很快就能够將我忘掉。」

易金虹上下又打量了黑貓一遍。「是不是你遭遇了什麼困難？」

黑貓搖頭。易金虹又道：「你若是有困難，不妨跟我說，我雖然反對你與菁菁結合，但只要是我應該做的事情，我絕對會助你一臂之力。」

黑貓笑笑道：「好意心領，我相信還沒有什麼困難我解決不來。」

「這是說，你是有困難的了？」

黑貓道：「易家堡一樣有，我以為，易堡主還是趕快回去部署一下的好。」

易金虹笑笑。「易家堡雖不是固若金湯，能够拿起兵器的人也不少，杜飛雲縱然率衆來犯，即使能够攻陷易家堡，也要付出極慘重的代價，這一點，相信他也很明白。」

黑貓道：「無論如何，他都不會罷休的，堡主請加倍小心。」

易金虹微一頷首：「在離堡之前，我已經吩咐各人作好防禦準備。」

黑貓輕吁了一口氣。「那我就很放心了。」

易金虹接道：「你又準備到那兒？」

黑貓道：「先下手為强。我會先去挑杜家的窩。」

易金虹濃眉一皺。「一個人？」

「也許我能够找到我一個好朋友。」

「沈勝衣？」

黑貓點點頭。「我們雖然只有兩個人，相信已經足够了。」

易金虹捋着鬚子。「沈勝衣技驚天下，應該可以應付杜飛雲，你們準備在什麼時候，在那兒動手？」

「不知道。」

「應該有我的一份才對。」易金虹說得很認眞，並不像只是說說。

黑貓聽得出，頷首道：「但菁菁的安全更需要堡主照料。」

易金虹看着黑貓，沒有作聲，黑貓手一帶轡繩，道：「我應該走了。」

易金虹沉吟不語。

「堡主請。」黑貓一抱拳，策馬奔前去。

易金虹倏的道：「杜飛雲一身十三太保橫練，小心他的雙手。」

黑貓一聲：「多謝指點！」放馬奔出。急激的蹄聲又劃破天地的靜寂。

易金虹目送遠去，雙眉又皺了起來，眼瞳中充滿疑惑。

他是在懷疑自己的決定是不是正確。

——黑貓一定有什麼秘密，這一次，也許是自知活命機會甚微，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以他的武功，再配合沈勝衣絕世

的劍術，要應付杜家的人應該不成問題，難道另外又出了什麼事情？抑或他根本沒有信心找到沈勝衣？

那刹那，易金虹想起了很多事情，他雖然看不透黑貓的內心，到底是一個老江湖，從黑貓的神態說話已能够看出其中有異。

黑貓却什麼也沒有透露。

易金虹突然有一種追上去的衝動，可是，他到底沒有追上去。

菁菁更令他費心。

霧仍濃，黑貓一騎終於消失在霧中，易金虹亦終於舉起他的脚步。

走向易家堡。

萬金一殺手

清晨，急風吹散了朝霧，陽光輕柔。

在這種陽光照耀下，奔流的大江看來也很平靜。

杜飛雲的神態也同樣平靜得很，他背負雙手，立在江邊，雪白的鬢髮衣衫，在急風中飛舞，飄逸出塵。

他的右手握着一册書，這使他看來更像是一個詩興勃發，吟哦在江邊的老詩人似的。

那面容也是慈祥得很，表面上看來，不認識他的人，相信很難會相信他是一個一手血腥，雄霸一方的武林大豪。

四個白衣中年人分立在他左右，每一個的太陽穴都高鼓，雙目精光迸射，一望而知，都有一身很不錯的內功。

他們的面容亦無不峻冷之極。

有杜飛雲出現的地方，一定會看見這四個人，他們的武功當然不能與杜飛雲相比，若說他們是杜飛雲的保鏢，無疑是笑話，但他們的武功却絕無疑問，是由杜飛雲親自傳授。

他們的忠心也絕無疑問。

江湖上傳說，要殺杜飛雲，必須先殺掉這四個人。

很多人懷疑這個傳說，至於有沒有去求證，却是沒有人知道。

那只有兩種解釋：一是完全沒有；一是去求證的人沒有一個能够活下來。

任何的一種解釋都足以顯示出這四個人的厲害。

他們所用的兵器却沒有一個相同。

日月輪，飛蜂鉤，鍊子刀，還有一個用的竟然是一雙霸王盾。

這都是外門兵器，這四個人所練的武功，不待言也必是有異於常人。

在他們身後不遠的林子前，停留着七匹馬，每一匹都是神駿得很，由兩個白衣大漢看着。

風吹樹葉蕭蕭，也吹來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不過片刻，一騎如飛奔來，鞍上一個彪形大漢，滿頭汗落淋漓，衣衫亦濕透。

馬在林子前停下，「希聿聿」馬嘶聲中，大漢滾鞍而下，連汗也來不及抹一把，急奔向杜飛雲。

那四個白衣中年人彷如未覺，一個個面無表情，杜飛雲更就不在話下。

大漢在七尺之外跪倒，一聲：「稟莊主——」

杜飛雲頭也不回，應一聲：「說！」

「黑貓昨天黃昏在十七里外渡江，歇宿在悅來客棧，殺了我們十一個人。」

杜飛雲仍不回頭，一聲微喟。「你們也實在太不小心。」

「我們却已殺了他的坐騎，周圍十里，可以代步的騾馬都已被我們買去，買不到的亦被殺掉。」

「殺得好！」

「黑貓拂曉之前已離開客棧，沿岸東行。」

「肯定是他本人？」

「他雖然換過一身農家裝束，戴上竹笠，却逃不過我們的監視，我們追踪他的兩個人却死在他的劍下。」

「太不小心了。」杜飛雲又是一聲微喟。

「最後消息。」大漢喘着氣接道：「黑貓方向未變，繼續東行。」

杜飛雲沉吟一會。「他到底要去什麼地方？」

大漢隨即又稟告。「根據可靠的消息，沈勝衣正沿岸一路西來。」

杜飛雲的面容終於起了變化，白眉一揚，道：「他一定是要趕去與沈勝衣會合。」霍地回頭，道：「估計他們將會在什麼時候遇上？」

「最快相信也要在黃昏之前。」

「很好——」杜飛雲斬釘截鐵的道：「我們必須在中午之前將黑貓截下，先殺黑貓，再除沈勝衣。」

沒有人應聲。

杜飛雲接道：「由這裏渡江過去，應該可以搶在黑貓的前面。」

「絕對可以。」大漢應得很肯定，却補充道：「但必須在兩個時辰之內找到渡江的船隻。」

「半個時辰之內，船隻應該可以在這裏渡江了。」杜飛雲的每一句話都充滿了自信。

大漢接口道：「莊主已經叫了人去找船……」

一個中年白衣人突喝道：「閉嘴！」

大漢應聲混身一震，噤若寒蟬。

杜飛雲淡然一笑，由始至終，都沒有回頭望一眼。

那中年白衣人接一揮手。「退下！」

大漢誠惶誠恐的慌忙退了下去，退到樹林前。

另一個白衣中年人即時道：「船來了！」抬手向西面指去。

三葉小舟正從那邊順流東下，操舟的三個白衣人，顯然都是好手，舟雖然小，江流雖然湍急，在他們的把持之下，異常平穩。

杜飛雲目光一轉，花白的雙眉不由皺起來，却沒有作聲。

舟行甚快，操舟那三個白衣人控制得更就是恰到好處。

舟與舟之間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煞是好看。

杜飛雲左邊的一個白衣中年人看着突然笑了笑。「這三個小子在賣弄他們操舟的本領。」

「很不錯。」杜飛雲淡應一聲。

語聲甫落，那三葉小舟同時一轉，飛魚般向這邊蕩來，一葉緊接着一葉，泊在

杜飛雲等人之前。

三個操舟的白衣人，接將手中的竹竿往水裏一插，將小舟固定。同時在舟上跪倒。

杜飛雲不等他們開口，已微一搖首，道：「不必多禮。」

「謝莊主。」三個白衣人忙自起來。

杜飛雲目光一轉。「只找到這三葉小舟？」

一個白衣人回答道：「其他的兄弟繼續在找，只怕莊主久候，我們三人就先趕來。」

杜飛雲又接問道：「那要找到什麼時候？」

「再前三十里有一個大鎮，那裏應該有比較大一些的船。」

「來回費時，等不及了。」

「這附近的人，都是以這種小舟渡江的。」

「黑貓昨天——」

「也是坐這種小舟……」

杜飛雲冷冷的道：「好，我們就坐這種小舟渡江去截擊。」

「請莊主放心，有我們操舟，絕對安全。」

杜飛雲面色一沉。「廢話！」

說話的那個白衣人一呆，忙又跪倒。

「屬下失言，莊主恕罪。」

「算了！」杜飛雲一拂袖，舉步上前，跨進當中那葉小舟。

在岸上他步步尺七，非常穩定，可是一步跨進小舟內，便有些浮動了。

這種浮動，顯然絕不是因爲小舟的影響。

然後他緩緩在舟中坐下來，小心翼翼的，那神態雖然並沒有任何變化，但行動已顯然有些特別。

操舟那三個白衣人當然看得出是什麼一回事，却再也不敢說什麼。

那四個白衣中年人身形接動，雙雙躍入旁邊兩葉小舟，他們的身手，在下舟之際，絕無疑問要比杜飛雲輕捷俐落得多。

三葉小舟旋即蕩出。

杜飛雲的那一葉被夾在當中，那個操舟的白衣人拔竿催舟，每一個動作都非常小心，也非常緩慢。

其他兩個操舟的白衣人也不敢催快，與當中那個配合，不徐不疾，緊伴左右。

三葉小舟一字排開，緩緩的往對岸蕩去。

那三個操舟的白衣人的確是好手，那三葉小舟在他們的控制下，異常穩定。

杜飛雲的兩眉終於鬆開來，閉上了眼睛，一派老僧入定的樣子。

江上風更急，吹得各人的衣衫獵獵作響。

在岸上看來，那條大江似乎不見得怎麼寬闊，但上了小舟，却是另一種感覺。

那條大江非獨有寬闊的感覺，而且也感覺到激流的威力。

杜飛雲的眼蓋微微的顫動，忽然又張開來，看了看，又垂下。

操舟的白衣人看在眼內，動作更謹慎，舟行也就更緩，穩定之極。

好一會，三葉小舟才來到江心。

杜飛雲忽然又張開了眼睛，緩緩道：

「果然不錯，能够將這樣的一葉小舟操縱得這麼平穩。」

操舟的白衣人笑逐顏開，道：「莊主過獎！」

杜飛雲微一搖頭。「不是過獎，我就從未坐過這麼穩定的小舟。」

操舟的笑不攏嘴，却一些也不敢大意，竹竿起落更小心。

杜飛雲旋即發出了一下得意已極的笑聲。「黑貓，你怎也想不到我原在你後面，現在搶在你前頭。」

語聲甫落，一下急激已極的水聲暴響，一個黑衣人從左面那葉小舟旁冒出來，飛上了半天。

——黑貓！

他是左手往舟舷一搭，借力從水裏拔起身子。

那葉小舟給他這一扳，立時向旁邊一顫，立在舟上的那兩個白衣中年人的身子亦不由一栽。

黑貓的劍即時刺進了那個手執飛蜂鈎的白衣中年人的咽喉。

血飛濺，那個白衣中年人翻身倒栽進水裏。

黑貓半空中一擰腰，劍勢再一變，橫削手執日月輪的那個中年人的頭顱。

那個中年人聽得聲響，已經有防備，但身形不穩，雖然閃開了頭顱，肩頭亦難免挨了一劍。

血連肉飛上了半天，中年人右手月輪墮下，左手日輪忙護住胸前，脚步亦慌忙一盤立穩。

黑貓的左手也就在那刹那發出了一枝短劍，却不是射向杜飛雲，而是射向替杜飛雲撐舟的那個白衣人。

杜飛雲反應何等敏捷，已經準備黑貓襲擊，黑貓那一劍却在他意料之外。

那個白衣人撐舟的技術雖然非凡，武功却不怎樣好，如何閃得開黑貓這一劍飛擊！

劍「颼」的釘入咽喉，白衣人身子一低，倒栽進水裏。

那葉小舟頓時一陣搖晃，杜飛雲本來已半站起身子，給這一陣搖晃，弄得手忙脚亂，雙手一沉，扳住了兩面舟舷，才免強穩定下來。

黑貓的劍這時候已經刺進了那個用日月輪的中年人的胸膛。

在出手之前，他雖然已經計算清楚，每一劍都抓住了那刹那，短劍一射出，一劍砍飛了那個中年人肩頭上的一大片肉，身形亦撲下。

那個白衣人日輪雖然出手，却被黑貓閃開去，黑貓的劍却掌握那刹那的空隙，刺進了白衣人的胸膛之內。

「奪」的一劍穿透，從後背穿出，白衣人慘呼，日輪仍然奮力提起來，方待砸下，黑貓的身子已一偏，肩膀猛撞在他的胸膛上，將他整個身子撞飛。

黑貓的劍同時從白衣人的身子曳着一股鮮血脫出來。

白衣人給那一撞，竟飛出丈外，「撲通」的一聲，飛墮進水裏。

那葉小舟亦因此猛一陣搖擺，黑貓的身形却竟不受影響，雙脚左弓右箭，一晃便已經穩定下來。

操舟那個白衣人在舟上更就是如履平地，雙手一掄，竹竿當長槍使用，插向黑貓的胸膛。

黑貓冷笑，人劍滾動，劍光飛閃中，那枝竹竿被斬成數截！

白衣人驚呼急退，他一退脚便踏空，可是他並不在乎，也原就準備跳進水裏。

他操舟的技術如此高明，水性也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可惜他退得還是慢了三寸。

黑貓劍動人動，手一長，劍立時刺進了那個白衣人心窩要害。

三寸已足以致命。

所以這個白衣人一掉進水裏，便直往下沉，不見再浮起來。

黑貓雙脚接一分，那葉小舟打了個旋子，被推得向杜飛雲坐的那葉小舟撞去。

這時候，另一葉小舟亦已靠到杜飛雲那葉小舟的旁邊。操舟的忙躍了過來，竹竿一撥，已穩住了杜飛雲坐的那葉小舟。

杜飛雲一聲：「快划到對岸去！」才出口，黑貓的小舟已然撞來。

用鍊子刀的那個中年的白衣人一眼瞥見，一聲暴響，鍊子刀脫手飛斬了出去。

「嗚」的一下破空聲響，刀一飛丈外，斬向黑貓！

黑貓一式「鐵板橋」，雙脚往舟上一蹬，身形接一翻，栽進了水裏。

那葉小舟的去勢更速，簡直就像離弦箭矢也似，那個操舟的竹竿急忙來擋，已經來不及。

「轟」一聲，杜飛雲那葉小舟被撞得傾翻，杜飛雲一聲驚呼，身形急拔了起來，躍入旁邊那葉小舟，用鍊子刀的那個白衣人一面拔刀，忙伸手將杜飛雲扶住。

操舟的却栽進水裏，他的水性很好，一沉即冒出來，但連隨一聲慘呼。

黑貓的劍從水面穿出，只一劍，就將那個白衣人咽喉洞穿。

白衣人看到劍刺來，却閃避不開，那一聲慘呼立即被劍刺斷。

黑貓拔劍翻身，那身形有如飛魚也似脫出水面，凌空落回拿劍撞向杜飛雲的那葉小舟上。

彎刀又斬至，黑貓往舟中一伏，「嗚」的刀從他的頭上斬空。

黑貓的劍即時挑起來，凌空一劍，「嗆」的急削在連刀的鍊子上。

這一劍不偏不倚，正削在鍊子的骨節處，那條鍊子「叮」的立時斷開，刀曳着尺許長的一截斷鍊散落在舟上。

用刀的那個白衣人不由面上變色。

杜飛雲的面色更難看，「霍」的站起來，怒火飛揚的眼瞳盯穩了黑貓，一聲：「好！」

黑貓懶洋洋的在舟中坐起來，衝着杜飛雲笑了笑。「我好你就不好了。」

杜飛雲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沒有作聲，他的脚步看來已很穩，但只要小心，不難發覺他的眼睛不時往下偷望。

黑貓看在眼內，又笑笑。「你坐的那葉小舟暫時還不會沉下。」

杜飛雲不由面色一沉。「你這是什麼意思？」

黑貓笑應道：「難道你是一個瞎子，沒有看見我仍然坐在這葉小舟之上？」

「廢話！」杜飛雲悶哼一聲。

黑貓搖頭。「你還是多聽我一些廢話的好，否則我不說話，跳進水裏動手，你就是廢話也聽不到了。」

杜飛雲悶哼着。「那個戴竹笠，與你離開客棧時一樣裝束的到底是什麼人？」

「那間客棧的一個店小二，我昨夜叫了他貪夜起程，趕到數里外的另一個小鎮，在適當的時間，換上與我一樣的裝束出現，再東行十里，然後換回原來的衣服西回。」

杜飛雲冷冷的道：「你却是泅到這附近，伺機伏擊我？」

「不錯！」

「想不到你的消息這麼靈通，也知道我在什麼時候來到什麼地方。」

黑貓失笑道：「到現在你這位老江湖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杜飛雲一怔，面色一變。「是我的手下給你的消息？」

黑貓緩緩道：「你不是吩咐你的手下保持聯絡，在什麼時候將消息送到什麼地方？」

杜飛雲怒極反笑。「以你的經驗，當然計算得到我的行程，在這個時候來到這裏。」

黑貓道：「我還從他們口中，得到了一個很寶貴的消息。」

「是不是我吩咐手下去找船渡江？」

「正是！」黑貓得意的一揉鼻子。「這其實早已在我的預料之中。」

杜飛雲恍然。「你的沿岸東行，目的其實不一定要與沈勝衣會合。」

「你看我像不像一個喜歡替朋友添麻煩的人？」

「現在看不像，却是這麼巧，沈勝衣偏就在這時候迎着你沿岸而來。」

「是我請他來，目的却不是在請他來對付你們。」

「你只是利用他的到來擾亂我們的注意力。」

「可以這樣說。」黑貓有些感慨的。「他就是知道，相信也不會怪我。」

杜飛雲冷冷的盯着黑貓，忽然一聲歎息。「我應該想得到的，可是我竟然沒有想到。」

「因爲在你的眼中，我始終是一個見利忘義的殺手。」

杜飛雲點頭。「也許在我們這種人的眼中，殺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過你總不能否認，你本來就是這樣的。」

黑貓沒有否認。

「是什麼影響到你改變？」杜飛雲冷冷笑着問：「是易金虹的女兒？」

黑貓道：「這與你現在的處境好像都無關要緊，以我看，你閣下目前還是考慮一下，怎樣才能够逃命。」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杜飛雲一捋頷下長鬚，顯得是那麼冷靜。

黑貓悠然接道：「也就是所謂生死有命了。」

杜飛雲緩緩地道：「我却是不能不承認，實在低估了你。」

黑貓道：「好像我這種小脚色，本來就不值得你放在眼內。」

杜飛雲點頭。「我絕不否認，本來是

沒有將你放在眼內，任何人都難免有錯，我也只是一個人。」

黑貓道：「這不像你說的話。」

「想不到你竟然知道了我的弱點，又能够掌握機會。」

黑貓笑笑道：「這也是你的人告訴我的，但不是這幾天的事情。」

杜飛雲不明白。

黑貓接解釋：「若不是價錢談不攏，我們相信絕不會等到現在才見面。」

杜飛雲恍然。「曾經有人出錢要你來殺我？」

黑貓點頭。「若是知道有今天，就是錢少一些我也該答應他，那最低限度，我現在用不着做無本生意。」

杜飛雲冷冷的道：「那是誰？」

黑貓反問：「你的仇人有幾多？」

杜飛雲回答不出。

黑貓笑接道：「這生意雖然談不攏，我還是搜集一切有關你的資料。」

「因爲你發覺我原來也很値錢，始終有一天會有用。」杜飛雲語聲一沉：「告訴你我畏水的是誰？」

黑貓又問：「知道你有這個弱點的人有多少？」

杜飛雲又回答不出，他自小對水就已經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那是因爲他還在小孩子的時候，曾經一次幾乎溺死在水裏。

這些年來，他一直很希望能够改變這個弱點，可是始終不能如願，尤其是有了名氣之後，更加就困難。

在他的左右，總有那麼多手下，他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在那些手下之前又焉能示弱。

可是，在杜家莊之內，這已經不是秘密。

黑貓笑接道：「你總不成殺盡杜家莊的所有人。」

這等如是說他是從杜家莊之內知道這個消息。

杜飛雲冷冷的道：「我要知道一件事，總會知道的。」

黑貓點頭。「這當然要在今天之後，你能够活得過今天？」

杜飛雲冷笑一聲。「我雖然畏水，你未必就能够殺死我在水中。」

黑貓一笑。「也許。」

杜飛雲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個用霸王盾的白衣中年人握住雙盾的手同時一緊，用鍊子刀的那一個右脚一弓，反手從靴筒裏拔出了一枝七首。

黑貓目光一掃，又回到杜飛雲面上。「你的十三太保橫練，在水中也能够施展麼？」

杜飛雲冷笑不語。

黑貓又說道：「據說你的十三太保橫練施展開來，混身上下，有如鐵石。」

杜飛雲緩緩地道：「你若是不相信，不妨上前來一試。」

黑貓眼中露出了嘲弄之色。「我相信，却希望那不是事實。」

「你害怕？」杜飛雲笑語俱冷。

「我只是替你担心，那若是眞的鐵石一樣，掉進水裏，直沉到底。」黑貓放聲大笑起來。

杜飛雲怔住，眼瞳中彷彿有怒火在燃燒，雙拳緊握，已好像隨時都會擊出去。

在他左右那兩個白衣中年人亦一樣怒形於色，那個手執鍊子刀的突然一聲暴喝，縱身疾撲了過去，鍊子「嗆啷啷」半空中抖開，毒蛇一樣纏向黑貓的脖子。

黑貓長身而起，劍一抖，「叮」的一聲，劍尖正擊在鍊端上，那條鍊子立時倒捲而回，反纏住了那個中年人的脖子。

那個中年人半空中閃避不開，一聲悶哼，硬挨了一下，但身形未受影响，仍落在舟上。

他右手七首旋即插向黑貓。

七首方動，黑貓的劍已刺到，抖開一蓬劍光，當頭罩下。

劍長三尺，七首一尺也不到，那個中年人急忙回手，七首急擋來劍。

他的身手也非常敏捷，七首翻飛，連擋黑貓十三劍，可是却擋不了第十四劍的急刺！

「奪」地劍入胸膛，一入即出。

中年人濺血怒吼，身形一亂，刹那間又被黑貓連刺了十一劍，一身白衣盡被鮮血染紅。

那十一劍之中最少有兩劍正中要害，中年人翻身墮水的時候，已然氣絕。

那塊沉重的霸王盾，同時烏雲一樣凌空向黑貓疾壓下來。

風聲呼嘯，奪人心魄，盾面上嵌着的尖刀閃亮奪目，若是給壓上，不難被壓成肉漿。

黑貓滾身避開，連刺七劍。

那個中年人雙盾一攏，黑貓精巧的七劍盡被擋下，他開聲吐氣，雙盾「噹」一撞開展，左右飛舞，疾攻向黑貓。

霸王盾沉重霸道，沒有相當膂力絕對施展不開，一施展開來當眞是聲勢奪人。

黑貓的劍給擋在門外，完全攻不了進去，反而給那雙霸王盾迫得連連倒退。

只退三步，已然到了小舟盡頭，黑貓身一仰，又施展一式「鐵板橋」。

那個白衣中年人咆哮一聲，霸王盾疾壓了下去，却就在此際，黑貓身形一翻，滾進水裏。

霸王盾沉重無比，白衣中年人在小舟上立足不穩，到這個時候已經是有去無回之勢，「隆」然一聲，壓在舟面上。

舟面片片碎裂，小舟亦被震得一陣搖晃，那個白衣中年人亦不由身形一翻，但雙脚一盤，立即穩定，目光一掃，暴喝道：「黑貓——」

語聲甫落，「嘩啦」一聲水聲暴响，黑貓從舟的左舷冒出，一劍刺向那個中年人的小腹。

中年人耳聽水聲，霸王盾環身一掃，及時將黑貓的劍封開。

黑貓一劍刺出，身形又自一沉，沒入水裏，那個中年人手握雙盾，脚步移動，在舟上轉了一個圈，那葉小舟亦被帶動，緩緩在水面上滴溜溜一轉。

「噗噗噗」的即時三下異响，舟底穿了三個洞，三股水柱噴了上來，其中一個洞就在中年人脚旁，那個中年人頓時褲管盡濕，一張臉同時變了顏色。

他雖然水性也很不錯，但手持霸王盾這種重兵器，墮進水裏實在不堪設想。

黑貓顯然看準了他的弱點。

那三個洞雖然不怎樣大，但入水極迅速，不過片刻，舟底已然積水半尺。

中年人身形一轉再轉，總不見黑貓現身，面色一變再變，身形暴起，掠向杜飛雲置身的那葉小舟。

幾乎同時，一道水柱激起，黑貓人劍衝破水面，疾射了上來，寒光一閃，一劍刺進了那個中年人的小腹。

那個中年人一聲慘叫，半空中墮下，黑貓的左掌即時拍在他的左腰之上，「叭」的一聲，震得那個中年人連人帶盾飛撞向杜飛雲，他却借這一拍之力，反身倒飛，落在覆轉的那葉小舟之上。

杜飛雲都看在眼內，雙掌一合一推，一股勁風劈出，那個中年人尚未落下，便已被他雙掌震回，「噗通」的掉進水裏。

他的身子亦微微一晃，那當然是因爲脚下的小舟影响。

黑貓並沒有緊接出手，反而坐下來，笑望着杜飛雲，眼瞳透着一股強烈的嘲弄意味，就像是一隻眞的貓，在盯着一隻已給迫入了絕路的老鼠。

杜飛雲的眼瞳中透着驚懼之色，但身子仍然挺得筆直，雙手緩緩的握拳，指節發出一陣「格格」的聲响。

黑貓聽得很清楚，只是看着杜飛雲，一聲也不發。

好一會，杜飛雲終於忍不住，厲聲道：「你可以出手的了。」

「還不是時候。」黑貓淡淡的應道。

「等什麼？」杜飛雲目光一寒：「等沈勝衣到來？」

黑貓搖頭：「你的消息既然那麼靈通，應該知道，沈勝衣離開這裏，仍然有一段路。」

杜飛雲追問：「到底等什麼？」

黑貓悠然道：「等你的意志崩潰，等一個殺你的好機會。」

杜飛雲咬牙切齒，看似便要撲前去，但始終沒有採取行動。

江水奔流，這時候已然將他們脚下的小舟湧出了很遠，黑貓本來在杜飛雲之前，到杜飛雲住口，已變了在同一直綫。

這完全是因爲黑貓脚下那葉輕舟已經覆轉了，當然沒有杜飛雲脚下的那葉那麼順滑。

杜飛雲看似未覺，實在已經留上心，一股內力透下，那葉輕舟竟然催動，開始將黑貓抛在後面。

黑貓的身形即時一翻，沒進水裏，眨眼間消失不見。

杜飛雲看在眼內，心頭一凜，又一股內力透下，這一次，那葉小舟竟然在水面上打起轉來。

杜飛雲破口大罵：「黑貓，有本領不在水裏弄手脚！」語聲未已，黑貓在前面的水裏冒了出來，距離杜飛雲那葉小舟差不多兩丈。

那葉小舟仍然在轉動，杜飛雲目光落在黑貓面上，又驚又怒。「你到底幹了什麼？」

黑貓整個身子都浮上江面，懶洋洋的笑應道：「那與我什麼關係也沒有。」

杜飛雲面色又是一變。「你還請來了其他人？」

黑貓搖頭。「天下間相信還沒有人有這麼好的水性，能够留在水裏那麼久不出來，現在看見你要走才對你採取行動。」

杜飛雲半信半疑。「那是爲什麼？」

黑貓笑了笑。「你不用內力催舟，不就沒有事了？」

「胡說——」

「你既不懂水性，又不懂操舟，若是一股內力透下，小舟就會前行，那些內力好的人，豈非任何一個都可以御舟在水面上來往自如，即使一葦之助亦能够橫越江流。」

杜飛雲傻了臉。

黑貓笑望着杜飛雲，忽然又道：「小心，我現在動手了。」

語聲直沒入水裏，黑貓的身形一動，就像是一條飛魚也似，凌空一翻，倒插進水裏不見。

杜飛雲面色大變，目光盯穩了水面，眞氣運轉，一雙手由拳回掌，彷彿隨時準備劈出去。

「淙」一聲，一股水泡突然在舟前三尺的水面冒出來，杜飛雲雙掌立即劈出。

勁風呼嘯，水面激盪。

杜飛雲雙掌方收，「噗」的一下異响，舟底已然穿了一個洞。

一股水柱接從洞口湧上來，杜飛雲左脚不由自主一移，踩在那個洞上，堵住了那個洞不讓水再湧上來。

第二個洞這時候出現了，跟着第三個，第四個，眨眼間舟底已出現了九個洞。

杜飛雲手忙脚亂，面色一變再變，眼瞳中閃過一絲狠毒之色，混身內力陡然一齊聚在雙脚下，「霹靂」一聲，那葉小舟立時被他內力震碎，千百碎片激射開去。

方圓差不多三丈的水面同時有如一桶火藥在下面爆炸，激盪起來。

水花四射，一條條水柱有如箭矢也似激射開去，聲勢驚人！

杜飛雲亦箭矢一樣射上了半天，衣衫鬚髮一齊揚起來，驟看之下，簡直就像是一隻獅。

怒獅！

黑貓也不簡單，一覺水流有異，已知道是什麼回事，忙往下沉去，但仍然慢了一分，那剎那，他只覺一股奇大的力量就像是鐵錘一樣撞來，整個腦袋「轟」然一下巨震，眼前金星亂閃。

杜飛雲一射竟三丈過外，身形風車般一轉，凌空落下，正好落在覆轉的那葉小舟上。

激盪的水面好一會才回復正常，破碎的木板亦已一片片落下，散落於水面上，逐水東流。

黑貓却不見現身。

杜飛雲放目四顧，一直小心留意着周圍的水面，這時候，終於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他笑得實在未免早了一些。

笑聲才起，黑貓就在舟旁冒出，飛魚一樣貼着舟底翻過，從另一面沒入水中。

笑聲那剎那已然停頓，杜飛雲的右脚亦在那剎那齊膝斷下。

鮮血狂噴，杜飛雲不由自主坐倒舟底之上，一劍即時噗的刺穿了舟底，不偏不倚，洞穿了杜飛雲的左脚大腿。

杜飛雲面色一變再變，嘶聲叫起來：「黑貓，給我滾出來！」

黑貓的回答是奮力一推，那葉經已覆轉的小舟猛又一翻，杜飛雲「噗通」的落水。

那附近的水面頓時被鮮血染紅，杜飛雲掙扎着，雙掌不停撲打水面，向那葉覆轉的小舟撲回。

那葉小舟却緩緩漂開去，水聲一响，黑貓從舟旁冒出來，爬伏在舟底之上，笑望着杜飛雲。

他的笑容看來仍然是那麼懶洋洋的，面色比方才却蒼白了很多，嘴角掛着一縷鮮血。

杜飛雲目光及處，身形一停，又咽了兩口江水。

黑貓笑笑道：「江水無論如何總比海水要好喝。」

杜飛雲掙扎着道：「你傷得只怕也並不輕。」

「不要緊。」黑貓笑得有些兒傷感。「反正我已是將死的人。」

杜飛雲喘息着。「我那一擊怎會傷得你那麼重？」

黑貓一轉身，仰首向天。「我本來就準備與你拚一個同歸於盡，可惜你走錯了一着。」

杜飛雲總算抓住了一塊破爛的木板，吐了一口江水。「我實在太心急了。」

「在陸上我不如你，在水裏……」黑貓搖搖頭。「我要殺你實在易如反掌。」

「所以你還是挨了我一下重擊。」杜飛雲大笑。「若不是你如此自負，要給你這一下也不容易。」

黑貓又搖頭。「只是這一下，還要不了我的命。」

杜飛雲一張臉已因爲失血過多變得有些蒼白，眼瞳中亦露出痛苦之色，但語聲仍然堅定。「聽你的口氣，你還是死定的了。」

黑貓道：「那是因爲另一件事，另一個人。」

「是誰？」杜飛雲詫異的追問：「是什麼事？」

黑貓笑了笑。「我以爲你現在關心的，應該是你自己的性命。」

「我還能關心？」杜飛雲慘笑。

黑貓坐起身子。「連自己的性命你都顧不了，還理會那許多？」

杜飛雲冷冷的道：「對於一個將死的人你還有秘密？」

黑貓笑起來。「也許我就是害怕你將這個消息帶到幽冥去。」

「幽冥？」杜飛雲一呆。

黑貓緩緩道：「幽冥豈非是死人去的地方。」

杜飛雲却搖頭。「不一定。」

黑貓沒有作聲，杜飛雲呆呆的盯着黑貓，喃喃道：「你看來不像是那種人。」

這句話好像另外還有一些意思，黑貓也竟然聽得懂，淡應道：「我是的。」

「你不是！」杜飛雲斷喝。

黑貓又閉上嘴巴，杜飛雲接道：「他應該看得出的，好像這種聰明人，怎會要你這種人加入，自種禍根？」

黑貓詫異道：「你知道的似乎不少，莫非你也是他這一次邀請的人？」

杜飛雲點頭。

黑貓想了想，突然放聲大笑了起來。「我們本不該自相殘殺的，是不是？」

杜飛雲慘笑。「事情太秘密，有時未必是一件好事，幽冥這一次若是失敗，應該就失敗在太秘密之上。」

黑貓點頭。「他邀請的人若不是那麼秘密，你一定會第一件反對我加入。」

「是的，一定會！」杜飛雲斬釘截鐵的回答。

黑貓突然問：「在我未與你作對之前，你將我看做一個怎樣的人？」

杜飛雲一怔，呻吟一聲。「殺手！」

「只是一個殺手！」黑貓緩緩道：「幽冥看中我，豈非也就是因爲我是一個殺手？」

杜飛雲怔住那裏。

黑貓笑接道：「很多事情只從表面看，是看不清楚的，但有誰能够看得透一個人的內心。」

杜飛雲搖頭。「你本來的確只是一個殺手，到底是什麼令你改變？易菁菁？」

黑貓沒有回答。

杜飛雲的面色更蒼白。「這無論如何，應該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孩子，可惜我沒有機會見她一面。」

黑貓仍沒有作聲。

杜飛雲長歎。「幽冥雖名爲幽冥，終究只是一個人，任何人都難免有錯，任何人……」

長歎聲未絕，杜飛雲面上的肌肉陡然一陣痙攣，浸在水裏的身子突然往上拔起來。

他的身形雖然顯得很笨拙，但總算離開了水面，凌空向黑貓撲落。

黑貓看着杜飛雲撲落，沒有動，但到他感覺到杜飛雲的掌風壓體時，立即就動了。

這一次他沒有沒進水裏，只是雙脚往舟底一蹬，貼着江面，疾竄了出去。

杜飛雲雙掌剎那落下，霹靂一聲巨震，那葉覆轉了的小舟片片碎裂，他的身形借着一擊之力，凌空倒翻，追向黑貓。

黑貓一退三丈，身形一沉，終於沒進水裏，杜飛雲緊接撲到，雙掌落處，一條水柱被擊得冲天湧起來。

杜飛雲的身子一凝，往水面落下，他的眼中終於露出了一絲絕望之色。

他看不到黑貓又溜到什麼地方，只知道這兩擊不中，眞力損耗極大，再加上斷脚的失血，已實在支持不了下去。

他的身形還在半空，已感到一陣昏眩，幾乎同時，他看見黑貓從水裏冒出來，身形雖然已沒有最初那麼靈敏，但仍然非凡。

黑貓從水裏冒出，箭也似射上半天，凌空腰一折，劍一翻，疾往杜飛雲背後插下。

杜飛雲感到這一劍的凌厲，他的身形却已經不能再有很多的變化，他仍然一挺腰，在下水之前勉強一轉身，雙手插向黑貓。

黑貓的劍這時候若是仍然插下，一定可以插進杜飛雲的胸腹要害，但杜飛雲的雙掌也一定不會落空。（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五絕進入廣寒谷百獸山莊，爲谷中幾位姑娘捉住，綁在木柱上，準備天亮時把他殺掉，朱五絕却情急生智，騙尚二姑娘爲他鬆綁，同時用小刀把繩子割裂，準備逃走，忽見錫伯利入谷生事，花相姑娘不敵被擒，朱五絕情急，忙掙斷繩子衝入地下室中隨在錫伯利身後，在地下室門口，錫伯利正想入「九幽地心室」竊取秘笈，突然見到兩位姑娘趺坐在蒲團上，正是嫦娥、雲英，嚇得錫伯利後退幾步，錫伯利轉念一想，兩位姑娘可能正在練功緊要關頭，才沒動彈，正是下手的好機會，他又再次想去攻擊她們，忽然朱五絕出現眼前，朱五絕把錫伯利戲弄一番……

喬裝農村婦

朱五絕的聲音在數丈外的地道頂上傳過來，說道：「我戲弄你？我怎麼戲弄你呀？」

錫伯利一聽不是他，登時驚得魂飛魄散，身形一竄而起，便要往外逃命。

就在此際，黑暗中忽然伸來一隻脚，將他絆倒在地，繼之只聽「砰！」的一聲亘響，好像有一股强烈的掌風擊中他的背心！

「啊呀！」

一聲慘叫之後，就沒有再聽到一點聲響了。

接着，一道火光亮起，原來放在門邊上的小油瓶燈被點亮了！

點燈的是嫦娥。

雲英則正站在錫伯利的身邊。

錫伯利雙目暴瞪，口中正在濺出大量的血，已經死亡了！

朱五絕施展「壁虎功」攀附在地道頂上，他一見是雲英姑娘解決了錫伯利，即從地道頂上飄下，笑道：「原來二位姑娘

暗中查敵踪

並未離開廣寒谷，這莫非是誘殺之計？」

雲英姑娘似嗔似喜的釘着他，道：「你這肥豬跑來廣寒谷幹甚麼？」

朱五絕拱拱手含笑道：「奉凌波仙子之命，有一封信要交給二位姑娘過目。」

嫦娥姑娘冷冷道：「你不該進入這『九幽地心室』裏來，我們定下嚴律，任何人，未經我們同意而擅自闖入此室，殺無赦！」

朱五絕見她滿面殺氣，心知她不是說着玩的，忙道：「嫦娥姑娘，妳別以爲我朱五絕模樣長得難看就瞧不起我，要知我朱五絕也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似這麼一條黑漆漆的地道，若非花相姑娘要求我下來支援，我才不會下來呢！」

嫦娥姑娘目光一注道：「哦，是花相要你下來的？」

朱五絕點頭道：「不錯，我昨日入谷，她們縱虎傷我，只因我去年曾在此當獸奴，牠們還認得我，故不肯吃我，花相花將便假意與我和解，置酒食招待我，暗中

在酒中下蒙汗藥把我迷倒，然後把我綁在獸洞中，打算今天一早將我支解八大塊，幸好我情急智生，騙尚工姑娘爲我鬆開雙手——」

雲英打岔問道：「尚工姑娘如何受騙鬆開你的雙手？」

朱五絕道：「我告訴她我要小便，她怕我撒到褲子裏，只好解開我手上的牛筋繩了。」

雲英臉色一紅，啐了他一口道：「下流！」

朱五絕笑嘻嘻道：「我乘她離開我身邊之際，偷偷從靴子裏取出一把小刀，將身上的牛筋繩一一割裂，打算在她們要支解我時掙斷逃命，不想就在那時候，錫伯利忽然入谷生事，花相姑娘不敵被擒，我見情況危急，連忙掙斷牛筋繩衝入百獸山莊，剛好看見花相姑娘被點了穴道不能動彈，我便替她解開穴道，她告訴我錫伯利已進入『九幽地心室』，要我趕快進來支援，這就是全盤經過情形，妳們要是不信，花相姑娘就在上面，可叫她下來一問便知眞假。」

雲英一聽此言，轉對嫦娥姑娘笑道：「照他這麼說，他並非私闖『九幽地心室』，咱們倒不便責怪於他了。」

嫦娥姑娘輕哼一聲，說道：「叫花相下來！」

雲英便向地道外大聲道：「花相姑娘，谷主有令，叫妳下來！」

「來啦！」

沒多久，花相已奔下螺旋梯，來到嫦娥、雲英跟前，福了一福道：「谷主有何吩咐？」

嫦娥姑娘竟不問她朱五絕進入「九幽地心室」的經過，一指錫伯利的屍體道：「拖出去，斬給老虎吃！」

「是。」

花相姑娘應了一聲，拖起錫伯利的屍體，快步而去。

嫦娥橫了朱五絕一眼，道：「走，先上去再說！」

三人出了地道，來到外面的廳上，只見天色已大白，嫦娥這才要過凌波仙子的書信來看，她和雲英看過了後，又向朱五絕詳細盤問一番，嫦娥才輕嘆一聲道：「她要是不嫁給金糊塗，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雲英神色憂急道：「奶奶有難咱們可不能袖手不管，今日便動身下山如何？」

嫦娥沉吟半响，才說道：「我雖是廣寒谷的谷主，但出谷救人之事，仍須衆姊妹同意才行，妳去將她們一起叫來，大家商量再作決定吧。」

雲英應聲而去。

不久，花相、花將及六尚姑娘一齊來到廳上；原來她們並未在錫伯利的恐嚇下離開廣寒谷，一切行動都是嫦娥、雲英有計劃的安排——引誘錫伯利進到「九幽地心室」，予以格殺。

嫦娥見大家到齊，便宜讀凌波仙子的來信，再請朱五絕將「武林一條街」刦走林歌之子金糊塗之女的前因後果詳述一番，然後才徵詢大家的意見。

結果，花相、花將和六尚姑娘一致同意下山協助凌波仙子救回其女。

嫦娥便向朱五絕問道：「那『武林一條街』座落何處尚不知道，你要我們如何着手？」

朱五絕道：「那新的『武林街長』限我在三個月內找十二個美女給他，諸位姑娘如肯冒險，倒可乘機混入『武林一條街』中。」

語聲一頓，神情轉爲嚴肅，繼道：「我再鄭重聲明一下：那新武林街長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諸位姑娘進入『武林一條街』之後，只怕不易脫身，極可能反受其害，因此我絕不敢勉强妳們身入虎穴……」

雲英問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辦法沒有？」

朱五絕道：「我們從南仙的口中得知新的『武林一條街』可能設在洛陽，也許妳們去洛陽明察暗訪，若能找到『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一切就容易解決了。」

雲英又問道：「那武林街長要你找十二個美女，限期三個月，若過了三個月而你未能替他辦成，結果會怎樣？」

朱五絕道：「結果是：林歌和金糊塗將因我未能完成使命而連累受害。」

雲英道：「你和林歌、金糊塗三人將受到怎樣的傷害，我們不管！不過……金糊塗如果死了，奶奶一定會很傷心……」

她和凌波仙子、嫦娥姑娘的年齡其實相差不大，其所以稱呼凌波仙子爲「奶奶」，稱呼嫦娥爲「娘」，乃是以前她們「戲弄」金糊塗而僞造的身份（金糊塗和凌波仙子在結爲夫婦之前，原是一對多年的愛侶，只因凌波仙子氣金糊塗嗜酒如命而離開了他，與嫦娥和雲英定居長白山廣寒谷，後來發現金糊塗到了長白山，凌波仙子便喬裝成老太婆以矇騙金糊塗），由於叫「奶奶」叫慣了，到今天還改不了口。

朱五絕笑道：「是啊！希望妳們不看僧面看佛面，務必鼎力相助，救回凌波仙子的女兒和林歌的兒子。」

雲英噘唇道：「我們跟林歌夫婦沒交情，幹麼要救他們的兒子！」

朱五絕拱手一揖道：「雲英姑娘，妳這話就不對了，就算林歌夫婦與妳沒交情，可也沒過節，妳們在救凌波仙子的女兒的同時，也應該一併救出林歌的兒子，何況凌波仙子與水蜜桃交情深厚，凌波仙子若見妳們不救水蜜桃的兒子，她也會很傷心的。」

雲英皺眉道：「既是如此，我們就一併救出林歌的兒子便了。」

她接着轉對嫦娥問道：「娘，妳打算怎麼着手呢？」

嫦娥沉吟半响，道：「怎麼着手，抵達洛陽再說吧，如今妳們去收拾，咱們午後動身——對了，下了長白山後，妳不要再叫我『娘』了，多難聽！」

× × ×

二十天後——

一天深夜，一條肥大的黑影出現於黃河鬼門下游三里處的河邊上。

這條黑影手上攬着一個四、五尺長的痲袋，從痲袋形狀看，袋中分明是個人！

他一路施展上乘輕功來到河邊，舉目四望，然後發出一聲口哨。

旋聞欸乃一聲，從河上撐過來一艘小船，緩緩靠上岸邊。

這是一艘小渡船，撐船的是個中年大漢，他一見夜行人抱着一個大麻袋，看出袋中是個人，不禁面色一變道：「朱爺，那袋中是甚麼東西？」

夜行人正是朱五絕，他輕輕一躍上了渡船，將手上的麻袋放下，這才笑道：「你別管，船老大，反正我說過給你十兩銀子，絕對分文不少。」

船老大以懷疑的眼光看看他又看看那個麻袋，又道：「那……那……袋中是個人麼？」

朱五絕道：「咱們照白天的規定行事如何？」

船老大神色遲疑道：「朱爺是說……小的甚麼都不要過問？」

朱五絕點頭道：「正是！」

船老大道：「可是，小的沒想到你抓了個人來，這可是犯法的呀！」

朱五絕道：「是我犯法，不是你。」

船老大面面有難色道：「這恐怕不大好，將來官府追究起來，連小的也脫不了關係……」

朱五絕道：「少嚕嗦，快開船吧！」

船老大想了想，忽然面露詭笑道：「要我犯法也可以，只是爲了賺你十兩銀，實在犯不着。」

朱五絕不悅道：「你想敲我竹槓？」

船老大哈哈一笑道：「不敢，我只是覺得半夜三更開船送你過河，你朱爺又抓着一個人，這事情不大妙，十兩銀子太少了。」

朱五絕道：「那你要多少？」

船老大道：「再來十兩我就幹！」

朱五絕不想節外生枝，當即取出二十兩銀子遞給他，然後催促道：「那快開船吧！」

船老大收下銀子，這才笑嘻嘻的問道：「日間朱爺吩咐船上要點三盞燈，小的已經爲朱爺準備好了，現在就點上麼？」

朱五絕道：「對！對！一起點上，把它懸掛起來！」

於是，船老大點上三盞氣死風燈，將它掛在船上，然後才把船撐向河心……

「交易地點在鬼門下游三里處的河上，時間是夜裏二更過後，你找到了美女、就雇船送到那河上，船上點三盞燈爲號，屆時本街長自會派人去接收。」

這是當日武林街長對他的一番交代，如今已事隔三十七天了。

他不知道武林街長是否會派人前來接收美女，對於這件事他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袋中的雲英姑娘能成功的混入「武林一條街」，救出林歌之子和金糊塗之女；一方面又怕雲英姑娘受到傷害，而不希望武林街長派人前來接收……

自於禹廟與武林街長「會晤」至今，已過去三十七天了，武林街長還對自己抱有信心而派人在河上等候麼？

林歌和金糊塗的情況又是如何？他們的子女還活着麼？

這些問題都使他焦慮萬分，懸念不已，心情一刻都不得安寧。

他想跟袋中的雲英姑娘談幾句，又怕船老大是「武林一條街」的人而不敢造次，當下便與船老大搭訕道：「船老大，你在這河上擺渡多久了？」

船老大一邊撐船一邊答道：「有七八年了，我爹年老力弱，便由我接替。」

朱五絕問道：「你家住何處？」

船老大道：「距此不遠。」

朱五絕追問道：「甚麼地方？」

船老大舉手一指上游道：「就在那上游不遠的何家橋。」

朱五絕道：「你天天在此擺渡，可曾發現最近有甚麼奇怪的事物？比如來歷不明的船隻和人物常在這一帶出沒等等。」

船老大搖頭道：「沒有，這黃河之上天天來來往往的船隻本就不少，看不出有甚麼怪異的，您朱爺問這個幹麼？」

朱五絕道：「沒甚麼……」

船老大道：「朱爺，你是幹甚麼買賣的？」

朱五絕道：「我麼？嘿嘿，我幹的是傷天害理的買賣——販賣人口！」

船老大笑道：「小的年輕的時候也曾幹過一陣沒本錢的買賣，後來被我爹罵了一頓，才洗手不幹的。」

朱五絕一笑道：「這麼說，你也是老江湖了，難怪敢敲我竹槓。」

船老大一指那個麻袋問道：「是男是女？」

朱五絕道：「女的。」

船老大微微一笑道：「小的明白了，您是要把她賣給某地的鴇母，是不是？」

朱五絕笑道：「正是，交貨地點就在這河上——你看對面好像有一艘船開過來了，那可能就是我的主顧來了呢！」

對面的河上，有三點星光在幌動，雖然距離尚遠，却可看出是一艘船！

船上點着三盞燈，毫無疑問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奉派前來接運美女的了。

朱五絕竭力保持鎮靜，但一顆心仍似井裏的吊桶七上八下，他對雲英姑娘的武功固然有信心，可是他知道新武林街長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雲英姑娘「落」入他手中很可能就如羊入虎羣一般。

他忽然後悔起來，覺得不該讓雲英姑娘來冒這個險，便向船老大說道：「船老大，你……把船掉頭吧！」

船老大一怔道：「爲甚麼？您不是要把人交給那船上的人？如今接運的船隻來了，您怎麼忽然要回頭了呢？」

朱五絕嘆息道：「我……唉！我第一次幹這種事，良心有些不安，覺得……覺得……」

就在他猶豫不定之際，忽有一縷細如蚊蚋的聲音傳入他耳中——

「肥豬，你怎麼回事？担心我吃虧是不是？不用替我担憂，我覺得這樣很好玩哩！」

朱五絕聽出是袋中的雲英姑娘所發出的「傳音入密」，不由得心頭一懍，暗忖道：「這丫頭小小年紀竟已練成『傳音入密』的功夫，照此看來，她可能有能力應付一切，可是……」

可是他還是不放心，忍不住道：「咳，眞是怪事，我姓朱的壞事也不只幹過一次了，怎麼今天心頭慌慌的？我看不如懸崖勒馬，回頭算啦！」

船老大以爲他在跟自己講話，便笑笑道：「隨便您，這條船是您朱爺化錢雇的，你想回頭，那就回頭便了。」

說着，便要將船轉回去。

與此同時，袋中的雲英姑娘又發出「傳音入密」道：「五絕，不准你回頭！咱們安排好好的，怎可半途而廢？你若回頭不幹，我立刻返回長白山，從此不再理你了！」

朱五絕聞言之下，又覺得自己的安排已十分周全，她應該不致有危險，當下連忙向船老大擺擺手道：「算了，算了，還是幹了吧！」

船老大道：「不回頭？」

朱五絕道：「不回！不回！」

其實，他即使眞想回頭不幹也已來不及了，因爲從對面河上開來的那艘船，此刻已駛至數十丈之近！

那是一艘大帆船，速度比渡船快得多了，渡船想跑都跑不掉。

船老大見那大帆船直衝過來，怕被撞上，連忙大叫道：「小心哪！小心哪！」

大帆船上懸掛着三個大燈籠，可以清楚的看見船上的情形。船上有幾個人，其中一個正是「武林一條街」的霍二龍！

雙方開船的技術均極高明，當雙船停下時，渡船正好就停在大帆船的腰邊上。

霍二龍靠上船舷，對下面渡船上的朱五絕笑道：「小二哥，你今天才來啊！」

他稱呼朱五絕爲「小二哥」，自是一種揶揄，因爲朱五絕在「武林一條街」的身份是第四號店小二故也。

朱五絕舉目一掃帆船上所有的人，不見武林一條街的街長在船上，心下稍寬，乃淡淡一笑道：「來遲了麼？」

霍二龍扳起面孔道：「主人已等得不耐煩了。」

朱五絕道：「他給我三個月的時間，如今才過了一個月又七天罷了，我只要在期限之內完成任務，就不算違抗命令，是不？」

霍二龍道：「不錯，但化了三十七天才弄到一個，行動太慢了。」

朱五絕道：「慢工出細貨呀！」

霍二龍目光一注道：「你是說弄到很標緻的姑娘？」

朱五絕點頭道：「正是，我千挑萬挑，昨天才挑到一個好的，我敢保證主人一定會喜歡。」

霍二龍笑道：「好吧，你把她拋上來吧！」

朱五絕道：「別急，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霍二龍道：「說吧。」

朱五絕說道：「林歌和金糊塗怎麼樣了？」

霍二龍道：「他們一直在執行主人交付的任務，表現還不錯。」

朱五絕道：「那兩個小孩呢？」

霍二龍道：「很好。」

朱五絕道：「我可不可以去見見那兩個小孩？」

霍二龍道：「不可以。」

朱五絕道：「請轉告主人：傷害小孩是不智之事，做人應該留個退步，不可做得太絕。」

霍二龍冷笑一聲道：「還有呢？」

朱五絕道：「再請轉告主人：我弄來的這個姑娘年紀尚輕，是個嬌生慣養的大家千金，請他好好相待，多多憐香惜玉，切莫以粗暴的手段摧殘人家。」

霍二龍哈哈笑道：「這個你放心，主人要你弄來十二個美女，是打算把她們調教成『十二金釵』，以便將來輔佐主人做事，所以除非你弄來的姑娘不堪教導，若可教導，主人是絕不傷害她們的。」

朱五絕道：「若是如此，我就可放心了。」說畢，抱起那個被裝在麻袋中的雲英，向帆船上拋去。

霍二龍接住之後，輕輕放落甲板上，解開麻袋口，一見果然是個嬌滴滴的小美人，便很高興地道：「不錯，不錯，你的眼光果然高明，是從何處弄來的呀？」

朱五絕道：「以後再告訴你便了。」

他說這話時，還同時向霍二龍使了個眼色，表示有船老大在場，未便奉告。

霍二龍也就不再追問，只說道：「第二個甚麼時候送來？」

朱五絕道：「不一定，快則後天，慢則三五天——對了，我覺得雇船甚不方便，以後不如你到南面河岸上來接運，這樣也省得我每一趟化二十兩銀子的船資，你看如何？」

霍二龍毫不考慮就拒絕道：「不，一切照規定行事！」

朱五絕苦笑道：「你想想看，我每次要化二十兩銀子，十二次便要化掉兩百多兩銀子，我現在正窮得很，沒這麼多銀子啊！」

霍二龍想了想，道：「這樣好了，你每送來一個，我便付你二十兩銀子，不叫你自掏腰包就是了。」

語畢，轉身進入船艙裏面。

船艙裏一片漆黑，看不出艙內有人或無人。

朱五絕正在想着「武林街長」是否正在艙內的時候，耳邊又傳來雲英的「傳音入密」：「五絕，他正在和艙中兩個人低聲交談，說不定其中一人正是『武林街長』哩！」

朱五絕輕咳了一聲，表示聽到她的說話了。

俄頃，只見霍二龍從艙內走出，手上拿着一封銀子，走回船舷，把銀子擲給朱五絕，說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拿去吧！」

朱五絕收下銀子，聳聳肩道：「其實你們應該多給一些，我這一陣子爲了挑肥揀瘦，四處奔波，化費不少，早已囊空如洗，沒錢吃飯了呢。」

霍二龍揮揮手，說道：「少嚕嗦，快去吧！」

朱五絕一笑，說道：「好，我走了，你多保重！」

霍二龍一怔道：「你說甚麼？」

朱五絕道：「你多保重。」

他這話是向雲英說的，霍二龍不明就裏，以爲他在隨口調侃，又揮揮手道：「去！去！」

朱五絕心知自己的渡船不走，他的大帆船不肯先去，便向船老大說道：「開船，回去原來的地方！」

於是，渡船掉頭往南岸開去。

駛出數十丈後，回頭去看那艘大帆船，只見船上的三盞燈籠已然熄滅……

× × ×

拂曉時分。

天黑地暗。

朱五絕悄悄的來到鬼門上游，登上一艘停泊在一處碼頭上的漁船，鑽入黑暗的船艙中。

船艙很狹窄，但艙中却有四個姑娘。

她們是嫦娥，尙宮、尙寢、尙儀，都打扮成漁娘模樣。

嫦娥問道：「怎麼樣？」

朱五絕神情凝重的回答道：「交給一個名叫霍二龍的人，他們開來了一艘大帆船……」

當下，便將經過說了一遍。

嫦娥道：「你回來的時候，確定沒被跟踪吧？」

朱五絕道：「沒有，我小心又小心，路上曾停伏好幾次，確定無人跟踪。」

嫦娥道：「那麼，現在就等尙工、尙食回來再說了。」

尙食、尙工去了何處呢？

她們一個事先雇船「埋伏」在朱五絕夜裏交貨的河上，準備跟踪敵船，找出敵人落脚的地點，以便隨時接應雲英姑娘，一個去跟踪那船老大，因爲朱五絕日間去河邊雇船時，就只見到船老大一人一船在那，因此懷疑船老大也是「武林一條街」的人，故由尙工姑娘去跟踪，了解船老大的身份。

另一個尙服姑娘則去「及人善堂」與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住在一起，做兩地的連絡工作。

這就是朱五絕與嫦娥等八女周密的安排，她們在進行這些事時，行動十分小心，抱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

天亮不久，一個村婦手挽一個籃子來到碼頭邊上，跳過跳板，進入嫦娥、朱五絕五人的漁船中。

她是尙工姑娘。

本是個俏麗迷人的少女，現在却扮成蓬髮垢臉的村婦，看上去令人發噱。

嫦娥問道：「怎樣？」

尙工姑娘答道：「他住在距此不遠的小村落，有個妻子——」

朱五絕打岔道：「是何家橋麼？」

尙工姑娘道：「不，小村落名叫小河口，只有幾十戶人家。」

朱五絕道：「他告訴我家住何家橋——這樣看來，那傢伙很可能正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尙工姑娘接道：「我打聽出他名叫黑鰻，是小河口的人不錯，據說年輕的時候曾離家出外謀生，在外頭混了十幾年，直到去年才回家，接替他父親擺渡爲生。」

朱五絕道：「他自承在外面幹過一陣沒本錢的買賣。」

尙工姑娘道：「你下船之後，他也隨後回家了，我暗中觀察，並未發現他有可疑之處，因此就回來了。我想他如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目前他的工作就是擺渡，暗中幫你接運姑娘，故想從他身上找出『武林一條街』只怕不容易。」

嫦娥道：「根據五絕所言，『新武林一條街』是個很神秘的組織，在中原可能已有相當大的勢力，如今爲了救回那兩個孩子，咱們既不便與他們正面動武，只好運用各種方法智取而已，故不可放過每一個可疑人物，後天五絕再送人去時，妳仍去附近埋伏，暗中觀察他的一擧一動。」

尙工姑娘點頭稱是。

朱五絕道：「尙食姑娘的跟踪不知怎樣了，但願不要被他們發現才好。」

嫦娥道：「尙食是個精靈的姑娘，而且她水性極佳，大概不會有多大問題。」

朱五絕道：「她若能跟踪找出對方落脚的地點，一切就好辦了……」

大家談着談着，不覺已是晌午，而尙食姑娘仍未回來，朱五絕漸感不安，他所担心的是：尙食姑娘的跟踪一旦被發現，或者失手遭擒，那麼一切計劃便告落空，雲英姑娘也就成了送禮的禮物了。

尙工姑娘道：「谷主，咱們何不開船去下游看看，萬一尙食出了差錯，也好及時接應？」

嫦娥默思半晌，搖搖頭道：「不，講好在此等她，在未超過時限之前，咱們不能離開此處，否則她回來找不到咱們，就會亂了步驟。」

尙宮姑娘問道：「她說幾時回來？」

嫦娥道：「講好最遲今夜三更回到此處，如因繼續跟踪而無法回來，也得找人梢信回來，故到了今夜三更不見她返回或無音訊到達，便可斷定她出了事，到那時候……」

她說到這裏，轉望朱五絕問道：「怎麼辦？」

朱五絕苦笑道：「嫦娥姑娘，對於這件事，我感到很慚愧不安……」

嫦娥忽然微微一笑道：「我是問你計策，不是責備你，凌波仙子有恩於我和雲英，爲了助她救回孩子，我們不惜犧牲一切！」

朱五絕嘆息道：「我和林歌、金糊塗三人曾經一起幹過許多艱難危險的事，只有這回最感頭痛，孩子在人家手中，我們眞是一籌莫展……」

話聲一頓，又道：「萬一雲英姑娘和尙食姑娘失手遭擒，我朱五絕除了拚掉這條命以向諸位姑娘謝罪之外，實在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時間過得奇慢無比，這一天的等待，就好像過了一年那麼久，好不容易等到夕陽西下，夜色來臨，但尙食姑娘依然音訊全無！

朱五絕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停用力敲着腦袋，就好像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恨不得自己立刻死去。

嫦娥一對蛾眉也深深皺起，焦慮之情溢於言表，不禁喃喃自語道：「我應該自己去的，我應該自己去的……」

終於，初更過了！二更過了！三更也過了！嫦娥臉色變得十分難看，毅然傳下命令道：「開船！咱到下游去找找看！」

尙工姑娘道：「已隔了一天一夜，恐怕追不上了吧？」

嫦娥冷然道：「五絕，你還認得那艘大帆船麼？」

朱五絕點頭道：「認得的。」

嫦娥道：「那麼，咱們順流而下，總有追上他們的一天！」

於是，大家準備開船，但正當漁船慢慢駛離碼頭之際，忽聽遠處的岸上有個姑

娘急叫道：「別開船，我回來了！」

尙工姑娘一聽大喜道：「是尙食回來了！」

漁船轉回靠上碼頭時，但見尙食姑娘背上揹着一個人，站在碼頭上！

朱五絕連忙放下跳板，讓尙食姑娘上船，這時候大家才看清她揹的人是雲英姑娘，不禁紛紛發出驚詫之聲，都想不通已上了賊船的雲英姑娘怎麼會到了尙食姑娘的背上？

嫦娥驚問道：「尙食，這是怎麼一回事？」

尙食姑娘放下雲英姑娘後，她似已耗盡了一身力氣，這時整個人癱瘓的坐到船上，連說話的力氣也都沒有了。

而雲英姑娘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她全身水濕，臉上沒有一絲血色，但最使大家驚駭不置的是她的表情——

她的表情是雙目圓瞪，臉上佈滿恐懼，整個人好像嚇呆了！

嫦娥扶起她的上半身，急問道：「雲英，妳怎麼了？」

雲英恍似未聞未見，臉上仍是那個表情，目瞪口呆，像個沒有靈魂的木頭人一般！

嫦娥轉對尙食姑娘問道：「尙食，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尙食姑娘喘息了好一陣後，才說道：「我不知道，她一直不能說話……她好像嚇掉魂了！」

朱五絕驚駭的接口問道：「她原已上了那艘大帆船，後來發生了甚麼事？」

尙食姑娘吞着口水，艱澀地道：「我好渴，先給我一些水好麼？」

尙工姑娘連忙取來一碗清水，尙食姑娘一口氣喝乾，這才長長透了一口氣道：「昨夜……朱大俠走了後，那艘大帆船便全速向下游駛去，我……我就駕着那條小船遠遠跟在後面，因爲天很黑，我怕跟丟了，後來便稍稍靠近大帆船，就在那時，我忽然聽到雲英姑娘發出幾聲驚叫，那種驚叫聲，聽起來就好像她見到了世間上最恐怖的事情……」

她停歇了一下，繼續說道：「我一聽驚叫，知道必是出了事，趕緊全力划近，正當見到大帆船的時候，便見雲英姑娘箭也似的從船上投入河中，撲通一聲，不見了！

「那大帆船的人似乎也未料到雲英姑娘會突然跳船投河，船上的人亂成一團，有人大叫停船，又有一人喝令船上的人下水救人，就有幾個人跳入河裏尋找，我因知雲英姑娘不諳水性，若不趕快救起，必將溺死，當即棄船投入河中，潛水過去搜索……

「但是當時天黑地暗，河面又寬，河水奔流甚速，我潛過大帆船，游去前面搜索，結果沒有找到，而那幾個人也沒有找到……」

嫦娥聽到這裏，忍不住插口問道：「他們發現了妳麼？」

尙食姑娘道：「沒有……我想沒有，當時天太黑，三丈之內勉强可見，三丈之外就甚麼也看不見。」

朱五絕雖見雲英已被救回，仍不禁緊張的問道：「後來呢？」

尙食姑娘道：「當時我只有一種想法，不論雲英是死是活，到前面下游去找一定沒錯，我就一路往前潛游過去，大約游出一百多丈遠，我還是沒見到雲英姑娘，這時我已力乏，只好游向岸邊，好不容易掙扎到岸邊時，意外的發現雲英姑娘正漂浮在岸邊一處漩渦上，我連忙拖她上岸，緊急施救，壓出她腹中的水，終於將她救活過來。」

她瞥了雲英姑娘一眼，搖搖頭，又道：「可是，她清醒過來之後，好像驚悸仍在，全身發抖不止，口中連叫：『妖怪！妖怪！』，我問她是怎麼回事，她好像已認不得我，始終不回答，我怕被對方發現，便揹着她逃離河邊，躲入一片樹林中，天亮之後，我原想立刻揹她回來，却發現武林一條街的人在附近搜索，我便把她藏在一棵大樹上，爲恐她喊叫，還點了她的穴道，我們整整躲了一天，直到今夜初更時候，我確定武林一條街的人已撤走了，才將她揹回來。」

嫦娥聽完了她的敍述，便把雲英擁入懷中，在她耳邊柔聲道：「雲英，我是嫦娥，妳一定受到很大的驚嚇，但現在不要緊了，妳已經安全無事了。」

可是，雲英仍似木頭人，臉上仍然掛着那種極度震驚的表情，兩眼仍是直直的沒有眨動一下，對於嫦娥的言語，沒有一點反應。

朱五絕道：「雲英姑娘，不要害怕，一切都過去了。」

雲英毫無反應。

嫦娥輕輕拍着她的面頰，道：「雲英，看看我，我是嫦娥呀！」

雲英終於有了反應，臉上起了一陣抽搐，目中流露出無比恐懼之色，顫聲道：「妖怪！妖怪！妖怪！妖怪！」

她越叫越大聲，最後的一句「妖怪」是以悽厲的聲調發出的，接着是全身發抖，好像「妖怪」就在她身邊，嚇得滿地亂爬，似想找個地洞躲藏起來。

嫦娥又緊緊將她擁在懷中，像哄小孩般的哄着，道：「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是嫦娥，我就在妳身邊，妖怪已經不見了……」

朱五絕靠近她耳邊道：「雲英姑娘，妳見到了甚麼？告訴我好麼？」

「妖怪！」

雲英又大叫一聲，往嫦娥懷裏直鑽，就像一隻受驚的兔子。

嫦娥一見此情，知她受驚過度，短時間內神智難以清醒，索性運指點中她的睡穴，讓她入睡。

她點雲英的睡穴後，便把她放在艙中，然後才向朱五絕問道：「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朱五絕沉吟道：「也許……也許她見到了新武林街長，而新武林街長必是個相貌異常醜惡的人，醜得像個妖怪。」

嫦娥搖頭道：「我看不是，雲英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一個相貌奇醜的人絕不會使她嚇成這個樣子。」

朱五絕道：「那艘大帆船上絕不可能有妖怪，而她連連大叫妖怪，由此可知，她必是在船上見到了一個像妖怪那樣可怕的人物。」

（未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神劍山莊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紫竹林（第二十二章：由司馬烟紫執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潛伏暗處，發現白銀夫人色誘楊三郎，楊三郎果然爲色所迷，卒之被白銀夫人斃於掌下，隨後黃金夫人遣走白銀夫人，待白銀夫人離去後，接着便呼喚李秀出來，李秀自知已無法躲藏，只得現身，這時母子相見，李秀竟視親娘如陌路，黃金夫人難免傷心，但慈愛之心難掩，乃告誡愛子一番，驀聞有步履聲傳來，她即挾了楊三郎屍體匆匆走避，並命李秀立即離去，聲猶未了，公孫敬陡地掠到，偸襲李秀，李秀深感詫異，只得抵擋，終於不敵，腰部爲對方七首插入，這七首似乎是公孫敬第三隻手所施，李秀不明所以，問及公孫敬，原來却是一隻假手。

李秀實際上挨的這一刀並不淺，但是李秀知道可以不死，則是因爲沒有傷中要害。

落刀的部位，照刀刃進行的方向，應該會穿進腎盂的，而腎臟若被刺穿，立有性命之虞，神仙也救不活了。

李秀之所以有把握保住性命，則是出於劍神李慕雲的一片苦心，他留下來的功笈中，有一項很難練的保命心功，這是一種絕對消極的自救功夫，就是控制自己內部的肌肉，在各要害受到傷害時，能因收縮而使刺入的兵刃方位偏移，不傷及內臟重要器官。

這純粹是一種保命的功夫，却也是十分有效的功夫，所以神劍門下，經常都能受重傷而不死，就是靠着這一手神奇的救命功夫。

李秀雖然避過了要命的部位，但是這一刺却也造成他相當的傷害，幸好他前一天得到公孫敬的一顆靈藥，打通了奇經八脈，生死玄關，內勁運用又上了層樓，所以還能逼住傷口處的氣血不外洩，撐住一陣子。

假如公孫敬在他中刃後，不斷再加以攻擊擾亂，李秀縱然不死，氣血外洩，也會大受影響。

正因爲李秀急需要一段靜療的時刻，所以才撒了個瀰天大謊，把公孫敬給騙走了。

公孫敬前脚離開，李秀也跟着動了，他却是轉回到剛出來的密室，因爲那兒也是公孫敬的丹房，陳列着他煉就的各種毒藥、解藥，以及治傷藥。

先小心翼翼的拔出了七首，對着亮處一看，七首上劃了三條隱隱的紅綫。這是他的第三號毒七，於是在解藥堆中，也找到了第三號解藥。一顆口服，一顆捏碎了，投進傷口中，再敷上了治療外創的藥散，包紮妥當後，立刻就地覓取一個隱僻的所在藏好身子，坐地自療。

他知道這不是一個好地方，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因爲他必須立即治療。否則傷處迸裂流血，麻煩就大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一條人影摸了進來，輕聲道：「秀哥兒，你在這兒嗎？若是在的話，快回答我！」

那赫然是劍飛的聲音，李秀也看清那人確是劍飛，忙道：「劍飛哥，小弟在這裏！」

劍飛迅速過來。看見李秀盤坐在兩口大缸之間，上面還用個蓋子蓋住，驚喜萬分地道：「可把你給找到了，少主，我們快走吧，你的傷勢嚴重嗎？」

「不嚴重，再有半個時辰自療就好了，現在可不能動，若是一動，就前功盡棄了！」

劍飛點點頭：「那也好！我就在這兒爲少主護法，少主安心養傷好了！聽說少主是腰上挨了一刀？」

「是的，叫公孫敬那老鬼抽冷子刺了一刀，而且還是有毒的，幸虧他的丹房就在此地，我很快就找到了解藥，否則縱然不被他刺死，也會毒發身死了！」

劍飛憤然道：「那個老殺才，我們一直還把他當作好人呢，誰知他如此混帳，下次見到他，我要他好看！」

李秀却微笑搖頭道：「劍飛哥，你若是見到他，千萬別去惹他，而且還要躲着他點！」

劍飛詫然道：「少主！爲什麼？」

李秀輕嘆一聲道：「因爲你不是他的對手，這老鬼慣於藏拙，看上去好似不太會武功，其實却高明得很。而且有一肚子陰謀詭計，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我在腰上挨了他一七首，是在交手中被他刺中的！」

劍飛啊了一聲，他知道李秀此刻所能。在交手之際，能傷得了李秀，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劍飛却又笑了笑道：「少主！他遇見了我就玩不出花樣了，少主要講究氣度，跟他一招一式地對拆，才能被他找到機會暗算，而我却不給他這種機會！」

「你與我都是練的神劍之學，有什麼兩樣的？」

「不！少主！一樣的劍法，相同的招式，在不同的人手中，就有不同的表現，就以我們神劍之學來說，少主施來恢宏博大，隱然是一派宗師的氣派，而劍東劍南劍北三位兄長使來，勇猛渾厚，有氣壯山河之勢！」

李秀一笑道：「劍飛哥，想不到你對李家的神劍之學研究得比我還透徹！」

「這可不是我研究出來的，是夫人告訴我的！」

「哦！她還告訴你什麼？」

「夫人才是對李氏神劍眞正有研究的人，她分析了我們各人的劍術造詣與路子，說靈芝二嫂她們在剛健中帶着柔巧，是適合於女子的劍路！」

「你還沒有說到自己所走的路子！」

劍飛笑道：「我的劍路是趨向於邪的路子，一上手就死殺狠攻，一招也不肯放鬆。李氏神劍着重在克敵，我却是着重在效果，所以我的劍法不可能有大成，但是却能對付最頑強的對手——」

李秀笑了起來道：「這倒是不錯，幾次看你與人爭鬥，對手在你劍下非死即傷，即使是許多成了名的劍手，一樣也被你殺得丟兵曳甲，狼狽不堪！」

劍飛笑道：「這是老主人看了各人的體質稟賦後，所指定的路子，我們雖是學同一的招式，但是進度及重點不一樣，各人都有特定的重點招式，就是這緣故！」

李秀點了點頭，輕輕一嘆道：「劍飛哥！這麼說來，你就受委屈了，因爲你的劍路最易招致危險！」

劍飛道：「看來是如此，其實却不然，因爲戰法不宜用於此劍，比我高的劍手輪不到我來對付，低於我的人却又經不起我一陣猛打狠攻，說來我還是最安全的，老主人要我在這方面發展，就是爲了要匡扶少主，以彌不足！」

「這又是怎麼說呢？」

「老主人發現少主稟賦超人，必然可以將本門劍術發揚光大，使之在武林大放異采，只是生性過於仁慈，容易受小人之欺，老主人自已就是吃了這方面的虧，所以才針對所缺，造就了我，以後凡是那些牛鬼蛇神之流，少主就交給我來對付好了！」

李秀輕輕一嘆，劍飛的話給了他很深的感觸，像他這次受傷，放在劍飛身上就不太會受愚了。

公孫敬若是用那隻假手來對付劍飛，就會反受其害了，因爲劍飛對付的方法不是架開而是淩厲的反擊，看準來勢，覷隙進擊，公孫敬如果用的實招，必然會換個兩敗俱傷，而且劍飛是在久經訓練之下而作的選擇反應，他會使自己所受的傷害，減到最輕的程度而予敵以重創。

公孫敬這一手是虛招，那就更慘了，很可能就會被劍飛一劍斷送了老命，以後的殺手都使不出來了。

李秀忽然想通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劍術造詣的深淺，並不就是決定勝負的絕對因素。

劍飛的劍藝若是在同門中切磋，他連誰都不如，但是眞要遇上了強敵，他跟任何人都有得一拚！

這種戰技並不足？但有時却很有用，尤其是在生死相搏的時候！

沉思片刻，他又問道：「劍飛哥你怎麼知道我受了傷，是誰告訴你到此地來找我的？」

劍飛道：「是夫人！」

他見李秀的臉色不太舒平，忙又改口道：「是黃金夫人，她先到我們的住處去說，白銀夫人到一個叫紫竹林的地方去了，那兒有南宮門下的一干好手在，她是一個人去的，於是鄧大叔就跟兄長們趕去了！」

「幾位兄長們也去了？」

「是的，六位兄嫂都去了，他們是聽說你也隨後綴去了，很不放心，跟着去照應的！」

「那麼你怎麼又來到此地呢？」

「黃金夫人隨後又悄悄地告訴了我和青青

姑娘，說你被公孫敬老鬼殺傷了，可能躲在此間療傷，叫我們來找找看，找到了就趕緊帶你離開。」

「她自己為什麼不來找呢？」

「由於公孫敬與逍遙仙子領了一批好手，也趕到紫竹林去了，事情恐怕會鬧得很大，很可能會驚動劍尊谷主出頭，所以她必須留在莊中等候！」

李秀精神一振道：「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要出面了？」

「夫人說他可能會出來，若是被那老魔頭找到少主在此，事情就不太妙了，所以她才要我們來找少主。」

「好，紫竹林在什麼地方？」

「距此兩百多里，有一座山，滿山都是紫竹，是南宮門下的產業，由南宮宿耆紫竹翁主持管理着。」

「南宮門又是怎樣的一個門派？」

「那是武林三大世家之一，除了家傳絕學外，還網羅了武林中各種奇技異能之士，聲勢已不下於任何一家武林宗派，尤其是南宮世家，近十幾年來，更是人才輩出，凌駕於西南慕容、關外皇甫兩家之上。」

「這三大世家的行事又如何呢？」

「這倒是很難說，不過南宮世家跟咱們神劍山莊却是有點過節，據說是在二十年前，南宮世家跟慕容世家起了衝突，南宮世家密遣高手，夜襲慕容世家，而慕容世家猝不及防，被他們殺得很慘，差一點滅了門，恰好老主人作客慕容家中，出頭護住了慕容家的幾個主要人物，才沒被他們殺光，南宮世家的主人南宮芙蓉對老主人架樑之舉，十分不滿，揚言要踏平我神劍山莊！」

「以後有沒有來找麻煩呢？」

「沒有，他們那一戰雖是佔了上風，到底也是元氣大傷，要防着慕容世家的報復，自顧尚且不暇，那有餘力來找我們的麻煩呢？以後緊接着就是主母失踪，老主人隱居，他們想找也找不到了！不過聽說南宮世家這些年來，聲勢越來越大，實力相當驚人了！」

李秀道：「難怪他們敢跟劍尊谷作對，也難怪西天劍尊要把他們視作鯁刺，要去之而後快了！」

劍飛道：「夫人說白銀夫人到紫竹林去是求取一樣東西，得手的機會不多，很可能會起衝突，如若她失陷在那兒，劍尊谷可能不會因為她而跟南宮世家起衝突！」

「為什麼？他們不是互不相容嗎？」

「是的，兩方面都有雄霸天下的野心，但却是在暗中籌劃着，還沒有到公開的時候，犯不着先鬥起來！」

李秀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可是我們夾進去就沒道理了，何以我們此去等於是帮劍尊谷對付南宮世家？」

劍飛苦笑道：「少主！夫人前往紫竹林，劍尊谷並不知道，公孫敬之所以往紫竹林去，完全是為了少主的那番話，少主扯的那個謊，若說要引起他們兩家一場拚鬥，倒是很管用，但少主的身份却不同，你是神劍山莊的傳人，在武林中的地位何等崇高……」

李秀神色一震，這是一個他從沒想過的問題，也沒考慮到它的嚴重性。

現在經劍飛一提，他才感到不對勁了，他是神劍山莊下一代的主人，是李慕雲的兒子。

以武林身份而言，或許比什麼西天劍尊以及什麼南宮世家還要崇高一點，但他却在公孫敬面前扯了個謊。

這個謊使得公孫敬登門問罪，扯出他李秀來，就不是兒戲了，本來他心中還在責怪黃金夫人，即使要帮助白銀夫人，也不該把自己的六位師兄嫂全部弄到紫竹林去。現在才知道竟是為了自己的緣故。

想到這兒，他再也坐不住了，一跳而起道：「劍飛哥，我們要快點去了，我說的話，我引起的爭端，該由我來解決，那怕因此與他們兩家都成了仇敵，也不能退避。」

劍飛也十分安慰地道：「好！秀哥兒，應該是如此的，夫人說你這個謊扯得很不高明，也許你祇是無意間隨口的一句話，並沒有考慮到後果，夫人要我轉告你，切記自己的身份以及神劍山莊在武林中的地位，以後說話務必要十分謹慎，才不至於會辱沒先人！」

李秀慚愧地低下頭道：「是，劍飛哥，多謝你的教訓，小弟以後一定十分注意。」

他把黃金夫人的話，變成是劍飛的教訓，可見心中還有着一個結沒有打開，不肯承認這個母親。

但劍飛並不去勉强他，只是問他道：「秀哥兒，你的傷勢若是可以走動了，我們就走開，此地不可久留！」

李秀運了一下氣道：「可以了，公孫敬的療傷藥，以及前天給我服下的靈丹，對我的體能促進大有效用，我想是不妨事了，我們快走吧，對了，青青呢？」

「我們約好在外面的棗林中會合的，在那兒去等她好了，或許她已在那兒等我們了！」

兩個人出了屋子，劍飛走在後面，見李秀提縱跳躍都沒有沉滯的現象，才放心地道：「秀哥兒，你的體質眞好，雖說有靈藥為助，但你看起來，却不像受過傷的樣子。」

李秀輕嘆了一聲道：「這最該感謝的，還是已逝世的父親遺給我的功笈上，所打的基礎好，使我們在受傷時，不會傷害太重，所以才能如此。」

劍飛眼眶有點紅道：「是的，所以劍北大哥他們，連經幾番狠鬥，都是很快就復原了，也使我神劍山莊，以有限的人數，在武林中創下赫赫的盛名，這都不是偶然的。」

李秀頓了一頓才道：「這就是我無法理解的，我們的武學既是如此深奧玄秘，可以避開要害，何以在那天晚上遭受突襲時，父親會遭人刺中要害而死的？」

劍飛一震道：「這個我不曉得！」

李秀道：「劍飛哥，父親被刺的時候你在場，你應該清楚的，他是不是甘心就死呢？否則以我這次的經驗，我知道要想殺死他是不可能的。」

劍飛遲疑地道：「我實在不清楚，那時候我的年紀還小，而且已經被人擊昏了過去，只在朦朧中彷彿知道了一些，却又說不出個頭緒來。」

李秀深吸了一口氣道：「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知道的，我也一定要找出那個兇手來，使眞相大白。」

劍飛囁嚅地道：「少主，追究往事沒有多少意思，要緊的是把握目前，何況，根據種種跡象，已經可以知道，老主人之死，與劍尊谷脫不了關係。」

「這個我知道，但下手的不是西天劍尊，而且，我現在敢說一句狂話，除非是我們自己想死，否則很少有人能殺死我神劍門下弟子，我對於父親之死，一定要追究，我並不是堅持要報仇，但是要找出個是非曲直來，我們李家的人不會欠人，但也不容人欠我們。」

他的神情堅毅，彷彿一下子長大了許多，對他這種改變，劍飛也感到很突然。但他却是欣喜半夾着憂慮的。

欣喜的是少主終於成長了，長成了一個眞正的男子漢，但憂慮的却是李秀要追究李慕雲之死的原因。

劍飛雖是不知道詳情，但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以及靈芝她們細心的猜測下，多少有了個概念。

他在担心着這些底細的挖掘，是否會損害到老主人的盛名，李慕雲在這些門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個父親，一個長兄，也是最受尊敬的神明，一個美好的偶像，不容有一絲冒瀆或譭謗的。

來到指定會合的地點，青青不但在等着他們，而且還牽着三匹鞍轡齊備的駿馬，像已準備遠行了。

不用說，這定是黃金夫人為他們準備的。

李秀沒有問這些馬匹的來源，只問說：「誰知道路往那個方向走！」

青青道：「我們都沒去過紫竹林，但是我聽人說一直向西去就行了，這三匹馬都是千中選一的良駒，可以不用休息，一口氣跑了去，說不定在路上還可以追上我爹他們。」

李秀接過一匹馬，逕直走向西方，等上了大路後，他更是放開馬力，急急地趕路。

好在這條路上沒什麼行人，而且馬行甚急，老遠就可以聽見那急驟的蹄聲，使路中行人來得及閃開，三匹馬就像飛一般的向前行去。

鄧青青幾次想要追個並排，問問李秀受傷的情形以及到紫竹林去的目的詳情，但是李秀沒有敢慢下來說話的意思。呼呼的疾風使她難以開口，如雷的馬蹄聲也掩住了她的招呼聲。再者，她看出李秀似乎在有意冷淡她，躲開她，以她的脾氣，眞想回頭不跟着去了。

但是轉眼一想，大家雖是受黃金夫人之託，上紫竹山去帮助白銀夫人的，而白銀夫人是自己的母親。同時白銀夫人對李秀却極不友善，再者，從神劍山莊諸人隱約而曖昧的態度中，似乎李慕雲之死，也與自己的母親有關。

這次李秀受傷，大概也與自己的母親有關，難怪李秀要滿懷不高興了，想到這些，她就忍不住心如刀割，忍不住在心中低呼：「李秀，我也很恨我自己有這樣一個母親，但她畢竟是我的母親呀，不管我娘對你如何，但是我對你的一片心意，你總應該明白的呀，李秀……秀哥兒……」

李秀也知道自己對青青的態度太冷漠，但他實在沒辦法原諒白銀夫人的一切行為，尤其是那種對楊三郎的醜態，即使那是事出無奈，但也不值得原諒。

但最重要的，則是白銀夫人對黃金夫人的態度，仇視、冷漠、不信任、不知感激，黃金夫人那樣地照應她，她却完全不放在心上。

雖然李秀並沒有承認這個母親，但李秀知道，這個黃金夫人的確是自己的母親。雖然，她似乎也屈身從賊，做出了許多不可恕的行為，但她最近的種種表現，仍然是可敬的，即使在劍尊谷中，她也維持着適度的尊嚴。

比起那個白銀夫人，她不知好了多少倍，而這該死的白銀夫人竟敢如此對待我的母親。

「我可以不認這個母親，却不能容忍別人對她欺淩！」

這就是李秀的心情，由於對白銀夫人的厭惡，他連帶地也討厭起青青來了，祇是那個女郎却不知道他心中的變幻，仍在為他的冷漠而生氣，而默默垂淚。

劍飛祇是默默地趕着路，他的年紀比這兩個人大，但是却不了解這種兒女情懷，他的生命中沒有綺情的激盪，只有劍，只有斷殺，只有流血，以及勝利的光榮。

此去紫竹林，想得到的必然有一場大斷殺。只要想到這些，他的胸中就禁不住熱血沸騰，目中泛起了光輝。

經過了將近兩個時辰的急馳，他們終於望見了一座不算小的山崗丘陵，以及上面遍布的紫竹林了。

竹子的葉子還是綠的，只有竹竿上是黃色加上了斑駁的紫痕，有人說它是古孝子孟宗撫竹哭泣，孝感動天，從地下冒出了一簇鮮筍，給他拿去侍奉病母，所以稱之為孟宗竹，那上面駁斑的紫痕，就是孟宗血淚的遺痕。

更遠的傳說則是上古舜帝的妃子女英娥皇，為思夫而啼血竹上，因此成痕，故又稱之為湘妃竹。

總之，這美麗的竹子是有着極為美麗動人的傳說，而滿山的紫竹林在風中搖曳，更是別具詩情畫意。可是李秀却無心欣賞，他來到山下，看到有一條山路，恰可容一騎通過，毫不考慮，策馬就上去了。沒有注意路旁的一塊木牌上的警告字樣——私人園林，未經通知而逕入者，定予嚴懲不貸，主人南宮不二啓。

南宮不二是紫竹叟的本名，紫竹叟是南宮不二隱居到紫竹山上所用的名號，所以沒什麼人知道，但在江湖上提起南宮不二這個名字，却是令人震懾的。

他現在是南宮門中的元老，當年却是南宮世家中的四大俊秀之一，仗劍遍遊三江五湖，劍下不知有多少高手斷首，他從沒擊敗過誰，因為跟他比劍的人，都是一劍斷首。他也沒被人擊敗過。

現在南宮四秀只剩下兩個了，一個是他，另一個就是南宮世家現任府宗南宮不樂。

南宮不樂的名字起得不好，所以他的臉上終生不見笑容，從沒快樂的時候，但是跟他作對的人却更不快樂，因為他會死纏狠拚，一直把對方殺死為止。

多少年來，南宮世家只在李慕雲手下碰過一次釘子，但是那一次南宮兄弟都沒參加，是由他們的堂妹南宮芙蓉帶了隊去的，大家一直還在猜測南宮兄弟會不會去找李慕雲一決，他們碰了頭之後，勝負又屬誰？

這三個年輕人若有一個稍具江湖經驗的，就會對牌上那南宮不二的名字留點心而不致魯莽從事了。

只可惜他們三個人都是未履江湖的，而且一路上也沒追到鄧飛龍他們，甚至於連公孫敬等人也沒有碰上，一脚逕自來到半山腰。李秀才看見兩個人影，即已聽見一聲斷喝：「大胆狂徒，竟然敢擅闖紫竹林山莊……下來！」

隨着一聲斷喝，路面上突然橫起一條粗繩，高度恰好攔住馬頭，疾行中的奔馬，一定會被絆倒的。李秀雖是粗心沒看見路口木牌，但是上山後，却一直在注意人踪，對方在斷喝之際，他已全神注意，及至攔繩突起。距離馬頭只有三、四尺，勒馬已是不及，何況後面的鄧青青與劍飛緊接着來到，也不容他駐馬。

但見他伏身向前，探臂出劍，刷的一響，恰好把那根兒臂粗細的麻繩砍斷，使馬匹得以通過。

而後面的鄧青青與劍飛也提高了警覺，兩人一聲輕喝，縱身跳了起來，一左一右，撲入了兩邊的竹林中，劍光過處，兩聲慘呼傳出。

李秀砍斷了攔繩，心中頗為惱恨對方太不講理，一聲招呼不打，就使出這種坑人的玩意，勒住了馬，正想找人理論，那知青青與劍飛早已出手。

他見兩個人由竹林中飛回路上，忙道：「傷人了？」

青青受了一路的冷淡，這時正好發作了出來：「不是傷人，是殺了人，一個伙傢一劍劈成了兩截！」

李秀啊了一聲：「怎麼可隨便殺人呢？」

青青更是火了，道：「人是我殺的，一切後果我自己負責，而且這是我母親的事，不必煩勞你李公子操心！」

（轉入一〇二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子襄與唐得、唐失打鬥，以一敵二，唐七更見唐得、唐失尚無取勝把握，便也加入戰團。這時公子襄以一敵二，雙方仍是打成平手。歐陽獨突然而至，觀戰的人都爲之一愕，但搏鬥方酣的四個人並未停手，歐陽獨乃掠入戰圈，唐甜還以爲他是爲帮己方而來的，誰知他出手兩方都打，以一敵四，尚能揮掌自如，可見功力深厚。但當他問明他的徒弟衞悲回是誤中唐甜詭計而被害時，立即打退三唐，並向公子襄致歉，然後怒視唐甜，正想出手，突然外面有人怪叫，聽此人口氣，分明也想參加打鬥。但又一人阻止他，這兩人是誰，請看內文……

武林兩瑰寶　帶來殺伐聲

唐門規矩

只聽一聲：「我來也！」「砰」地一聲，一人撲向窗櫺，詎料窗子離地丈餘高，全屋皆由奇鐵所鑄，連窗櫺也不例外，這人原想破窗而入，來箇先聲奪人，威風一下，沒料「砰」地撞在鐵欄上，鐵杆子是彎曲了，人也彈了下來，痛得「哎吔！」一聲。

其他幾個按步就班從大門口走進來的人，倒是平平安安施施然的入了來。

只聽當先一個較矮的中年女子凶巴巴的朝外罵：「鐵屁王，別裝腔作勢了，屎殼郎跌進尿盆裏，充過什麼大江大海的，明擺着不行，就乖乖跟老娘走進來吧！」

話未說完，「轟」地一聲，終於櫺破鐵飛，一條精猛大漢果眞自窗櫺闖了進來，露出一口白牙，傻忑嘻嘻地道：「怎麼不行！」這下可不就行了麼？」

原來他一下硬闖，被鐵擋回，充英雄不成，變作大狗熊，聽陳見鬼這般一激，那禁得住？提氣再撞，以他鐵星月的硬功，竟連這窗櫺鐵杆都撞破而入！

唐方一聽他們的道白和一見這干人的怪異行動，便知是誰人了，當下喜呼道：「你們終於來了！」

這干人一聽到唐方的聲音，一湧而上，公子襄門下忙嚴陣以待，唐方連忙呼道：「是自己人，自己人！」這班人當然是自己人：他們便是「神州結義」中迄此還僅存的人馬——鐵星月、大肚和尚、李黑、陳見鬼、胡福、林公子、施月、藺俊龍、洪華這九大高手，這一干人，差點給唐甜所騙，走了不少寃枉路，後給大俠梁斗追了回來，道明原由，他們便氣冲冲的趕來唐門找唐甜算帳！

一時間，場中都熱鬧起來，陳見鬼和施月在問唐方別後狀況，問暖噓寒，鐵星月見自己插不上邊，便搔搔後腦，低聲道：「唉！娘娘腔的，娘娘腔的！」遂而看到大肚和尚也楞楞地在場瞧着，便也伸手在他光頭上搔搔。「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你是和尚，有什麼好看的！」

大肚和尚怪眼一翻：「看即不看，不看即看，不知道這麼多人站在這裏，又是在看什麼？」

鐵星月望過去，可貞有緣，第一眼就看到了唐甜！

他正火冒上頭，白影一閃，一個人已搶先而去，戟指向唐甜罵道：「妳這妖女，指我們一條到不了唐門的路，我找得妳好苦！」說話的人老得連眉鬚鬢髮俱白，漾得一片銀光，但臉紅如赤，比氣伯秦誓還要高兩個頭，壯得像頭牛，衣袖齊肘，敞胸賁肌，背、腰、腹各繫一劍，甚是威風，此人正是青城老劍客「千手劍猿」藺俊龍！

唐甜豈料到他們被騙去「向欣巖」，會那末快回來，在這節骨眼上遇到這羣煞星，只願沒被他們認出來就好，卻給那正義凜然的藺俊龍一眼瞧破，便索性撒賴，道：「哈！我指你條錯路，又有什麼不對，犯你藺老俠客來興師問罪？我是唐門的人，當然有權不讓你們踏入唐家堡範圍一步，這是我們唐家子弟的權利．」

藺俊龍更氣了：「妳不歡迎我們，那這裏這麼多的人，又可以來？」

唐甜叉腰索性作潑辣狀，罵道：「他們高興，隨時可以出入唐門，偏偏你們就不受歡迎，怎麼樣？」

藺俊龍指着唐甜，可氣得手指也發抖，就是說不出話來！

唐甜故意笑得極甜地嗲聲道：「老頭兒，你還是省省氣吧，免得氣翹了辮子，後繼無人哩！」

唐甜笑得愈甜，藺俊龍就愈氣，但他不善與女子口舌之爭，又不能就貞箇拔劍動手，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大肚和尚在一旁合什唸經，只聽他唸的儘是：「阿彌陀佛，好男不與女鬥！喃嘸阿彌陀佛，好男不與女鬥。」

胡福在旁邊瞧不過眼，勸解道：「小姑娘，妳也太過份了，要是不歡迎我們入貴堡，說出來便是，何苦要使我們走寃枉路呢？」

唐甜嬌笑道：「口是我的，耳是你的，我可以說，你們可以不聽，誰叫你們耳朶軟，自已沒是非判斷能力亂信人言？」

胡福是老實人，一聽之下，爲之氣結，猶抑制怒氣，相勸道：「妳年紀輕輕就會騙人，大了還得了？」

唐甜反問：「怎麼？難道江湖上混的，都不扯謊？你年紀也不輕了，還上了我的當，白跑這麼多寃枉路，而今還勸我做人要規矩，不說謊？要像你一般，給人打誑？我看你才是外表老實，骨子裏儘說騙人的話！」她這麼說下來，胡福也氣得七孔生烟，又苦於發作不得。

忽聽「嘿嘿」一笑，一個黑忽忽的漢子跳出來道：「我知道，妳看見越多人爲妳上當，妳就越開心，笑得越甜，其實妳暗底裏是害怕，害怕我們和蕭大哥有一天能重逢相見，重振『神州結義』大旗，你們『剛極柔至盟』就破車散了板，沒得玩了。」

唐甜臉色變了變，道：「這是我們唐家的所在地，你們不知武林規矩的麼？唐家在江湖上，不容宵小之輩輕犯的！」

原來這黑漢就是李黑，平生最調皮好鬧，耍嘴皮子男女潑辣都鬥不過他，只聽他反問道：「唐方在這兒，她輩份比妳長，她都不趕我們走路，還輪得到妳說話不成！」

唐甜一咬嘴唇，扯了一扯唐七更的衣袖。

唐七更冷笑道：「難道我唐七更在此，還代表不了唐家堡說話！」

唐方臉色微變，唐門之中，輩份極是講究，門規森嚴，不能輕犯，唐方雖然年輕，但爲長房宗主唐堯舜之女，後又得唐老太太親授衣缽，就算是唐得唐失，在唐家堡中地位，也不如唐方。

但唐七更在唐門排行十八，地位顯赫，絕不在唐方之下，若論輩份，自是更高，而且唐七更若跟唐得唐失唐甜等聯合一起，唐家這裏，自由他們指揮，唐方是無法制止的。

唐甜在唐七更耳邊低語幾句，唐七吏道：「你們現在就要制裁叛徒唐方，她要還是唐門的人，還有一絲忠心，就自刎當堂，省得我們動手！」

此語一出，人人臉色大變，但唐門規條是嚴峻出名的；唐藕即道：「掌刑十九爺不在此，十八爺怎可私下判刑！」

唐門判刑原就是唐門排行第十九的唐鐵書執行的。

唐七更冷笑道：「唐門晚輩背叛，以下忤上，在特殊情形，有三位長輩同意便可先斬後奏，立時執行——唐門亦有此例，妳沒聽過麼？」

唐藕一聽，冷汗淋漓，唐門實有此規條，來防止唐門後輩逆上行爲，以及方便唐門代表執行處決叛徒，而唐得唐失再加上唐七更，恰好就是三個「長輩」！

——唐方是不是就要受到制裁呢？

唐七更冷峻地道：「唐方，要是妳不聽令，妳就是藐視唐門規矩，違背唐家，叛逆之罪！」

忽聽一人淡淡地道：「唐家亦有一個規令，凡唐門子弟在場，應聽當中最長者意旨行事，不知你們可有記得？」

唐七更冷笑霍然回身，一面道：「我就是當中最長者——」話至此中斷。

因爲他看見個說話的人。

說話的人一直都在，他在唐門那羣「不正常的人」的裏面。

這個人，一直是一個白痴。

如果不是白痴，他一定會爲唐門爭光，一定在江湖上大有名聲，而且以他的身份武功，不知可以作多少事，殺多少人。

然而他是個白痴。

所以他今日也混在白痴羣中，成了一個人云亦云的，不受重視的小角色。

但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在這時候站出來說話。

這人名字很奇怪，他就叫做唐甚麼。

他之所以叫這個名字，其原因可能就是從他青年到中年這段時期，忽然間什麼都不懂了，也什麼都記不起來，別人問他任何東西，他只能痴痴地反問一聲：「什麼？」因而得名。

他在唐門的身份，本來頗高，排行十四。

× × ×

他這一站出來說話，唐方喜出望外，叫道：「十四叔，你……」只見他目光仍怔怔呆呆，一時也不知說什麼是好。

唐甜眼珠子一轉，即道：「十四叔已經痴呆，不能作算。」

唐甚麼忽問：「我是不是你們的長輩啊？」

唐得唐失唐七更都一呆，唐藕搶着大聲應道：「是！」

唐甚麼的眼神仍然茫茫無所適，但他說出來的話却甚爲有力。「唐方沒有錯，她不是叛徒，我反對判決她。」他說完了，就退回白痴人叢中去，彷彿適才根本沒有說過話，說話的不是他，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他也漠不相關一般，究竟他是眞痴，還是假呆？

施月伸了一下舌頭道：「人說蜀中唐門臥虎藏龍，今回我倒是親眼目覩了。」

衆人議論紛紛，唐甜一扯唐七更衣袖，唐七更又想發話，忽地白影一晃，一人已站在場中，手按劍柄，冷冷地道：「誰要是不服剛才那位老先生的話，先問過我姓林的手中劍。」

唐七更冷笑問：「你是誰？」

白衣人道：「東海林。」

唐七更兩頰法令陡地深刻了起來：「東海林公子？」

白衣人的聲音冷得就像他的劍：「正是。」

兩人盯視着對方，不動。

× × ×

唐七更忽然將全身肌肉放鬆下來，擡頭大笑道：「你既是名震天下的林公子，我就不動你—」話未說完，他已動手。

海底針！

衆人驚呼，有些叫：「小心——」有些叫：「危險——」有些叫：「不好——」只有陳見鬼叫了「我要他一條胳臂」七個字，這女子說話比任何人都快！

更快的是唐七更的出手。

在別人只說了兩個字的時間內，他的「海底針」已作了六個變化。

任何人都逃不出他暗器的變化。

所以他叫做唐七更。更易的更。

可惜他遇上的是林公子。

「神州結義」中最冷傲最遺世而又殺性最大的林公子！

林公子根本沒有閃躲。

他一早已看出唐七更要出手，因爲唐七更調首過去時，全身肌肉都佯作鬆弛，但他一雙手仍然收緊。

他要用雙手施放暗器！

所以林公子立即衝過去。

側着身子衝過去。

劍光飛起。

白影一閃而回。「給妳！」半空中血腥如雨，一物向陳見鬼拋來，陳見鬼伸手接住，口中道：「多謝！」原來是一條手臂。

被人利用劍斬下來的手臂。

林公子左肩也捱了三針。

但他無所謂，發針的人已被他一劍剁下了發針的右手。

這就是林公子，東海林公子，神州結義中的林公子。

× × ×

唐七更痛得全身發抖，額上鋪滿了一串串黃豆般大的汗珠，但他畢竟是一條硬漢，挺住沒呻吟半聲。

唐失唐得左右將他攙扶住，唐甜臉色却很難看：唐七更本來是她最大也最可靠的一張皇牌，現在看來，並沒有什麼可靠的了。這時忽聽歐陽獨冷哼一聲道：「一劍斷一臂，好武功！」

林公子問：「你是誰？」

歐陽獨舉起了手掌，頃間手掌如血通紅，這下很明顯的表露了身份，誰知鐵星月端詳了半天，搖首道：「豬血？」他問李黑。

李黑也最愛鬧，作狀道：「鴨血？」

陳見鬼也湊上一份熱鬧：「我看是腦溢血！」

歐陽獨本無惡意，倒有識重英雄之心，這下可光火了，冷冷地道：「既然諸位瞧不起我歐陽獨，老夫也正好想見識林公子的劍法。」

林公子桀傲不馴，遇敵必戰，當下長吸一口氣，踏步而出，施月阻止道：「不對，你剛打過，這次該我來。」

歐陽獨見是女子，微微一笑道：「老夫向不與婦道人家過招的。」

歐陽獨見是女子，微微一笑道：「老夫向不與婦道人家過招的。」

這下可激起了陳見鬼，她與雜鶴施月一齊跳出來罵道：「婦道人家又怎樣？來來來，咱們較量過再說。」

公子襄見節外生枝，長身一攔道：「不可以。幾位前輩，何必爲了些小事傷和氣。」

洪華忽大步邁向前，向歐陽獨抱拳一揖道：「對不起，我兄弟說話，無心冒犯，請見諒。」他說話極少，但極誠懇，又很有力。

歐陽獨本也慕「神州結義」，見公子襄阻攔，洪華致歉，便說：「在下也有不是之處，應自報姓名，不該兔子戴夾板來充大耳驢。」說罷自嘲一笑。

衆人也哈哈大笑。笑聲中自化干戈爲玉帛。

大肚和尚看看全場，便問：「這麼多人聚在這裏，都爲找蕭大哥來麼？」

唐甜知先勢盡失，一時只覺她所作的事，無一件順利，光芒都讓唐方佔盡了，所以把心一橫，道：「我們都是來揪出蕭秋水討天書神令來的！」

很多人都起哄說是。江傷陽還道：「『忘情天書』是武林人的，『天下英雄令』是岳武穆傳下來的，蕭秋水有什麼理由可以獨佔啊？我們十方霸主，都不能將這些瑰寶拱手讓人，一定要奪出來，公諸於世！」

海難遞冷笑道：「公諸於世？我看你想獨佔才眞。」

落花娘子媚笑道：「我也是十方霸主之一，我想找蕭大俠，可不是爲了天書神令，而是爲了請他出來主持武林失去已久的正義公道！」

唐失怒道：「我們要揪蕭秋水出來，是要報仇！」

唐得接道：「殺蕭秋水，報唐門血海深仇！」

唐藕忍不住道：「胡說！蕭大俠明明助唐家免於江南霹靂堂之危，有恩於唐家，怎能恩將仇報！」

唐七更忍痛罵道：「小丫頭，吃裏扒外的東西！妳懂什麼？」

「黑龍江」的江心虎因他們的靠山朱大天王就是喪於蕭秋水手下，勢力於是乎大打折扣，所以呼應道：「是呀，我們都是來找蕭秋水報仇雪恨的！」很多人都跟着起轟響應。

却聽一人道：「向蕭秋水復仇？我們那有這個能耐，說實話，俺是來瞧瞧熱鬧，看看蕭秋水是否三頭六臂，活着同個朝代的人沒見過，死了也向閻羅王沒處交代，如此而已！順便看有什麼小便宜可檢，談到雪仇什麼的，那都是背着他才敢說的話，不用痴心妄想了！」

說話的人原來是「刀不留人」荀去惡，這個人殺性很大，以利爲先，非正非邪，但人不善作假，敢說眞話，也算一長。他說的話，很多人都是本着這個湊熱鬧、看名人，自己也沾沾光的心思，於是也就大聲贊同他的話。

忽聽另一人道：「這我可不同意，我們來這裏，爲的是報恩，以前我們受盡屈寒山、余哭余那些人的逼害，幸得蕭大俠挺身而出，解救我們於水深火熱之中，他爲武林做了那末多的事，他無緣無故失踪，我們怎能坐視不理？我們找他，除了要瞻仰蕭大俠風采，便是爲報恩來着！」說話的人是「九龍堂」的李步修，他在「梁王府」中差點沒給陸見破殺死，幸而公子襄出手相救，因此對公子襄也至爲好感，現下站出來大聲說話，他這一番話，竟得到最多人的响應。原來江湖中人，恩怨分明，大多數對蕭秋水爲武林中冒險犯難、鋤强扶弱，當時在武林中佔一半以上的强權梟豪，都是他領「神州結義」親手搗毀的，其實來的這一干武林人物，大部份爲的是對蕭秋水的敬仰與好奇，有些人當然也有貪念，但也不過是蕭秋水既死，自己不奪寶萬一給人所得豈不更不值得的心理而湊一份熱鬧罷了。

所以季步修這一番話，歡聲雷動，大都贊成。

唐甜冷笑道：「就憑你們的武功，也配在這裏說話？」

陳見鬼在口舌上絕不是省油的燈，插口接道：「喂，妳的武功比起老娘我來，還差那末老大一截，又那有妳說話的地方啊？」

蕭七站出來冷然道：「妳想怎樣？」

公子襄歎道：「蕭兄，你到現在怎麼還執迷不悟？」

蕭七淡淡一笑道：「有些迷，還是不要悟的好。」

李黑在旁嘿嘿一笑，戲謔地反問道：「難道一個人喜歡做夢，就情願長眠不起麼？」

蕭七一字一句道：「我答應過甜兒，她有事，我一定會救她——就算她是錯的，我也非維護她不可。」

公子襄長嘆道：「江湖人一諾千金，無可厚非……但總要明辨是非，近君子而遠小人啊！」

蕭七冷笑道：「問題是：誰才是君子，誰才是小人！」

鐵星月嘻嘻一笑道：「很簡單，忠的就是君子，奸的就是小人，騙人的就不是好人，說老實話的就是好人！」

蕭七反問：「誰忠誰奸？西施入吳時，人人都以爲她是奸淫女子，誰知她忍辱負重？吳王夫差看勾踐嚐糞問病，不是够忠了，後來國亡在誰人手裏？要是說實話的就是好人，那麼江湖中就沒有好人了，如果說謊就是壞蛋，那七年前蕭秋水倒是應該告訴你們他是到唐門去拚命，讓你們一塊兒去送死好了，何必又跟你們說：很快就會回來？」

鐵星月啞然。

容肇祖上前一步道：「蕭七是我恩人，你們誰要是動他，我就跟你們拚命！」他拿着貨郎鼓一搖，咕登咕登的响了幾聲，道：「不管你們認爲我們是什麼都好，但盜亦有道，我們生死同心，絕不背信棄義。」

蕭七嘆了一聲道：「方覺閑已爲我們犧牲，容小哥兒，你不必再——」言下聲音已啞。

容肇祖跳起來一口痰吐在蕭七脚下，罵道：「你當我姓容的是什麼？平時吃飯喝酒儘在一起，有難時找張被蓋起來的活王八麼？」

蕭七喝道：「好！得一知交，生又何妨！死又何妨！」

在場衆人，都不禁被他們的豪氣所撼動！

血手屠龍

唐方禁不住歎道：「甜兒，妳眞害苦了這班英雄好漢了。」

唐甜臉有得色地道：「天下肯有人爲妳賣命，自然也有人對我好。」

衆人爲之氣結。唐甜背後的一名痳臉臃腫的人也帮腔作勢地道：「『小妹』是我們『剛極柔至盟』的盟主，我們自然要帮她囉，一爲唐門復仇，二逐漢奸走狗，三……」

施月柳眉一豎，怒叱：「你這是什麼意思？誰是漢奸走狗了？」

那痳臉漢子桀桀一笑道：「凡要成大事，一定製造些駭人名頭，在名正言順，我正彼邪的情形下方能成事，所以……」

李黑冷笑一聲：「所以你便捏生罪名，披着虎皮進村，好嚇唬人了，是不是？——你又是什麼東西？」

那人嘻嘻笑道：「是，是……」却有些害怕，儘向唐甜那兒靠攏。

唐甜噘嘴一哂道：「他是『烏鷄峒』峒主邢蝦邢大俠！」

唐藕和落花娘子都忍不住噗哧一笑：「這位邢大俠倒不像蝦，却像隻龜！」「他有龜殼護着嘛。」

歐陽獨忽道：「這件事勾起江湖血腥風雨，看來全是這位唐甜姑娘一手造成的，跟那兩位豪氣少年無關，唐甜，妳當知急流勇退，否則，我姓歐陽的不能容讓妳胡攪！」

唐甜杏目圓瞪，回叱道：「你是我請回來對付跟你處處相埒的公子襄，沒料到你却來惹本姑娘……」

歐陽獨一笑。「我是什麼人，豈會受妳利用？妳這張嘴去哄初出茅廬的小子還

可以，騙我老人家還差得遠哩！」

唐甜冷笑道：「你逼我退出江湖，無非是怕日後咱們『剛極柔至盟』強了，跟你們『血河派』以及『梁王府』鼎足而三罷了！」

歐陽獨疾喝：「妳這女子倒是砒霜拌辣椒，又毒又辣，看我先毀了你！」長空撲起，血影一閃，直罩唐甜！

蕭七喝道：「要殺她，先殺我！」長身撲起，迎截歐陽獨！

歐陽獨一掌推向唐甜，並叱喝：「不關你事！」

蕭七雙掌硬接過去，客肇祖叱道：「要殺他，先殺我！」又迎空掠起！

歐陽獨另一隻手掌，也推了出去！容肇祖雙掌一迎，架住了他這一掌。

這一下，四掌敵雙掌，「砰」「砰」二响，人影倏分，蕭七、容肇祖震飛二丈，齊撞在一個柱子上！

沒料突突兩聲，柱子承受了大力，並沒有倒，但兩件嵌在柱子裏的東西，却因受了此等巨力，彈飛出來，掉在地上！

一本書！一張令牌！

× × ×

全場中的人，無不變了臉色。

一下子，什麼都停頓了下來，人人引長頸定睛看：只見那令牌銀光熠熠，上刻「天下英雄令」五個鐵劃銀鈎的字。

那書無疑是手抄本，是由一張長紙摺疊，無疑是成書時相當倉促，上書「忘情」二字。

唐方失聲叫道：「是大哥的筆跡！」

這時衆人再無置疑之處！

——天下英雄令！

——忘情天書！

這兩項教天下人窺視、貪婪、殘殺、血流成河的寶物，終於出現了！

× × ×

這是蕭秋水與唐老太太兩人進入地底與唐老太爺子交手前，蕭秋水不忍「忘情天書」的武功失傳，以及不想岳飛的「天下英雄令」從此埋沒，所以臨危在唐老太太首肯下，得稍有時機，將武功錄于長箋，然後再將天書、神令，各以掌力催嵌柱中，好待後世人能發掘得到。

其中還有幾個重要的關節：

——唐老太太與蕭秋水雖成死敵，但未入地底決戰前，唐老太太早已對他惺惺相惜，她只是爲了唐門聲譽不得不戰而已，所以容讓蕭秋水有機會將武功絕學寫下，而兩人都知道彼此武功非同小可，此入地底，如入地獄，却沒存着再活出去的心。唐老太太之所以不留下任何交代，是因爲她要留下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形象！只要唐老太太不死，誰敢來犯唐門？留下暗器手法，有人可破，但唐老太太的聲威，八十年來除蕭秋水敢攖外就絕無一人。

——在地底下佈局的「唐門六識」，即唐看、唐聽、唐聞、唐感、唐舌、唐思，都準備不活出去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其中唐思被殺，唐看被那一場大戰所撼，又被唐老太太暗器無意中所傷，喪心失魂，反而在機關發動前誤打誤撞出了來：唐老太太決心讓他可以活着出來，也只爲了讓唐門後人可獲天書神令，但陰差陽錯，他已失去記憶，他是唯一從地底走出來的人，也是唯一目擊者，但却是個白痴。

——最後，他死在老大福瓷店裏，臨終前證實了蕭秋水和唐老太太的決鬥，以及天書、神令的存在！

——却正好和唐甜爲求天下大亂，從中取利所散播之流言不謀而合！

——蕭秋水留下的「忘情天書」和「天下英雄令」，本也顧慮到可能爲唐家子弟所得，當特唐門聲威正隆，而且野心勃勃，爲求稱霸，有些不擇手段，若天書神令再爲唐門所得，豈不如虎添翼？蕭秋水有鑑于此，故將天書神令，偷偷打入柱中，外表看去，以爲是裝飾圖案之一，又那裏發現！

——而且，衆人所搜索處集中地都是在唐家堡中，因唐門唐家宅中才是蕭秋水與唐老太太決戰之地：却沒料唐老太太眞正和蕭秋水決一死戰之地，是在地窖之中，而地道直通蓮藕小築，亦即是說，蕭秋水和唐老太太失踪的確是在唐家堡中，但決戰處却在蓮藕小築，其中有這個達數里之長的地道連着，衆人找遍了唐門一木一瓦，但在唐家堡本身的地牢機關已毀，裏面的人就算活着也不能出來，上面的人又如何進得去？這就是唐老太太以身相殉的孤注一擲！

——「天下英雄令」代表的是他的主人之氣節，英風，傳的是道統，而不是武功！所以蕭秋水把它留下來。

——而「忘情天書」根本就不是一本書，而是琴劍、留劍、胡劍三人合起來的音樂造詣，不過蕭秋水臨危時將自己對「忘情天書」上一十四訣所悟，記載成篇，謄錄在這一張摺疊的長箋上！也就是說，這才是眞正的第一本「忘情天書」！

——神令上並無武功記載，天書却眞有其事！蕭秋水原本留「天書神令」之意，是不想神令所代表的光華蒙塵，而更不願天書的武功自他而失傳。所以留下二物，他斷未料到因此而掀起這一場武林的血腥風暴！

× × ×

天書神令，再現江湖，人人的心一時皆驚、喜、貪婪皆有之，但只有唐方傷心欲絕。

——天書神令既現，那麼蕭秋水……

——若他在生，又如何會放棄這兩樣足以掀起武林大波瀾的事物！

——蕭秋水若已不在……唐方的希望，也就如同燭焰只剩下一點青芒，給一陣狂風完全掩熄了。

兩行淚珠，掛到她清麗艷絕的臉靨上。她低聲唸着那句她原本與蕭秋水相約的話：「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可是，冬未雷，夏無雪，天地仍相對……我尋你近十年，你竟就這樣離開我了。她想着，搖顫了起來，像一朵白花，禁不起深寒。

可是這一切落入公子襄眼裏，他根本望也沒望過天書神令，他的眼睛一直未曾從唐方身上離開過。

他見唐方如此傷心，雖不能相勸，更不敢相慰，只是心如刀割！

——別人期待「天書神令」出現，已非一時半日，一見天書神令，既驚心動魄

又心血賁動，但這些在公子襄而言，他恨不得天書神令永遠不要出現！

——天書神令永不出現，唐方就可以永懷着希望，去找蕭大俠，而他，爲她盡一生之力去找蕭大俠，那怕一生一世，就是他至高至深的幸福了！

可是，天書神令，終於在蜀中唐門，蓮藕小築，雙雙出現！

唐方的希望，也爲之破滅：公子襄見到唐方蒼白的臉，心也爲之破碎。

公子襄眼中只有悽然的唐方，唐方心中只有思念中的蕭秋水，公子襄上前兩步，喚：「唐姑娘……」唐方向他搖手，兩行清淚又盈溢了出來。

他們的心，都在所寄所託上，所以都沒有發現，大廳上衣袂振動，一場慘厲的血戰已然開始！

× × ×

搏鬪時間可謂極短，但立即已死十八人，傷廿五人，死的血流遍地，傷的伏地呻吟。

他們想要得到的是天書神令，但流出的是血，犧牲的是性命！

搏門極快，場中眞正對峙的高手，「剛極柔至盟」中，是唐甜、蕭七、容肇祖、邢蝦，唐門中，是唐得和唐失，唐七更已斷了一臂，不能參戰，唐甚麼恍恍惚惚，並無出手。「十方霸主」中，是江傷陽、落花娘子和海難遞。「神州結義」中，是鐵星月、大肚和尚、李黑、胡福、林公子、洪華、施月、陳見鬼、藺俊龍。

「梁王府」公子襄的門下並沒有出手——他們沒有公子襄的命令，誰也不會出手的。

天書神令仍在地上，但更多的人倒在地上。

「血手屠龍」歐陽獨大喝一聲：「停手！」

換作平時，也許他們眞的會先停下手再說，但如今天書神令叫他們沖昏了腦袋。「神州結義」的兄弟也搶奪天書神令，主要爲的是這是蕭秋水之物，他們是斷不容外人所奪的。

畢竟是兄弟一場，「神州結義」的人縱對蕭秋水或有生懷疑，但都講義氣的。

歐陽獨大聲道：「你們這般自傷殘殺，天書神令還未知眞僞，值得麼？」

衆人一聽，覺得大有道理，不由都住了手，甄厲慶想想不放心，罵道：「你叫我們住手，莫不是想趁機盜寶去？」

歐陽獨冷笑道：「我歐陽獨有血河派武功，尚且修習不盡，若是貪圖這些事物，我拿了就走，你們能敵得過我？」

衆人覺得言之成理，江傷陽正巴不得少一個對手，便說：「歐陽掌門既然如此清高，那就把這天書神令讓我們這些武功低微的武林後學得來參研好了。」這人一向自恃身份，但爲了奪得天書、神令，眞是什麼樣低聲下氣的話都說得出口來。

只聽那邢蝦嘟着腮帮子大聲道：「我覺得歐陽掌門說得有理，我提議把天書神令交由他審察，先定眞僞再說，省得打了個糊塗仗！」

當下有些人反對，有些人贊成。反對的人是江傷陽等，怕萬一歐陽獨來個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那時怎生是好？「剛極柔至盟」的人倒不反對，唐甜想了一下便說：「我們信得過歐陽前輩。」唐門的人冷笑不語。「神州結義」的兄弟們嘻嘻哈哈，他們志不在奪寶，而是不容讓它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儘說風涼話，也沒什麼意見。

歐陽獨側首問公子襄：「公子意如何？」顯然十分重視公子襄。

公子襄此際無心理事，心不在焉一頷首：「一切由歐陽先生定奪。」

歐陽獨見他神不守舍的樣子，心裏好生奇怪，但公子襄如此說，剩下的六十一門生自然站過一旁無異議了。

那「烏鷄峒」洞主邢蝦乘機巴結道：「那讓小人過去將天書、神令奉交歐陽大俠……」說着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俯身拾起天書神令，人人瞧得眼珠凸睜，歐陽獨沒想到一羣武林中人，對傳聞中能稱霸武林的外物竟如此貪婪，想起武林前輩王尖常勸人「遠離顛倒夢想」，更大爲感慨。

這時他手中已接過二物，只覺一輕一重：忘情天書以紙書寫，自然甚輕；天下英雄令只是小小一面令旂，但却令得他手掌一沉，顯然非凡鐵所鑄。這二件事物畢竟是多年來武林中人夢想所依，歐陽獨接在手裏，也覺心頭沉重，深吸了一口氣，定睛看去。

驟然之間，歐陽獨猛覺陰風割體！

他在刹那間，力貫全身，正要自雙掌摧逼出去！

但雙手有天書神令——天書神令是武林公認奇珍，歐陽獨雖不貪圖，也不敢令它有所閃失——就這一遲疑之下，邢蝦十指，已按在他身上十大要穴之上！

邢蝦出手之快，委實令人無法想像，一個區區峒主，有此神功！但歐陽獨的反應，也快到極點。

他利用那長吸的一口氣，立即先將全身穴道閉住！

邢蝦的十指按在他要穴上——這刹那間，那要穴自動封閉，變成不是要穴！

而他雙手所蓄的「血河神功」，也立時發了出去！

頓時，「忘情天書」粉碎如蝶飛片片，「天下英雄令」也向着邢蝦激飛而出！

——他已發覺情形不對路，寧可毀碎天書，也不能爲敵所得：而神令正好當作武器！

他的反應可謂快極，但邢蝦却是有備而發。

他十指按在歐陽獨要穴上，立即發覺，那要穴已不是要穴——變作了廢穴——的時候，他雙膝也立時頂踢了出去！

這兩脚，一踢在「丹田」，一踢在「氣海」，俱是武林高手儲氣之所在，歐陽獨功力深厚，連着二擊，並非受傷，但一口眞氣，已緩不過來。

這眞氣換得一換，身上十處穴道，一齊被封，原本這十大穴道被封，唯死一途，但一來歐陽獨本身功力精純無比，遠勝邢蝦，二來邢蝦已鬆開雙手，兩掌一拍，接住「天下英雄令」的來勢，是以歐陽獨但覺全身一痲，穴道被封，運勁不得，並未致死。

歐陽獨怒叱：「你……」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巨盜「飛蛇」鄧江，押了一輛騾車，車上載有十多個箱子，看來都是贜物，一路飛馳而去。適與管照夕同路。傍晚，管照夕與鄧江又同住進一小客棧。這時，管照夕已起疑心，於是便決定跟踪，看個究竟。翌日，車行到了一處曠地，被「九天旗」金福老及女兒金五姑截住去路，道破鄧江的行藏，指明車上載的都是贜物，强要鄧江交出，否則動武。豈知鄧江早有所備，車上箱子所裝的都是石頭，而珠寶贜物却暗收藏於背後衣內。他見金福老意圖黑吃黑，便詐作不肯，與對方交手，又詐作不敵，金福老即命金五姑奪車騁馳而去。金福老父女走後，鄧江正慶「金蟬脫殼」之計得逞，誰料白雪尚雨春突如其來。揭破鄧江詭計，並以他的兒子性命作要脅，要他交出眞贜，鄧江爲兒子安全計，只好照辦，然後離去。尚雨春得手後，金福老去而復來，因爭奪贜物，金五姑乃與尚雨春動武，卒之尚雨春竟能輕易的將金五姑傷於劍下……

小寃家聚頭　氣壞老婆子

其實白雪尚雨春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因爲金五姑的功夫她是知道的，雖是比自己差一點，可也決不至於一上手就會敗在自己的劍下，她心中很奇怪，可是又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這時九天旗金福老已撲身而上，雙掌用「漁夫撒網」式，倏地往尚雨春雙肩上抓去。

尚雨春一聲不哼的把掌中劍繞了一圈劍花，直朝金福老雙腕上斬去。

金福老向回一收手，身形微微向後一坐，驀地一個騰身，眞是輕比猴猿，向下一落，已到了尚雨春背後，突地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

尚雨春頓時就感覺到，一股極大的潛力，向自己背後猛然撲到，不由吃了一驚，心知金福老這種掌力不是「金煞」就是「紅印」，其實她又那裏知道，金福老所練的這種掌力名喚「一炁」掌，更較金煞紅印厲害得多，九天旗因愛女負傷之恨，所以一出手，就把自己看家的掌力施了出來，在白雪尚雨春來說，既已感到背部着力，再想逃開他的雙掌，就是萬難了。

她不禁嚇出了一身的冷汗，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刹那之間，忽聽得頭頂大樹上一聲冷笑，跟着似有勁風由自己頭上掃過。

微聞得「波！」地一聲，那九天旗金福老，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同時之間，由大樹上，飄悠悠的落下一人。

這人越過尚雨春頭頂，飄落在九天旗金福老身前，冷笑道：「姓金的別來無恙，今夜可是我們分生死的時候到了吧！」

九天旗金福老和尚雨春，同時吃了一驚，後者雖沒有看見來人相貌，可是那熟悉的聲音，令她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她猛然回過了身子，吃驚的道：「管……你是管……」

可是照夕連頭回也不回一下，不要說答理她了，因此她說出了個「管……」往下却接不下去了。

她一時呆若木鷄的望着他的背影，只覺得四肢冰冷顫抖不已。

在另一方面的金福老，此時借着稀薄的月光，才把眼前這個青年看清了，他皺了一下眉道：「足下是……？朋友你報個萬兒吧！因何與老夫認識？須知我九天旗金福老可不是好相與呢！」

照夕又上了一步道：「你再看仔細，你倒是貴人多忘事。」

金福老看着這張臉，可就是記不起如何認識的了，當時臉上帶着不解的怒容，只是嘿嘿的冷笑着，照夕冷叱了一聲道：「該死的老狗，你當眞連我管照夕都忘記了麼！」

金福老這才白眉一挑，後退了一步，嘿嘿笑道：「原來是你！嘿嘿！管照夕，你好不識趣，你也不想想你今日這條命是如何保存的，却胆敢爲人家撑腰，你眞是旗桿上綁鷄毛，好大的胆子！」

照夕此刻見他，心蘊舊恨，那裏還給他多說許多，當時一伸右掌，分雙指照着他雙目就點，金福老一晃頭，用「白猴獻菓」回前一捧雙掌，直擊照夕面首，管照夕旋身抽掌，倏地躍起，用「金鯉三波」，快如電閃星馳的已偎在金福老背後，不容老人收招換式，運用雁先生所授的「貼」字一訣，中食指駢着輕輕向外一戳，金福老喉中「吭！」的一聲，頓時咕嚕一聲栽倒就地了，口中吐白沫不省人事。

總共不過幾個照面，已把這極負盛名的冀東巨盜降伏掌下，非但白雪尚雨春驚嚇的狀同泥塑一般，即照夕本人，也微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想不到雁先生所傳手法，竟是如此神妙不測。

當時冷笑了一聲，才微微回過身來，看着尚雨春，苦笑了笑道：「久違了，尚姑娘！」

雨春大眸子裏，閃着淚光，可是她臉上仍努力的作出笑容道：「謝謝妳！管大哥！」

照夕冷冷一笑道：「這妳倒不要謝我！眞想不到……」

雨春幾乎有些站不住了，她吶吶道：「大哥！這些年你到那去了？我找得你好苦……我……我……」

照夕冷冷一笑道：「得了！七小姐，我可沒有什麼錢呀！」

雨春不由後退了一步，一時淚流滿面，顫聲道：「你……你說什麼？你……」

照夕臉色極爲憤慨的道：「尚雨春！妳也不要再裝了，妳的一切，現在我都知道了，我眞恨我當初……」

他冷笑了一聲，肯定的道：「妳不要誤會，今夜我並不是救妳才傷她父女二人，那是他二人和我原本有仇，至於我和妳，我實在也不想再說什麼了。」

說到此，尚雨春已嚶嚶的哭了起來，如同是一枝帶雨的梨花，照夕略微皺了皺眉，才又接下去道：「我實在想不到，妳會是一個這樣的人。」

哭的聲音更大了，可是照夕仍然接下去道：「妳不要哭，事實上我並不會怎麼樣妳，因爲妳是妳，我是我，我們沒有一些關係，妳還是當妳的賊，我決不管妳，可是有一天，一定有人會制服你，不過，那也就不關我的事了。」

雨春哭着道：「管大哥……你不能！不能這麼對我……我可以改過自新……」

照夕心中略有些軟了，可是由於他對她的突然改觀，這種失望的情緒，並不是馬上可以恢復的，所以看來他仍像似無動於中。他冷笑一聲道：「那是妳自己的事，在以往我一直把和妳的那一段友誼，引以爲榮，可是今夜之後，那是一種羞恥，我是不會再放在心裏了，現在妳去吧！」

雨春緊緊地咬着下唇，她臉色蒼白的仍然站在那裏，全身顫抖着，這一刹那，她感到一種生平莫大的羞辱，面對着照夕這些義正詞嚴，她又能說什麼呢！照夕又揮了一下手，冷冷地道：「妳走吧！」

雨春忍不住的又哭了，可是照夕並沒有去理睬她，却從金福老的身邊走去，尚雨春立了一會，覺得臉上的眼淚被風吹得凉凉地，腿都痲了，可是那狠心的人兒，連看她一眼也不去看，四周的蟋蟀的鳴聲，天上的星星，也都像是在笑她，她實在是受不住了，就慢慢的轉過身子走了。

狠心的管照夕，他一直把背朝着雨春，他知道她哭，也知道她傷心，可是他並不回頭，其實他內心早已爲她動人的哭聲軟化了，他那看來無情的手，也很想爲她拭去臉上的淚，可是他並沒有。

一個人有時候，確會逆己而行事的，事後自己常常會很後悔，自己也不能很有理的去分析這種心理，這是每一個正常人都有的經驗，並不只有照夕一人。

一切都寧靜之後，照夕才回過頭來，已沒有雨春的影子了，他長嘆了一聲，心中很是懊喪，對於白雲尚雨春，他確實很失望，但是還有些說不出的感覺，總是想起來就煩人。

在月亮底下，他站了一會，方想自去，無意之間，却瞧見了地上兩個人，他吃了一驚，劍眉微顰道：「這兩個寶貝，該怎麼辦呢？」

想着他就走到九天旗金福老身前，先想了想，才蹲下去，一隻手扣在了金福老左手脈門之上，才爲他解開了穴道，這老頭子打了呵欠，就像是才睡了一覺似的，在地上翻身坐起，可是他立刻接觸到另一張冷峻的臉，不由打了一個寒顫，同時也使他立刻憶起了是怎麼一回事，同時右手脈門一痲，幾乎又把他送到癱軟的來路上去了，他冷笑而吃驚的道：「你，你想怎麼樣？」

照夕微微笑了笑，露出了潔白美麗的牙齒，他輕輕的道：「你放心！我不殺你，不過你一生爲惡太多，我却不能再叫你去害人，你明不明白？」

金福老搖了搖頭，茫然地表示了一個「並不明白」的姿式，可是他立刻就明白了。

因爲照夕另一隻手，正在他脊後第七節骨筋處摸索着，凡是練功之人，沒有不知道這處地方的特殊效能的，他嚇得挺了一下身子，可是照夕扣在他脈門之上，使他全身軟綿綿地，他戰抖道：「你不……不能把我功夫廢了，我求求你，喂！喂！喂！」

就在最後的一聲「喂！」餘音尚未完結之前，他已變化了另一個人了，作者在此應補充說明白，這「另一個人」，其實就是和你我一樣的人，那是沒有什麼武功和本領的人，如果以九天旗金福老來說，他已經有七十多歲了，那麼七十多歲而並不特殊的一個老人家，他的一切的生活的狀況，讀者可想而知道，是了，他就是怎麼的一個老人了！

由地上跳起的金福老，其實只覺手脚有些笨重，別的並沒感到如何。

他已經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了，於是他咆哮着用掌和拳，往照夕身上打着，後者的體會，就像是接受一個盲者的按摩，那感覺是一樣的。

他根本就不理會他，他走到了金五姑身前，照樣伏下了身子，可是當他指尖已伸出來，預備也同樣的把金五姑功夫廢了時，他的心竟感到有些不忍下手，再怎麼這個女人，當初對自己曾有個恩惠，雖然她是無恥的女人，可是自己到底不忍親自這麼對她下手，他猶豫了一陣，才長嘆了一聲，目光炯炯的看着金福老道：「你女兒已受了傷，我也不忍心再廢她功夫了，你快揹她回去吧！」

然後他又冷笑道：「今後你也不能爲惡了，不過你可要傳給你女兒，她如果再不痛改前非，再次落到我手裏，可就沒有她的活命了。」

九天旗金福老只坐在地上發楞，張着嘴沙啞的低低嘶着像哭又像叫。

照夕說完了話，覺得這麼處置，並沒有什麼不當！遂就展開身形，一路飛馳而去。

這寒風嗖嗖吹着的冷夜裏，他疾疾地行着，心中並不曾因爲這種義舉而感到鬆快，相反地，却似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緊緊地偎着他。

他知道那是因爲尙雨春的關係，想到了雨春，他似乎又覺得方才自己也太殘酷了，他想：「爲什麼我拒絕和一個自新的人來往呢？我的心也太狠了。」

他又想到方才她那種悲痛傷心的樣子，心裏也就更覺得煩悶不安，這麼跑着想着，不一刻已到了自己住宿的那一間小客棧，正當他要竄身越牆而過的當兒，似覺得身側樹梢上拔起了一條黑影，直向客棧頂上落去，他不由吃了一驚，當時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也躍身到了屋頂，四下觀望一陣，靜悄悄那有什麼人跡？

他心中微微動了動道：「莫非我看錯了，今夜的怪事也太多了。」

想着又看了看，確實不再看到什麼可疑之處，他才飄身下地，由窗子回到了自己房內，見燈光仍然明着，他把燈光撥得小如螢尾，然後和衣上牀，把寶劍壓在枕下，心中想着，離家第二天，竟會發生了這件令自己掃興不愉快的事。

遠處的梆子，叭！叭！的敲着，似乎已到了四更天了，天上又下着小雨了，他就微微閉上了眼睛，似乎有了些昏倦的睡意！

可是一聲很清晰的瓦响，令他突然睜開了眼睛，他立刻發現了一個黑忽忽的影子，在窗口探視着，他不由吃了一驚，那睡意立刻消失了個乾淨，定神再看時，果然他看見一雙手抓在窗台上，慢慢升上了個人影，那是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婆婆。

照夕心中冷笑道：「好大胆的東西，我倒要看看妳意欲何爲？」

想着他微微閉上了眼睛，僅留一綫的目光注視這人的動作，他雙手緊緊的按着牀面，這姿態可以應付任何突來的局面。

然後他就更注意觀察這個人，果然這老婆婆全身都進來了。

昏暗的油燈之下，照着老婆婆那一張馬臉，尤其有一半的顏色，就像是被墨染了一般，管照夕立刻認出來了，她正是若干時以前，自己掌底遊魂的烏頭婆，想不到這裏居然又遇到了。

烏頭婆進房之後，銼着一口黑齒「克克」有聲，用那鳥爪也似的一雙手，對着照夕比畫着，極像覓人而噬的樣子，她身上穿着兩截式的黑綢衣袴，却爲雨淋得濕淋淋地，頭髮也濕透了，順着臉往下滴水，照夕雖說是技高人胆大，可是目睹這種怪相，也不由有些害怕。

遂見烏頭婆進室之後，略微定了定神，就見她陡然自懷中抽出了一口短劍，雙手握着向外一抽，暗室之內，立刻閃出了一道青光，竟是一口青光閃爍的利刃，照夕不由驚心道：「好個烏頭婆，妳莫非還要行刺我不成？」

一念未完，就見烏頭婆猛地向前一哈腰，已如同疾風也似的撲到了牀前，掌中劍，照着照夕心窩就扎，只聽見「嗤！」的一聲，短劍實實地全沒入石灰的牀面去了，烏頭婆倏地旋轉身子，却在身後，發現了那怒容滿面的青年，她大吃一驚，當時二次回手，掌中劍「順水推舟」猛然朝照夕腹部就扎。

管照夕冷笑道：「烏頭婆，今夜可是妳自來送死，怨不得我了！」

他口說着，身子已如同正月的馬燈也似，滴溜溜轉到了烏頭婆身邊，用「黏」字訣向內一湊身，雁先生絕學果自不凡，那烏頭婆婆手還沒有看清，他是怎麼湊進來的，頓時只覺那隻持劍的手一麻，短劍「噹！」的一聲已落在地下。

她不禁嚇了個魂飛九天，大脚向外一划，用「過橋閃府」的招式，把身子竄了出去，可是她却沒有想到這是室內，那裏有許多地方給她施展，只聽見「碰！」的一聲，她整個身子撞在牆上，別看她頭硬，這一頭，撞了她個頭昏眼花，口中「啊唷！」了一聲，噗通一下栽倒地上，方想翻身起來，却被照夕上前一脚踩在了肩上，一口冷森森的長劍，已比在了她的胸前，嚇得她又是一聲鬼叫，只是翻着一雙怪眼看着照夕，那張馬臉上，更是帶着無比驚嚇之色，照夕哼了一聲：「烏頭婆！妳好大胆子，現在妳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烏頭婆森森一笑道：「管照夕，你就算今夜把我殺了，也並不會顯得你是多了不起的英雄！因爲比我厲害的人還多得很，你能制服他們麼？」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妳這說的話簡直是屁話，別人和我並沒有仇，我又爲什麼要制服他們？倒是妳這老東西，今夜我却是饒你不得！」

他一面說着，劍尖微微向下一扎，烏頭婆已嚇得鬼叫連天，她怪叫道：「管…：管照夕！你可知道，我是去赴淮上三子的約筵去的，你要是把我殺了，三子是不會與你干休的，你可要小心一點！」

她大着胆說了這些話，牙關「克克」的戰抖不已，自問是活不成了，想不到管照夕聽了這話之後，果然把欲刺下的劍往回一提，他後退了一步，劍眉一豎道：「妳說什麼？」

烏頭婆不由心中一鬆，當時胆子立刻大了許多，她冷笑道：「我是說淮上三子，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死在你手上，他們三人一定會爲我復仇，你要曉得，他們三個人是如今武林中最厲害人物。」

管照夕哈哈大笑了幾聲，烏頭婆不由嚇得馬上閉咀，她確實是被管照夕打怕了，當時抖顫顫的看着照夕，又加了一句：「這是實話。」

照夕「呸！」的啐了一口，烏頭婆又怪叫了一聲，照夕忽然哈哈一笑道：「妳既然這麼說，我倒是眞的不能殺妳了！」

烏頭婆大喜，當時皺着那一雙禿禿的眉毛說：「這是你聰明的地方！」

照夕厲叱了聲：「住口！」

烏頭婆嚇得馬上又不敢多說了，管照夕用手中劍一指她道：「我不殺妳，並不是怕淮上三子，相反地，我是叫妳給我帶個信給他們，妳明白麼？」

烏頭婆迷糊道：「帶信……帶什麼……信？」

照夕冷冷地道：「我這一次出來，目的正是要去找他們三個老東西，妳既是他們約去的朋友，那就再好不過了，妳去告訴他們，說我管照夕多則要二月，少則……這麼吧，妳乾脆告訴他們，就說是中秋的午夜，我一定去拜訪，叫他們三人等着我。」

烏頭婆怔一道：「這……我一定爲你把這個信帶到，只是，他們認識你麼？」

照夕一時氣回上衝脫口道：「妳就告訴他們說，雁先生嫡傳弟子管照夕，要與他們一清師門舊仇。」

這「雁先生」三字甫一出口，烏頭婆不禁嚇得打了一個寒戰，她結結巴巴道：「哦……你原來是雁……雁先生……的弟子……啊！怪不得！怪不得……」

照夕話說出口，心中微微有些後悔，可是轉念一想，也覺乾脆了當，當時冷冷一笑道：「妳可聽清楚了？」

烏頭婆此刻可眞是柔若綿羊一般，她運連點頭道：「聽清楚了，聽清楚了！」

然後她眼睛就偷看着照夕手中的那口寶劍，只覺青光刺目，冷氣逼人，正與傳說中的，當初雁先生那口「霜潭」寶刀，一模一樣，她心中更相信照夕所說的是眞的了，當時那張黑臉上怪態萬千，照夕說完了話，胸有成竹，當時又走近了一步，冷笑道：「可是我也不能就這麼便宜了妳！妳得留一點記號才行！」

烏頭婆方自害怕，只覺人影一閃，同時左耳一痛，似有物由面前落下，低頭看時，原是一隻血淋淋的耳朵，再用手一摸自己左耳，不由嚇得「啊呀！」了一聲，這才感覺左耳痛楚難當，那熱血一滴滴地從臉上流了下來，管照夕劍尖指着她鼻頭道：「這是我給妳的一點小小警戒，妳見到了淮上三子，告訴他們說，八月十五夜，請他們候着我這不速之客，妳快給我滾吧！」

說到這個滾字，只見她腿一抬，烏頭婆偌大的身子，就像是一個大皮球也似的滾了出去，跟着嘩啦啦一陣瓦响，連帶着烏頭婆怪叫的聲音，她啞着嗓子道：「好小子！你小心一點，老娘要不報此仇，誓不爲人。小子，你等着我的吧！」

照夕哈哈一笑，晃身而出，却已失去了烏頭婆的踪影，他又縱身回室，却聽見不少往客都被吵醒了，有的還開窗子問什麼事，照夕回到房內，忙吹了燈，合衣上牀，想着今夜連續發生的事，雖是一波接一波，可是自己這麼處置似也沒有什麼不當之處，尤其是借烏頭婆爲淮上三子傳話一節，更爲自己省了不少的事情，八月十五日距離今天還有兩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月的時間，自己又該做些什麼呢？

漫漫的長夜，他想着這些事情，忽然他記得當初雁先生贈藥自己時，曾希望自己能用這個藥，把鬼爪藍江的半身不遂治好，那麼何不乘着這個時間，到四川大雪山去一趟！

這麼想着，他覺得很有道理，當他想到鬼爪藍江時，他又不自主的想到丁裳，如果能借着這個機會，略微向她解釋一下，也是好的。

不過，以丁裳的個性來說，這女孩很可能爲此恨上自己也不一定。

想到丁裳，又不由令他想到了今天晚上的白雪尙雨春，他就更睡不着了，不時的長吁短嘆着，雖然在表面上來說，他似乎和江雪勤、丁裳、尙雨春這三個人，都沒有什麼的牽連了，可是事實上，他仍然是常常記掛着她們，尤其是夜靜更深的時候，那一些甜蜜的往事，都會一一浮上他的眼簾。

江雪勤——這是他瘋狂熱愛的第一個人，他幾乎不敢想到她，偶而想到她時，他總會儘一切的可能，把她的影子逐出念外，因爲他已把這一項感情，規置在不可能的範圍之內了，他願爲了她終身不娶，以借此表明他矢志愛她的決心。

丁裳——這是一個可愛而飄忽的影子，她純潔天眞的言笑，大方的儀態，在管照夕的感覺裏，那是完美無疵的，可是，照夕還不想佔有她，因爲他以爲，他自己已經是一個失去快樂和理想的人，這種失去快樂理想的遺憾，並不是丁裳所能挽回的。

尙雨春呢？雖然他只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認識她的，可是那極爲短暫的時間裏，却給予他生命裏，一種幾乎不能抗拒的力量，她那股風塵兒女的味兒特別重，給照夕也是另一種不同的感覺，可是她美麗的憧憬，却因爲她是一個賊，而在照夕的心目中，已大大打了一個折扣。

無論如何，在失望傷心的管照夕來說，她們的影子，只能給他一些傷感和嘆息，另外是不會再發生什麼旁的作用了。

現在，在這冷瑟的寒夜裏，他不勝唏噓嗟嘆着，年青的管照夕，他彷彿感覺到自己是老了，對於這些只有開始沒有結束的感情，他實在是有些厭倦了，因爲那只能帶給他悵惘和懊喪，其實他很清楚自己，決不是一個所謂「玩世不恭」的人，他更不同意自己是一個玩弄感情的人，因爲感情這種東西，確實是很微妙的，那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是怎麼眞誠的去運用他的，旁觀者有時候很不容易去瞭解眞僞，事實上即使是當事人自己有時候也很難去分析清楚，比方說，一個知心人的會心微笑，固然是極其甜美，可是一個陌生者的投眸青睞，也不能說是一種痛苦吧？

總之，這是一個很惱人的問題，最了解自己還是只有自己，如果自己相信這一分感情是眞誠的話，似乎別人沒有懷疑的理由。

「失望」並不可怕，「絕望」才是眞正的絕症，在喪失了雪勤之後，管照夕常常會以爲自己已是一個絕望的人，是無藥可救了。

窗外的夜雨愈下愈大，無情的秋風吹着那兩扇牛皮紙糊的破窗戶，叭打叭打的响着，一兩聲野犬的吠聲，只給這雨夜帶來了些凄涼和無情。

本來照夕常以爲，環境和時間，足可以去醫治一個人的感情的創傷的，可是現在他覺得並不都盡然，那只是適合一些普通的創傷，對着一份「至情」，却是正好適得其反。

天明，他拖着疲倦的身子起來，他須要早早離開這裏，因爲他不願意昨夜那批人再來糾纏，雖然他們不會再來的，可是照夕却這麼預防着。

雨仍然是繼續的下着，照夕下了樓，算清了房錢，在樓下茶座叫了一杯茶，一面慢慢的喝着，一面等着雨小一點再走。

這時候座頭上人很少，却見一個老人，手中拿着一把破雨傘，正由樓上下來，他看了照夕一眼，把雨傘挾在腋下，另一隻手，還提着一隻魚簍，背後還插着一支魚竿，很是怪相，照夕就多看了他一眼，他却坐在照夕對面，叫了聲：「小二，泡茶！」

店小二送上了一杯茶，他端起來，先把一綹鬍子在熱茶裏燙着，一面却皺着眉，問小二道：「我說小二哥，你們店裏是鬧狐狸是怎麼着？昨天夜裏，可是整整鬧了一宵，弄得我老人家一夜沒閉眼，這可是怎麼回事？」

他一面說着，眼睛還直向着照夕瞟了一眼，管照夕不由心中一動，再一看那個店小二却是摸着頦子直笑，他龇着牙道：「不瞞你老先生說，昨晚上小的我也沒好睡，房上是有東西，今早上看看，瓦碎了一大片，許是野貓打架，鬧狐狸大概不會，你老可別亂嚷嚷，要別人聽見了，以後誰還敢再住咱們的店呢……」

那老漁翁嘻嘻笑了笑，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喂！給弄五個錢的臭豆乾，拿些麻花燒餅來，要熱的。」

小二連說有有，說着忙回身出去了，這老人吩咐完了話，把燙過鬍子的茶一飲而盡，狠命的砸了兩下嘴，目光冲着照夕掃了一下，照夕忙把頭偏過一邊，心中微微有些奇念，因爲這老漁翁，倒是一副好相貌，一部五柳花鬚飄洒胸前，衣着也較考究，所着衣袴，也都是綢質，本想多看他幾眼的，老人這一看他，他却不好意思的忙把頭轉過一邊，這時店小二端着燒餅麻花上來，他就關照店小二且照樣的來一份。

那簷前的雨，仍然是淅淅瀝瀝的下着，天空佈滿了烏雲，照夕憂心着想早早的上路，偏偏天公不作美，那雨却是老下個不停的，小店有幾處破瓦，雨水漏下來，他們用破鍋和臉盆接着，打得叮叮咚咚的，看起來眞是狼藉得很。

只爲一時走不成了，照夕也就捺下了性子，慢慢吃着早點，却見對座老漁人，這一會脫下了襪子，用手捏着脚趾，口中吃吃哈哈，像是無窮受用，兩隻脚交換着捏了半天，才穿上了鞋襪，問小二要了個熱毛巾，狠命的擦着手，看得照夕在一邊直皺眉，心說誰要是用了這個手巾，那才算倒霉呢！

老頭擦乾淨了手，站了起來看了看外面的天，嘟嚷着道：「一層秋雨一層寒，十層秋雨換上棉，往後天可就冷了！」

說着一偏頭，對着照夕龇牙一笑道：「這位小哥，你也要出門上路麼？」

照夕只好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道：「正是！」

老漁人嘆息了一聲道：「這雨也不知要下到什麼時候，弄得我的買賣也作不成了！」

照夕很不願給陌生人答腔，當時只笑了笑，仍然喝自己的茶，老人又咳了一聲道：「小哥你是上那去呀？」

照夕覺得這老人很是饒舌，順口答道：「上四川去！」

說着話把頭有意偏向窗外看雨，却不再去看這老人，那漁人却連連點頭道：「四川是一個好地方，天府之國……那個地方眞不錯！。」

照夕也不去理他，見外面雨已漸漸停了，他就站起身子，老漁夫道：「怎麼小哥雨停了麼？」

照夕笑道：「雨小多了，老人家你再歇歇，我可是要走了。」

說着召來小二，指了一下老人桌上道：「這位老先生的帳也算我的，一塊算一算吧！」

那老漁人嘻嘻笑着站起來，用手摸着鬍子道：「這……這……好吧，謝謝你啦！小哥，要是有緣，咱們四川再見！」

照夕人已出去了，聽到了這句「四川再見」，心中不由微微一怔，可是轉念一想，這也許是人家一句順口的客氣話，當時也沒有放在心上，此時小二已把馬牽來了，管照夕就先把革囊搭在馬背上，然後翻身上馬，一路踏着泥濘，出了這小小的莊子。

當他繞過一條小溪，步上驛道時，却聽見身後一陣叮鈴叮鈴的小鈴子響動之聲，隱隱聽到一人喚道：「小哥，你等等我，咱們一塊上路！」

照夕回過頭來，就見方才店中的老人，戴着一個大斗笠，跨在一條小黑驢的背上，那小黑驢頸子上，綑着一串黃銅的鈴子，跑起來叮鈴叮鈴地亂响。

北方人，騎驢的並不是沒有，可多半是大姑娘小媳婦兒，很少有男人家騎驢的，照夕看着也覺得有些新鮮，當時就拉着馬轠。

一會這老人跑近了，那黑驢一身黑色，油光水亮，可是肚皮上却是白色如雪，四隻蹄子也是奇白如雪，白眼圈，耳朵極長，看起來十分神駿，再加上老人長鬚飄拂，更是如同畫上仙人一般。

那小驢一刻工夫就跑近了，照夕微微笑道：「你老人家也緊着趕路麼？」

驢上老人赫赫笑道：「我有好幾簍子魚在船上還沒有弄下來呢！」

照夕就點了點頭，一面策馬行着，老人一面行着一面道：「這位小哥，還沒有請教你貴姓呢！」

照夕在馬上欠身道：「在下姓管，老人家是……？」

老漁翁點了點頭，神秘的笑了笑，然後才道：「小老兒姓應，應該的應！」

照夕禮貌的點了點頭，實在是在心裏很着意，而這老人却是一直給他瞎聊，問來問去，照夕因不好給人家難着，也只有耐心的應付着，好容易同行了一大段路，到了一個岔口，老人才嘻嘻的道：「小哥，我們四川再見了！」

他說着夾了一下胯下的黑驢，那小黑驢如飛而去，照夕目送着他走遠了之後，心中不禁有些悵惘，隨之也就一笑置之。

「平靜的江湖，很像是溫柔的沙漠」，你會這麼想的，可是在一夕之間的變化，却又令你拍案驚奇，因爲你馬上就會認識了它們的另一面，於是，你又會另外再加上一句：「哦，它們眞是難兄難弟，甚至於連發怒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在澎湃咆哮着的江湖潮裏，那是所謂「後浪推前浪」的，眞的，多少大英雄豪傑，在這大浪花裏，氣也不出一口的都消失了，可是却又有多少新生的力量，如同星羅棋佈的礁石一般，挺出了水面，他們在滔滔的江流裏，形成了「中流砥柱」，如同蒼松聳立於狂風暴雨之中一樣的，你會覺得很驚奇，甚至於嗟嘆，可敬可愛的新生命，是他們把武林香烟一代代接下去的！

昔日縱劍風塵的那些老俠客，那些草野奇人，那些武林名宿們，在談論到這個問題時，總會發出一兩聲嘆息，他們也常常想：「唉……如果我再年青幾十年就好了。

「如果我再年青幾十年，像『灰衣鬼見愁』，恐怕也不是我的對手啊！」

「灰衣鬼見愁」管照夕的大名，幾乎是在短短的一個月的時間裏，傳到他們耳中去的，可是緊接着的是驚奇讚嘆，那是一聲迅雷，令他們不及掩耳。

對於這個幾乎是傳奇的人物，他的初起只是由於作了幾件驚人的事，剪除了幾個霸地之雄以後，他那「灰衣鬼見愁」的綽號，却是不脛而走，尤其是川湘一帶，這些時日以來，提起他的大名來，眞有「談虎變色」之感，朋友，你會很奇怪麼？這就是所謂的「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啊！

灰衣人管照夕，振抖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襲灰衣，仰首向蒼前嶺上望去，往事一一憶起，當然這地方，對於他來說，那是再熟習不過了。

他在嶺下已徘徊很多日子了，因爲他心存顧慮着一個人，這人就是他受業的師父冼又寒，對於這個個性詭異的怪老人，他不願和他見面，因爲風言他正在搜尋自己，欲殺而後甘心，詳情如何，照夕自己也並不清楚，雖然照夕自信今日自己的功夫，足可和他週旋一番，可是他到底是一手造就出自己的恩師，不管當初他用心如何狠毒，可是自己今日能有這一身功夫，未嘗不是他的苦心栽培之力，所以他很怕和他見面，然而雁先生所交代他的話，仍然時刻繫繞在他心頭，他這幾天也正是思索着這個問題，他要想出一個辦法，能使冼又寒和鬼爪藍江和好如初，可是這兩個人都是怪人，一個弄不好，自己可就得把命賠上。

同時他也計算着冼又寒離開的日子，也正是今天，他才敢於暮晚在嶺前出現。

冼又寒每月外出的時間，都是這一天，以管照夕侍候他數年來的經驗，那幾乎是一天也不會差的，所以他才放心大胆徘徊嶺前，他腦子裏想：「那藍老太婆也是半身不遂，她是不能離開洞中的，我倒可以放寬了心，關于她的情形，我可以先去問問丁裳，也許她很清楚。」

「只是丁裳，唉！這個女孩，現在也不知對我是存什麼心了，也許已經恨死我了！不論如何，還是先去找她一下比較恰當。」

這麼想着，他就漫步往嶺上走去，對面來了個砍柴的，直對着他翻着白眼，半天才道：「來的可是管相公麼？」

照夕含笑點了點頭，那樵子驚笑道：「唷！是發了財回來啦！我可却不大敢認呢！」

照夕惟恐認出的人太多了，風聲傳出去，萬一要是冼老沒有走，那可就麻煩了，當時只打了個招呼，忙向嶺上走去，這蒼前嶺地方他是熟透了，很容易的，他就找到了往日那個練蜂人掌的地方，見那蜂巢，仍是在老地方，無數的黑蜂此出彼進，似較昔日更多了些，嗡嗡之聲，震得雙耳麻癢癢地。

想到了往日早晚在這地方練那種「蜂人功」的情形，眞是有點不寒而慄。

這無數的黑蜂，多在他頭上打圈，好似還認得他這個人似的，他就慢慢地走到了一棵樹下坐下來，從前他老是在這個地方，等着丁裳來的，而每當這個時候，丁裳總是拿着一個小籃子，來這個地方採蜜，現在他仍然期盼着她能來。

可是，一直到了天黑，她也沒有來，照夕掃興的下了山，第二天天尚未亮，他又到那個老地方，靠着樹根坐下來，當東方紅紅地太陽，才露出半圓的時候，果然他聽到了一陣清脆的山歌聲：

「採蜜的姑娘好命薄，
北京歸來淚簌簌，
竹籃兒舞，綢帶兒飄，
蜂哥哥！蜂兄弟！
往後別理管照夕！」

照夕還沒聽清楚她嘴裏唱些什麼，可是從枝葉縫裏，看見丁裳一身青布衣裳，仍是和當初一樣的打扮，遠遠的走過來。

她一隻手搖晃着一個小竹籃子，另一隻手，却是抓着一把野花，在紅紅的陽光照射下，她的口唱着這支她自己編的歌。

照夕只幾個月沒有見她，可是今天看起她來，似乎比從前消瘦多了，她微微皺着兩邊眉毛，邊走邊唱，已來到了這蜂房附近。

照夕這時才聽清她唱些什麼，不由心中大大地動了一下，暗道：「糟了！『往後別理管照夕』，這不是明明地在罵我麼？她原來這麼恨我啊！」

想着反倒不敢出聲招呼她了，仍坐在老地方不動，就見丁裳走進谷來，她先把竹籃放在一塊大石上，由籃子裏拿出一條長長的綢帶，洒上些花精，綑在一條竹枝上，把竹枝一頭揷在地上，和從前一樣，略一搖動，無數的墨蜂傾巢而出，全向那彩帶上飛去，她却乘機縱身上了蜂巢，照夕不由微微傷感的嘆息了一聲。

這時丁裳已進了蜂巢，照夕見已搖動的竹枝，慢慢靜止，已有很多墨蜂都停在了綢帶上，他就很快的走過去，把竹枝搖動着，於是那些墨蜂又開始嗡嗡不停的飛繞着，等了一小會，才見丁裳由蜂巢中出現，縱身下來，提着籃子往這邊走來，照夕很緊張的叫了聲：「裳妹……我來了……裳妹！」

丁裳本是低着頭往這邊走來，照夕的聲音，立刻令她吃了一驚，她突地抬起頭來，口中「哦！」了一聲，照夕就遠遠地笑了笑道：「妳已採好了蜜了麼？」

丁裳櫻口半開，本想要說什麼，可是卻沒有說，她抿了一下小嘴，仍然往前走着。

照夕見她如此，心中也很難受，就道：「我是來看看妳的，這幾個月來妳可好麼？」

丁裳仍然繃着小臉，一句話也不說，一直走到了照夕跟前才站住，她伸出手由照夕手中把那竹枝接過了來，很快跑到山邊，才用力把這帶着彩帶的竹枝擲了出去，就像是投擲標槍一樣的。

然後她就回過頭來，板着一張小臉，一點沒有笑容的道：「謝謝你，再會！」

她說着回過頭就走了，照夕不由忙追上道：「裳妹……我……我有什麼地方得罪妳麼？」

丁裳卻是理也不理，她走得很快，一會就到山那邊去了。

照夕又追着叫道：「裳妹……丁姑娘……丁……」

丁裳乾脆就跑起來了，照夕似乎還聽到她是在哭，他不由紅着臉就站住了，心中十分奇怪，忖道：「她爲什麼會這麼恨我？我並沒有什麼地方得罪她呀！爲什麼我好心給她說話，她卻是理也不理我！」

想着一個人呆呆的站在一棵大松樹邊，緊緊地皺着雙眉，心情十分沮喪，他又想到了方才丁裳所編的那首歌，不由更是愈發不解。

一個人恨一個人，總是有理由的，而一個被人恨的人，尤其不是一個快樂的人，照夕想了一會，終於硬了一下心，暗忖道：「我就到她住的地方去，無論如何，要她告訴我清楚，她到底爲什麼，這麼氣我？順便看一看她師父身體如何，好在雁先生曾囑咐我見機行事，我如能把她師父陳年舊疾醫好，豈不是功德一件，就是對於師父洗又寒，及丁裳來說，都是可喜之事。」

照夕這麼思忖着，覺得甚是有理，當時不顧深思的就直向丁裳師徒所居住的谷內走去。

這地方，他也去過，自然不費什麼事就找到了，卻見兩扇厚厚的石門緊緊閉着，門前長滿着各色奇花異草，雖然現在已是深秋的日子了，可是谷內卻是溫暖如春，另有一條青溪，繞着這石洞右邊靜靜地流着。

照夕慢慢走到了洞前，在門前小立了一會，才仗着胆子，輕輕地在門上敲了兩下，低聲道：「弟子管照夕求見，叩請前輩賜示。」

裏面卻是沒有一點回音，照夕心內奇怪，暗忖道：「不會沒人呀！丁裳不是才回來嗎？」

想着就又敲了兩下，照前面的話又說了一遍，這一次果然傳出了一聲冷冷的回音道：「你進來。」

照夕不由把帽子正了一下，用手一推門，那石門「吱！」地一聲就開了，他慢慢走進去，只覺得洞中陰森森的十分怕人，壁邊雖然鑿了兩個小窗，可是射進來的陽光，仍然顯得太薄弱了。

他四下張望了一下，才見丈許以外，壁根下坐着一個枯瘦的老太太，那正是鬼爪藍江，她仍和從前一樣的，下半身蓋着一牀鮮紅的毯子，這些時日沒見她，她似乎比以前變得更瘦削了，一雙眸子，深深地陷在目眶之內，直直的對人注目時，閃閃地放着鋒芒。管照夕恭敬地向她行了個禮道：「藍老前輩。」

藍江臉上毫無笑容地道：「你就是過去那個洗又寒的徒弟嗎？」

照夕怔了一下，才點了點頭，鬼爪藍氣忽然咧嘴桀桀一陣怪笑聲，卻又點了點頭道：「看樣子，你功夫是練成了……好孩子，你這裏來，來！」

藍江一邊笑着，一隻鳥爪一般的瘦手向照夕招了招，露出罕見的笑容。

照夕不由心中一動，暗想這個老婆子，倒是眞的變了？他一時眞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聞言後就往前走了幾步，惘然道：「前輩有何教益？」

鬼爪藍江仍微微笑道：「你走過來些，我有要緊話告訴你！」

照夕疑惑的走到了藍江身前，尚未發話，即感覺到右手腕的腕脈穴上一麻，竟爲鬼爪藍江死死的扣住了穴道了，照夕只覺得全身一陣發麻，一時冷汗直流，他大爲驚疑道：「老前輩這是爲何？」

鬼爪藍江的一隻枯爪，死死的扣在他的穴道，這才桀桀的怪笑道：「好小子！你才出道幾天，居然敢目中無人，我老婆子今天要好好整治一下你這個狂徒！」

照夕在完全不在意之下，被鬼爪藍江抓住了穴道，不由甚是氣惱，再一聽她如此說話，不由頓時大怒，當下劍眉一挑道：「老前輩，此話從何而起，休得血口噴人！」

鬼爪藍江頭上白髮，顯然地聳動了一下，她怪聲的笑道：「含血噴人？好！好！好！今天我可要你心服口服，然後我再找來你那個老鬼師父，我還要他還我一個縱徒欺人的公道呢！」

照夕愈聽愈是不解，偏偏穴道又在無準備之下，爲藍江扣了個死，雖然他護身游潛，已是可預防外力的襲擊，但藍江竟乘他說話分心之下，突然得手，此一刻只覺全身體軟無力，搖搖欲墮，聽了鬼爪藍江的話後，他更是莫名奇妙了，就聽見藍江尖叫了聲：「丁丫頭妳出來！」

她一連叫了兩聲，才聽見裏面答應了一聲，走出一個人來，照夕側頭看時，見丁裳臉上淌着淚，像似無限委屈的低着頭，一直的走到了藍江身前，卻是不看照夕一眼，照夕心中這明白了，不由怔一下道：「姑娘，妳……」

藍江厲叱了一聲：「你不許說話！」

隨着她這聲厲叱，那隻抓着照夕脈門的手，用力緊了一下，照夕頓時又打了個冷戰，全身幾乎要癱了，丁裳斜着眸子瞟了他一眼，面上微微帶出不忍之色，可是她還是沒有說話。

鬼爪藍江冷哼了一聲道：「丁裳，妳說，他怎麼妳了？說出來當面給他聽。」

丁裳只用手絹揉眼睛，照夕卻用目光盯視着她，他倒要聽聽這個小姑娘到底怎樣編排自己。

丁裳只是抽搐着，半天才吶吶道：「他……他……」

一面說着，一面又瞟了照夕一眼，照夕不由冷笑了一聲，說道：「姑娘可不要亂說啊！」

藍江又叱道：「你不要多口，我不是說過了麼？」

說着又逼着丁裳道：「妳倒是說呀！不要緊，一切都有我呢！」

丁裳在師父逼迫之下，再一想到往日委屈，她又哭了，照夕不由大是不解，暗想：「她這一哭，我可是要糟了！」

果然鬼爪藍江見徒弟這一哭，不由對着照夕只是桀桀的冷笑着，口中還說道：「好小子！好小子！」

照夕眞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當時只得頻頻苦笑，藍江另一隻手摟着丁裳的肩膀，低低問道：「好徒兒，妳告訴我，他到底怎麼妳了？」

丁裳在師父跟前，本是嬌嫩得很，藍江這麼一哄，她就更傷心了，只斷斷續續道：「師父……他……他欺侮我……」

照夕大驚，當時皺眉道：「裳妹……妳……」

不想話尚未完，只覺藍江一隻瘦爪，幾乎要陷到了自己肉裏，他不由痛得「哦！」了一聲，接着藍江陰冷地笑道：「小子！你可是聽見了！」

照夕爲她緊緊地扣住了穴道，只覺得上下牙齒「克克」的戰抖，那裏還能說出一句話來，就見鬼爪藍江凌厲的對丁裳道：「妳去把我的那根紅繩子拿來。」

丁裳低低應了一聲，轉身就進去了，須臾持上了一根看來只有丈許長短，粗如小指的一根紅色繩子，藍江用手一指洞頂道：「穿一頭在鐵鐶子裏！」

丁裳抖聲道：「師父！妳老人家要……要……」

鬼爪藍江不耐的一搖手道：「快！我這是給妳出氣！」

丁裳只得縱身，玉手輕輕抓住一個深鑲在石內的鐵鐶，把紅繩一端緊緊細好，才飄下了身來，老婆婆哼了一聲道：「把繩子拉過來！」

照夕口中雖已不能說話，可是心中不由已有些氣惱，方自暗忖：「如此細的一根繩子，又能奈得我何？還不是一掙就斷了！」

誰知卻見丁裳雙手拉着另一端，似用了全身之力，才拉到藍江身前，尤其奇怪的是，那條紅色繩子，就像是可伸可縮，有彈性似的，先是長不過數尺，此刻吃丁裳這麼用力一拉，竟自長了丈許，鬼爪藍江接過，在照夕右手上繞了一圈，冷笑道：「那隻手也過來！」

照夕見事已至此，一隻手更難受，反不如放大方一些還好些。

當時只好動了一下左手，原來他身子早就軟了，幾乎連舉手的力量也沒有，藍江冷笑道：「你現在怎麼不厲害了呀！來！丫頭，妳把他那隻手給拿過來，我們叫他去涼快涼快去！」

丁裳偷偷看了照夕一眼，嘟着嘴小聲道：「這可是師父叫我這麼做的，你也不要恨我。」

照夕眞是又氣又笑，當時只看着她翻着白眼，丁裳也就老實不客氣，把他一隻手舉了過去，藍江很快的在他這隻手上繞了一圈，一鬆手，照夕立刻高高吊了起來，在空中如同鞦韆也似的蕩來蕩去，鬼爪藍江嘻嘻一笑道：「你身體很好，足可在上面支持幾天，你就這麼等着你師父來把你帶回去吧！」

照夕這時脈門已解，已能說話，當時在空中憤然的說道：「藍老前輩，弟子來此好意執後輩之禮，妳卻如此待我，未免令人失望……」

藍江嘻嘻笑道：「就是要叫你失望一下，好小子！我且問你，我那徒兒又那一點不好了，你竟看不上她！」

照夕不由一怔，當時吃吃道：「前輩這話從何……說起？」

他說着偷偷一看一旁的丁裳，見她面色緋紅的低着頭，又像是在流淚，不由一時心如刀割，由不住閉上了眼睛，長嘆了一聲。

鬼爪藍江桀桀一笑，恨聲道：「你不要以爲我老婆子，猜不透你們年青人的心思，其實，你們想些什麼，我沒有不知道的……」

說到這裏，丁裳也微微吃了一驚，一時臉色更是紅透了底，她驚疑的看着師父，鬼爪藍江眸子仍然注視在當空的照夕身上，她冷然道：「我這個寶貝徒弟，愛上了你，我也不是不清楚，所以才有意讓她至京辦事，其實無非是想暗中成全你二人一段姻緣……」

她咬了一下牙齒，繼續道：「按說你這娃娃，有此賢淑嬌娃自願委身于你，這是多麼榮幸之事，豈是一般少年所能夢求之事，想不到，你卻自命不凡，居然還看不上她。」

她說着嗓音愈發加大了，幾乎是震耳欲聾，丁裳已羞得抬不起頭來了，同時藍江的話，更觸動了她的傷心之處，一時早就淚如雨下，她淒婉的道：「師父！你老人家別再說了……」

不想這怪婆子怪笑了一聲，尖叫道：「我爲什麼不要說？我就問問他，我鬼爪藍江的徒弟，那一處配不上他？論容貌，論身份，論武功，怎麼看！我們姑娘是比人家差了怎麼？」

照夕被她說得幾乎想掉淚，實在他心裏這一霎那，確是難受得很，他勉強的苦笑道：「弟子此次到來，也正是要向丁姑娘解釋一下誤會，弟子決不是不知情義之人……」

鬼爪藍江怪吼道：「解釋？你解釋個屁！」

照夕被罵個臉色通紅，吶吶不能成言，鬼爪藍江桀桀笑道：「我知道，你是自命一身功夫不得了啦！臭美！你還差得遠呢！就連你那老鬼師父，也差得遠，你又憑什麼這麼臭驕傲？你說！」

照夕眞是有苦說不出，只得頻頻苦笑道：「弟子怎敢臭……臭驕傲？妳……你老人家……」

「放你的屁？」

這老太婆這一剎時就像瘋狗一樣，什麼話都罵得出來了，照夕反倒是怔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反是一邊的丁裳聽見了師父這麼罵人家，覺得臉下不來，才忍住傷心的道：「師父，妳老歇歇吧！算了吧！這都是弟子命薄，怪不得他。」

照夕忍不住也流淚，叫了一聲：「裳妹！」

（未完）

內幕透視

中．印．美在西藏的拉鋸戰

西藏抗共游擊隊骨幹為前西藏軍

．鐵翅．



當中共外長黃華於今年六月訪問印度時，在新德里受到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的示威待遇，抗議中共所採取的西藏政策。

事實上，追溯到當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在北京創立政權後，他的下一步棋不是向台灣進攻，而是要首先解放西藏。

自從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五日，中共軍隊開入西藏東部後，一場鮮為人知的秘密游擊戰一直持續了廿五年之久。中共在這場拉鋸戰中，所花費之人力物力甚鉅，差點兒陰溝裏翻了船。

毛澤東本人亦深知要征服西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提醒揮軍入西藏的司令官，說藏人是與衆不同的種族，中共軍隊很難在西藏取得如新疆人般的支持。

雖然，毛澤東已經預料到解放西藏會遭受到頑强的抵抗，但他萬萬料不到這場仗要打到一九七四年。藏人能支持得這麼久主要是由於美國、台灣和印度援助西藏的游擊隊。

時至今日，中共對西藏的問題還沒有一項完善的解決方法，藏人的領袖達賴喇嘛不肯接受中共的統戰，返回西藏。而印度在國際政治上是親蘇的，所以很有可能蘇聯及印度會再次插手西藏的問題，使平靜了七年的西藏重湧現反共的浪潮。

中共現時所採取的西藏政策是懷柔政策，拉攏藏人的政治及宗教領袖，而達賴喇嘛是最具號召力的人。但印度不願見到一面倒的情況，於是便千方百計地從中作梗。

中共對西藏的另一項政策是强迫漢人和藏人通婚，企圖同化藏人，並將不少漢人遷徙到西藏去，但由於西藏山地多的地形，使這項政策不太收效。

西藏有動盪危機的主要地區是東部，包括接壤青海、四川及雲南的省界。居住在該處的藏人因地形與外界隔絕，故一向不理會中共政府或西藏拉薩政府的命令，但他們卻對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效忠。

一九五二至五三年，中共推行所謂「民主改革」，藏人對這項改革根本不感興趣，因為當時西藏全是喇嘛教的天下，人們對宗教絕對服從，他們認為根本沒有改革的必要，反而認為中共此舉是欲打垮喇嘛教。最初他們只為保護宗教自由而對抗中共，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也是建在喇嘛教上，因而演變為全面性對抗中共。

居住在西藏東部的藏人素以驍勇善戰著稱，他們不喜歡受約束，而且十分殘忍和狂野，他們最珍視的物件便是自己身上的槍。

早期西藏游擊隊為數約八萬人，其中一萬二千人是前國府的官兵，他們是受過正規軍的訓練，而且有作戰經驗。中共能及時將早期的西藏游擊隊打敗，主要是游擊隊缺乏外援及中共放緩實施土地改革。

在一九五四年，西藏游擊隊活躍起來，而受影響的地區包括西藏的東部及東北部。根據台灣情報約有四萬藏人對抗中共，中共急忙調派第十八軍前往鎮壓。

中共鎮壓藏民的手法十分殘酷，而且不惜本身的重大的犧牲，務要將這場動亂鎮壓下來。中共這麼着急是有理由的，因為若不能將在西藏東部的動亂控制或將其局限於東部，中亞細亞的局面便會一發不可收拾，戰綫可能要蔓延至邊界及喜馬拉雅山區。

此外，中共希望能以速戰速決方式解決西藏問題，若拖得太久，外國加以干涉時，對中共政權會動搖。

但這次藏人不再讓中共的政策得逞，他們預先派了一位在該區住了多年的蘇格蘭傳教士佐治柏德臣前往印度求助。

佐治柏德臣非常同情藏人的遭遇，他為西藏人對抗中共作出極大的努力，他向世界各國發表有關中共高壓對付藏人的消息。

柏德臣在印度與居住在拉薩的達賴喇嘛取得聯絡，並與西藏東部藏人領袖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又向美國駐加爾各答的領事館求助。

當時印度政府不能公然支持藏人大規模的反中共行動，華盛頓方面派了一位特使與柏德臣及藏人領袖在印度見面，大家經過四日的磋商後，這位特使訂定了一套十年對抗中共的計劃。

由於當時美國外交政策是反共為主，所以這位特使的計劃便被接納了。

五十年代，流落在緬甸及泰國北部的國軍第九十三師，由美國負責指揮，不時進入雲南作突擊戰。此外，在金門馬祖的國府特種部隊亦對中國大陸作沿海突襲。當時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政府不欲與中共作大規模的戰爭，但卻利用游擊戰手法困擾中共。

一九五一年，美國曾對亞爾巴尼亞作一次突擊，同年美國看準了西藏的問題，插手組織西藏游擊隊對付中共。自一九五〇年初起國府的飛機一直空降戰爭所需的物資給在西藏抗共的親國府部隊。

一九五五年達賴喇嘛居住在印度的兄長，向國府要求負責訓練及供應戰爭物資給藏人，結果當時許多西藏游擊隊在台灣

接受訓練後，空降返回西藏。

由於續航力的關係，國府的飛機無法從台灣起飛直抵西藏上空，結果國府在泰國北部找到了一個中途站，稍後該中途站被美國用作在西藏行動的大本營。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台北為總辦事處的中國民航運輸公司，一架運輸機在近曼谷的暹羅灣墜毀，機上有兩名美國人，但有關此次的意外，官方隻字不提。

根據五角大廈的文件顯示，單在一九六一年中國民航運輸公司的飛機曾經在中國大陸及西藏上空作二百多次的飛行。

一九五七年初，美國正式介入西藏的反共游擊戰，很多居住在印度的藏人，前往美國接受新式武器及無綫電通訊的訓練，他們在受訓完畢後，携帶着武器及裝備空降返回西藏，並進行組織起當地藏人反共游擊隊。自此之後，美國不斷空降　器給西藏游擊隊，供應的武器包括有自動步槍、機關槍、迫擊炮及炸藥等。

由於得到美國的武器支持，西藏游擊隊的活動擴展至西部接近拉薩。一九五八年底，有一萬五千個住在東部的藏人在拉薩搭帳居住。中共企圖將他們驅逐回東部，但這些難民卻走到拉薩以南的地方去，中共軍隊對付這些難民的高壓手法，令到住在拉薩的藏人大為不滿，他們充滿了怨憤及懷疑。

當中共邀請達賴喇嘛前往拉薩解放軍總部觀看話劇時，藏人覺得這是鴻門宴，加上中共堅持達賴喇嘛不能帶同西藏的護衛隊，藏人更覺得中共可能利用觀劇為藉口，誘困達賴喇嘛，然後發動政變。結果在當日有三萬藏人包圍着達賴喇嘛的皇宮，阻止他前往解放軍總部觀劇。

中共軍隊企圖干預時便發生暴動，而其中一羣藏人的領袖趁着混亂，協助達賴喇嘛逃走，當時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達賴喇嘛和保護他的人向南走了一週後，便由受過美國訓練的西藏游擊隊無綫電通訊員接應，他一直利用無綫電與在東巴基斯坦的中央情報局人員聯絡。

當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後，美國立即加強其對西藏反共份子的援助。美國的專家指導這些游擊隊摧毀西藏的公路網，使中共的補給無法達到前綫部隊手中，此舉令中共深感頭痛，因為在這情況下，中共送抵前綫部隊的每一卡車供應品，便需要付出二十四卡車的電油及其他設備的代價。中共在西藏的活動受到嚴重的限制，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央情報局在加羅拉多州的軍事基地訓練大量藏人，為了配合受訓地形與他們將來活動的地區相似，所有的訓練，都是在洛磯山頂海拔九千呎地方進行，共有二百至三百名藏人在該基地受過訓練，另有四萬二千人接受美國空降的武器及物資。該基地於一九六四年關閉。

直至一九六二年，印度政府對美國中央情報局介入西藏的軍事活動，一無所知。在一九六〇年，印度的國防部長曾向中共提出抗議，指中共飛機多次侵越印度領空，他更向國會表示，單在一九六〇年四月的入侵次數已超過四十三次，但三個星期後，中共總理周恩來向印度總理尼赫魯表示，這些飛機並非是中共的。

周恩來又知會緬甸政府，若緬甸政府發覺有不明國籍的飛機飛越該國上空時，可以將它擊落。一九六〇年九月，緬甸的軍隊，將台灣一架PB4Y型轟炸機擊中，但該機師卻能將飛機一直駕駛到泰國才降落，事後，蔣委員長向美國政府表示歉意，但這類的飛行仍然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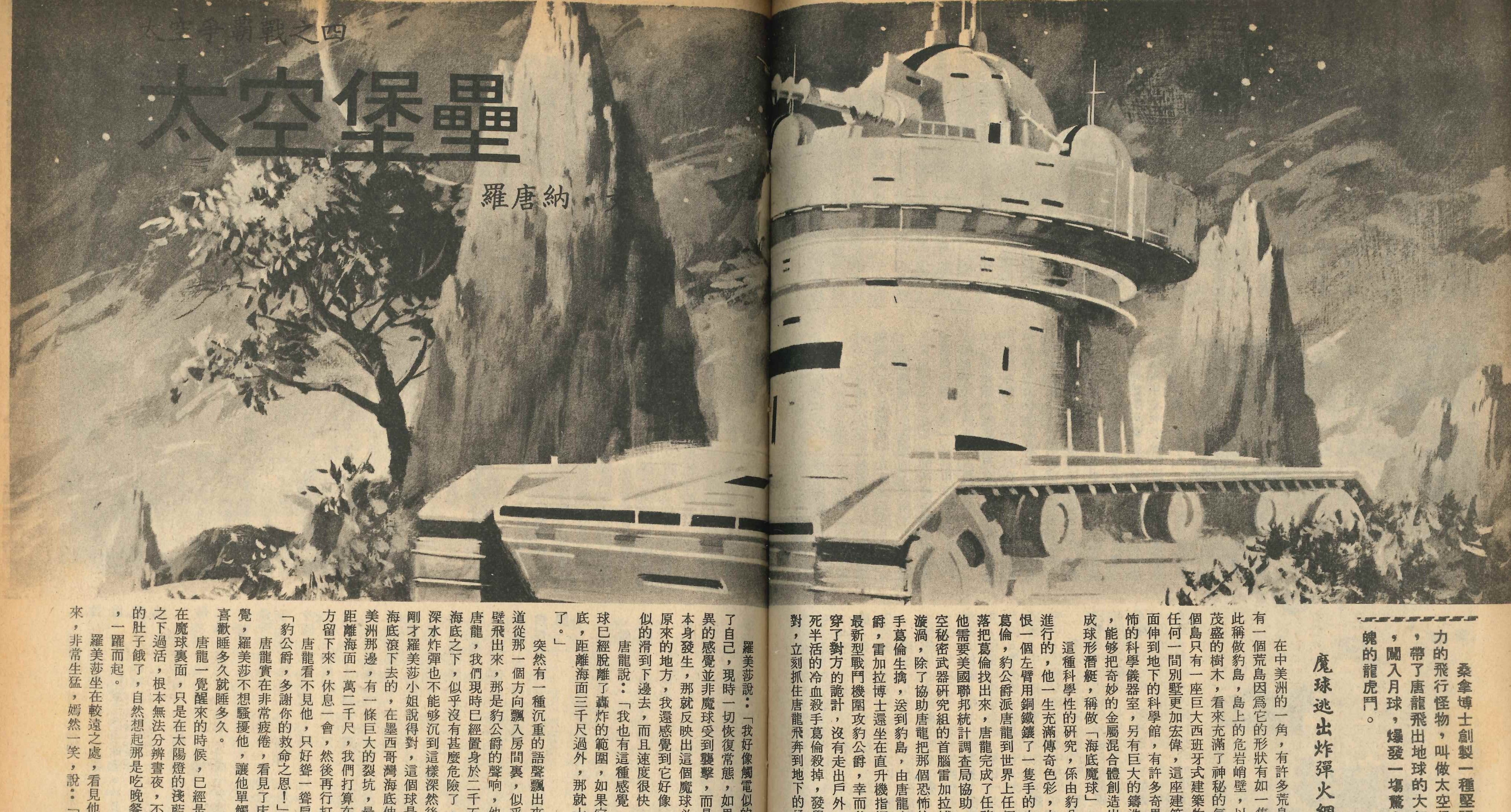
中共軍隊的運輸隊在西藏的新疆拉薩公路上行駛。

一九六〇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覺，他們所用的顛覆方法收效不大，因為受過訓練的西藏游擊隊無法招募大批藏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中央情報局相信中共始終會打勝這場仗，但中央情報局認為這場仗能拖得愈久愈妙，於是在尼泊爾設立一游擊隊基地，專門襲擊西藏西部的地區，特別是具有戰略價值的新疆拉薩公路。尼泊爾政府對此亦一無所聞。直至一九六二年中，該國政府仍然否認有該基地存在。一九七四年夏季，該基地方被關閉。

由這個基地發動的第一次攻擊是在一九六一年底，有二百多名藏人參與該次行動，攻擊的目標是新疆拉薩公路上的中共軍隊，結果有六名中共士兵被殺，而游擊隊祇有一人喪生。

一九六四年，佐治柏德臣說服一隊游擊隊帶他與兩名攝影師參加一次突襲行動，這兩名攝影師將一隊游擊隊襲擊中共運輸隊的情況完全拍攝下來，並在西方各國放映，使世人對藏人更感同情，這類襲擊行動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九年秋季，中共亦增派軍隊前往西藏。此後中央情報局因越戰關係而無暇兼顧西藏的情況。

但印度政府卻介入，並在印度陸軍內編制了一團西藏軍團。印度政府在德蘭墩設立訓練基地，而原本在尼泊爾秘密基地的西藏游擊隊成員亦收編在該軍團內，美國政府支持印度這項計劃，並參與訓練游擊隊。至一九七一年，尼克遜訪問大陸後，美國便不再涉及這類行動，但現時蘇聯卻似乎很有興趣一試。（完）



太空爭霸戰之四

太空堡壘

羅唐納

桑拿博士創製一種堅强有力的飛行怪物，叫做太空堡壘，帶了唐龍飛出地球的大氣層，闖入月球，爆發一場驚心動魄的龍虎鬥。

魔球逃出炸彈火網

在中美洲的一角，有許多荒島，其中有一個荒島因爲它的形狀有如一隻豹，故此稱做豹島，島上的危岩峭壁，以及非常茂盛的樹木，看來充滿了神秘的氣氛，整個島只有一座巨大西班牙式建築物，比較任何一間別墅更加宏偉，這座建築物從地面伸到地下的科學館，有許多奇異而又可怖的科學儀器室，另有巨大的鑄造銅鐵廠，能够把奇妙的金屬混合體創造出來，製成球形潛艇，稱做「海底魔球」。

這種科學性的研究，係由豹公爵負責進行的，他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由於他痛恨一個左臂用銅鐵鑲了一隻手的人，喚做葛倫，豹公爵派唐龍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把葛倫找出來，唐龍完成了任務，可惜他需要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協助，因此太空秘密武器研究組的首腦雷加拉博士捲入漩渦，除了協助唐龍把那個恐怖的冷血殺手葛倫生擒，送到豹島，由唐龍交給豹公爵，雷加拉博士還坐在直升機指揮美國的最新型戰鬥機圍攻豹公爵，幸而豹公爵看穿了對方的詭計，沒有走出戶外，親手把死半活的冷血殺手葛倫殺掉，發覺情形不對，立刻抓住唐龍飛奔到地下的通道，繞過科學館，進入海底魔球，隨即關上了艙門，跟外界隔絕。

就在這時候，空中有一連串的呼嘯聲，反映出有許多炸彈由空中拋下來，夾着燃燒彈，打算把豹島全部毀滅。

豹公爵恨之刺骨，却又無可奈何，他把唐龍帶到船艙裏面，說：「羅美莎就在第一個客房，你進去就看見她，魔球就快啓航。」

唐龍聽了，喜出望外，立卽奔向第一間客房，果然看見羅美莎。

羅美莎確是絕代佳人，渾身的曲綫以及臉型體態，都是第一流的美女，她懷念着唐龍，片刻也沒法寧靜下來，突然看見唐龍開門，她發狂般上前擁抱着他。

深深的吻了一會，她才緩緩的說：「唐龍，我們是否做夢呢？」

唐龍笑了笑，說：「當然不是做夢，不過，眼前仍是危機四伏，說不定我們明天就沒法活下去。」

羅美莎吃了一驚，說：「唐龍，眞的這麼嚴重嗎？」

唐龍說：「這幾天發生的奇怪遭遇太多了，我很難三言兩語告訴你，還是讓魔球駛到深海，一切穩定下來，然後跟你慢慢的交談。」

羅美莎說：「照我看，似乎有人向魔球襲擊，是也不是呢？」

唐龍還沒有回答這句話，突然覺得渾身一震，好像整個人魂遊太虛，過了一會，然後恢復一切感覺，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羅美莎，看來魔球已經出海了，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羅美莎說：「我好像觸電似的，失去了自己，現時一切恢復常態，如果這種奇異的感覺並非魔球受到襲擊，而是在魔球本身發生，那就反映出這個魔球必然離開原來的地方，我還感覺到它好像一個皮球似的滑到下邊去，而且速度很快。」

唐龍說：「我也有這種感覺，看來魔球已經脫離了轟炸的範圍，如果它滾到海底，距離海面三千尺過外，那就十分安全了。」

突然有一種沉重的語聲飄出來，不知道從那一個方向飄入房間裏，似乎就在牆壁飛出來，那是豹公爵的聲响，他說：「唐龍，我們現時已經置身於二千五百尺的海底之下，似乎沒有甚麼危險了，普通的深水炸彈也不能够沉到這樣深然後爆炸，剛才羅美莎小姐說得對，這個球是不斷向海底滾下去的，在墨西哥灣海底伸展到中美洲那邊，有一條巨大的裂坑，最深之處距離海面一萬二千尺，我們打算在那個地方留下來，休息一會，然後再行打算。」

唐龍看不見他，只好聳一聳肩，說：「豹公爵，多謝你的救命之恩！」

唐龍實在非常疲倦，看見了床就想睡覺，羅美莎不想騷擾他，讓他單觸在床上喜歡睡多久就睡多久。

唐龍一覺醒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在魔球裏面，只是在太陽燈的淺藍色照射之下過活，根本無法分辨晝夜，不過，他的肚子餓了，自然想起那是吃晚餐的時間，一躍而起。

羅美莎坐在較遠之處，看見他跳下床來，非常生猛，嫣然一笑，說：「唐龍，你大概睡够了，剛才豹公爵已經催促我們到外邊吃晚餐，快些出去吧，他似乎有些話想跟我們談談。」

唐龍點了點頭，就跟她走到外邊去。

外邊似乎有許多處地方不准走動，唐龍所能够走的只是大廳細房，那個客廳相當闊大，坐在豪華的梳化上面，唐龍感到他置身在酒店房間裏，毫無震動，他看見豹公爵的時候，第一句就說：「公爵，我覺得這個球似乎穩定下來。」

豹公爵說：「現時是黃昏，六點半鐘，四個鐘頭之前它已經滑到海底最深處，留在那裏，無怪你感覺到一切十分穩定，我也喜歡這種感覺，如果你留心看看，想想，你就會發覺自己的精神比以前更加旺盛，因爲在魔球裏面呼吸的空氣係透過海水轉變出來的，氧氣多過在地面呼吸那種空氣所含的氧氣一倍。」

唐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果然覺得非常爽朗，似乎體力增加許多，他很是高興，說：「公爵，你確是了不起，除了科學家以及一名戰士之外，還是醫生。」

豹公爵很謙遜的說：「你們對我估計得太高了，我只係一個非常普通的人，閒話休提，坐下來吃些晚餐吧！」

雖然在魔球之內，唐龍跟羅美莎仍然能够吃到非常精美的晚餐，除了肉食蔬菜水菓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酒，唐龍喝了點酒，更加愉快，說：「公爵，你是否知道豹島現時變成怎樣子呢？」

豹公爵說：「全部毀滅，包括我的死對頭冷血殺手葛倫。」

唐龍眉心一皺，說：「葛倫實際上已

經係半死半活的了，遲早他會喪命，你不必走到戶外看他，也懂得很清楚，雷加拉博士利用一個半死半活的人企圖誘惑你走到戶外，把你一齊毀滅，這樣子惡毒，實在太過可恨，照我想，你千辛萬苦創造這個魔球出來，只是想逃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恐怖戰爭，根本上魔球並非秘密武器，無法飛出海面，向敵人攻擊，爲甚麼雷加拉博士仍然想把它毀滅呢？」

豹公爵很冷靜的說：「雷加拉博士並非想毀滅魔球，只是想毀滅我，他們得很清楚，只要我活着，就算失去了魔球，我仍然會創造第二個魔球的，甚至可以創造另外一些他們想像不到的秘密武器，其實我與世無爭，一直都是想保護自己，以及支持我的朋友，跟美國並非對立，他們想得太過古怪了，簡直想把所有的科學家都毀滅。」

唐龍對豹公爵所知甚微，只好順着他的口氣講三幾句話就算，殊不料豹公爵談得興奮，很有興緻的再談下去，說：「唐龍，我說自己負起一個神奇的任務，保護地球，聽來你可能竊笑於心，以爲我太過誇張，甚至以爲我是一個狂人，瞎說一頓，事實上我眞的有這種抱負，而且現時正在逐步實行我的夢想，更難得的就是有人用巨大的經濟力量支持，我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

說到這裏，豹公爵忽然向唐龍那邊望了一眼，說：「你沒有感覺到忽然有些震動呢？」

唐龍說：「是的，我相信我們幾個人都感覺到這種震動，好像在海水下面發生變化，但却不會嚴重到有火山爆發。」

豹公爵哈哈大笑，說：「在中美洲的海底根本沒有火山，不必担心，這些，我剛才說受到輕微的震動，講出來你們未必相信，但却是事實，只係有一條大魚向魔球撞了一下，然後發生這種震動。」

唐龍說：「魔球那麼大，它在海底航行，有資格把所有大魚嚇走，難道有些魚活在海底，牠的體質比較魔球更大嗎？」

豹公爵說：「是的，我的意思是指藍鯨。」

說到這裏，豹公爵忽然有些興緻，讓唐龍更爲深入的了解海底，他打了一個手勢，叫人把一塊帳幔拉開，就在餐廳坐着可以看到二十四尺長的一塊電視網膜，有如電視機那麼清楚的把海底各種情況反映出來，他們可以一邊吃一邊欣賞，這個主意實在不錯。

藍鯨死在電力槍下

由於電視的螢光幕另有本身的光度，就算餐廳裏面已經亮了燈，仍然不會妨碍它，唐龍首先看到藍色的斑點，然後看到一塊牆似的東西在眼前滑過，頗以爲奇，說：「公爵，爲甚麼我眼中所見的只是這些，沒有看見魔球，也沒有看見海呢？」

豹公爵說：「我們本身坐在魔球裏面，怎能看到魔球呢？再者，只有站在岸上才可以看得出，如果置身於海洋之內，到處都是海水，那就完全看不見海了，只有大魚細魚在眼前游泳的時候，才知道那是一個海。」

唐龍說：「照這樣看，我們現時看得見的藍色牆壁，大概就是藍鯨身體的一部份，因爲她跟魔球非常貼近，故此，雖然電視螢光幕有二十四尺闊，所看見的只是牠。」

豹公爵說：「藍鯨是鯨魚那一類當中最大的一種，通常係二萬噸過外，由於牠在深海過活，那些地方一向十分寧靜，故此牠自由自在不想別的魚類騷擾，突然發覺到有一個球形的物體，在附近滾動，牠可能因此發怒，有意挑戰，於是用龐大的身體向那個球撞擊，剛才牠只是撞了一下，如果牠眞的勃然大怒，撞擊的力量就强大許多，並非輕微的震動那麼簡單。」

唐龍還沒有接嘴交談，驟然覺得整個身體抛離飛起，然後跌下來，餐廳裏面的器物大半傾側或翻跌，同時在電視螢光幕所看見的只有一團黑影，顯然是巨大的藍鯨向魔球發動攻勢了，豹公爵担心魔球裏的儀器受到外來的力量撞擊，發生變化，影响到整個魔球裏面的人的安全，他不能忍受下去，冷然地說：「好的，藍鯨，既然你有胆向我們挑戰，我就把你送進鬼門關。」

唐龍知道魔球裏面有許多厲害的武器，沒有機會看見它如何使用，聽了這句話，他就眼睛一亮，說：「公爵，我們可否在螢光幕裏面看見藍鯨怎樣喪生呢？」

豹公爵說：「好的，爲了滿足你的好奇心，我自己走到控制室那邊，採取最適合欣賞的角度，然後發射電槍。」

豹公爵已經向唐龍多次解釋過，在魔球前面有一條二十尺長的鋼槍伸出來，槍尖十分銳利，剛刺下去，就會放寬，電流係從魔球裏面發出的，可以任意增減，就算藍鯨重十萬噸，也會電死，他知道豹公爵一定有把握把藍鯨殺掉，才這樣說，故此他也很樂意欣賞。

很快唐龍就看見藍鯨被一條鋼槍插入體內，渾身發抖，似乎很痛苦。

這種景色十分奇麗，難得一見，不單是唐龍喜歡看，羅美莎也是目不轉睛似的定神欣賞。

過了一會，藍鯨就寂然不動，豹公爵把魔球退後五十尺，於是可以看見整整一條藍鯨，牠的模樣就像是普通鯨魚那樣子，顯得十分笨鈍，這樣大的一條魚，必須每天吃許多細魚，然後能够活下去，故此藍鯨經常在深海裏面游泳許多次，然後偶然浮到海面來，一般人極少有機會看見牠，唐龍不單是看見藍鯨如何喪命，還親自體驗到魔球被藍鯨碰撞所發生的震動力怎樣强大，故此他相當高興。

豹公爵回到餐廳裏面，照常坐着喝咖啡，非常鎮定，就像是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唐龍十分佩服。

唐龍說：「照我所知，海底裏面最有威力的就是潛艇，如果有一艘潛艇向魔球襲擊，是否仍然用電力槍把潛艇刺穿，然後放電使潛艇跟艇內的人同歸於盡呢？」

豹公爵說：「唐龍，你說的這個問題頗有意思，我當然明白如何使潛艇毀滅，可惜一直都沒有這種機會，因爲一般潛艇不敢冒險潛到四千尺以下的海底，魔球總是在海底一萬尺横行，簡直是沒有機會碰頭，如果眞的碰頭，相信潛艇必然毀滅，



希特拉曾經在非洲出動激光坦克，無堅不摧，但因陷落沙坑之內，人與車生葬，此後便沒有人知道它。

因爲魔球最前端還有巨大的吸力圈，由電池構成，發動攻勢，那個電池吸力圈就可以把對方扯過來，然後用鋼槍刺入對方的艇身之內，跟着放電，它是無法避免的，就算潛艇看見魔球，即時用魚雷射擊，也無法獲勝，因爲魔球還有另外一種武器可以使向它襲擊的魚雷速度降慢，跟着停頓下來，那時所有魚雷都在水中停留，魔球就用强光照射到海底去，發覺魚雷，便即使用電力槍把魚雷毀滅，因此之故，假如有那麼一天，魔球跟潛艇作戰，相信佔上風的始終是魔球。」

唐龍說：「公爵，你有如此高强的科學頭腦，而且能够把想像中的秘密武器製造出來，眞是難得，相信現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够像你那麼犀利，憑着魔球，即可横掃千軍。」

豹公爵忽然很鄭重的說：「唐龍，海底魔球只是在深海横行無忌，雖然它升到陸地，仍然可以滾動，而且變成巨大的坦克那麼作戰，但却是威力全失，遠比不上在深海的樣子那麼厲害，假如它碰着激光坦克，必然打輸。」

激光坦克這個名稱十分新奇，唐龍沒有聽見過，當然沒有機會看見過了，故此他很高興的查問，希望知道這是怎樣子的秘密武器，由那一個人創造，是否現時仍然有這種坦克。

豹公爵大概在魔球裏面缺少有水準的人跟他交談，故此他很樂意向唐龍解釋清楚，聽了這句話，他稍爲想一想，就很冷靜的說：「唐龍，你想明白激光坦克，首先要知道激光是怎樣子的一種光，在我們現時看得見的光綫當中，係由許多條細的光綫結聚而成，如果將光綫濃縮起來，每一條細綫互相交織，變成大的光綫，那是光束。多次試驗，證明了它具有殺傷力，有份量的光束從戰鬥機發射，射中對方的飛機，便立即使它毀滅，那架飛機被割裂，而且焚燒，毀滅得非常快，現時激光已經進展到可以在工業方面使用，利用它把一塊兩英寸厚的鋼板鋸開，又可以在醫學上使用，利用激光射入病人的眼睛裏面，把那一塊白內障割裂，於是病人重見光明，如果有辦法把激光放在坦克裏面，那一架坦克向前推進，眞的看見甚麼就毀滅甚麼，毫無對手，至於激光坦克，並非現時才有這種東西，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的統帥希特拉就發明了兩種秘密武器，一種係襲擊英國的飛彈，另外一種係在非洲沙漠地帶横掃千軍的激光坦克。」

唐龍說：「爲甚麼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呢？」

豹公爵說：「很少人知道激光坦克如何獲勝，後來又如何毀滅，因爲有機會看見它作戰的人已經喪命，在西非沙漠地帶作戰幾場大戰當中，雙方傷亡慘重，故此，事後沒有人注意它，其實當年希魔過份重視激光坦克，把它深入敵人的坦克陣地，打算趕盡殺絕，這是非常笨拙的一種舉動，因爲坦克相當沉重，如果它偶然在浮沙上面駛過，突然跌入沙井之內，整個坦克就像一塊鉛沉入井底，很快給另外一些浮沙把它遮蓋起來，那就生葬在沙井之內，三架激光坦克都是如此，自投羅網，去得無影無踪，此事曾經使希魔十分震怒，却又無可奈何，後來索性放棄了製造激光坦克，其實激光早已發明出來，只係到了現時它才廣泛的加以運用而已。」

說得太久了，豹公爵有點累，究竟他的年紀大過唐龍很多，唐龍懂得觀人於微，看見豹公爵的神態，立刻提議休息，這個只有三個人組織起來的茶會就此宣佈結束。

唐龍跟羅美莎回到房間裏面歇息，羅美莎說：「豹公爵這個人有點自大狂，他說到摧殘對方任何一種秘密武器的時候，總是眼睛一亮，似乎那雙眼變成黑豹向人襲擊的一種目光，使人望而生畏。」

魔球挑戰太空堡壘

在魔球過活，除了欣賞海底景色，沒有別的消遣，前路茫茫，更加痛苦，唐龍隱約地感覺到豹公爵在四面楚歌的境況之下，仍然把他帶走，必然是有特殊作用的，即使豹公爵沒有對他說個明白，他仍可以感覺得到，不過，他的性格爽朗，不願意把沉悶之感埋藏在心坎之內，到了另外一晚，他趁着跟豹公爵單對單的交談，索性提出這個問題，自願替豹公爵幹任何一種危險的任務。

豹公爵聽了，眉毛往上一揚，說：「唐龍，希望你懂得我的心事，凡是我的敵人，我必然想盡辦法把他毀滅，假如他擁有一種古怪的秘密武器，我把它盜取，那就更加興奮，上次你替美國太空署工作，潛入沙漠地帶，盜取風火輪，功敗垂成，

天意如此，不必自咎，現時我想派你盜取太空堡壘，希望你把以前盜取風火輪的妙計照樣搬出來，猝然進攻，獲得勝利。」

唐龍很堅定的說：「太空堡壘必然是極威猛的一種秘密武器，那一個國家擁有它呢？怎樣找出它的踪跡呢？請你把一切關於它的資料說出來，我再想辦法盜取，務求不會破壞它。」

豹公爵說：「好的，我先要告訴你，太空堡壘係一座巨大的坦克，上面有平台，停放飛行物體，還有中子炮，離子炮以及激火炮三種，威力强大，照理如此巨大的武器只是適宜於在地面作戰，根本不能夠飛行，它居然可以飛出太空作戰，可見創造他的人具有高度科技水準了，此人喚做桑拿海倫博士，並非某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形同隱士，他隱居在加勒比海羣島中的一座無名小島上面，因爲他多次拒絕跟我合作，故此我想你把它盜取。至於我所懂得的秘密，少而又少，只是知道它靠特殊的輕金屬作爲製造原料，減輕它的重量，還靠液體化氣推進它，衝勁强大，故此它可以衝出地球大氣層，深入太空。這座堡壘在太空之內的確是最犀利的飛行物體，它可以截擊任何一種飛行物，而且毫不費力的擊落所有人造衞星，我認爲想控制太空，必須佔有它，明天的深夜，魔球在無名島前面約一千碼的海上停留，設法把你彈出去，你可以游泳到岸邊登陸，到時你怎樣盜取它，那是另一問題，至於我的一方面，當然把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交給你運用，希望你旗開得勝。」

他們二人是在小客廳之內坐談的，豹公爵談得興奮，索性把唐龍帶到收藏秘密武器的房間之內，讓唐龍看到各種新奇有趣的東西。

唐龍挑選了三種秘密武器，一種是附帶電力供應的膠衣，形如占士邦所穿的潛水衣裳，但却犀利得多，原因是膠衣向體內的一邊是不會傳電的，另外一邊，不斷的有電流射出，並可任意調整電力，穿了膠衣在海中游泳，或在深水潛泳，絕對不怕魚類侵襲，巨大的鯊魚，向他衝刺，還沒有機會接近他，已經被電力震死。

假如他穿了電力膠衣登岸作戰，同樣的有用，他發射電力，可以在距離十呎之內殺死敵人，反之，他關上了電掣，那就與普通的潛泳人士一模一樣。

第二種秘密武器係氧氣筒，它的形狀亦像普通的潛泳所用的一種，不過，壓力縮得十分厲害，故此它能夠支持十二個鐘頭，更妙的是碰上了危機四伏的場合，靠它供應氧氣，便即避免各種有毒的空氣。

第三種秘密武器是超音波的手槍，扳動槍機，由槍口穿射出來的只是看不見的聲浪，它的震動次數達到每秒一萬八千次，剛剛是普通耳朵能夠聽到的音波十倍，故此有人聽到它立刻透進大腦，神經系統紊亂，登時喪生，無藥可救，唯一預防它的防禦物只是兩個耳朵形的特製膠套，叫做膠耳，使用這種手槍自衞或殺人的時候，必須配上了一對膠耳。

唐龍只是看上了這些，末了，他還有一句問話，想知道成功之後怎樣通知魔球裏面的人，豹公爵說：「你出其不意的攻入無名島，一定使桑拿海倫博士大吃一驚，想盡辦法制裁你，假如你獲勝，他一定死了，只要你把背負的氧氣筒底層敲爛，沉入海中，它就會發出極强大的音波，表示你已經得手。」

唐龍再問：「如果我失敗呢？」

豹公爵說：「桑拿海倫博士係一個十分冷酷嗜殺的人，他抓住了你，你是沒法逃生的，故此我們只是在海底守候十天之久，沒有得到你的報喜訊號，便即證明你已失敗，不再守候。」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兩人便即分手。

唐龍苦戰失手被擒

第二晚的深夜，唐龍從海底三千呎彈出魔球之外，慢慢的上升，直到他抵達海面爲止，即使他還沒有走到岸邊，脚踏實地，他仍是感到十分興奮的，儼如脫胎換骨，每一次呼吸都有新鮮愉快之感。

他太過興奮了，簡直把眼前危機四伏的環境忘得乾乾淨淨，他似乎置身於加勒比海暢遊，並且在度蜜月，直到他發覺自己的身邊有一羣虎鯊出現，才挑起腦海中的反應，立刻扭開電掣，霎時間，七條虎鯊之中有三條被强大的電流灼死，其餘的虎鯊也身受重傷，渾身發抖，唐龍就不由的哈哈大笑。

很快的就扳動電掣的另外一邊，受傷的虎鯊條條發軟，無力作戰，他不必畏懼牠了，索性集中精神準備登岸。

雖然豹公爵沒有把桑拿海倫博士如何防禦敵人登岸的設施說出來，唐龍看到眼前這種變化，已經可以推想得到，桑拿博士一定是設法飼養大量虎鯊去保護沿岸各處海面的，跟着他還可以想像得到，岸上如此沉靜，多數是每一處可以登岸的地方都有電流通過，因此不必派人看守。

是否如此，唐龍沒法證實，因爲他穿了一件既然可以放電又可以避電的特製膠衣，他離水登岸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他很想更爲深入的看清楚岸上是否到處有電流分佈，構成了一個個殺人陷阱，可是他不敢脫去神秘的膠衣，那就沒法加以證實。

很快他就走到頗爲深入的一處，四方八面都是樹木，在比較矮的一排樹木之上，露出了一個帽子形狀的頂蓋，還有平台，下面是坦克，還有幾枝大炮，這件東西跟豹公爵說的太空堡壘一般無異。

如此巨型的坦克，他當然沒有看過，甚至沒有想過，因此他要繞着它細心看，欣賞一番，再行定奪。

有一件事情令到他發生驚奇之感，如此珍貴的一種神秘武器，怎會沒有人看守呢？再者，荒島上面倘若放下一座巨型坦克，它係桑拿博士的心血結晶品，桑拿博士照理在它附近必有別墅建築起來，何以眼中所見的只是堡壘型的坦克，沒有其他建築物呢？他覺得十分困惑。

照他的經驗看，凡是完全穩定沒有風險的環境之下，潛伏性的危機越大，說不定坦克裏面突然有一羣槍手衝出來。

不管他怎樣想，他的脚步仍是繞着坦克走動，終於，他冒險再走近些，伸手摸摸坦克外邊有尖角的一處。

照他想，坦克係由金屬製成的，它一定可以通電，如果他沒有穿上那一件膠衣，早已電死，是否屬實呢？仍是沒法猜中答案，假如他有勇氣解卸膠衣，才可以查驗出來，既然他不敢這樣做，那就不必再提，因此之故，他索性咬着牙齦扳登尖角，再又扳登平台，還想辦法找尋任何一處門口，如果他找到了，他就大着胆子走進去。



這是飛天鼓的一個鏡頭，整個飛行物體爲了產生激光而設，極强大的殺人光線由巨口噴射，足以毀滅一切飛行物體。

他知道坦克之內必然有人，並且不止有一個，他的一舉一動，逃不過那些人的一雙眼，甚至他逐步扳登之際，每一步都是被人在閉路電視螢光幕看得清清楚楚。

儘管如此，他仍是很有勇氣的幹下去，他必須置身於桑拿博士的臉前，做出驚人的舉動，假如他失敗，他就死定了，反之，他能夠成功，那就可以控制桑拿博士，進一步的控制太空堡壘，只有這樣做，他才有希望盜取那一件太空的飛行怪物，故此他毫不考慮的深入虎穴。

他扳登第一座平台，瞥眼看見左邊有一個小門打開，趕快閃身入內。

那一扇小門很快就自動關閉，他看見黑暗中有一條綠色的光亮投射出來，好像有人向他伸出歡迎之手，帶領他到另外一個地方。他繼續走下去，突然眼睛一亮，他感覺得即將展開一場惡鬥，因爲前面的一張長方形的餐桌旁邊，坐了四個人，那些人全是身穿膠衣的，跟他相差不遠，所差異的是這一點，他的背後負着氧氣筒，那些人却是兩手空空。

唐龍定睛看時，坐着的人絕不介意，仍是照常的坐着，唐龍略有所悟，那些人必然係橡皮人，即是在人形的橡皮套之內裝置了機械，等於變相機械人，他有本領利用超音速的震動音波發出死亡之聲，殺死任何一個活着的人，至於橡皮人，他却無能爲力，故此他感到十分失望。

他不自覺的說了一句：「這個地方有沒有人？」

四個橡皮人似的傢伙忽然開口，異口同聲的說：「我們表示歡迎！」

因爲四個人的語聲完全相同，反映出他們一定是橡皮人了，唐龍索性大着胆子再說一句：「我想見見桑拿博士，你們可否替我引見？」

四個橡皮人沒有做聲，但在空中却有一個相當奇異的語聲飛出來，說：「你是誰？爲甚麼你想見我？」

顯然說話的人是桑拿博士了，唐龍沉住氣說：「桑拿博士，我是一個見識淺薄的人，可是，我的求知慾却特別强，我十分欣賞你的作品，故此想見見你。」

對方哈哈大笑，說：「我不想聽那麼多的廢話，我只是想知道甚麼人派你到這裏來，想要些甚麼，如果你沒法好好的回答我，令我滿意，你很快就死在橡皮人之手！」

唐龍心上一震，但仍十分倔强，說：「見了面，我自然把此行的眞相說出來，至於橡皮人，我一點也不怕，請你叫他們聯合出手吧！」

橡皮人擺成八仙陣

唐龍發覺形勢欠佳，似乎必須跟橡皮人決鬥，他是血肉之軀，橡皮人乃係機械人，根本上他無法取勝的，尤其是想靠超音波的一桿手槍去爭取勝利，難之又難，故此唐龍有些不安之感，不過，形勢比人强，他就算不想搏鬥也辦不到，只好擺出戰士的姿態，說：「桑拿博士，你有些誤會了，我只係一個十分普通的遊客，喜歡潛泳，偶然走錯了路，在這個小島登岸，實際上對你絕無損害的，至於你認爲橡皮人能够征服一切，也是說得太過份，如果你迫我一定要決鬥，我可以奉陪。」

桑拿博士仍然躲在沒有人看得見的地方，用傳聲器把他的話播送出來，聽了唐龍這番話，哈哈大笑，說：「你不要瞞我，你所穿的膠衣並非普通潛泳人士經常穿的一種，因爲它特別厚，顯然係有電流裝置，一方面可以避電，另一方面可以放電，只有你然後能安然的闖入禁地，而且爬進了太空堡壘，沒有喪命，坦白點說，從海岸每一處沙灘開始，直到太空堡壘內部爲止，每一寸都係有生電通過，普通人絕對無法支持得住，因此之故，我認爲你一定係特務份子，不過，我不知道你屬於何方神聖，或者你所依附的一帮人，又或你所隸屬的一個國家，係我的朋友，那就會受到我的歡迎，決不會把你加害，反之，你就難逃一死，就算你有本領擊破橡皮人的話，你仍是死於另外一些武器的，照我看，你簡直完全沒有機會逃生，另一方面，橡皮人的戰鬥力非同小可，你絕非它們的對手，如果你不相信，就請你把身上的秘密武器拿出來，跟它作戰。」

唐龍冷然說：「好的，我跟橡皮人過招，打贏了它們，再行定奪，你叫它們發動攻勢吧！」

這句話剛剛說完，橡皮人突然站起來

，向唐龍這邊走動，唐龍手急眼快，剛剛退後三步，便即拿出他隨身帶備的秘密武器，扳動槍機，便有每秒鐘震動一萬二千次的超音速，聲浪如潮湧出，正如他所預料，機械人沒有耳朶，也沒有腦袋，只是鋼鐵加上橡皮外套製造出來的東西，超音波的聲浪對它們絕無損害，故此，唐龍這一招白費氣力，眼見機械人已經走到身邊來，他迫於施展中國功夫，連續掃出八條攔腰腿。

中國功夫比較超音速的手槍威力更太，果然把機械人掃跌，倒地打滾，不過，對方係機械人，毫無感覺，跌倒之後又再翻身，伸出一雙手，好像擁抱，慢慢的集中向着唐龍展開大包圍。

唐龍知道這些機械人一定施展對它們極爲有利的招式，如果他連跌許多次，無法使對方受傷，總有一次給它們緊緊的箍住，那時他就無法動彈，甚至給它們箍到氣絕爲止，故此，唐龍不敢怠慢，趕快閃身走開，殊不料閃了幾閃，便即觸動機關，突然整個身體向下一沉，暗呼不妙，已經太遲。

原來那個地方有幾處暗格，有如匪帮的巢穴，只要踏中機關，便即跌到下邊去，唐龍就遭遇到這種困難。

他沒法穩定自己，從一個裂口跌下去，以爲深不可測，可能一直跌到地獄去，怎料他剛剛跌下了十多尺，便即停止，似乎他所跌下去的係一塊彈力很强的塑膠板，或者係一張床，他的身體彈起兩尺又再跌落，沉重的壓力因此打消，他恢復了神志，很是高興，剛從那張彈力很强塑膠床跳下來，便即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中年人坐着，臉露微笑。

唐龍大着胆子走過去，說：「大概你是桑拿博士了，是也不是呢？」

此人仍是臉露微笑，點了點頭，說：「對，你講得對，我確係桑拿博士，現時你恐怕明白這個地方係由我作主，我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還是好好的坐下來跟我談幾句吧！我十分欣賞你的豪氣，而且你的中國功夫不錯，大家交個朋友，總是勝過變成仇人。」

那張桌子係長方形的，只有兩張梳化，分東西位放置，既然桑拿博士坐在較遠的一邊，唐龍只好坐在他的對面，彼此相隔六尺，就算突然飛躍出擊，也不容易傷害對方，唐龍受到剛才一連串的挫折，明白桑拿博士確係相當厲害的傢伙，絕對不能夠輕舉妄動，此外，他還想知道豹公爵眞正的身份，故此他很樂意坐下來談談。

無意撞擊白鋼玻璃

兩人坐定，桑拿博士說：「你究竟是誰？不妨吐實，你此行必有目的，究竟想幹些甚麼？」

唐龍毅然說：「我姓唐，單名一個龍字，根本上我係中國人，與你們這些科學家絕無關係，我之所以被豹公爵派遣到這裏來，純然因爲我跟一個姓羅的女朋友被他捉住，如果我不替他執行任務，她便會死於豹公爵的爪牙之下，有如給一頭黑豹吃掉，這是我的苦衷，必須向你講清楚，至於我此行的任務，只有一點，他從許多方面搜索得來的情報，認爲在這個無名小島上面有一座非常巨大的坦克，上面還有炮塔，以及停放飛行物的體平台，這一座古怪的東西，傳說可以飛到空中，甚至飛出太空之外，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種秘密武器比較他的魔球更加出色，故此他派我到來看看，僅此而已，我所知的只是這些，我甚至不知道豹公爵是甚麼身份的人，如果你知道他的身份，對我講述幾句，我就感恩不淺。」

桑拿博士似乎對這番話十分滿意，聽了就說：「唐龍，你講得相當好，聽來似乎句句屬實，站在朋友的立站，我不妨把眞正的情形告訴你，世界上有兩個政治的堡壘，那是美國與蘇聯，盡人皆知，此外還有兩帮人亦係對立的，那就懂得這種秘密的人少而又少，第一帮人係由豪富集團結聚而成的，他們聘請豹公爵製造各種秘密武器，隨時截擊由外太空闖入地球的飛行怪物，目的係保護那些大亨的安全，以及他們的財富，此外，他們還要想盡辦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另外一帮人係我們這一帮，我們的立場跟他們剛剛相反，希望製造秘密武器，以霸王的姿態出現，掃蕩羣魔，變成世界霸王，到時窮人跟富人得到同樣的享受，但却沒有蘇聯那種武力統治一切的政治氣氛，憑你的良心看，是否我們應該佔上風呢？」

唐龍說：「是的，世界大同，係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所具備的基本條件，可惜三幾個人的力量太過輕微，永遠辦不到，正如你所說，豹公爵那帮人財雄勢大，恐怕你們鬥不過他，正如太空堡壘鬥不過魔球，假如魔球升到海面來，橫衝直撞衝入禁區，你是無法取勝的。」

桑拿博士聽了，眉心一皺，說：「唐龍，你的論調跟你的身份完全不同，似乎含有一些陰謀在內，你會不會忽然躍起，向我襲擊呢？」

唐龍說：「必要時我會這樣做的。」

唐龍只係說了一句，便即飛躍而起，以極迅速的手法撲攻桑拿博士，殊不料那張長方枱中間有一塊透明的玻璃，係白鋼玻璃那一類，看來透明，却係鋼質，由於玻璃放在長方桌子中間伸展到上邊去，裝置得非常堅固，唐龍看不出兩人之間有一塊鋼質玻璃，故此他飛躍而起，只係傷害了自己，霎時間他覺得一雙手發生劇痛，頭部撞在鋼質玻璃上面，也撞破了頭皮，流出鮮血來，整個暈倒。

到了他覺醒，發覺眼前一切發生變化，他再也不是桑拿博士的嘉賓了，只是階下囚。

唐龍想盡辦法用一雙眼去觀察那個地方究竟是怎樣子的，總係辦不到，因爲到處黑沉沉，沒有燈火，更奇的就是他覺得自己坐着的地方非常柔軟，有如乳膠板，跟住他伸手摸摸，牆壁也是用乳膠製成的，總之，他坐在許多處乳膠造成的牆壁當中放置的乳膠床。

那個地方認眞古怪，他實在猜不透，何以太空堡壘有一個這古怪的乳膠房呢？不過，桑拿博士剛剛開口，他就明白了，桑拿博士用十分冷澀的語聲說：「唐龍，你看不見我，我却知道你正在做些甚麼，

這個乳膠房，不單是囚禁犯人的地方，還是刑具室，我按動機關，四邊牆壁向你擠過來，同時上面以及下面的乳膠板也向你移動，四方八面的乳膠板壓到你的身上，使你無法呼吸，因此喪命，它還要繼續擠壓，令你變成了肉漿爲止，你既然不肯做我的嘉賓，我只好用這個方法對付你，令你死而無怨。」

唐龍很是倔强，說：「好的，你就把我送進鬼門關吧！」

桑拿博士突然用比較柔軟的語聲，說：「唐龍，你曾經在魔球裏面做過嘉賓，可否在你喪生之前把魔球裏面所看到的一切講述給我聽聽呢？」

唐龍說：「好的，承蒙你初時對我很誠意的欵待，只是我把你估計得太低，然後向你偷襲，後悔巳遲，不過，你想知道魔球的一切，我却可以告訴你。」

跟住唐龍用相當誇大的口吻把魔球各種秘密武器以及活動方式，對空無所有的空中說了又說。

他仍然想襲擊桑拿博士，可惜無法知道聲音的來源，再者，桑拿博士詭計多端，他絕非這個科學家的敵手，因此他只好使勁壓抑自己，多次命令自己不要輕擧妄動。

桑拿博士聽了唐龍敍述魔球的一切之後，說：「唐龍，你的態度很好，我十分滿意，暫時不想把你處死，反而想邀請你喝杯酒，大家到平台上面喝酒談談，好不好？」

唐龍說：「好的，我發誓說，絕對不會再向你襲擊了，因爲我根本上就不是豹公爵的人，只係受到環境威脅，替他看看太空堡壘而已。」

桑拿博士哈哈大笑，說：「好的，唐龍，我暫時相信你，現時你可以自行走開，從垂直的鋼梯走上地面直往左邊走，很快你就看見我，到時再見！」

魔球升上海面挑戰

這是唐龍就死裏逃生絕妙的機會了，他當然不會錯過，在黑暗中忽然看見一條綠色的光，又看見銀色的鋼梯，從高處垂下，唐龍依照桑拿博士吩咐的話去做，果然置身於花園之內。

花香撲鼻，七彩繽紛，唐龍覺得心曠神怡，走不了多遠，他就看見一個接近晚年的人，坐在一張巨大的圓桌上面，向他伸手打招呼。

唐龍走過去，打個招呼，坐在這傢伙對面，他懷疑對方有許多巧妙的詭計保護自己，他不敢輕擧妄動，很悠閒的坐下來，只是柔和地說了一句：「桑拿博士，我已經來了，有何吩咐？請你盡情吐露。」

桑拿博士說：「唐龍，你說魔球在海底橫掃千軍，如果它登岸，有沒有辦法跟我的太空堡壘相鬥呢？」

唐龍想了想，說：「桑拿博士，我一向喜歡講眞話，我只是知道魔球有許多種攻擊性的秘密武器，如果它受到攻擊，能否防禦呢？我茫無所知，再者，豹公爵告訴我，你的堡壘會飛，還有幾枝大炮，根本上像它那樣子的龐然大物，實在沒法飛的，更加不能飛上太空，因此之故，我實在沒法判斷這兩種罕見的秘密武器一旦展開龍虎鬥，誰勝誰負？」

桑拿博士說：「你是否想看看它搏鬥呢？」

唐龍毅然說：「我眞有此想，我甚至可以十分坦誠的告訴你，假如這兩座秘密武器搏鬥，由於攻勢凌厲，一定不會同歸於盡，可能在三幾分鐘便即決定勝負，到時我必然投向勝利的一邊，我這樣說，你不會介意吧。」

桑拿博士說：「我很高興聽到你這樣說，希望你能夠實踐，不過，豹公爵如此狡猾，我有甚麼辦法誘惑他把魔球從海底駛上陸地呢？」

唐龍用很簡單的說話把他背負的雙筒氧氣管另一妙用說出來，補加一句：「你可以拔槍在背後監視我這樣做。」

桑拿博士略爲沉思，說：「好，我們坐袖珍的跑車駛向岸邊。」說完，他就做另外一種行動，拿出警笛來，吹了幾聲，很快就看見一個橡皮人駕駛炮彈型的跑車駛到眼前來，桑拿博士打開車廂的門，說：「唐龍，我們走進去吧！」

唐龍很冷靜的走進車廂，坐下來，那一架袖珍跑車像一枝箭的駛到海濱，唐龍叫橡皮人把它停在離水五十呎的高崖上面，走出車廂之後，便即解卸背後的氧氣筒，揭開底層，然後把它從高崖投入海中。

他巳把「萬里傳聲」這種巧妙的科技對桑拿博士說知，桑拿博士也相信這種科技，任由他把氧氣筒拋下去。

五分鐘後，毫無反應……

十五分鐘後，突然看見海水吐着白泡，一個個氣泡不斷冒升，好像一條大鯨魚在海底做深呼吸，更奇的是海水逐漸變紅。桑拿博士很鄭重的說：「那個海逐漸發生變化，看來魔球在十分鐘後升上海面，我要回到太空堡壘發炮打它，你留在高崖抑或跟隨我回去堡壘？」

唐龍說：「我巳經改變主意，並非百份之百的站在豹公爵那邊，我要站在勝利者的一邊，還是跟你回到太空堡壘吧！」

桑拿博士相當高興，立刻跟唐龍一起進入跑車的廂座。剛剛坐穩，跑車就向歸途疾駛而去，耳邊除了狂風掃落葉的跑車聲響之外，還聽到一陣陣沙沙聲，似乎有一件怪物在背後追逐。

唐龍直覺到魔球即將升到海面，桑拿博士怎樣對付它呢？頗成問題。他們二人不斷的猜測魔球何時冒升到海面，忽然聽到一陣狂暴到彷如雷鳴之聲，掉頭看時，魔球巳經升到海面，全速推進，進攻的目標是太空堡壘，不過它沒有接近太空堡壘之前，袖珍跑車巳駛到花園前面，那個地方有條斜坡形的跑道，它衝向跑道去，剛剛衝到地面之下，上邊就有密集的槍聲。

桑拿博士在黑暗中說：「唐龍，你答允的，如果魔球眞的有本領向太空堡壘挑戰，怎會如此落伍，用機槍掃射？」

唐龍說：「我沒有聽見過豹公爵談及機槍，也許那是新品種的穿甲機槍亦未可料，我們只是躲在地洞之內，算得上安全嗎？」

桑拿博士說：「單是安全，那是沒用的，我們就快離開地洞進入太空堡壘了，我必須指揮橡皮人向魔球襲擊。」

百忙中，唐龍提出一個問題：「桑拿博士，這座荒島除了橡皮人之外，能够稱做人類的生物，是否僅有你一個呢？」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可是，桑拿博士忙着走出車廂進入秘門，奔到地面去，他沒有時間回答，唐龍便不再問，沉住氣尾隨着桑拿博士急走。

如果他想襲擊桑拿博士，那是很容易的，因爲他走在博士的背後，兼且走得更快，奇怪得很，他沒有這樣做。

激光炮突然响起來

唐龍說過他並非百份之百的依靠豹公爵，他只是依靠勝利者，初時他只是隨便說說，後來，他的心理發生轉變，眞的想看看那些秘密武器怎樣戰鬥，故此他絕對不會向桑拿博士偷襲。至於桑拿博士，早就懂得他有這種心理，毫不懷疑。

兩人透過秘道抵達地面，那是接近太空堡壘尾部，故此從海岸那邊掃射的槍聲不管如何密集射擊，他們二人絕不畏懼。

在魔球沒有滾到那座巨型坦克之前，桑拿博士已經帶着唐龍進入太空堡壘，而且乘搭升降機抵達最高的一處，它是控制室，可以說是太空堡壘的靈魂，桑拿博士回到自己的巢穴，勇氣勃發，向唐龍說：「請你坐在梳化上面，把視綫投向螢光幕，到時豹公爵如果有甚麼可怖的行動，沒法逃得過你的一雙眼。」

唐龍剛坐下來，桑拿博士扭亮了十二呎闊的螢光幕，他立刻看到巨大的金屬球，正在全速推進，就快滾到堡壘的前面。

他看到那個景象，桑拿博士也看到了，笑着說：「唐龍，我們這座太空堡壘是分上下兩截的，下半截正是齒輪如鋸的坦克，他們冒險衝過來，不是自尋死路嗎？

現時魔球逐寸推進，槍聲越來越密，照情形看，豹公爵所發射的槍彈並非爲了殲滅敵人而設的，他只是坦心前面有特別的爆炸物或者浮沙陷阱，故此先用機槍掃射，這種舉動完全是多餘的，我就快發動攻勢了，只要我扳動機掣，坦克往前衝，跟它相碰，立刻分出高下。」

魔球繼續滾來，它滾到距離太空堡壘僅有一百碼，桑拿博士說：「我決心出擊了，請你看看整個魔球怎樣毀滅！」

太空堡壘轟隆一聲，向前推進，它的動力比較魔球强大，再又因爲魔球只是適合在深海作戰，在陸地交鋒，有些吃虧，眼見這兩種巨大的攻擊性武器即將撞擊了，唐龍瞥眼看見一條閃閃發光的銀色火槍，從魔球最前的一處圓形金屬板伸出來，它喚醒了他的記憶，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桑拿博士，提防電力槍！」

兩種巨型戰鬥物都是超越一切的武器，唐龍就知道它碰頭就會發生不測之變，不知道會有什麽變化，不過，電力槍可以刺進鋼鐵包裹的物體，跟着發射電流，火花四濺，無堅不摧，故此他要提醒桑拿博士一句，桑拿博士絕不理會這種警告，一意孤行，兩種秘密武器終於碰撞，突然火光四起，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震撼腦穴，同時聽到天崩地裂之聲，唐龍就險些暈倒。

在迷惘狀態中，他感到整個控制室向上傾斜，不斷的向前移動，吃了一驚，想到就說：「桑拿博士，你好嗎？我覺得坦克沿着魔球的邊緣向上爬行，把那個球壓在下面，有沒有可能把它壓扁？」

桑拿博士冷然說：「我不單是把它壓扁，還把它鋸開，坦克的齒輪是眞正有牙齒的，鋼齒插入球體，即可把它分割。」

唐龍再問一句：「照情形看，它伸出來的電力槍沒有刺進坦克了？是不是？」

桑拿博士說：「在强大的碰撞當中，雙方都以實力取勝，區區的電力槍，實在沒甚麼作用，不必坦心，現時我開始使用坦克下層的鋼鋸了，請你聽聽球體被鋸開時所有在魔球裏面的人怎樣痛苦哀鳴！」

想是那麼想，他眞的把鋸齒運用，很快就發覺到這一招落空了，因爲魔球在鋸齒壓着的劣勢之下仍然向前滾動，很快就擺脫坦克的威脅。唐龍剛才感到坦克向上升，那時他覺得它向下傾斜，說：「桑拿博士，控制室向下傾斜，魔球溜走了，顯然它沒有鋸開，是否我們的鋸齒鈍了？」

桑拿博士咬牙切齒的說：「不，不是鋸齒太鈍，而是魔球的外殼太硬。」

就在這一瞬，唐龍從控制室的螢光幕看到一縷縷白烟，從坦克底層升起來，還有一陣陣火光，他感到有些凶兆，問：「似乎有點不妙了，桑拿博士，坦克那一截眞的被電力槍插中，局部着火焚燒，雖然它全是鋼鐵，你別忘記，留在太空堡壘之內的橡皮人，却是很容易燃燒的，可能有幾十個橡皮人被大火毀滅。」

桑拿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我只知道橡皮人不會接受電力摧殘，忘記了它可以被火焰焚毀！爲今之計，想爭取勝利，只好發射激光大炮了！我知道魔球封閉得很密，發射中子炮以及離子炮都沒法使球內的人喪生，唯一的辦法只好使用激光炮，照情形看，激光噴射所及之處鋼鐵以及岩石一齊燒熔，本來我只是想征服豹公爵，奪取魔球，不想殺他，更加不想把魔球燒到化爲烏有，現時爲了救活那些橡皮人，只好辣手出擊了，激光炮即將發射，你看看閃亮的倒數牌，到了零字，即可看見魔球怎樣焚毀。」

他充滿了信心，隨手扳動機鈕。

在螢光幕可以看到，魔球並非遠去，它只是滾遠一點，便即改變方向，掉頭向太空堡壘再衝過來，這是它第二次衝擊，電力槍閃閃有光，可是，「倒數牌」那邊的燈光頻頻閃亮，在魔球的電力槍還沒有衝到最爲接近的距離，激光炮已經轟然一聲亮起來，霎時間，一片光幕罩住了視綫，不單是螢光幕上面泛起了白色的光幕，在控制室任何一處都有强光刺眼，唐龍沒法忍受，慘呼一聲，便即暈倒。

如果他暈倒之後沒有覺醒，那就完了，可是，他偏又給另外一次極强烈的震撼弄醒，他喘息着睜開一雙眼，發覺眼前所見的景物跟未暈之前一般無異，至於刺眼的光幕，已經消失，他不必畏懼，更爲使他安心的是桑拿博士仍然站在一大堆儀器的前面，忙個不了。

雄霸太空的飛天鼓

唐龍搖搖晃晃的走過去，喊了一聲。

桑拿博士轉過身，看見唐龍，臉露笑容說：「你能够走動了，我眞是高興！」

「我們現時已經到了太空，你還是安安靜靜的休息一會吧。」桑拿博士補充一句。唐龍聽了大吃一驚，站不住脚。只好退後兩步，坐在梳化椅上說：「桑拿博士，剛才我被强大的震動力弄醒，是否那時剛剛衝破地球與太空交界的大氣層呢？」

「是的。」桑拿博士說。

唐龍再問一句：「聽說一個人置身於太空艙，必然是整個的浮在空中的，爲甚麼我們仍然勉强站得穩呢？」

桑拿博士說：「這是科技上的問題，各施各法，在我這個太空堡壘的控制室內，不必浮在室中。」

唐龍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問：「豹公爵跟魔球是否完全毀滅了？」

桑拿博士搖了搖頭，說：「我不知道，即使它沒有毀滅，也會受到很嚴重的傷害，暫時沒法動彈。至於我，突然改變主意，拋棄了堡壘的下半截，只是轉盤以上的一截，飛上太空，那是形勢所逼，由於橡皮人全部着火，坦克以及平台先後發生損壞，我們不能不衝上空中。」

原來如此，唐龍恍然大悟，很快他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桑拿博士，你打算永遠留在太空？抑或在太空兜了一個圈子，便即回航，重返地球過活？」

桑拿博士苦笑一下，說：「貯藏液態氫燃料的倉庫已被焚毀，我們根本上無法回到地球了，以目前殘餘的力量而言，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只是飛到月球降落。」

「爲甚麼？」唐龍說。

桑拿博士想了想，說：「三幾年前已經有些科學家登陸月球上面可以變成第二個星體，給人類居住，另外一些科學家還打算建造巨型的飛行物橫過太空，有如一艘郵船，每次可運送一萬二千人那麼多，我們的確可以在月球上面暫時居留的，直到我們發覺任何一個國家的飛行物體在月球降落，把它刼奪，便可回到地球來，說得坦白點，我們逼於做月球上的海盜。」

說到這裏，唐龍忽然發覺螢光幕上面有一個圓形的飛行物，有如一個鼓，體積相當大，在太空飛行，不知是禍是福，趕快告訴桑拿博士，叫博士看看。

桑拿博士定神看看，眉心一皺，說：「我懷疑它是最神秘的飛行物體，叫做飛天鼓！這個鼓不知道是地球上面的科學家創造抑或是別的星球的人侵入地球的先兆，總之，它的巨口張開，立刻有一條光噴射出來，威力極强，它是最犀利的激光，我們必須想盡辦法避過它，如果被激光射中，必然喪命。」

唐龍沒有回答之前，螢光幕上面已經送出一片强光，彷如上次他暈倒之前看見的光幕。

他們二人都感到束手無策，事實上「飛天鼓」所貯藏的能量大過太空堡壘二百倍過外，它發出來的激光當然威猛得多，看來他們二人簡直沒有機會飛到月球降落，除非他們有本領死裏逃生。

唐龍的命運如何？他的戀人羅美莎是否死在魔球裏面？這些問題，留待下回分解。

（本篇完，全文未完）

下期預告：「血濺月球紅」

神劍山莊

（本文承自第76頁）

她說完拍馬又向前衝上去。李秀倒是怔住了，不知道她何以會發這麼大的脾氣。

劍飛上前道：「秀哥兒，這可怪不得青青姑娘手辣，這些人太狠毒了，林中有兩個人，各人持了一具蜂尾針筒對着你正要發射，我們一急之下，才搶先出手的，若是等他們的蜂尾針出手，你就慘了！」他的手中還持着一具黃銅的圓筒，拿着對準旁邊的竹林一按筒後的機鈕，只聽得一陣嗤嗤之聲，差不多有上百支飛針，形成一片針幕射出。

李秀咋舌道：「這是要對付我的？」

劍飛道：「這叫要蜂尾針筒，一筒百支，針淬劇毒，用機簧控制。在眨眼間發出，廣可被十丈方圓，遠可達三十丈，中人無救，是江湖上有名的三大兇器之一！」

李秀一怔道：「乍一見面，他們怎麼會用這個對付我呢？」

劍飛道：「這可不知道，反正他們是你要的命，青青姑娘爲了救你才情急出手，你不該再怪她！」

李秀嘆了口氣，沒有多作解釋，只是道：「快走吧，別叫她一個人落了單，吃了人家的虧！」

兩人急急地策馬前行，却始終沒追到青青，只是在沿途每隔二、三十丈，都可以看見一兩個被殺的人。都是一劍斷喉，十分乾淨俐落，一望而知是青青劍下傑作。

看樣子這位姑奶奶的脾氣大着呢！拿殺人來出氣，但那些被殺的人，則又都持黃蜂尾針筒，有的已經發射了，似又有取死之道。

——未完——　（下期由諸葛青雲執筆）



國際間諜大綁票揭秘 第二夫人

金剛‧文 丁岡‧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柏文詩經過幾日的觀察,發現「浦藍莉」的行動不很正常,用了很大的勇氣,他決定和總統單獨相見,好把自己的疑問提出來,誰知總統認爲文詩這種想法有點瘋狂,並警告文詩,不得胡言亂語,否則會有革除他的可能,文詩只好退出……費薇娜十分緊張地等待着KGB的指示,那就是希望盡快了解總統在床第上的習慣,因爲她今晚就要和總統過着正常的性生活,正當她等得十分沮喪的時候,情報即時送到,使薇娜鬆了一口大氣……薇娜在床上表演浦藍莉的角色,而總統竟一無所知,表演十分成功,接着,薇娜自然而又技巧地詢問有關如何對付蘇聯的問題等,總統禁不住薇娜的詢問,終於把美國的秘密說給薇娜,至此,薇娜興奮地無以復加,她將成爲蘇俄的女英雄。

專線電話 大使解圍

柏文詩開着他的「積佳」在白金漢宮前兜圈子時,已是黃昏時分,天色愈來愈晚,他繞過維多利亞皇后紀念碑,找了個位置停了下來,留心看每間出口有沒有蘿娜的踪影。

他已經在這附近等了廿分鐘,但她一直沒有出現,原先,他和總統夫人約好了今天上午會面,本想利用整個下午時間去跟踪她,但一切計劃都因蘿娜的一個電話及一張紙條而取消,蘿娜在電話裏告訴他上午的約會取消,而午飯後才送來的留條裏則告訴他:「威爾斯王子今天下午要在白金漢宮,和藍莉及柯克里夫人共飲下午茶,我要送藍莉去那兒,請你在四點左右到白金漢宮前面出口處來接我。」

現在已是四點廿分,還是不見蘿娜的影子,文詩正準備再繞一圈,終於發現蘿娜正匆匆忙忙的由邊門走出,在人羣中找尋他,他從車子裏跨出,向她打招呼,她看到他後趕緊走向他的車子,坐了進去。

把車子駛進川流不息的車道中,他瞥一眼問道:「你好嗎?」

「我們的皇后還在和英國的王子喝茶,我在白金漢宮的記者室被纏住了,所以才拖得那麼晚,抱歉,我要你來接我,並不是想搭你的便車,而是我想聽你談談昨晚的情形,你眞的去找總統了嗎?」

文詩沮喪地把與總統會面的經過告訴了蘿娜,並決定親自去拜訪那位服裝設計師。

雖然交通相當擁擠,但他不到十五分鐘便開到了賴百瑞那裏,他把車停在附近的街道上,步行過去,站在那間裝飾優雅的服裝店門口,他停了一下先想好待會兒要如何應對,終於抓住門把,推門進去,門鈴隨之一響。

站在長毛的白色地毯上,文詩沒有看見半個人影,屋裏裝修得富麗堂皇,前半段陳列着昂貴的高級衣飾與珠寶,後半段有一個走廊通往後面的辦公室,還有一個樓梯通往二樓,文詩一個人站在店裏,足足有半分鐘之久,才有人出現,那是賴百瑞的助手古若雯,文詩曾經在白宮裏見過她,她走到文詩面前問他有甚麼事,文詩報上姓名後告訴她,他是總統夫人派來見賴百瑞的,古小姐要他等一會兒,她走進後面的走廊去通報,一會兒走出一個瘦長的年輕男子,他走到文詩面前尖聲問道:

「您是柏先生?我是賴百瑞,」他伸出一隻手說:「是浦夫人派你來的嗎?」

「也不盡然,」文詩鬆開那服裝設計師的手繼續說:「不過也可以這麼說,我是柏文詩,我在白宮裏工作,專門替總統夫人寫自傳,是她告訴我說可以拜訪她在倫敦所認識的任何人,而且她還特別提到你。」

「我不記得她提過你要來訪問的事,」賴百瑞說:「不過我上次去白宮時曾聽她談到她正要出一本書。」

「是啊!我現在就是爲了這本書來,我想請你撥點時間和我談談她在時裝方面的喜好以及你們認識的經過情形,或許我們可以一起去喝喝酒或共進晚餐,同時談談——」

「你太客氣了,謝謝,」賴百瑞打斷他說:「我不知道你這本書裏談些甚麼,我一直都很敬慕浦夫人,絕對樂意與你合作,但是現在不行。」他看看手上的腕錶說:「今天太晚了,我們馬上要打烊,而我今晚又有個重大的晚宴,實在很抱歉;你何不過一、二天打電話給我,或許我們可以找個午後好好談一談。」

「好的,那我再打電話給你。」

古若雯出現在走道上呼喚着賴百瑞:「先生,您的電話,從巴黎來的。」

「我馬上來,」賴百瑞道:「噢!抱歉,我不能再陪你,我在等這個電話等了好幾個小時,我們改天再約吧!」他一邊後退一邊說:「記得幫我轉告浦夫人,她離開倫敦以前我一定會去拜訪她一次。」

文詩開始朝門口走去,到了門口他停止腳步,環顧四周,賴百瑞已經走進後面的辦公室,現在整個房間裏就只剩他一個人,他想起了賴百瑞最後所說的那句話:「記得替我轉告浦夫人,在她離開倫敦以前一定會去見她一次。」

這不是很奇怪嗎?他明明已經在這裏見過她了,而文詩親眼看見她走進他的店裏,顯然,不只是她對此事說謊,賴百瑞也在隱瞞。

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心中的疑慮再度興起,他決心要查出這家時裝店的眞相來,望着通往後面房間的走道,毫無疑問的賴百瑞的辦公室一定在後面的其中一間。

打定主意,他開始行動,握住門把,他打開前門,讓門上的門鈴大聲響着,可是他並沒有移動半步又把門關上,依舊留在空無一人的店裏,轉過身他悄悄的走進後面的走道,到了半途他就聽見賴百瑞講電話的聲音,經過好幾個試衣間,在賴百瑞辦公室門口停下來,這間辦公室對面也是一間試衣室,拉開垂下的簾幕,躲了進去,這個試衣室裏靠牆的一面掛滿了落地的長禮服,文詩把它們推開一邊,藏身進去貼牆站着,讓那些禮服擋在他面前,他相信任何人進來也不會發現他躲在那兒。

他豎耳傾聽走廊賴百瑞辦公室裏傳來的話聲,賴百瑞的嗓音不甚清楚,但還可聽得見,站在那兒愈久,文詩心裏愈猶疑,他知道自己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如果這兒眞的是蘇俄間諜的聯絡站,那麼只要有人發現他,他當場就會被解決掉,如果這家店是規規矩矩的做生意,那麼別人抓他後也會把他當賊看,當場送警處理,浦安雷總統一旦知道此事,會毫不考慮的叫他滾蛋,那他的處境將會非常悲慘,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了。

他開始後悔自己的猜疑,本想趁還來得及的時候溜出去,卻聽見前門鈴響起,他嚇得僵在原處,動也不敢動,但耳朵豎得老高的。他模模糊糊的聽見前門開了,又關上,接着他聽見賴百瑞對電話講法文的聲音,他的法文似乎不怎麼樣,把電話轉給他的助手古小姐,他要她趕快把電話裏那個法國女人打發掉:「告訴她下個星期我們一定會把她的貨用海運運去,不要跟她囉嗦,我們這裏忙得要命,我最好去看看他們都來了沒有。」

撥開那密密麻麻的禮服,文詩可從更衣室的簾幕下看見賴百瑞的皮靴穿過走廊,顯然他是要到前面的店裏去,果然,他的尖嗓門從那兒傳來:「啊!你們都來了,很準時,我們到後面的辦公室去吧!哦!巴吉諾夫,我們打烊吧!好好看着前門,備用鎖匙是在模特兒身上的黑天鵝西裝口袋裏,從現在開始不要讓人進來。」

待所有人都進了後面的辦公室,文詩聽見賴百瑞愉快的向他的訪客說:「諸位,我聽說有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一個略帶英國腔口齒不甚清楚的美國口音回答。

文詩覺得這個聲音有點耳熟,一時却想不起來在那兒聽過,接下來一陣靜寂,文詩担心他們是把辦公室門關上了,當賴百瑞聲音再度響起,他才鬆了口氣,原來賴百瑞爲了慶祝這個好消息,特地拿出他最好的雪莉酒來請他的訪客喝,在一陣倒酒及杯觥聲中,文詩不斷思索他們慶祝的理由,他覺得很奇怪,如果那是屬於俄國的人勝利,這個美國人在這兒做甚麼,如果是美國或英國人的勝利,又怎麼會有俄國人來夾雜其中?

賴百瑞的聲響再度響起:「我們的夫人把話傳到了嗎?」

「還沒有,不過快了。」那美國人回答道:「她只通知我,她已得到了我們所要的情報,今晚十一點她將在預定地點和總理會面,到時候她會把一切告訴他。」

賴百瑞問道:「我們是不是要把這些都送到莫斯科去?」

「我想不用,」那美國人說:「等她和總理會過面後再說。」

「可是不是要把她和美國總統夫人交換回來嗎?時間怎麼訂?」賴百瑞在問。

好半天才冒出一個蘇俄口音說:「不會有交換,薇娜把消息交出後,她就沒有利用價值了,而另一個則會被送回來。」

好半天屋子裏沒有半點聲音,賴百瑞終於打破沉默說道:「你是說我們的朋友薇娜,將要被殺掉?」

「這是必要的。」那俄國人說。

文詩想起來他就是最後到達,賴百瑞要他關門的那個巴吉諾夫。

「我想也是,」賴百瑞懊喪的說:「太可惜了,那麼聰明的一個女人,是不是她見過總理後就要被解決呢?」

「對,今天晚上以前。」巴吉諾夫說道。

「你找好了合適的地點嗎?」賴百瑞問道,巴吉諾夫說一切都已安排妥當,賴百瑞還是不放心,問他萬一屍體被人發現了怎辦?

「不用担心,」巴吉諾夫說:「不會有人認得出來的,我們會用硝酸加以處理過,包括臉部。」

又是一陣沉靜,賴百瑞接着問道:「我們甚麼時候把消息傳回去?」

「今晚十一點開始由這裏發送。」巴吉諾夫說:「費丁會來幫你們操作電碼的時候,而那邊也會準備好接收。」

「那就這樣說定了。」賴百瑞說道。

接着是推椅子的聲音和腳步聲。

文詩看見四雙鞋子從更衣室的簾幕下經過,走到前面去,這其中有一雙女鞋,顯然是屬於古小姐的,不一會兒,前門隨着一陣鈴聲關上,所有燈都熄滅。

文詩還是動也不動的留在原位,他不

知道這個店裏還有沒有其他人留下，爲了以防萬一，他決定再待十五分鐘，確定沒有動靜後再離開這兒，趁着這段等待的時間，他正好把剛剛聽到的話整理一下，很明顯的，這些話證實了他所有的疑慮，賴百瑞、那個俄國人、美國人都是以掩護身份在活動，他們有一個女間諜名叫薇娜，現在她得到了一個極端寶貴的秘密情報；今天晚上她將把它交給「總理」，毫無疑問的，這個主席就是指蘇俄的柯克里，他是目前在倫敦唯一參與美蘇會談的總理，而薇娜就是藍莉的替身，她已從總統處得到一個重要情報，只要她把情報交出來，俄國人把她殺，並加以毀容，再把眞的藍莉送回來，一切便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也不會有人把薇娜的屍體與俄國人聯想在一起。

這個計劃的大胆與無法無天之程度，令文詩爲之不寒而慄，眼看着它在敵人的行動下，馬上就要成功，文詩知道自己必須盡快離開這裏設法營救才是。

在那堆禮服後面站了十五分鐘之久，文詩依然沒有聽到有任何聲息，他小心翼翼的撥開禮服，走出更衣室進入走道，四下查看無人後他慢慢走到前面的店裏，看到玻璃門外天色已暗。

站在門口，他停住脚步，由於太緊張，伸手去拉門時竟然會發抖，他試了半天打不開門，才知道門已上鎖，這時候他想起賴百瑞曾提起有備用鎖匙藏在模特兒的上衣口袋中，掏出鎖匙，打開門，他一溜烟跨出來，把門再度鎖上。

站在店門外的走廊上，文詩瞪着手裏的鑰匙發楞，他想自己最好能找一個鎖匠打一把同樣的鑰匙，開門進去把原來那支放回原處，他想起來他停車的基諾頓街角上就有一家五金店，趕緊走過去看看打烊了沒有。

他的運氣很好，那家店竟然還亮着燈，文詩從橱窗望進去，那是一個家庭式的小店，店面只有禿頭的店員正在結帳。文詩走進去，請那個店員再帮他複製一把鑰匙，那個人本想拒絕，因爲他已準備打烊吃晚飯去了，但看在文詩與他太太有同鄉之誼的份上，終於首肯十五分鐘之後就帮他打好一把鑰匙。

文詩謝過他，付了錢，他趕緊回到賴百瑞的店去，把門打開，進去把原來那支鑰匙放好，再出來把門關上；用複製的鑰匙把門鎖好，再把鑰匙放進口袋裏。

坐進他的「積佳」，文詩發動車子靠在椅背上喘氣，以一種神妙刺激的感覺，他回味着剛剛一小時內所發生的事情，他沒想到自己居然應付過來了，或許正因爲一切都出乎他的預料之外，他憑着本能去處理才得以過關吧！剛剛所偷聽到的一切，雖然句句都證實了他猜想沒錯，但未免也太大胆驚人了，以致於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知道自己必須去揭發俄國人的陰謀以及薇娜——這位冒牌總統夫人的身份，但是要去向誰揭發呢？而且有誰會相信他呢？即使是藍莉被俄國人放回來了，想揭發此事，也不可能取信於任何人，她和文詩一樣都很清楚這點，所以她絕對不敢有此妄想，輕易嘗試的，由此可見，俄國人根本不担心這個陰謀會被揭發，他們知道自己是萬無一失的。

也正因如此，文詩除了告訴蘿娜以外，是絕對不敢對任何人提及此事的，想到這裏，他突然靈光一閃——或許不只如此，另外還有個人也應該知道這件事，如果不能用直接的方式他或許可以以間接的方法讓他曉得，對，就這樣決定。

手扶在方向盤上，文詩不再發抖，他要趁還來得及的時候儘快把車開回旅館，找到蘿娜來帮他做幾樣事，以免會談眞的輸給對方，到了克萊瑞飯店皇家套房門前，他看見藍莉的便衣侍衞歐里範站在門口，他問道：「總統夫人從白金漢宮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

文詩鬆了口氣繼續問道：「蘿娜在不在？」

歐里範翹起大拇指朝隔壁套房裏指了指說：「在她辦公室裏。」

「謝了。」

文詩走進蘿娜的辦公室時，她正在講電話，他拉了張椅子在她面前坐下，她把電話掛上，立刻轉向他，一臉担憂的神情，她一開口就問：「你到賴百瑞店裏去了嗎？」

「何止是去了，你絕對不相信發生了什麼事情。」把嗓門降低，他把剛剛的經過情形和偸聽到的對話，詳細無遺的告訴蘿娜，等到他說完蘿娜目瞪口呆的坐在那兒，似乎還在回味他所說的一切。

「怎麼樣？」他問道。

「什麼怎麼樣？我還能說什麼，你知道我過去一星期來一直和你一樣有相同的疑問，但剛才你說的，我似乎一時無法接受，你所聽見的無疑是證實了現在這位總統夫人是假的，她不是藍莉。」

「她的名字叫薇娜什麼。」

「那藍莉呢？藍莉在那裏？」

「或許是在莫斯科，他們剛剛說過了，只要薇娜一把我們的秘密交出，被滅口後，藍莉就會被送到這兒來，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攔阻這項秘密的傳遞。」

「柏，你一定要馬上去見總統。」

「還要再見他？他不會相信我的，即使相信了，也會要我拿證據來，上帝，我要是去找他，他一定會把我扔出來，那時候我才眞的完蛋了。」

「你說得對！」她承認道，舉起一隻手，無助的向文詩說：「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他站起來，繞過桌子走到她面前說：「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或許成，或許不成，我是剛剛在回來的途中想到這個主意的，我們現在絕對不可揭穿這個假的第一夫人，因爲時候未到，我們所做的是阻止她把我們會談的秘密轉給蘇俄的總理。」

「要怎麼去阻止她呢？」

「我們只要讓她知道她自己命運，這樣便可阻止她了。蘿娜，你要帮我忙。」

「沒有問題。」

「好！現在聽我說。」他彎下身子，嘴巴靠近她的耳朵開始耳語；把他的計劃大概說完之後，站直身子問道：「你認爲如何？」

「行得通嗎？」



費薇娜站在門旁，偷聽柏文詩和蘿娜的談話。

「不行也得行啊！難道你有更好的主意？」

「沒有，好吧！就這麼辦。」

「嗯！這才是好女孩，她什麼時候回來？」

「隨時會到，進臥房以前，依照慣例她很可能會先來我這兒看看是否有重要留言或電話。」

文詩點點頭說：「好，那我們準備好等她回來。」

他們離開蘿娜的小辦公室，進入連接皇家套房與辦公室的短廊，文詩問蘿娜：「她的起居室會不會上鎖。」

「只有晚上才鎖。」

於是文詩試試房門，果眞沒鎖，他把門打開，退後幾步站在蘿娜身邊，兩個人都不說話靜靜等着，每隔幾分鐘，文詩就看看錶，約莫過了八分鐘，裏面房間開始有了聲響，文詩不由得緊張起來，他用手指壓住嘴唇，示意蘿娜別出聲。

他們聽出來人正是薇娜，她正在對隨同她回來的侍衞說話，聲音愈來愈清晰，顯然她已靠近走廊，接着文詩聽到關門聲以及她愈來愈近的脚步聲。

「蘿娜！你在那裏？」她清晰的呼喚着。

文詩再度用手指壓在嘴唇上，蘿娜緊張的點點頭，仍是一言不發，文詩無聲的對她說：「開始！」

於是，就在總統夫人快要走到他們所站的走道上時，文詩用一種閒聊的口氣大聲對蘿娜說道：「對！她就是一個蘇俄間諜，從我們到倫敦以後，這一直就是個最熱門的閒話，我是由總統的一位助理那邊聽來的，他知道不多，只曉得有個俄方的女間諜正潛伏在我們當中，她已經滲透到總統身邊去了。」

蘿娜馬上接着說：「別玩笑，你眞相信這些？」

「我不知道，我只是把我聽說的告訴你，他們甚至查出她的名字叫費薇娜。」

「她是誰？」

「不曉得。」文詩停頓了一下，如果隔牆的總統夫人眞的是藍莉，她就會直接走進來找他們，追問他們所說的話，如果她是費薇娜，那她就會停在原處，屏住氣繼續偸聽下去。

文詩確定她現在就在外面；十分安靜的等着聽更多，蘿娜繼續問：「你的朋友怎麼會知道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不過從他的言談中，我可以猜出，很可能是他們的情報人員在秘密會談的時候被我們的情報人員偸聽到了。」

「那我們這邊的人，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我想除非能有明確的證明，我們現在是沒什麼辦法的，這個叫費薇娜的女間諜今天晚上就要把有關會談的秘密傳給柯克里，對於這點，我們是無法阻擋，至於那個費薇娜，那更由不得我們了。」

「文詩！你這是什麼意思？」

文詩故意清楚的回答道：「我們是說過了今晚世界上就不會有費薇娜這個人了，根據我的消息來源說，只要今晚費薇娜一把我們的秘密透露給蘇俄總理，她立刻就會被俄國人解決掉。」

「他們竟然要殺掉他們自己的人？」

「有什麼不可以，她對他們已沒有利用價值，留着也沒有用，而且她知道太多，不殺掉她，或許還會有後患呢！」

「他們眞要這樣做？」

「據我所知，他們在今晚就會幹掉她的。」

「我的老天爺，這是什麼世界啊？」

「我知道我們現在該做什麼，走，一起去喝杯酒。」

「我先看看——」

蘿娜還沒說完就被第一夫人從隔壁傳來的聲音打斷了。「蘿娜，你在那兒？」

「在這兒，藍莉。」

總統夫人輕快的走進通道，假裝姍姍到達的樣子說：「有沒有什麼重要消息？」文詩盡可能不露痕跡的端詳她的臉，只見她一臉灰白，血色盡失。

「總統派人傳話過來說他要忙到十點，你如果要等他，他將和你在套房裏一起用餐，要不然，你可以自己早點去吃。」

「謝謝你，蘿娜，我再看看好了！唉！忙了一天，好累，我想先進去小睡一會兒，不管有什麼事都不要來吵我。」

他們望着她朝臥室走去，然後把她自己鎖在裏面，蘿娜輕聲問着文詩：「你想她聽見我們說的了嗎？」

「聽得一淸二楚。」

「接下來會怎樣？」

「我不想去猜，但有一點我敢肯定的是，她把情報傳出去之前，會好好的想一

想。」

「然後呢？」

「她或許會考慮背叛，不管怎麼樣，我準備鼓勵她。」

蘿娜皺皺眉說：「那你不就等於告訴她你知道她的身份了嗎？」

「她或許還寧可這樣呢！」

「但她也可能因此把你殺掉。」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我們更應該好好享受這『最後晚餐』。」

「也不定是她的『最後晚餐』。」

「我不知道，我們等着瞧吧！」

一個人在臥房裏，對着鏡子站着，費薇娜不由自主的顫抖着。偷聽到文詩和蘿娜之間的談話所帶給她的震嚇，是這個計劃開始以來最强烈的一次。

她不知道文詩的消息來源是怎麼知那麼多的？她倒不怕他們會揭發她，但是她却担心她今晚會眞如文詩所說「被解決掉」，她後悔自己居然一直那麼相信那些殘酷無情的雜種，而他們居然以死來作爲她冒險患難的獎勵。好吧！既然如此，她也不願再做他們的爪牙，任憑處置，她現在有她自己的權力，她要去運用。

她看着鏡子裏的自己，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可是鏡中那張第一夫人的面孔却是她最大的阻碍，帶着這張臉，她走到那兒都會被認出來，而偏偏此刻她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行動的自由。

在這種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她要如何才能不被注意的到達她所要去的地方呢？

費薇娜全心貫注的思索着，出乎她自己意料之外的，她居然很冷靜，而且很快就想出一條路來。

首先，她必須打兩個電話，然後再上路，她找出了一本皮面的聯絡簿，那是根據藍莉旅行時隨身携帶的那本複製而成的，翻開聯絡簿，她找到「華珍妮」的電話，雖然珍妮已經不在人世，但她還有個先生和十七歲的兒子，仍舊住在綠色公園邊主堡屋的舊宅裏，藍莉曾到那兒住過。

薇娜坐到床邊抓起話筒，把華家的電話告訴接綫生，接通後，電話那端響起一個年輕的聲音：「喂！我是華崔克，那一位？」

「崔克！我是藍莉，是你母親的老朋友。」

「藍莉——」那年輕的聲音重覆着這個名字，流露出敬畏的語氣。

「是的，我就是浦藍莉，我先生和我是從美國來這兒參加會談。」

「我知道，我在電視上看到你，我從報上得知你可能會來看我們，可是很抱歉，我父親現在不在家——」

「沒關係，我也想和你談談，表達我衷心的慰問之意，我愛你母親，每個人都愛她。」

「謝謝你。」華崔克說道，聲音有些哽咽。

「我打電話來的另一原因是，」費薇娜說：「我需要你幫我一個小忙，我想過來看看你，就擱幾分鐘，你會在嗎？」

「當然會在，你想什麼時候來，今晚上？」

「現在就來，大概十或十五分鐘就可到達，你不介意吧？」

「你能來才是我的榮幸。」

「好，那待會兒見。」薇娜說着，把電話掛掉。

第一個電話順利完成，現在打第二個，重要的一個，打開床頭上放的電話指南，她找出契斯特旅館的電話，記在活頁紙上，然後拿起話筒，把號碼唸給接綫生，電話響了許久，終於接通，講話的是契斯特的總機，薇娜要她接到柯克里總理的套房，她知道這個電話不可能轉到總理手中，但只要是他周圍的人就不錯了，因爲他們當中任何一個都會儘快的把她的消息轉過去給他。

電話那頭，一個粗嗄的嗓門用俄文說道：「蘇俄代表團。」她認出那是誰的聲音，馬上用俄文說道：「是柴可夫斯基將軍嗎？」電話那頭的聲音馬上變得急燥起來：「你是誰？你要做什麼？」

帶着一股報復的快感，她用俄文回答道：「你不認識我啦！將軍，我是費薇娜呀。」

他重複着她的名字，終於暴怒道：「不，這是不允許的，誰叫你打電話來。」

「可是我已經打了。」她還是很平靜的用俄文回答，然後語氣轉爲嚴厲說：「請你帮我接總理。」電話那端的聲音遲疑着說：「不行，這不可能，他在忙，而且你再晚點就要和他見面了。」

「我要改變見他的時間，」她强硬的說道：「不是晚一點，而是提早到現在，我現在就要去旅館見他。」

「不行，妳來了會對妳不利——」

她冷冷的打斷他：「我不來對我更不利。」說完，她不理他的咆哮就掛斷了電話。

薇娜不打算用偷溜的方式離開她的套房，相反的，她以公開而且直接的方式去進行第一個步驟，她找來了貼身侍衞歐里範和阿求奇，告訴他們她要去華家拜訪，要他們儘快調派車子來，安排好後，他們陪着她下樓，離開旅館進入座駕車，朝華家開去。

現在車子停在華家的所在地——主堡屋前，那是一棟七層的建築物，薇娜裝出對這裏很熟悉的樣子，歐里範先跨出車門，薇娜本想起身跟隨其後下車，但阿求奇攔住了她，他解釋道：「歐里範想先去檢查這個地方，一會兒就好。」

薇娜耐心的等着，歐里範進去，約五分鐘後回到車子邊，隔着薇娜對阿求奇說：「沒有問題，很安全，後面也沒有出路，你在前面留意街道的動靜，我陪夫人進去。」

一聽說後面沒有出路，薇娜心裏就開始嘀咕了，但也只好離開車子，和歐里範一起走進主堡屋，大廳左邊有個樓梯，他們上樓後，歐里範說：「華家住在二樓的後幢。」

「我知道。」薇娜說，但其實她心裏眞感激歐里範告訴了她，到了華家門口，歐里範站住，薇娜按過電鈴，告訴他：「這是個哀悼性質的訪問，我可能需要一個小時。」

歐里範點點頭說：「好，我會在這兒等候。」

門開了，華崔克迎上來，把她請了進

去，關上門。雖然心裏很急，薇娜還是保持社交禮貌與優雅，她親吻華崔克的面頰，端詳着他略帶緊張的臉龐說：「啊！你長得好大了，華崔克。」

他侷促的請她坐下，她和他閒聊了一會兒，禮數盡得差不多後，她終於開門見山的提到正題：「崔克，跟你聊天很愉快，我改天找機會多瞭解你一點。」她說：「我剛才在電話裏向你提過，有事要請你帮忙。」

「好，沒有問題。」

「實際上，我還有另一個約會，想單獨赴約，但身爲第一夫人不管我走到那兒，總有侍衞要跟着我，我剛剛騙我的侍衞說我要在這兒停留一個半小時，但實際上我是想藉此機會單獨溜出去赴約，你介意嗎？」

「怎麼會？我還覺得挺刺激的呢！」

費薇娜問他是否有後門可走，使她不致於被任何人發現，正如歐里範所說，崔克的回答是沒有，薇娜的心往下沉，再追問一次說：「眞的沒有其他通路嗎？」

那男孩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興奮的說道：「啊！我想起來了，如果你不嫌麻煩的話，從防火巷下去，有一條路可以出去的。」

「你說什麼？」

「我家的草坪上有好幾個梯子，是一些建築工人白天用來修理用的，我可以在後面的鐵欄杆內外各架一個梯子，順着這兩個梯子你就可以出去了，不知道你敢不敢？」

薇娜從椅子上站起來，擁抱崔克說：「太好了，你眞可愛，我當然敢。」她遲疑：「可是我下去以後怎麼走呢？」崔克告訴她後，把她帶到後面，引導她下去。

薇娜乘搭的計程車繞過路島把她帶到契斯特旅館的正門，付過帳後，她從皮包裏掏出一條圍巾紮在頭上，她穿着一件高領外套，但豎起的領子只遮住了半張臉，她希望那條圍巾能擋住其他的部份。

一個門房把車門打開，薇娜快步下車，推動旋轉門進入樓下大廳她加快脚步經過接待櫃台進入第一座電梯，一位年長的電梯操作員關上電梯門後，問道：「夫人，您要到幾樓？」

「柯里克總理的那層樓，麻煩你。」

那個操作員懷疑的打量着她。

「我在等着呢！」她又加了一句。

「好的，夫人，那是在八樓。」電梯緩緩上升，到了八樓停住，她走出電梯，却停在走廊上，不知要往那個方向走，那個操作員爲她指示向方說：「先左轉再右轉，門上寫着『總統套房』。」

薇娜點頭表示謝意，開始朝他指的方向走去，到了第二個交叉口，她向右轉，却差點撞上站在「總統套房」門口聊天的四個男人，薇娜正想走向門口時，其中一個穿便服的男人離開原位，過來擋住她的去路，他用蹩脚的英語說：「沒有通行證，任何人不准進入。」這時，另一個背對他的男人轉過身來，她立刻認出那是祖柯上校，他一臉訝異，一個箭步跑過來抓住她的膀子，把她拉到一邊，她低聲告訴他，總理正在等她，他點點頭把她帶進門，並對着裏面用俄文通報。

一進門薇娜就碰上三個佈署在樓梯口的KGB警衞，一邊對他們點頭微笑，她一邊登上樓梯，在樓梯頂上她看見第一個門上寫着「總統套房」，門邊站着二個KGB警衞，她對他們點點頭，伸手去按門鈴。

門立即彈開，她認出站在門口的是蘇俄的領袖之一——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葛拉明，他有點惱怒的看着她說：「費同志？你應該知道你要到很晚才能見到總理。」

「我打過電話來。」她簡要而生硬的說道：「我必須現在見他，這應該已經安排好了。」

葛拉明搖搖頭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把她領進去後，他要她在門廊等候，自己進去通報總理。不到一分鐘，他就再度出現向她招手示意，領着她走進一間裝璜華麗的大起居室，對她說：「總理同意見你一下，但我要先告訴你他很生氣。」

「我也是！」薇娜說道；注意到她語氣中的不敬，葛拉明提醒她說：「別忘了他是總理。」

「你也別忘了，我是總統夫人。」她說。

葛拉明皺眉頭說：「他一會兒就來。」說完便離開房間，走了出去，剩下薇娜一個人，她不耐煩的等着，四處幌着瀏覽這個豪華的起居室，一轉身，突然發現柯克里總理不知何時已由臥室靜悄悄的走了過來，他穿着正式的襯衫、長褲，邊走邊扣袖扣，頭也不抬的走向薇娜。

「你冒了很大的危險，費同志，」他平靜的用俄文說：「你實在很不聰明。」

薇娜知道他寧可用俄文來和她談話，但她同時也決定無論如何決不在他面前退縮，扮演犧牲者的角色，她告訴自己她現在已是個有權勢的人了，藉此使自己强硬起來。

她開口說道：「我已經習慣冒險了，我爲你做的每件事都涉及危險，若不是爲了重大事情我也不會到這兒來找你。」

「我知道。」他讓自己坐在一張法國桌子上說：「搬張椅子過來，我們現在談談。」他等着她開口，却又補上一句：「我忘了向你道賀了，聽說你已完成你的任務，得到我們所要的情報。」

「是的。」

「我希望那個情報是有價值的。」

「哦！非常有價值。」

他一聽眉頭毛都揚起來：「好極了，等會兒，我先把柴可夫斯基將軍找來。」

她却用很冷淡堅硬的語氣說道：「我不希望他在這裏，我想單獨和你談。」

她本以爲她的無禮會激怒他，誰知他竟抽回準備按鈴的手，以一種新奇的眼神平和的研究着她。「好吧！隨你便。」他說，透過無邊眼鏡他瞄着她說：「你剛剛說，你有我們所要的每一樣情報。」

「是的。」

「得自總統本人的。」

「是的，第一手資料。」

「你相信他所講的都是眞的，他沒有懷疑你或騙你？」

薇娜微笑道：「他說的眞話，我們在床上做愛後，他非常開心，所以就告訴我了。」

他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說：「我可以想像得出來。」語氣原帶點輕薄，但立刻轉爲嚴肅：「現在，我準備好了，你可以告訴我美國人在會談中的計劃，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

「不！」

他以爲自己聽錯了，再問一遍：「你說什麼？」薇娜重覆道：「我不想告訴你我所發現的。」柯克里一聽之下，大爲震驚，瞪着她，語無倫次的追問：「攪什麼鬼！你瘋了，你竟敢拒絕告訴我。」

「是的。」她勇敢的回答道：「我才不傻到把自己的死亡權交到你們手中。」

他似乎顯得愈來愈無禮：「你在胡說些什麼？什麼死亡權？說清楚，我可沒多大的耐性。」

於是，薇娜氣沖沖的把她從文詩那兒聽來的全部講出來，他聽了以後，一副嚇傻了的樣子，好像他完全不知道她將被處死的事情。接着他又問薇娜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她回答說是根據白宮的消息來源。

「白宮的消息來源。」柯克里重覆着說：「你怎麼會有這種來源？」

她挺起胸脯，昂然的回答：「先生，你別忘了，我是美國的總統夫人。」

他哼着鼻息輕蔑的說道：「哦！當然！當然！我的眞忘了。」他冷酷的雙眼直直盯着她說：「你顯然是被你在白宮的新朋友利用了，一定是有人懷疑到你，他們希望能藉此使你不把情報轉給我，不錯，他們很聰明，但是你更聰明，不會被他們利用，你是我們這邊的，他們則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所以不要再這樣浪費時間了，你只要告訴我，絕對可以得到超乎你想像的報酬，好了，現在快告訴我。」

她還是緊閉着嘴，不肯說，柯克里一看利誘不成，只好用威脅的，但薇娜胸有成竹的告訴他，他絕對不敢拿她怎麼樣，因爲她一死，美方的秘密就弄不到手了。

柯克里聽了她的話，整個人僵坐在她對面，死瞪着她，好半晌，屋子裏只有時鐘走動的滴嗒聲，最後，柯克里終於讓步，他朝後靠坐在椅背上，脫下眼鏡，咧開嘴笑道：「算你贏了。同志。」他幾近愉快的接下去說：「你是個堅強的女人，我一向欽佩這種女人，是的你說得沒錯，伊洛夫的計劃是要在你從這兒離開後把你殺掉，從一開始我就反對他這個方法，但是他堅持要這樣，我便隨他去，後來我也把這件事給忘了，現在我承認這是個殘酷的錯誤，我可以把這個命令收回，好啦！現在我在這裏保證你絕對安全。」

他看起來一副很輕鬆愉快的樣子，但薇娜還是搖頭。「口說無憑。」她說：「我要完全可靠的保證。」

柯克里拿起紙筆，輕快的問她要什麼，只要她說得出，他便寫下來作爲憑據，但薇娜一時還想不出要什麼，他放下鉛筆建議道：「給你一份中立國的護照好嗎？我們再把妳的容貌改變一次，安排你永久居住在瑞士或瑞典，並以你的名字替你在這兩國中的任何一國存一筆鉅欵，你覺得如何？」

薇娜還是不滿意，她担心伊洛夫的爪牙會找到她，把她殺掉，她希望能有一個更安全的保證。

他們二個靜靜的坐在那兒沉思，都在想找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大約過了二、三分鐘，柯克里好像想到什麼似的彈了起來，靠近她說：「我想到了一個辦法，相當大胆，但可以成功，這或許會令你滿意。」

「快告訴我。」她焦急的說。

柯克里先問她過去幾星期來，是否完全騙過了她身邊的所有人，薇娜說是，於是他繼續問道：「你可願意終生扮演總統夫人？」薇娜先是沒聽懂，柯克里解釋道：「不論浦安雷是在白宮，或者下台，你都是他的太太，終此一生享盡榮華富貴，你可願意？」

薇娜從沒想到過居然有這種可能性，不過，在心底，她倒是經常想到扮演第一夫人所帶給她的快樂與好處倒是不少。

最後，柯克里與薇娜達成協議，如果他們將藍莉殺掉，並把這證據（照片）由辛雅禮帶來給她，她就一定會把情報交出來。

× × ×

一個半小時以前，文詩不經意看見假扮第一夫人的費薇娜，在二名隨身侍衞的陪同下離開總統套房，站在套房門口的另一名侍衞告訴他她要去拜訪朋友，但文詩知道她是在撒謊，她剛剛聽說自己死期將至，現在一定是去蘇俄代表團找一位高階層的人員抗議。文詩想不出她要用什麼方法過去，更懷疑她是否能使蘇俄撤銷她的死刑判決，既然她掌握了美方的秘密，她應該有討價還價的權利。或許她的蘇俄長官會同意讓她整容然後脫離他們，但也可能，他們不管是否得到她手中的秘密，還是會把她殺掉。

一邊這樣想的時候，文詩已從旅館的走廊進入蘿娜的辦公室，然後再回到走廊上。他不斷留意電梯口，看看總統夫人有沒有回來，由於她出去已經一個多鐘頭了，文詩還不見她的蹤影，心想這個薇娜一定被解決掉了；沒想到，就在這時候，她在貼身侍衞的陪同下，輕快而自信的出現在電梯口，朝她的套房走去。

文詩很快的溜回蘿娜的辦公室，找到蘿娜的時候，她正忙着講電話，一掛斷電話，他就說：「我們的薇娜還活着呢！」

「我知道！」蘿娜找出紙和筆說：「她要我立刻過去，有些行程要改變。」

他抓住蘿娜手臂說：「這表示——」

蘿娜掙脫他：「我知道這表示什麼，現在我必須進去了。」她朝連接兩個套房的走廊走去，文詩追上去說：「看看能不能挖點消息出來？」她點點頭進入了總統套房。

文詩把耳朵貼在門上，但根本聽不清楚蘿娜和薇娜在說些什麼。他開始不耐煩在走道上來回踱方步，一邊猜測薇娜可能採取的行動，一邊想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套出她的話，可是想了半天還是沒有結果，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繼續盯着她的梢。

當文詩再踱回走道上，總統套房的門突然打開，蘿娜走了出來，文詩不解的望着她，她低聲說道：「禮賓司的衞福瑞，剛剛突然說有要事要見她，我只有提前結束出來。」

「奇怪。」

「我也覺得，哦，文詩，我沒有把她的房門完全關上，你要不要——」她看看他的臉停了一下說：「你要不要過去聽聽看。」

他走到那留有半吋縫隙的房門口，躲在門後偷聽，一個熟悉的男聲飄了出來，



費薇娜正和蘿娜說些什麼，衞福瑞突然走來。

這個聲音勾起了他某種回憶，顯然說話的人正是衞福瑞，而文詩想起來上次他在賴百瑞裏聽到的那個美國口音幾乎和這個聲音完全一樣。難道說衞福瑞和賴百瑞一樣都是個蘇俄間諜，他想：一定是的，因爲這兩個聲音一模一樣！

這個發現眞正震驚了文詩，他實在沒想到衞福瑞也是個蘇俄間諜。

他還是保持警覺，豎起耳朵聽房間裏的對話，實在聽不清楚，只有衞福瑞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傳過來，他好像聽見了什麼，把門關上，轉過來面對瞪着他的蘿娜，抓起她的手肘，他領着她回到她的辦公室。靠近她的耳邊，他說：「衞福瑞也是跟他們一夥。」

「我不相信，怎麼可能——」

「他是，蘿娜，我敢肯定，衞福瑞在對她報告一些事情，一個小時內他們要轉達情報，可能是到莫斯科。而且他們會隨時通知我們的薇娜，我打算查出是怎麼回事，我走了。」

「去那裏？」

「賴百瑞店裏，我必須在他們到達以前到那兒。等我，我會回來——」他走到門口已停住腳步說：「但願如此。」

他飛快的把車子朝賴百瑞的店裏開去，如果他沒有猜錯，那麼馬上就會有人進入那棟房子，利用秘密綫路傳達消息回莫斯科。

再度回到賴百瑞店裏的確是件危險的事，他明知自己是在冒險，卻不得不如此。因爲他既不能求助於他人，只好依靠自己和蘿娜，而現在只要他們能得到一點證據，他們就能阻止薇娜把情報交給蘇俄總理的秘密計劃。

站在賴百瑞的店門口，四下張望無人後，他掏出口袋裏的複製鑰匙，打開門進去，把門從裏面鎖好，室內燈光微弱，他本想先下樓探查他們的發報設備，但恐怕這樣做太耗時間，若當場被抓到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於是決定還是躲進上次偷聽他們說話的地方，伺機以待。

小心翼翼的進入走道，走進賴百瑞對面辦公室的更衣室，躲在那些長禮服後面，把自己隱藏好，他預計如果沒猜錯的話，二十分鐘之後這兒應該就會有動靜，而他除了等待，別無他途。

站在那堆華麗的禮服後面，他不敢亂動，頂多偶而把身體重心轉換到另一隻脚上。時間慢慢的過去，他的背脊開始酸痛起來，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或許他誤會衞福瑞；或許他應該立刻離開這兒，可是離開這兒後下一步該怎麼做呢？他不知道，只有繼續等着。

就在他的信心幾乎要完全瓦解的時候，前門的門鈴響打破了一室的沉寂，文詩渾身肌肉都緊張起來，貼在牆上動也不敢動。

他屏住氣傾聽着，有人進來打開走廊的燈，走進後面的辦公室，他認出經過更衣室簾幕下的那雙皮靴是賴百瑞的，他進入辦公室後，打開燈，卻把門給關上了。

「他媽的！」文詩洩氣的繼續等着，突然前門的門鈴又響起，二雙鞋子經過簾幕下，賴百瑞辦公室的門開了又關。文詩又急又氣，差點按捺不住時，門鈴第三次

響起，隨着快速的腳步聲，一雙咖啡色男鞋經過更衣室的簾幕下進入辦公室，好在這次門沒有關上，文詩屏住氣息等着聽他們開口講話。

那個與衞福瑞口音幾乎一模一樣的聲音開始講話：「賴百瑞、巴吉諾夫、費丁，好，該來的都來了，現在請你們注意聽，上級交待重要事情下來，整個計劃有所改變，要我們快速行動，費丁，你要準備好隨時發報。」

「我準備好了。」

「怎麼回事？」這是賴百瑞的聲音：「變動什麼計劃，我聽說我們的第一夫人今天提前去見總理了，是眞的嗎？」

「沒錯。」衞福瑞回答：「我不知道詳細情形，只知道她發現我們要處死她的決定，現在她利用她所掌握的情報來蔽詐總理，總理已同意撤銷她的死令，不准碰她一根汗毛，並將給她十足的保證。」

聽了他的話，另外三個人一陣騷動，他們都感到非常意外與不解，衞福瑞不管他們的疑問，先對着費丁說：「你在發最後一次密碼時，通知莫斯科的伊洛夫，浦藍莉在早晨以前要被處決。」

文詩聽了一身冷顫，趕緊抓住幾件衣服使自己不致暈倒。

「什麼？」賴百瑞驚呼道：「要把藍莉殺掉？我不相信，你沒弄錯？」

「沒錯，」衞福瑞暴燥的說道：「我們已經有一位第一夫人在這兒，不需要另外那個回來。」

「啊！我懂了！」賴百瑞聽了恍然大悟的說道：「原來這就是費薇娜所要求的保證。」

「是的，」衞福瑞說：「她蠻聰明的，現在，費丁，你把全部指示內容記下來，待會兒好發報。」一陣寂靜，衞福瑞繼續說：「早晨以前處決浦藍莉，埋掉屍體之前，拍照存證，並指派辛雅禮携帶這些照片，搭乘專機飛到你們在倫敦近郊『西脈』的臨時機場，新任總統夫人將會在那兒等着檢視那些照片，只要她滿意了——哦！再下來的部份就等你的電文沒有關係了，你照我剛剛所說的去傳遞，完全懂了嗎？」

「懂了。」那是一個陌生的聲音，文詩猜說話的應該就是衞福瑞口中的費丁。

對於衞福瑞所口述的恐怖指示，文詩除了深受震駭外，實在無法接受這個即將來臨的事實，俄國人居然敢綁架美國總統夫人，以替身來冒充她，並在今天晚上要把她殺掉，這一切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他動也不動的站在那些禮服的後面，想繼續偷聽下去，但對面房間裏的燈却熄掉了，他看見四雙皮鞋穿過更衣室簾幕下的走道。

一個低沉的聲音響起，可能是巴吉諾夫，他說道：「我們現在立刻上樓去發報，你有今天的密碼嗎？費丁？」

「在我的手提箱裏。」費丁說道。

「還有一件事。」衞福瑞叫道：「查出辛雅禮飛抵『西脈』的正確時間。」

「待會兒告訴你。」費丁說。

賴百瑞和衞福瑞交待好事情，文詩聽見前門鈴響，知道他們二人一起離開了，然後，他又聽見另兩個蘇俄間諜上樓的聲音，再下來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再等了五分鐘左右，四下還是一片寂靜，文詩推開衣服，躡手躡足的溜出更衣室，走向前面的店裏，經過樓梯時，他朝上瞥了一眼，看見有微弱的燈光透出，他繼續走向前門，掏出鑰匙，打開門鎖，把門拉開一條綫，站在櫥窗平台的邊緣上，用一隻手扣住門上的鈴噹，用另一隻手推開門讓自己的身體能够出得去，然後再慢慢放鬆門鈴，跳回地板上，從門裏溜出來，把門輕輕關上再鎖好。

室外的空氣新鮮而清凉，但文詩却有透不過氣的感覺，由於剛剛發生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無助，文詩開始害怕起來，他一邊快步走回車子，一邊盤算着下一步該怎麼辦？他需要帮助，却無人可投訴。儘管到這種危急的地步，他還是不能去找總統及有關當局，他們不可能會相信他，就是相信了，再循一切正規的外交途徑去處理，也太遲了。浦藍莉一定會被殺掉，現在除非他或蘿娜能在莫斯科找到人帮忙，否則……

當他抵達旅館時，他終於想到一個可能成功的辦法，雖然困難重重，但他認爲只要把握時間，逐步去做，或許有可能成功。而且除此之外，一時之間似乎也別無選擇，於是柏文詩決定不顧種種可能遭遇的難題，專心去想應該如何去做。結果，他決定這件事必須由蘿娜去開始，把車停好後，他急忙進入旅館！

朱蘿娜不在她房間裏，柏文詩到她辦公室去找她，看見她一個人喝着酒在等他。她一看到他，如釋重負般的坐倒在椅子上說：「你還活着，感謝上帝，我眞担心你會發生什麼事。」她從椅子上爬起來奔向他，擁抱他說：「哦！眞高興你回來了，我現在才知道坐在那兒乾等的是什麼滋味了。」她搜索着他的面部表情問：「文詩，你怎麼了？」

「我沒什麼。」他急促的說道，把她拉到椅子上，與她面對面坐好說：「現在不要打岔，聽我說，而且要相信我所說的每一個字。」

他低聲的把剛剛在賴百瑞店裏聽到的一切，詳細說給她聽，等他講完，蘿娜一臉蒼白，半天說不出話來，好不容易，她才說道：「他們要殺她，這——這怎麼可能？」

「的確是這樣的。」他說。

蘿娜要他再去告訴總統，但文詩不肯。他分析給蘿娜聽，指出總統無論如何是不會相信的；蘿娜又建議他通知在莫斯科的楊奧斯大使，讓他去救浦藍莉，但文詩也認爲行不通。

文詩說：「蘿娜，現在只有一條路行得通，這必須牽涉到楊奧斯大使，但他不是主角，而且我們也不告訴他事實眞相。」他頓了一下，問道：「現在我們來想想，我們在莫斯科認識什麼人？」

「我們上次在那兒和很多人都有接觸過。」

「你記不記得其中有一個人，那是我唯一記得的一個，我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找他，但我記得他曾經非常渴望我能帮他一個忙，或許我們可以和他交換條件，互相帮忙，上次我們去那兒的時候，他一直

與浦藍莉最爲接近。」

「你是說那個翻譯員。」

「對了，蘿娜，就是辛雅禮，我剛剛不是告訴你，他們要他帶照片過來嗎？我猜他知道藍莉在哪兒，他是他們的美國專家，一定會牽涉在裏面，問題是他會不會帮我們？知不知道藍莉即將被殺？而他即將帶來的包裹裏又裝了些什麼？我的預感是他不知道，如果他眞是如此，而我們在藍莉遇害之前能聯絡上他，或許還有希望去救藍莉，因爲能够在美國得到庇護及永久留權，似乎是他最大的渴望。我們若在這方面給他保證，相信他會動心的，我認爲這個辦法值得一試。」

「可是我們怎麼聯絡到他呢？」

文詩翹起大姆指朝總統辦公室指了指說：「用總統桌上的專綫直接打到莫斯科去找楊奧斯。」

「可是那個專綫只有總統和第一夫人才用能——」

「你是總統夫人的得力助手。」文詩解釋道：「你可以說是她要你替她打的，你先接通楊奧斯大使後，其他的事情交給我辦。」

她看了他好一會兒才說：「好吧！我想李桃樂太太還在，她掌管專綫的鑰匙，沒有她帮忙，我們還打不成呢！」

他們二個一起走到隔壁的辦公室，一頭灰髮的李桃樂正低頭整理速記，蘿娜走過去說道：「李太太，謝謝天老爺你還沒下班。」

「我要到天黑才下班。」她說。

「總統夫人要我過來找你，她要我用專綫電話替她打個電話給莫斯科的楊奧斯大使。」

「她怎麼沒跟我提過？」

「你要原諒她，她實在分不開身過來，她說你會同意的。」

「好吧！」她一邊站起身，一邊喃喃抱怨着：「我去把電話鑰匙打開。」

李桃樂太太領着他們二人走進臨時的總統辦公室，把那隻白色的專綫電話撥號碼盤上的鑰匙取下後，李桃樂告訴蘿娜一個電信局的號碼，要她讓電信局的接綫生替她接通這個電話，接着囑咐蘿娜打完電話通知她一聲，便離開他們，把門帶上。

她一出去，蘿娜立刻照着指示請電信局帮她接通美國駐莫斯科的楊奧斯大使，把電話掛掉等待的時候，她看見文詩站在桌子旁邊擬一張文稿，不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她抓起話筒說：「喂！」

文詩低頭貼近話筒的另一邊，聽見裏面傳來楊奧斯大使的聲音，他以爲總統要找他。蘿娜告訴他總統夫婦現在都不在，但是有事要交待他，並且特別指派柏文詩來轉告他。楊奧斯大使先是想不起來柏文詩是誰，經蘿娜解釋後，才記起上次浦藍莉訪問莫斯科時曾見過的那個年輕人。蘿娜把電話轉給文詩。在這同時楊奧斯大使拿好紙筆，準備記下文詩所轉述的內容。

文詩先問他是否記得藍莉訪蘇時，俄方指派給他作譯員的辛雅禮。楊奧斯記得確有這麼一個英語流暢的黑髮俄國人，一直陪伴在藍莉左右，文詩告訴他總統及夫人特別交待，要他立刻親自送個口信去給辛雅禮，然後他把自己擬好的口信唸給楊奧斯聽，口信的全文是——

「總統夫人極需你的帮助，她對KGB今晚將在莫斯科執行的死刑特別關心，這表示你們的人——薇娜，將永遠停留在原處，總統夫人希望你能助她一臂之力，她將保你進入美國，如果可能，請透過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把結果報回倫敦的克萊瑞飯店給我。文詩敬筆。」

楊奧斯大使被這份口信攪得迷迷糊糊，以爲是秘碼之類的暗語。文詩也不多加解釋，只告訴他辛雅禮看到就會懂的。其實故弄玄虛，正是文詩的目的，爲了擬這份口信，他眞是絞盡腦汁。一方面不能引起楊奧斯大使的注意與懷疑，另方面又要讓辛雅禮能看得懂，並且促使他立刻採取行動去救藍莉。

當楊奧斯把口信內容重複唸一遍，以確定無誤後。文詩對自己的傑作頗感滿意。他再三假總統及夫人的名義，說這是重要急件，要楊奧斯立刻親自送去給辛雅禮，楊大使雖然被他弄得一頭霧水，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盡力去照辦了。

雖然在莫斯科，此刻已是午夜時分，KGB的辦公室內還是燈火通明。其中雖然大部份是上夜班的人，但亦不乏日夜不休的特務人員，辛雅禮即爲其中之一。

由於剛剛處理完最後一大批文件，辛雅禮此刻心情特別輕鬆愉快，因爲他馬上就可以回家去休息。仰起頭靠坐在轉椅上，盯着灰白的天花板，心裏再度思念着薇娜，最近幾天他特別想她，好在他們的別離馬上就要結束。

根據傳聞，他知道明天是倫敦會談的高潮，柯克里總理將在有利條件下和美方交手談判，這顯然表示薇娜已通過了她在床上的測驗，成功的取得了有關美國戰略的情報，並且把它傳給總理了。這也表示他的薇娜一兩天內就要和浦藍莉交換，安全的回到他的懷抱裏。而他照顧藍莉的責任也到此結束，他決定薇娜一回來就向她求婚，和她結爲夫妻。

一個小時以前，辛雅禮去看藍莉，她顯得非常消沉，不斷的喝酒，却什麼也不吃，辛雅禮想到她馬上就要被釋放回去，也不再爲她難過。他本想以這個好消息來安慰她，却碍於自己沒有權力作主而作罷，實際上，有關她被釋放回去的說法並未正式發佈，只是傳聞而已，但辛雅禮可以感覺出她恢復自由的日子不遠了。

站起身來收拾東西準備下班回家時，桌上的電話鈴響起來，拿起電話，傳來伊洛夫的男秘書的聲音。他說：「將軍有緊急要事立刻要見你。」

走進伊洛夫辦公室時辛雅禮看見他正在研究一條長長的無綫電文，一看到辛雅禮，伊洛夫趕緊把電文翻蓋在桌子上，要他坐下，他對辛雅禮說：「我想你今晚不能睡覺了，除非你在飛機上能睡得着。」

「飛機？」

「我有個緊急任務要指派給你，今天晚上你親自携帶一個包裹飛到倫敦去？」

「我能進入英國國境嗎？」

「你的目的地是倫敦郊外的西脈機場，那兒和蘇俄駐英使館一樣，暫時都算是我們的領土，這也就是說，你到那裏，不算進入英國國境，除了二個英國的領航員

及二個不相干的英國移民局人員外，那兒都是俄國人，其中有一個人會去接你，跟你拿包裹，交給他後你再登上飛機，回到莫斯科來。」

「中間一點也不能停留？」

「是的。」

「可是，將軍，可不可以另外派別人去呢？」

「當然可以，不過柯克里總理特別指名要你，所以你只好去了。」

「是的。」

伊洛夫接着告訴他，已替他安排好一架軍用飛機，除了他，機上沒有第二位乘客，現在飛機在佛克努機場待命，三小時內準時起飛，伊洛夫要辛雅禮回家吃飯等候他把包裹送到，然後再去機場。

辛雅禮知道多問也是白問，乾脆告辭出來，上樓收拾東西準備回家待命。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任務，他心中不是沒有疑惑，却告訴自己最好別多想，還是像往常一樣，照着指示去做就是了。

收拾好東西，拎起手提箱和風衣，離開KGB的辦公大樓走向停車場，坐進他那部黑色的轎車內。他先發動引擎熱車，然後打開車頂上的小燈，翻過身到後座找東西，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一個高個子、穿着講究的男人朝他走了過來，他還來不及轉過頭呢！那個陌生人就打開後座的車門，推開椅子上的提箱，坐進車子裏了。

「我想你就是辛雅禮吧！」那個陌生人用英語問道。辛雅禮看着這個不速之客，立刻就認出他是楊奧斯大使，他一臉訝異。楊奧斯告訴他有機密口信要轉給他，希望他能把車開到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說。辛雅禮先是猶疑了一下，但壓抑不住心中好奇，終於決定照做。離開停車場經過一個紅綠燈，辛雅禮開進十月街找了個靜僻的暗處，把車停好，關掉引擎。他半轉過身面向這位美國大使問道：「是什麼樣的口信？誰要你帶來的？」

楊大使回答是柏文詩，不用他多費口舌他馬上記起那個總統夫人的自傳作家。

楊奧斯大使把藏在上衣口袋的紙條掏出來交給他說：「我不知道他找你做什麼，我只知道這是緊急要件，奉命親自把這張紙條交給你，這上面有我的電話，請在一小時內給我回話。」說完他就推開車門下車，消失在夜色中。十分鐘之後，辛雅禮還坐在方向盤後面，車子一步也沒移動。他已經把來自文詩的那張字條看了三遍，初看是迷惑不解；第二次仔細看後心底升起一股寒意，到三次終於看懂時，却是血脈沸騰，差點沒暈過去。而現在，他已逐漸從恍惚中恢復意識，取而代之是滿心的悲憤，儘管如此，他還是儘可能控制自己，使自己的思緒能够理出一個頭緒來。

現在他已經把文詩故意弄成撲朔迷離的口信內容消化成一則完全能懂的消息了。他知道文詩是在告訴他，藍莉今晚將要被殺，而薇娜將不會回到蘇俄來，要繼續扮演目前的角色。最後他還說如果他能救藍莉，他將能進入美國得到永久的庇護。

辛雅禮是在把這張紙條看過第二遍後，才完全意識到其中所隱藏的可怕暗示。起初他被美國第一夫人即將被殺的恐怖消息給嚇壞了，這原非計劃中事，如今却要採取這種非人道的所爲，到底是爲什麼？

思索了半天，他只能得到一個結論——柯克里總理比任何人都清楚他這樣做所冒的風險有多大，而他依然如此瘋狂而冷酷的要把美國最受愛戴的女性宰掉，定是基於某種更緊迫而强烈的動機。

與這件事同樣令他驚訝，但也令他更爲不解的是——區區一個叫文詩的小官居然能發現這件陰謀的全貌，以及其計劃進行的步驟。他不知道文詩怎麼會知道那麼多的？更不懂他在知道後爲何不立刻向美國總統或中央情報局揭發此事？由於倫敦會談一直很平靜的繼續進行，並且即將得到結論，辛雅禮確信除了文詩外，沒有其他人知道這些。

除了上述二件事，文詩的字條中有一項是與辛雅禮切身關係，並且把他的命運整個改觀，那就是——「這表示你的人費薇娜將永久留在原處。」

文詩不可能知道辛雅禮與薇娜間的秘密關係，但他却在無意中觸到了他的內心深處。文詩說得沒錯，只要藍莉今晚被秘密解決掉，那麼薇娜就是世人所知唯一的美國總統夫人，她將會直接由倫敦返回白宮，陪着美國總統渡過一生，辛雅禮則將永久與她無緣。這項損失所帶給辛雅禮的痛楚實在太劇烈，他不敢繼續往下想。

不過，也正因如此，他才完全明瞭，薇娜和他之間的未來關係，全繫於藍莉的死活，也除非藍莉能安全的被放回去，他才有可能與薇娜相聚。依照文詩的允諾，或許薇娜亦可和他一起到美國過自由的生活，這對他們二人而言，不啻是一美好的未來。

現在問題是他要如何才能救藍莉出來？可不可能成功，經過苦苦的思索，辛雅禮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未嘗不值得一試。因爲，眼前至少還有一點客觀條件是樂觀的，比方說，這項處決會是秘密進行的，而他却事先知道了，這是伊洛夫甚至其他的長官怎麼也想像不到的事。此外，在莫斯科城外廿八公里處有一架飛機等着帶他到倫敦去傳遞一個包裹，他未嘗不可把藍莉變成這個包裹帶出莫斯科。

由於時間所剩無多，辛雅禮趕緊讓自己專心去設想如何救藍莉出來，顯然，他必須在伊洛夫和他的爪牙到達之前，先到克里姆宮去接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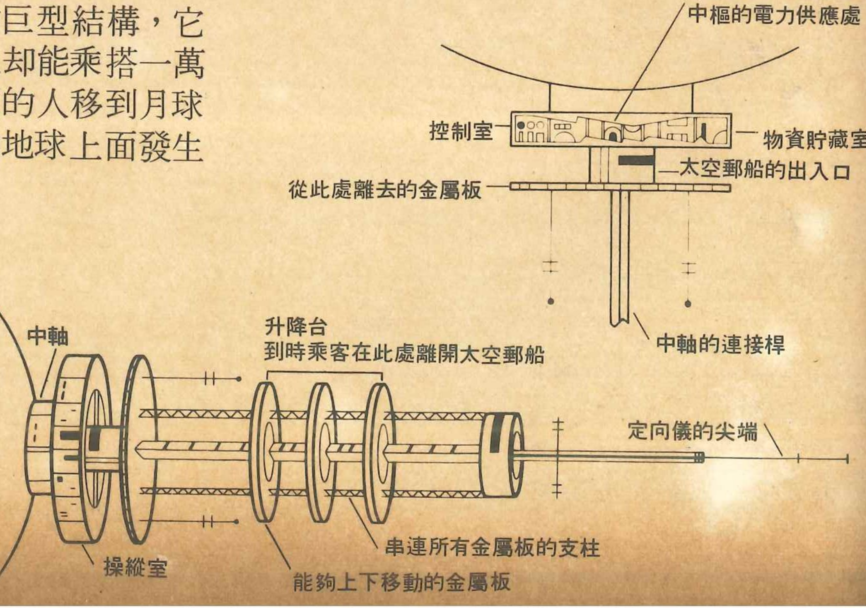
但仔細一想，他告訴自己這樣不妥。太快也太魯莽了，只會把她嚇壞而躭誤事情，他決定先回家去做些必要的準備，然後第二步才去克里姆林宮接她，帶她直接逃往機場。在離開前他必須先打個電話給楊奧斯大使，然後登上機場，二小時以後，「薇娜計劃」就會成功的告一段落。

這一切計劃起來似乎都相當容易，但眞要去做，却又是困難重重，只要錯一步，美國總統夫人和他自己都會沒命。想到這兒，他突然從沉思中覺醒起來。把文詩的那張口信找出來，他點着打火機，把它燒成灰燼，打開車門，扔在地上，用脚踩踏，另外再把楊奧斯大使的名片放好。

把車門關好，他一面轉動鑰匙發動車子，一面告訴自己，沒有時間多想了，必須立刻行動。此刻，對他而言，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

（未完）

這是太空郵船的巨型結構，它的飛行速度很慢，但却能乘搭一萬人過外，把地球上面的人移到月球或者別的星體，假如地球上面發生浩劫，它就是救星。



請參閱
“太空堡壘故事”

註册商標

常服

紫金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